目次

緒論

(一)文學……一
(二)文學史……四
(三)現代中國文學史……七

編首

(一)總論……一一
(二)上古……一二
(三)中古……二一
(四)近古……二六
(五)近代……三三

上編 古文學

(一)文

1.魏晉文

王闓運……四一
章炳麟……六八
附黃侃
蘇元瑛……九六

2.駢文

劉師培……一〇六
李　詳……一二三
附王式通
孫德謙……一三一
附孫　雄

3. 散文

林　紓……一三七
馬其昶……一五三
姚永概……一五五
附兄永樸

(二)詩

1. 中晚唐詩

樊增祥……一五七
易順鼎……一六九
附僧寄禪

2. 宋詩

陳三立……一八二
附張之洞　范當世　及子衡恪　方恪
陳　衍……一九〇

附陳濬綌
鄭孝胥……一九九
附陳寶琛　及弟孝檉
胡朝梁……二〇七
李宣龔……二〇八
附夏敬觀　諸宗元　羅惇曧　羅惇㬊　黃　濬　梁　志

(三)詞

朱祖謀……二一一
附王鵬運　馮煦
况周頤……二二二
附徐　珂　邵瑞彭　王蘊章

(四)曲

王國維……二三六
吳　梅……二五〇

附黃斐　王季烈　劉富樑　魏　械　姚　華　任　訥

下編　新文學

(一)新民體
康有爲……二六七
附黯朝亮　廖　平　徐　勤
梁啓超……三一三
附陳千秋　譚嗣同
(二)邏輯文
嚴　復……三五〇
章士釗……三八九
附黃遠庸
(三)白話文
胡　適……四二四
附周樹人　徐志摩等

緒論

(一) 文學

治文學史，不可不知何謂文學，而欲知何謂文學，不可不先知何謂文。請先述文之涵義：

文之含義有三：(甲)複雜　非單調之謂複雜。易繫辭傳曰『物相雜故曰文，』說文文部『文，錯畫，象交文』是也。(乙)組織　有條理之謂組織。周禮天官典絲『供其絲纊組文之物，』注『繪畫之事，青與赤謂之文。』禮樂記『五色成文而不亂，』是也。(丙)美麗　適娛悅之謂美麗。釋名釋言語『文者會集衆綵以成錦繡，會集衆字以成辭義，如文繡然，』是也。綜合而言：所謂文者，蓋複雜而有組織，美麗而適娛悅者也。複雜，乃言之有物，組織，斯言之有序。然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故美麗爲文之止境焉。

文之涵義既明，乃可與論文學：

文學之定義亦不一：(甲)狹義的文學　專指『美的文學』而言。所謂美的文學者，論內容，則情感豐富，而不必合義理；論形式，則音韻鏗鏘，而或出於整比；可以被諸誦，可以動欣賞。梁昭明太子序文選『譬諸陶匏爲入耳

之娛；翻徽爲悅耳之玩』者也。『若夫姬公之籍，孔父之書，……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今之所撰，又以略諸。若賢人之美辭，忠臣之抗直，謀夫之話，辯士之端，冰釋泉涌，金相玉振，所謂坐狙丘，議稷下，仲連之卻秦軍，食其之下齊國，留侯之發八難，曲逆之吐六奇，蓋乃事美一時，語流千載，概見墳籍，旁出子史，若斯之流，又亦繁博，雖傳之簡牘，而事異篇章；今之所集，亦所不取。至於記事之史，繫年之書，所以褒貶是非，紀別異同，方之篇翰，亦已不同。若夫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故與夫篇什雜而集之……名曰文選云耳。』所謂『篇什』者，（詩雅頌十篇爲一什，後世因稱詩卷曰篇什）由蕭序上文觀之，則賦耳，詩耳，騷耳，頌讚耳，箴銘耳，哀誄耳，皆韻文也。然則經（姬公之籍孔父之書）非文學也，子（老莊之作管孟之流）非文學也，史（記事之史繫年之書）非文學也；惟讚論之『綜緝辭采，』序述之『錯比文華，』『事出沉思，』『義歸翰藻，』與夫詩賦騷頌之篇什者，方得與於斯文之選耳！梁元帝金樓子立言篇以『揚榷前言，抵掌多識者謂之筆；咏嘆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又云：『至如文者，惟須綺縠紛披，宮徵靡曼，脣吻遒會，情靈搖蕩。』劉勰文心雕龍總術篇曰：『今之常言，有文有筆；以爲無韻者筆，有韻者文也。』持此以衡，雖唐宋韓柳歐蘇曾王八家之文，亦不得以廁於文學之林；以事雖出於沉思，而義不歸乎翰藻；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夫文學限於韻文，此義蓋有由來；然而非其朔也。大抵六朝以前，所謂『文學』者，『著述之總稱，』所包者廣。六朝以下，則『文學』者，『有韻之殊名，』立界也嚴。其大較然也。然吾人儻必持狹義以繩文學，則所謂文學者，殆韻文之專利品耳！儻求文學之平民化，則不得不捨狹義而取廣義。（乙）

廣義的文學　『文學』二字，始見論語，子曰：『博學於文』，『文』指詩書六藝而言，不限於韻文也。孔門四科，文學子游子夏，不聞游夏能韻文也。韓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學而指斥及藏管商孫吳之書者，管商之書，法家言也；孫吳之書，兵家言也；而亦謂之文學。漢司馬遷史記自序曰：『漢興，蕭何次律令，韓信申軍法，張蒼爲章程，叔孫通定禮儀，則文學彬彬稍進』。舉凡律令、軍法、章程、禮儀，皆歸於文學。班固撰漢書藝文志，凡六略六藝百三家，諸子百八十九家，詩賦百六家，兵書五十三家，數術百九十家，方技三十六家，皆入焉。儻以狹義的文學繩之，六略之中，堪入藝文者，惟詩賦百六家耳；其六藝百三家，則蕭序所謂『姬公之籍，孔父之書』也；至國語國策與夫楚漢春秋太史公書之并隸入春秋家者，則蕭序所謂『記事之史，繫年之書』也。諸子、兵書、方技、術數之屬，則蕭序所謂『老莊之作，管孟之流，蓋以立意爲宗，不以能文爲本』者也。然則『文學』者，述作之總稱，用以會通衆心，互納羣想，而表諸文章，兼發智情：其中有偏於發智者，如論辯，序跋，傳記等是也。有偏於抒情者，如詩歌，戲曲，小說等是也。大抵知在啓悟，情主感興。易、老闡道而文間韻語，左、史記事而辭多詭誕，此發知之文而以感興之體爲之者也。後世詩人好質言道德，明議是非，作俑於唐之昌黎，極盛於宋之江西，忘比興之恉，失諷諭之義，則又以主情之文而爲發知之用矣！譬如舟焉，智是其柁，情爲帆棹，智標理悟，情通和樂，得乎人心之同然者也。

文學與哲學科學不同：

哲學解釋自然　乃從自然之全體觀察，復努力以求解釋之。

科學實驗自然 乃爲自然之部分的觀察，以求實驗而證明之。

文學描寫自然 科學家實驗自然之時，必離我於自然，即以我爲實驗者之謂也。文學家描寫自然之時，必融我入自然，即我與自然爲一之謂也。

(二) 文學史

文學之義既明，請論史之爲物。

說文史部『史，記事者也，從又持中，中正也。』然則史之云者，又（說文：又，手也）持中以記事也；中者，不偏之謂。章炳麟曰『記事之書，惟爲客觀之學。』夫史以傳信，所貴於史者，貴能爲忠實之客觀的記載，而非貴其有豐厚之主觀的情緒也，夫然後不偏不黨而能持以中正。推而論之，文學史非文學。何也？蓋文學者，文學也。文學史者，科學也。文學之職志，在抒情達意。而文學史之職志，則在紀實傳信。文學史之異於文學者，文學史乃紀述之事，論證之事；而非描寫創作之事；以文學爲記載之對象，如動物學家之記載動物，植物學家之記載植物，理化學家之記載理化自然現象，訴諸智力而爲客觀之學，科學之範疇也。不如文學抒寫情志之動於主觀也。更推是論之，太史公史記不爲史。何也？蓋發憤之所爲作，工於抒慨而疏於記事；其文則史，其情則騷也。胡適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不爲文學史。何也？蓋褒彈古今，好爲議論，大致主於揚白話而貶文言；成見太深而記載欠翔實也。夫記實者，史之所爲貴；

而感見者，史之所大忌也。於戲！是則偏之爲害，而史之所以不傳信也。史之云者，又持中以記事也。周書周祝荀子性惡注：「事，業也。」又荀子非十二子注：「事業謂作業也。」然則記事云者，記作業也。史之云者，持中正之道記人之作業也。文學史云者，記吾人之文學作業者也。然則所謂中國文學史者，記中國人之文學作業云爾。

中國無文學史之目。文史之名，始著於唐吳兢西齋書目，宋歐陽修唐書藝文志因之；凡文心雕龍、詩品之屬，皆入焉。後世史家乃以詩話文評別於總集後出一文史類。中興書目曰：「文史者，所以譏評文人之得失。」蓋重文學作品之譏評；而不重文學作業之記載者也。有史之名而亡其實矣！

自范曄後漢書創文苑傳之例，後世諸史因焉；此可謂之文學史乎？然以余所睹記：一代文宗往往不廁於文苑之列！如班固、蔡邕、孔融不入後漢書文苑傳，潘岳、陸機、陸雲、陳壽、孫楚、干寶、習鑿齒、王羲之不入晉書文苑傳，王融、謝朓、孔稚圭不入南齊書文學傳，謝靈運、顏延之、鮑昭、王融、謝朓、江淹、任昉、王僧孺、沈約、徐陵不入南史文學傳，元結、韓愈、張籍、李翺、柳宗元、劉禹錫、杜牧不入舊唐書文苑傳，歐陽修、曾鞏、王安石、蘇軾、蘇轍、陳亮、葉適不入宋史文苑傳；宋濂、劉基、方孝孺、楊士奇、李東陽不入明史文苑傳。然則入文苑傳者，皆不過第二流以下之文學家爾！且作傳之旨，在於鋪敍履歷；其簡略者僅以記姓名而已！於文章之興廢得失不贊一辭焉！嗚呼！此所以謂之文苑傳；而不得謂之文學史也！蓋文學史者，文學作業之記載也；所重者，在綜貫百家，博通古今文學之嬗變，洞流索源，而不在姝姝一先生之說；在記載文學作業，而不在鋪敍文學家之履歷。文學家之履歷，雖或可藉爲考證之資，歐西

批評文學家嘗言：『人種、環境、時代、三者構成藝術之三要素也；欲研究一種著作，不可不先考究作者之人物環境及時代。』質而言之，卽不可不先考證文學家之履歷也。然而所以考證文學家之履歷者，其主旨在說明文學著作。舍文學著作而言文學史，幾於買櫝還珠矣！

文學著作之日多，散無統記，於是總集作焉！一則網羅放佚，使零章殘什，並有所歸。一則删汰繁蕪，使莠稗咸除，菁華畢出。是固文章之衡鑒，著作之淵藪矣！昔摯虞始作二書：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別，（文章志四卷文章流別三十卷見晉書本傳）今其書佚不見，而體裁猶可懸揣而知；蓋志如今之嚴氏全上古三代文，以人爲綱而流別疑如姚氏古文辭類纂，以文體爲綱者也。爾後作者，代不乏人；梁昭明太子之文選，宋姚鉉之唐文粹，呂祖謙之宋文鑑，眞德秀之文章正宗，元蘇天爵之元文類，明唐順之之文編，黃宗羲之明文海，清嚴可均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姚鼐之古文辭類纂，姚椿之國朝文錄，李兆洛之駢體文鈔，曾國藩之經史百家雜鈔，王先謙黎庶昌之續古文辭類纂，王闓運之八代文選，其犖犖著者也。然有文學著作而無記載；以體裁分而鮮以時代斷；於文章嬗變之迹，終莫得而窺見焉。則是文學作品之集，而非文學作業之史也。獨嚴氏書仿明梅鼎祚文紀，起皇古迄隋，博蒐畢載，是爲總集家變例；然與史有別者，以所孜孜者，不在文學作業之記載而在文學作品之集錄也。此祇以與文史，文苑傳，供文學史編纂之材料焉爾！

昔劉知幾謂作史有三難，曰才，曰學，曰識。而余則謂作史有三要，曰事，曰文，曰義。孟子謂：『其事則齊桓晉文，

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者也。夫文學史之事，採諸諸史之文苑；文學史之文，約取諸家之文集；而義則或於文史之屬有取焉。然設以人體爲喻；事譬則史之軀殼耳；必敷之以文而後史有神彩焉；樹之以義而後史有靈魂焉！余以爲作中國文學史者，莫如義折衷於周易，文裁則於班馬。易繫辭傳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又曰：『易有聖人之道……以動者尚其變；……通其變，遂成天下之文。』而文學史者，則所以見歷代文學之動，而通其變，觀其會通者也。此文學史之所謂取義也。至司馬遷作史記，於六藝而後，周秦諸子，若孟、荀、三鄒、老、莊、申、韓、管、晏、屈原、賈生、虞卿、呂不韋諸人，情辭有連，則裁篇同傳；知人論世，詳次著述，約其歸趣，詳略其品，抑揚咏嘆，義不拘墟，在人即爲列傳，在書即爲敍錄。其後班書合傳，體仍司馬而參以變化；一卷之中，人分首尾，兩傳之合，辭有斷續；傳名既定，規制綦密。然逸民四皓之屬，王貢之附庸也；王吉韋賢諸人，儒林之別族也；附庸如顓臾之寄魯，署目無聞；別族如田陳之居齊，重開標額；微文，則相如侈陳詞賦；辨俗，則東方不諱諧言；蓋卓識鴻裁，猶未可量以一轍矣！此儘可取裁而以爲文學史之文者也。然而世之能讀馬班書而通其例者鮮！讀周易而發其義於史者尤鮮！太史公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可謂觀其會通者矣！所惜者，觀會通於帝王卿相之事者爲多，觀會通於天下之動者少；不知以動者尚其變耳！

（三）　現代中國文學史

吾人何爲而治文學耶？曰『智莫大於知來。』來何以能知？『據往事以爲推而已矣。』故治史之大用，在博古通今，藏往知來。蓋運會所屆，人事將變，目前所食之果，非一一於古人證其因，即無以知前途之夷險；此史之所以爲貴。而文學史者，所以見歷代文學之動，而通其變，觀其會通者也。民國肇造，國體更新；而文學亦言革命，與之俱新。尙有老成人，湛深古學，亦旣如荼如火，盡羅吾國三四千年變動不居之文學，以縮演諸民國之二十年間；而歐洲思潮又適以時澎湃東漸；入主出奴，聚訟盈庭，一鬨之市，莫衷其是！権而爲論，其蔽有二：一曰執古。一曰鶩外。何爲鶩外？歐化之東，淺識或自菲薄，衡政論學，必準諸歐；文學有作，勢亦從同，以爲『歐美文學，不異話言，家喻戶曉，故平民化。太炎、畏廬，今之作者；然文必典則，出於爾雅；若衡諸歐，嫌非平民。』又謂：『西洋文學，詩歌、小說、戲劇而已。唐宋八家，自古稱文宗焉；儒準則於歐美，當擯不與斯文。』如斯之類，今之所謂美談；它無謬巧，不過輕其家丘，震驚歐化，服降焉耳！不知川谷異制，民生異俗，文學之作，根於民性；歐亞別俗，寧可強同！李戴張冠，世俗知笑，國文準歐，視此何異；必以歐衡，比諸削足；履則適矣，足削爲病！茲之爲蔽，譣曰鶩外！然而茹古深者又乖今宜；崇歸方以不祧，鄙劇曲爲下里，徒示不廣，無當大雅！茲之爲蔽，譣曰執古！知能藏往，神未知來，終於食古不化，博學無成而已！或難之曰：『子之言自論文耳！儒文學言史，舍古何述？寧不稽古，卽可成史！』請曉之曰：史不稽古，豈曰我思。然史體藏往，其用知來；執古御今，柱下史稱；生今反古，證以愚賤！文學爲史，義亦無殊；信而好古，祇以明因；闡變方今，厥用乃神；順應爲用，史道光焉！吾書之所爲題現代，詳於民國以來而略推迹往古者，此物此志也。然不題民國而

曰現代，何也？曰『維我民國，肇造日淺，而一時所推文學家者，皆早嶄然露頭角於讓清之末年；甚者遺老自居，不願奉民國之正朔；寧可以民國概之而別張一軍，翹然特起於民國紀元之後，獨章士釗之邏輯文學，胡適之白話文學耳！然則生今之世，言文學而必限於民國，斯亦隘矣！』治國聞者，儻有取焉！

編首

(一) 總論

昔清儒焦循以爲一代文學有一代之所勝，欲自楚騷以下，撰爲一集。漢則專取其賦，魏晉六朝至隋則專錄其五言詩，唐則專錄其律詩，宋專錄其詞，元專錄其曲。而胡適亦謂「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學，周秦有周秦之文學，漢魏有漢魏之文學，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學。」按二十四朝之史，每一鼎革，政治、學術、文藝，亦若同時告一起訖，而自爲段落。然事以久而後變，道以窮而始通。殷因夏禮，周因殷禮，其所損益者微也。秦燔詩書，漢設修補，惟恐不逮；其所創獲者淺也。六代駢儷，沿東京之流。北朝渾樸，啓古文之漸。唐之律詩，遠因陳隋。宋之詩餘，又溯唐季。唐之韓柳，宋之歐蘇，欲私淑孟莊荀韓以復先秦之舊也。元之姚虞，明之歸柳，清之方姚，又祖述韓柳歐蘇以追唐宋之遺也。是則代變之中，亦有其不變者存！然事異世變，文學隨之，積久而著，迹以不掩；而衡其大較，可得而論；茲以便宜分爲四期：第一期自唐虞以迄於戰國，名曰上古；駢散未分，而文章孕育以漸成長之時期也。第二期自兩京以迄於南北朝，名曰中古；衡較上古，文質殊尚。上古之文，理勝於詞，中古之文，漸趨詞勝，而詞賦昌，以次變

排偶，馴至儷體獨盛之一時期也。第三期自唐以迄元，謂之近古。中古之世，文傷於華，而近古矯枉，則過其正，又失之野；律絕之盛而詞曲興，駢文之敝而古文興，於是儷體衰而詩文日趨於疏縱之又一時期也。第四期明清兩朝以迄現代，唐之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宋之言文章者宗之；於是唐宋八大家之名以起！而始以唐宋爲不足學者，則明之何景明、李夢陽也。爾後譚文章者，或宗秦漢，或持唐宋，門戶各張！迄於清季，闓融今古，理通歐亞，集舊文學之大成，而要其歸，蛻新文學之化機，而開其先！雖然，中國文學史之時代觀，有不可與學術史相提並論者。試以學術言：唐之經學，承漢魏之訓詁而爲正義；佛學襲魏晉之翻譯而加華妙；似不宜與宋之理學比，而附於陳隋之後爲宜。而自文學史論：沈宋出而創律詩，韓柳出而振古文，溫韋出而有倚聲，則開宋元文學之先河；而以居宋元之首爲宜。故謂學術史之第二期，始兩漢而終五代，與文學史同其始而不同其終。而第三期則始於宋而終明，與文學史殊其終，并不同其始。蓋明之學術，實襲宋朱陸之成規而闡明之；不如文學之有何李王李復古運動，軒波大起也。試得而備論焉：

（一）上古

嗚呼！文章之作也，其於韻文乎！韻文之作也，其於聲詩乎！聲詩之作也，其於歌謠乎！蓋生民之初，必先有聲音而後有語言，有語言而後有文字；故在六書未興之前，人稟七情以生，應物斯感；感物吟志，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

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響之林籟結響，調如竽笙；泉石激韻，和若球鍠；夫豈外飾，蓋自然耳！朱襄來陰之樂，包犧罔罟之章，葛天之八闋，媧皇之充樂，其聲詩之鼻祖也。惟上古之時，文字未著，徒有謳歌吟哢，縱令和以土鼓葦籥，必無文字雅頌之聲，如此，則時雖有樂，容或無詩，譬之則猺獞之跳苗歌耳！是以搢紳士夫，莫得而載其辭焉，厥爲有音無辭之世！是後鳥跡代繩，文字初炳，作始於羲皇之八卦，大備於黃帝之六書，而年世渺邈，則聲采莫追！唐虞文章，則煥乎始盛！堯時有康衢歌，擊壤歌，虞舜有卿雲、南風、明良喜起等歌，始有依聲按韻，誦其言，詠其聲，播之篇什而爲詩歌者！

虞舜詩之可信者，獨見尙書之明良喜起歌，尙書大傳之卿雲歌。南風歌見稱禮樂記；而不著其詞；見尸子，而辭氣諧暢，疑若不類！然書曰詩歌之屬，必已多有！孔子於帝典錄舜命夔之言曰：『詩言志，歌永言。』是詩教之始也。明良喜起歌者，虞書帝庸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賡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百工康哉！』又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凡三章，章三句，每句一音，雖以四言成句，而句有哉字語助；其實三言也。卿雲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凡三句，每句一韻，雖以四言八言成句，而句有兮字語助；其實三言七言也。惟二典三謨記言之文，四言成句而寡將以助語；用也矣與耶字者絕無；而哉字之語助亦止一二見。蓋詩歌主音節，故成句之字數奇，而綴以語助，用以叶響。而著論則非同於歌詠；故典謨記載，多四言句而不用語助。此可以證韻文散文之殊，在音節而不以句之奇與偶也。

後世有作，韻文多爲偶，而散文多用奇。然三代以上，韻文不盡偶，而散文不必奇。疑重多出於偶，流美多出於奇。體雖駢，必有奇以振其氣。勢雖散，必有偶以植其骨。儀厥錯綜，致爲微妙。試以堯典爲例：『欽明文思』一字爲偶。『安安』疊字爲偶。『允恭』『克讓』二字爲偶。偶勢變而生三，奇意行而若一。『光被四表，格于上下，』語奇也而意偶。『克明峻德』四字一句奇。『以親九族』十六字四句偶。『協和萬邦』十字二句奇；而『萬邦』與『九族百姓』語偶；『時雍』與『黎民於變』意偶；是奇也而偶寓焉。『乃命羲和』一段奇；而『昊天』『授時』隔句爲偶；中六字綱目爲偶。分命申命四段，章法偶而辭悉奇。自『帝曰咨』至『庶績咸熙』一段奇；『期三百』十七字參差爲偶；『允釐』八字顛倒爲偶；而意皆奇。故變必意偶；『欽明』『允恭』等句是也。單意可奇可偶；『光被』『允釐』等句是也。其中『以親九族』四句，『愼徽五典』四句，凡數目之字，已無不對待整齊矣！『流共工于幽州』四句，竟居然以人名對人名，地名對地名焉！但不調平仄而已。然關雎『關關雎鳩』四句，以雎鳩雌雄相應和，興君子之必得淑女爲好逑；意似偶而句法不偶。『參差荇菜』四句偶，而承之曰『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則又奇矣！首尾奇而中間以偶，駢文絡乎散文之間，猶之偶數絡乎奇數之間也。文之初創，駢散間用。數之初創，奇偶間用。厥後數理日精，奇數與偶數遂各立界說。文法日備，駢文與散文乃自爲家數。喜駢，則成詩賦一流。嗜奇，則爲散韻一派。又或合樂則以文語，記事則以散行；而純主偶者爲駢體；純主奇者稱散文。然則駢散古合今分者，亦文字進化之一端歟！

惟聲律之用，本於性初，發之天籟。故古人之文，化工也；多自然而合於音，則雖無韻之文，而往往有韻，苟其不然，則雖有韻之文而時亦不用韻，終不以韻而害意也！詩三百，有韻之文也；乃一章之中，有二三句不用韻者：如『瞻彼洛矣，維水泱泱』之類是矣。一篇之中，有全章不用韻者；如思齊之四章五章，召旻之四章是矣。又有全篇無韻者；周頌、清廟、維天之命、昊天有成命、時邁、武諸篇是矣！說者以為當有餘聲；然以餘聲相協，而不入正文；是詩亦有不用韻者也。伏羲畫卦，文王繫之辭也。凡卦辭之繫者時用韻；蒙之『瀆』『告』解之『復』『夙』，震之『虩』『啞』，艮之『身』『人』，皆叶韻也。孔子贊易十篇，其彖象傳雜卦五篇用韻；然其中無韻者亦十之一。文言繫辭說卦序卦五篇不用韻；然亦間有一二；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寒一暑；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此所謂化工之文，自然而合者，固未嘗有心於用韻也。尙書之體，本不用韻，而大禹謨『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伊訓『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太誓『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洪範『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皆用韻。禮之為體，據事制範，章條纖曲；好禮君子，隨所聞見，即錄之，名曰禮記；方放廢是懼，遺文掇拾，奚遑協音成韻，金聲而玉振之乎？然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禮運『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鐘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

承天之祜；」樂記『夫古者天地順而四時當；民有德而五穀昌；疾疢不作，而無妖祥；此之謂大當；然後聖人作爲父子君臣以爲紀綱；」此其宮商大和，翻迴取均，聲不失序，音以律文，如劉彥和所謂『標情務遠，比音則近；吹律胸臆，調鐘脣吻』者，庶幾得之。左氏傳經，亦多叶韻；見於近人著述中所舉者更難以悉數！即如四子書中，子思孟軻之書皆散文；而中庸曰：『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又曰：『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七篇曰：『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勿食；勞者勿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爲諸侯憂。』至如諸子之書，亦多有韻者，今試舉老莊而言：老子『元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莊子：『巧者勞而智者憂；無能者無所求；飽食而遨遊；汎若不繫之舟。』子思孟軻老子莊子，斷非有意於用韻者也；而讀其所作，謂非用韻而不可也。蓋衝口而出，自爲宮商；此即樂記所謂聲者由人心生者也。故曰：『有歌謠而後有聲詩，有聲詩而後有韻文，有韻文而後有其他諸體文。』

詩三百之用韻，於不規律中，漸有規律，而爲後世一切詩體之宗；其用韻之法有三：首句次句連用韻，隔第三句，而於第四句用韻者；關雎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一起即隔句用韻者；卷耳之首章是也；凡漢以下詩及唐人律詩之首句不用韻者源於此。自首至末，句句用韻者；若考槃、淸人、還、著、十畝之間、月出、冠素諸篇，又如卷耳之二章三章四章，車攻之一章二章三章七章，車發之二章三章四章五章是也；

凡漢以下詩，若魏文帝燕歌行之類，源於此。自此而變，則轉韻矣！轉韻之始，亦有連用隔用之別，而錯綜變化，不可以一體拘；於是有上下各自爲韻，若兔罝及采薇之首章，魚麗之前三章，卷阿之首章者。有首末自爲一韻，中間自爲一韻，若車攻之五章者。有隔半章自爲韻，若生民之卒章者。有首提二韻而下分二節承之，若有瞽之篇者。此皆詩之變格，然亦莫非出於自然，非有意爲之也。

孔子博學於文，好古敏以求之。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蓋繼往開來，而集二帝三王文學之大成者也！稽之載籍，可考見者五事：（甲）正文字　孔子在衞，曰『必也正名。』鄭玄以正名謂正書字也。蓋孔子將從事於刪述，則先考正文字。春秋之時，文字雖秉倉史之遺，而古之作字者多家，其文往往猶在，或相詭異；至於別國，殊音尤衆。孔子之至是邦也，必聞其政；又觀於舊史氏之藏百二十國之書，佚文秘記，遠俗方言，盡知之矣！於是修定六經，將擇其文之近雅馴者用之，以傳於學者，故以周公爾雅教人。其餘亦頗有所定。六經文字極博，指義萬端，間有倉史文字所未贍者，則博稽於古，不主一代，刑名從商，爵名從周之例也。春秋異國衆名，則隨其成俗曲期；物從中國，名從主人之例也。太史公往往稱孔氏古文，以雖同是倉史文字，而經孔子考定以書六經，則謂孔子古文焉。意孔子當日必別有專論文字之書，其見引於許慎說文者不一。孔子曰：『一貫三爲王。』孔子曰：『推十合一爲士。』孔子曰：『黍可爲酒，禾入水也。』『儿，仁人也。孔子曰：「在人下，故詰屈。」』孔子曰：『烏，盱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孔子

曰『務之爲言囂也。』孔子曰：『衆之爲言積也。』許愼謂孔子書六經皆以古文。論語詩書執禮謂之雅言；文字自孔子考定，始臻雅馴也。此孔子定文字之證。(乙)訂詩韻　孔子曰『吾自衞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蓋古詩皆被絃歌，詩卽樂也。近世言古音者，如顧炎武江永以來，並以詩爲古之韻譜。夫詩三百刪自孔子，是卽孔子之韻譜也；以殊時異俗之詩，其韻安能盡合；意孔子就原采之詩，不惟刪去重復，次序其義，而於韻之未安者，亦時有所正；故曰『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也。史記孔子世家曰：『三百五篇，孔子皆絃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則孔子未正以前，或不協於絃歌；旣正以後，學者卽據之爲韻譜，故易象、楚辭、秦碑、漢賦用韻與詩三百合，皆本孔子矣！(丙)用虛字　上古文字初開，實字多，虛字少。周誥殷盤，佶屈聱牙，虛字不多，然木強寡神；至孔子之文，虛字漸備；贊易用者也二字特多。而論語左傳，其中之乎者也矣焉哉無不具備；作者神態畢出，尤覺脫口如生；此實中國文學一大進步；蓋文學之大用在表情，而虛字者，則情之所由表也。文必虛字備而後神態出焉！(丁)作文言　文言者，孔子之所作也。孔子以前，有話言而無文言。近人蔡元培稱：『文言用古人的話傳達今人的意思。』雖然，古人之話，果足當今之所謂文言乎？余不能無疑也！不知古人自有古人之話，古人自有用話所作一種通俗之白話文學書，卽尙書詩經是也。夷考尙書之堯典、臯陶謨、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洪範、康誥、無逸、君奭、立政、顧命、文侯之命諸篇，當日對話之文也。甘誓、湯誓、盤庚、牧誓、多士、費誓、秦誓諸篇，當衆演說之辭也。大誥、多方、呂刑諸篇，當日演說之文也。太史陳詩以觀民風，而十五國風，則採自民間歌謠，斯二者，在當日蓋取通俗，文不雅馴。『格』之訓至

也，來也。『般』之訓中間之中也。『采』之訓事也。『肆』之言於是也。『劉』之言殺也。『誐』與『純』之言大也。『台』與『卬』之言我也。『莫莫』之言茂密也。『揖揖』之言會聚也。『薨薨』之言羣飛也。『惄』之言飢也。『旁旁』之言馳驅也。『逝』之言去也，行也。『監』之言終了也。『伾伾』之言有力也。如此之類，古人用語，隨在可以考見。然則尚書者，古人之白話文也。詩經者，古人之白話詩也。惟話言不能無隨時變遷，後人讀而不易曉，遂覺爲佶屈聱牙焉！爾雅一書，有釋詁、釋言、釋訓四篇；是卽以中古以來通用之文言，而詮釋詩書之古語也。蔡元培云『司馬遷史記……記唐虞的事，把欽字都改作敬字，克字都改作能字；記古人的事，還要改用今字。』若自余觀之：司馬遷以『敬』改『欽』，以『克』改『能』，乃是依孔子以來通用之文言，改訂唐虞之古語；而非如蘇氏所云『記古人的事，改用今字』也。此爲中國最古之白話文學。此外十三經之中，如春秋、左氏傳、孝經、論語、孟子、禮記之類，作於孔子之後者，之文言而非白話；與尚書、詩經不同！所以字句之間，後人讀之易曉，便不似尚書詩經之聱牙澀舌；此可以見今所謂文言，是從孔子以來到今通用，而不似古人之話之受時間制限！書盤庚：『乃話民之弗率。』東坡書傳曰：『民之弗率，……以話言曉之。』是盤庚之爲古人之話，明也；而盤庚之佶屈聱牙特甚！孔子作易乾坤兩卦文言，明明題曰文言而不稱做話；然而句法字法，與今之所謂文言無大殊。更可見古人之話，自別有一種，而非卽今之所謂文言也。自孔子作文言以昭模式，於是孔門著書皆用文言！左丘明受經仲尼，著春秋傳，文言也。有子曾子之門人，記夫子語，成論語一書，亦文言也。曾子問孝於仲尼，而與門人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記而成孝經，亦文言也。檀弓

禮運，皆子游之門人所記，亦文言也。可見仲尼之徒著書立說，無不用夫子之文言者；故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雖然，夫子之文章，不曰辭而曰爾者；蓋古用簡策，文字之傳寫不便，往往口耳相授。阮元曰：『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衍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然則文言，非古人之話，明也。大抵孔子以前，爲白話文學時期；而孔子以後，則爲文言文學時期。孔子曰：『辭達而已。』『達』，即論語『己欲達而達人』之『達』。達之云者，時不限古今，地不限南北，盡人能通解之謂也。如之何而能盡人通解也？自孔子言之，祇有用文言之一法。孔子曰：『書同文。』又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此之所謂『遠』，指空間言，非指時間言；是『縱橫九萬里』廣遠之遠，而非『上下五千年』久遠之遠。推孔子之意，若曰：『當今天下各國，國語雖不同；然書還是同文。倘使吾人言之無文，祇可限於方隅之流傳，而傳之遠處，則不行矣！』所謂『言之有文』者，即阮元所謂『寡其詞，協其音，……無方言俗語雜於其間』之言也。時春秋百二十國，孔子三千弟子，七十二賢，所占國籍不少；當日國語既未統一，如使人人各操國語著書，則魯人著書，齊人讀之不解。觀於公羊穀梁，已多齊語魯語之分，更何論南蠻鴃舌如所稱吳楚諸國！此孔子於易，所以著文言之篇而昭弟子之法式者歟！蓋自孔子作文言，而後中國文學之規模具也！(戊)編總集　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

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厥爲詩之第一部總集。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乃删其善者，定爲尚書百篇，所以宣王道之正義，發話言於臣下，故其所載，皆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厥爲文之第一部總集。則是總集之編，導源詩書，而出於孔子者也！惟詩者風雅頌以類分，而書則虞夏商周以代次。則是詩者，開後世總集類編之先河；而書則爲後世總集代次之權輿也。子以四教，而文居首。及游夏並稱文學之彥，而子夏發明章句，懿歟休哉！此所以爲六藝之宗，稱百世之師歟。

(二) 中古

六經之易、詩、禮、春秋，傳之左公穀，子之墨、老、孫、吳、孟、荀以及公孫龍、韓非之屬，集之楚詞，莫匪戛戛獨造，自出機杼，是上古之世，文學主創作；而中古以後，則摹仿者爲多。史記律書仿周易序卦；司馬相如大人賦仿屈原遠游；揚雄爲漢代文宗，而其太玄摹易，法言摹論語，方言摹爾雅，十二箴摹虞箴，諫不許單于朝摹國策，信陵君諫伐韓，甘泉賦摹司馬相如大人賦，幾於無篇不摹；而班固漢書地理志仿禹貢；陸機辨亡論，干寶晉紀總論仿賈生過秦論；如此之類，不可悉數。

章學誠曰：『西漢文章漸富，爲著作之始衰。然賈生奏議，入新書；相如詞賦，但記篇目；皆成一家之言，與諸子未甚相遠；初未嘗彙次諸體，裒焉而爲文集者也；諸子衰而文集之體盛。』吾則謂文集興而『文』『學』之途分。何

也？韓非子五蠹篇力攻文學，而指斥及藏管、商、孫、吳之書者。秦丞相李斯請悉燒所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而以文學二字，冠詩書百家語之上。太史公自序其書，舉凡一切律令、軍法、章程、禮儀，皆稱之爲文學。蓋兩漢以前，文與學不分。至兩漢之後，文與學始分。六藝各有專師；而別爲經學。諸子流派益歧，而蔚爲子部。史有馬、班，而史學立。文章流別分於諸子，而集部興。經史子集，四部別居；而文之一名，遂與集部連稱而爲所專有！

李延壽北史文苑傳序曰：『江左宮商發越，貴於清綺；河朔詞義貞剛，重乎氣質。氣質則理勝於詞，清綺則文過其意。理勝者便於時用，文華者宜於詠歌。此則南北詞人得失之大較。』蓋北人擅言筆之散文，而南人工抒情之韻語也。然戰國以前，如經之易書禮春秋，傳之左公穀，子之老莊（老子楚苦縣人，苦縣即今河南鹿邑縣；莊子蒙人，蒙縣在今河南商丘縣之東北，本鄒詣說激）孟荀等，其體則散文也；其用則敍述也，議論也；皆北方文學也。獨詩三百篇，楚詞三十餘篇，爲言情之韻文耳。楚詞之爲南方文學，固也。考詩之所自作，呂氏春秋載：『禹行功，見塗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塗山之女，乃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曰：「候人兮猗！」實始作爲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風焉，以爲周南召南。』而鄭樵爲之說曰：『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詩人墨客多生江漢，故仲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然則詩三百之始自南音，有明證矣！戰國以前，所謂言情之韻文，可考見者，惟此與楚騷耳！未能與散文中分天下也！是爲北方文學全盛時代。漢興，而南人如枚叔、劉安、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之徒，寖與賈誼、鼂錯、董仲舒、劉向輩抗顏行。而司馬遷撰史記，以史筆抒騷情；班固作兩都賦，以

賦體羅史實；且融裁南方文學以為北方文學矣！此實南北文學消長之一大樞機也！爰逮晉之東也，篇製溺乎玄風；嗤笑殉務之志，崇盛亡機之談。孫綽、許詢、桓、庾諸公，雖各有雕采，而辭趣一揆，所以景純仙篇挺拔而為俊矣！宋初文詠，體有因革。黃老告退而山水方滋，儷采百字之偶，爭價一句之奇，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顏謝騰聲，驂以鮑照，尤足啓後代之津途！自漢以來，模山範水之文，篇不數語；而謝靈運興會標舉，重章累什，陶寫流峙之形；後之言山水也，此其祖矣！晉之陸雲，對偶已繁；而用事之密，彫鏤之巧，始顏延之；齊梁聲病之體，後此對偶之習，是其源矣！然較其工拙，延之雕鏤，不及靈運之清新，亦遜鮑照之廉儁！延之嘗問鮑照，己與靈運優劣？照曰：『謝五言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詩若鋪錦列繡，亦雕績滿眼。』延之終身病之。照以俊逸之筆，寫豪壯之情，發唱驚挺，操調險急，史稱其文甚遒麗，信然！然其所短，頗喜巧琢，與延之同病；至其筆力矯健，則遠過之；與謝並稱，允符二妙！然國風好色不淫，楚詞美人以喻君子，五言既興，義同詩騷，雖男女歡娛幽怨之作，未極淫放；至鮑照雕藻淫豔，傾側宮體，作俑於前。永明天監之際，顏謝寖微而鮑體盛行，事極徐庾，紅紫之文，遂以不反！既而徐陵通聘，庾信北陷，北人承其流化，『矜一韻之奇，爭一字之巧，連篇累牘，不出月露之形，積案盈箱，惟是風雲之狀。世俗以此相尚，朝廷據此擢士！』李諤上隋高祖革文華書嘗慨乎言之！厥為南方文學全盛時代！物極則反。唐書韓愈傳載：『愈常以為魏晉以還，為文者多相偶對，而經誥之旨，不復振起。故所為文抒意立言，自成一家。後學之士，取為師法。』論者謂『文起八代之衰，』實則唾棄南方文學，中興北方文學耳！

燕趙多慷慨悲歌之士，江左擅綺麗纖靡之文，自古然矣！顧有不可論於三國者：魏武帝崛起稱伯，開基青徐，以文武姿，扶藻揚葩，把酒臨江，橫槊賦詩，固一世之雄也！子桓子建兄弟競爽，亦擅詞采，然華而不實，上有好者，下必殆甚！陳琳阮瑀以符檄擅聲，王粲徐幹以詞賦標美，劉楨情高以全采，應瑒學優以得文，皆一時之秀。已萌晉世清談之習，開江左六朝綺麗之風矣！夫江左六朝，建國金陵，阻長江為天塹，與北方抗衡，其端實自孫氏啓之！孫權稱制江東，號吳大帝，然文筆雅健，不為綺麗；與諸將令，責諸葛瑾，詔卓犖有西京之風焉！虞翻諫獵之書，簡而能要。駱統理張溫表，語亦詳暢。而諸葛恪救國之論，慨當以慷，尤吳人文之可誦者！吳之末造，韋曜博弈論，華覈請救蜀表，漸近偶儷，然質而不俚，以視魏武父子之風情雋上，詞采秀拔，固有間矣！誰則謂南朝文士盡華靡者乎！至蜀為司馬相如揚雄詞賦家產地，而陳壽稱『諸葛亮文不采豔。』范頵謂『陳壽文豔不及相如，而質直過之：』是南人之文質直，轉不如北人之藻逸工言情矣，可謂變例也！

自魏文帝始集陳徐應劉之文，自是以後，漸有總集；傳於今者，文選最古矣！昭明太子序文選也，其於史籍，則云『不同篇翰。』其於諸子，則云『不以能文為貴。』蓋必文而後選，非文則不選也！六朝之人，多以文筆對舉。南史顏延之傳：『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劉勰文心雕龍云：『無韻者筆，有韻者文。』或疑『文筆區分，文選所集，無韻者猥衆！夫有韻為文，無韻為筆，是則駢散諸體，一切是筆非文；』近儒章炳麟氏之所為致詬於昭明者也！不知六朝人之所謂『有韻者文』之『韻，』乃以語章句中之韻；非如後世之指句末之韻腳也。六朝不押韻之文，其

中奇偶相生，頓挫抑揚，皆有合乎宮羽。故沈約作宋書謝靈運傳論曰：『五色相宜，八音協暢，由乎元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合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以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其指實發於子夏詩大序，謂『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又曰：『主文而譎諫。』鄭玄曰：『聲，謂宮商角徵羽也。』『聲成文，』宮商上下相應。『主文，』主與樂之宮商相應也。此子夏直指詩之聲音而謂之文也，不指翰藻也。然則詩關雎『鳩』『洲』『逑』押脚有韻，而『女』字不韻；『得』『服』『側』押脚有韻，而『哉』字不韻；此正子夏所謂『聲成文之宮羽也』此豈詩人暗與韻合，匪由思至哉！子夏此序，文選選之，亦以抑揚詠歎，其中有成文之音也。

六朝人益衍暢其指而爲韻之說。南史陸厥傳云：『王融、謝朓、沈約等文，將平上去入四聲制韻，有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世呼爲永明體。』所謂『平頭』者，前句上二字與後句上二字同聲；如古詩『今日良宴會，歡樂難具陳；』『今』『歡』同平聲；『日』『樂』同仄聲；是『平頭』也。又如古詩：『朝雲晦初景，丹池晚飛雪；』『朝雲』『丹池』同平聲；是『平頭』也。所謂『上尾』者，上句尾字與下句尾字俱用平聲，雖韻異而聲同；如古詩『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樓』『齊』平聲是也，所謂『蜂腰』者，每句第二字與第五字同聲；如古詩『聞君愛我甘，竊欲自修飾，』『君』『甘』皆平聲，『欲』『飾』皆入聲，是『蜂腰』也。所謂『鶴膝』者，一句尾字與三句尾字同聲；如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詩札；上言長相思，下言久離別，』『來』『思』皆平聲，是『鶴膝』也。然則後世之所謂韻者，以句末之同爲適而求其大齊；而六朝人之所謂韻者，則以句中之同爲犯而求其不齊。是以聲韻流變而成四六之駢文，亦祇論句中

之平仄，不謂韻腳也。而章氏乃謂『文選所集，無韻猥衆；』特以其無句末之韻腳耳；安知六朝以前之所謂韻者，非此之謂哉！

（四）近古

唐之興也，文章承江左遺風，陷於雕章繪句之敝。貞元元和之際，韓愈柳宗元出，倡爲先秦之古文；一時才傑如李觀、李翺、皇甫湜等應之，遂能破駢儷而爲散體，洗塗澤而崇質素，上躡孟荀馬班，下啓歐蘇曾王，蓋古文之名始此！古文者，韓愈氏厭棄魏晉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六經兩漢，從而名焉者也！其文章之變，卽字句駢散不同；而駢散之不同，則詩文體制之各異也！文勢貴奇；而詩體近偶。重駢之代，則散文亦寫以詩體。重散之世，則詩歌亦同於散文。卽如范曄生劉宋之時，增損東漢一代，成後漢書，自謂無慚良直；而編字不隻，捶句必雙，修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之者，輒足爲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爲四句；彌漫冗沓，不知所裁。初唐襲南朝之餘，晉書作者，並擅雕飾，遠棄史班，近宗徐庾。夫以彖彼輕薄之句，而編爲史籍之文，無異加粉黛於壯夫，服綺紈於高士；著譏史通，非虐謔也！近世趙翼則謂『以文爲詩，自韓愈始。至蘇軾益大放厥詞，別開生面；天生健筆一枝，有必達之隱，無難顯之情。』故曰：重駢之世，則散文亦寫以詩體，重散之世，則詩歌亦同於散文』也。詩有六義，其二曰賦。賦者鋪也；體物寫志，鋪采摛文，濫觴於詩人，而拓字於文境者也。是以重駢之代，賦中詩體多於文體。重散之世，賦中

文體多於詩體。賦劉徐庾諸賦，多類詩句；而王勃春思賦則直七字之長歌耳！此重駢之代，詩體多於文體也。若歐陽修之秋聲賦，蘇軾之前後赤壁賦，則又體勢同於散文。蓋宋襲韓柳之古文，而歸於質；重散之世也。論古文之流別：韓愈以揚子雲化史記。柳宗元以老莊國語化六朝。王安石以周秦諸子化韓愈；曾鞏以三禮化西漢。蘇洵以賈誼鼂錯化孟子國策。蘇軾以莊子孟子化國策。於此可悟文學脫胎之法；而唐以後之言古文者，莫不推韓柳爲大宗！然唐宋八家，韓柳並稱；而繼往開來，厥推韓愈！獨愈之文安雅而奇崛。李翺學其安雅。皇甫湜得其奇崛。其衍李翺之安雅一派者，至則爲歐陽修之神逸；不至則爲曾鞏蘇轍之清謐。其衍皇甫湜之奇崛一派者，至則爲王安石之峻峭；不至則爲蘇洵蘇軾之奔放。其大較然也。

惟駢儷之文，雖擢鄙於中唐之韓柳，而駢儷之詩，則大成於初唐之沈宋。夷考其始，漢魏六朝詩，祖述風騷，陶寫情性，篇無定句，句無定聲，長短曲折，惟意所從；世號曰古體。唐調以聲律，加以排叠，句有繩尺，篇有矩矱，謂之近體，以別於古體也。古體近體，唐代始劃立鴻溝。近體詩者，合五七言律五七言絕而稱也。然詩之化散爲駢，至唐而要其成耳！蓋自沈約創聲病之說，爾後諸家遵軌，競爲新麗，益與律體相近。陳隋之間，江總、庾信、虞茂、陸敬、薛道衡、盧思道等所作，往往見五律七律排律之體，此可以證六朝之散體趨駢，詩亦不在例外。然其初非出有意，不過偶合新調，故未能別成一格！凡其集中用律詩格調者，或僅六句，或至十句。至沈佺期宋之問出，揣其聲韻，順其體勢，始與六朝以前之古詩，判然分途而爲律詩。蓋前者之作，不期而成八句。後者之律，則立意而爲四韻。詩之有沈宋，

猶文之有徐庾也！絕之聲調，與律同，或不與律同亦可；章四句，有全體屬對者，有前二句或後二句屬對者；蓋由律詩中截來，故又號曰截句。然李白杜甫，唐推詩聖，運古與律，縱橫揮斥。李白五言律，穠麗之中，運以奇逸之思；而杜甫更能於四十字中，包涵萬象。七言律，李白所短，而工於絕，純以神行，獨多化工之筆。杜不工絕，而善七言律，八音和鳴，濟以沈雄。後世之言律絕者莫尚焉！是律絕之極工者，不拘於聲律對偶，而鏗鏘鼓舞，自然合節，所以為貴也！然唐詩之有李杜，猶唐文之有韓柳。韓柳並稱，而繼往開來，韓愈之力為大！李杜競爽，而入雅出風，杜甫之傳稱盛！一傳而為元和，得韓愈白居易焉，皆學杜甫者也。特韓更欲高，白更欲卑，韓得其峻，白得其平。自白衍而益為綺，則為溫李，（溫庭筠 李商隱）為宋之西崑。自韓流而入於奧，則為郊島，（孟郊 賈島）為宋之西江。杜詩之有韓愈白居易兩派，猶韓文之有李翱皇甫湜兩家矣。請得而備論之。

唐以詩名一代，有初、盛、中、晚之分。大抵高祖武德元年以後百年間，謂之初唐。唐玄宗開元元年以後五十年間，謂之盛唐。代宗大曆元年以後八十年間，謂之中唐。宣宗大中元年以後至於唐亡，謂之晚唐。初唐詩人，王勃、楊炯、沈佺期、宋之問承陳隋之後，風氣漸轉而骨格未完；齊梁濃豔，尚有沾濡；排比之迹，益徵精鑿。而陳子昂特起於王楊沈宋之間，始以高雅沖澹之音，奪魏晉之風骨，變齊梁之俳優，力追古意。後代因之，古體之名以立。杜審言、劉希夷、張說、張九齡，亦各全渾厚之氣，於音節疏暢之中。盛唐稍著宏亮；儲光羲、王維、孟浩然之清逸，王昌齡、高適之閑遠，常建、岑參、李頎之秀拔，李白之朗卓，杜甫之渾成，元結之奧曲，咸殊絕寡倫。而李白、杜甫獨以雄渾高古，稱盛

唐之宗。其次當推王孟高岑。王維詩豐縟而不華靡，秀麗疏朗，往往意興發端，神情傳合，由工入微，不犯痕跡，所以為佳；七言律尤臻妙境。孟浩然專心古澹，句法章法，雖僅止於五言四十字，而悠遠深厚，超以象外，不犯寒儉枯瘠之病。高岑不相上下；高適戰宕，一起一伏。岑參遒勁少遜高，而婉縟過之。選體，岑差健也！儲光羲有孟浩然之古而無其深遠。岑參有王維之縟而掩以華靡。李頎工七言律，稱與王岑並駕。然李有風調而不甚麗。岑參才甚麗而情不足。惟王差備美爾！中唐彌矜卓練；劉長卿以古樸開宗，韋應物鐵起以雋邁擅勝。而韋應物尤工五言，閑澹簡遠，幾與絕高。大抵應物詩韻高而氣清，王維詩格老而辭麗，並稱五言之宗匠；然互有得失，不無優劣！以體韻觀之，王維詩格老，而味遠不逮應物。至於詞不迫切而耐人咀味，應物自不可及也！下暨元和，則有柳宗元之超然復古，韓愈之雄深博大，元稹、白居易之清新，張籍、賈島、孟郊之峻刻，李賀之奇詭，尤稱一時之傑也！張籍工樂府，與元稹白居易並稱，專以道得人心中事為工。但白才多而意切；張思深而語精；元體輕而詞躁爾！晚唐體愈雕鏤；杜牧高爽或追老杜；而溫庭筠李商隱婉麗自喜，開宋初西崑之體。皮日休陸龜蒙鹿門唱和，亦為西江拗體之先河。斯皆晚唐之勝矣！晚唐人單辭片語，一聯數句之間，實有精到之處；然格局未完。雕鏤愈工，真氣彌傷；此其短也！

律絕莫盛於唐；然律絕盛而詞興；而詞者，則又律絕之破整為散者也。考詞之濫觴，厥推李白之憶秦娥、菩薩蠻，及張志和之漁歌子，實破五七言之絕句為之。如菩薩蠻云：「平林漠漠烟如織，寒山一帶傷心碧。暝色入高樓，有人樓上愁！玉階空佇立，宿鳥歸飛急！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合五言七言而成。而張志和之漁歌子曰：「西

塞山前白鷺飛。桃花流水鱖魚肥。青箬笠，綠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則裁七言絕一字者也。至憶秦娥云：『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樂遊原上清秋節。咸陽古道音塵絕。音塵絕！西風殘照，漢家陵闕！』長短錯落，亦裁之於七言或有餘，或不足，皆以協和其調也。明楊愼云：『唐人之七言律，卽塡詞之瑞鷓鴣也。七言之仄韻，卽塡詞之玉樓春也。』然則詞不惟破絕，並破律爲之矣！

詞上承詩，下啓曲，亦唐代一大創製也。蜀趙崇祚編有花間集十卷，其詞自溫庭筠而下十八人，凡五百首，爲後世倚聲塡詞之祖！陸務觀曰：『詩至晚唐五季，氣格卑陋，千人一律；而長短句獨精巧高麗，後世莫及，此事之不可曉者！』至於宋以詞爲樂章，熙寧中，立大晟府，爲雅樂寮，選用詞人及音律家，日製新曲，謂之大晟詞。於是小令中調之外，又出長調；而其體大備。故詞之有宋，猶詩之有唐。宋初沿花間舊腔，以清切婉麗爲宗；至蘇軾出，始脫音律之拘束，創爲激越之聲調，一洗綺羅香澤之態，擺脫綢繆婉轉之度，使人高瞻遠矚，舉首高歌，逸懷浩氣，超乎塵垢之表；或以其音律小不諧，自是橫放傑出，曲子內縛不住者；比之詩家之有韓愈，遂開南宋辛棄疾等一派。辛棄疾才氣俊邁，好爲豪壯語，卽法蘇軾，爲南宋詞家大宗。然姜夔、張炎仍以清切婉麗爲主。故宋詞分二派：一派詞意蘊藉，沿花間之遺響，稱曰南派，是爲正宗。一派筆致奔放，脫音律之拘束，稱曰北派，號爲變格。遺集尤著者：南派有晏殊珠玉詞一卷，晏幾道小山詞一卷，柳永樂章集一卷，張先安陸集一卷；歐陽修六一詞一卷，秦觀淮海集一卷，李清照漱玉詞一卷，以上北宋姜夔白石道人歌曲四卷，別集一卷，張炎山中白雲詞八卷，吳文英夢窗稿四卷，補遺一

卷，高觀國竹屋癡語一卷，史達祖梅溪詞一卷，王沂孫碧山樂府三卷，周密草窗詞二卷。北派有蘇軾東坡詞一卷，黃庭堅山谷詞一卷，辛棄疾稼軒詞四卷，劉過龍洲詞一卷，皆傳誦人口者也！獨周邦彥於南北宋爲詞家大宗，有片玉詞二卷，補遺一卷，所作皆精深華豔，而長調尤善鋪敍，用唐人詩語，隱括入律，渾如己出，實兼綜南北之長焉。

宋詞至蘇軾而變花間之舊腔！宋詩至蘇軾而派江西之詩派！宋初詩人如潘閬、魏野規規晚唐格調，寸步不敢走作。楊億、劉筠則又專宗李商隱，詞取妍華，而借所謂西崑體者。歐陽修、梅堯臣始變以平淡豪俊，而規模未大！及蘇軾出，乃以曠世之逸氣高情，出入韓白，驅駕萬象，雄偉軼蕩，故是宋詩人之魁也！其門下客有江西黃庭堅者，得其疏宕豪俊之致，而益出之以奇崛，語必驚人，字忌習見，蒐羅奇書，穿穴異聞，得法杜甫而不爲蹈襲，自成一家；鍛鍊勤苦，雖隻字半句不輕出；世以其詩與蘇軾相配；稱曰蘇黃，所謂江西詩派者宗之；是爲宋詩一大變！而黃之所爲不同於蘇者，蘇詩曲折汪洋，如長江千里。而山谷險峻奇崛，如太華三危。一深一闊，一難一易，故不同也。彭城陳師道者，亦遊蘇軾之門，喜爲詩，自云學黃庭堅。然庭堅學杜，脫穎而出。師道學杜，沈思而入。寧拙勿巧，寧樸勿華，雖非正聲，亦云高格！後來呂本中作江西宗派圖，遂以師道次庭堅之後，而並稱開宗之祖焉！

夷考六朝之駢文，一變而爲唐宋之散體古文，又一轉而爲宋元之語錄及章回小說，文之破整爲散則然也！唐之律絕，一變而爲宋之詞，又一轉而爲元之劇曲，詩之破整爲散則然也！然則中古文學之由散而整者，近古文學則破整爲散，其大較然矣！雖然，近古文學之破整爲散，特爲社會士夫言之耳；要非所論於朝廷功令！唐以詩賦

取士，宋以經義取士，皆儷體也；遂爲近代取士模楷。然則近古而後，社會士夫，既厭儷體之極敝而救之以散行；而朝廷功令，方挽儷體之末運而欣之以祿利；而朝廷之祿利，不足以易士夫之好尚；此則不可不特筆也！

（五）近代

夷考明自洪武而還，運當開國，其文章多昌明博大之音！永宣以後，安享太平，多臺閣雍容之作！作者遞興，皆冲融演迤，不事鉤棘，而楊士奇文章特優；一時制誥碑版，出其手者爲多。仁宗雅好歐陽修文；而士奇文得其髣髴，輿則翕稱；後來館閣著作，沿爲流派，所謂臺閣體是也。廟堂之上，郁郁乎文！弘正之間，茶陵李東陽出入元宋，溯流漢代，擅聲館閣，推一代文宗；而門下士北地李夢陽、信陽何景明，乃起而與之抗曰：『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曰：『古文之法亡於韓。』爲文故作艱深，鉤章棘句，至不可句讀；持是以號於天下，而茶陵之光燄幾燼！洎北地信陽之派，轉相摹擬，流弊漸深！論者乃稍稍復理東陽之傳以相撑柱。蓋宋元以來，文以平正典雅爲宗；其究稍流於庸膚；庸膚之極，不得不變而求奥衍！王李之起，文以沈博偉麗爲宗；其極漸流於虛憍；虛憍之極，不得不返而求平實！一張一弛，兩派迭爲勝負；蓋皆理勢之必然！然漢魏之聲，由此高論於後世，而與韓歐爭長！唐宋之文運，至此乃生一大變化矣！然較其得失：秦漢之文，玉璞金渾，風氣未開。後世文明日進，理欲日顯，故格變而平；事繁於昔，故語演而長；此亦天演自然之理！而何李以其偏戾之才，矯爲聱牙詰屈，無其質而貌其形，爲文彌古，於時彌戾！

故何李之徒，卒爲委巷之藝！至嘉靖之際，歷城李攀龍、太倉王世貞踵興，更衍何李之緒論，謂「文自西京，詩至天寶而下，俱無足觀。」而世貞才最高，地望最顯，聲華意氣，籠蓋四海。獨崑山歸有光紹述歐、曾，毅不爲下，至詆世貞爲妄庸巨子。自明之季，學者知由韓、柳、歐、蘇沿洄以溯秦、漢者，有光之力也！雖然，有光之文，亦自有其別成一家而不與前人同者！蓋有光以前，上而名公巨卿，下而美人名士之奇聞雋語，劌心怵目，斯以施文人學士之筆。至有光出而專致力於家常瑣屑之描寫。桐城方苞，謂「震川之文，發於親舊及人微而語無忌者，蓋多近古之文。至事關天屬，其尤善者，不事修飾，而情辭幷得，使覽者惻然有隱；其氣韻蓋得之子長！」而姚鼐亦以爲「歸震川之文，於不要緊之題，說不要緊之語，卻自風神疏淡，是於太史公深有會處！」其尤惻惻動人者，如先妣事略、歸府君墓誌銘、寒花葬志、項脊軒記諸文，悼亡念存，極摯之情而寫以極淡之筆，覩物懷人，戶庭細碎，此意境人人所有，此筆妙人人所無，而所以成其爲震川之文，開韓、柳、歐、蘇未闢之境者也！

遜清中葉，桐城姚鼐稱私淑於其鄉先輩方苞之門人劉大櫆，又以方氏續明之歸氏，而爲古文辭類纂一書，直以歸方續唐宋八家，劉氏嗣之；推究閫奧，開設戶牖，天下翕然號爲正宗。此所謂桐城派者也！方是之時，吾家魯思先生實親受業於桐城劉氏之門，時時誦師說於陽湖惲敬、武進張惠言。二人者，遂盡棄其考據駢儷之學而學焉！於是陽湖古文之學特盛，謂之陽湖派。而陽湖之所以不同於桐城者，蓋桐城之文，從唐宋八家入；陽湖之文，從漢魏六朝入。迨李兆洛起，放言高論，盛倡秦漢之偶儷，實唐宋散行之祖，乃輯駢體文鈔以當桐城姚氏之古文辭

類纂，而陽湖之文，乃別出於桐城以自張一軍！顧其流所衍，比之桐城爲狹。然桐城之說既盛，而學者漸流爲庸膚，但習爲控抑縱送之貌而亡其實；又或弱而不能振；於是儀徵阮元倡爲文言說，欲以儷體嬗斯文之統。江都汪中質有其文，鎔裁六朝，導源班蔡，祛其縟藻，出以安雅；而儀徵一派，又復異軍突起以樹一幟！道窮斯變，物極則反，理固然也。厥後湘鄉曾國藩以雄直之氣，宏通之識，發爲文章，而又據高位，自稱私淑於桐城，而欲少矯其懦緩之失；故其持論以光氣爲主，以音響爲輔；探源揚、馬，專宗退之，奇偶錯綜，而偶多於奇，複字單詞，雜廁相間；厚集其氣，使聲彩炳煥而戛焉有聲。此又異軍突起而自爲一派，可名爲湘鄉派，一時流風所被，桐城而後，罕有抗顏行者！門弟子著籍甚衆！獨武昌張裕釗、桐城吳汝綸號稱能傳其學。吳之才雄，而張則以意度勝；故所爲文章，宏中肆外，無有桐城家言寒澀枯窘之病。夫桐城諸老，氣清體潔，海內所宗！徒以一宗歐、歸，而雄奇瑰瑋之境尚少；蓋韓愈得揚、馬之長，字字造出奇崛。至歐陽修變爲平易；而奇崛乃在平易之中！桐城諸老汲其流，乃能平易而不能奇崛；則才氣薄弱，勢不能復自振起，此其失也！曾國藩出而矯之，以漢賦之氣運之，故能卓然爲一大家，由桐城而恢廣之，以自爲開宗之一祖，殆桐城劉氏所謂『有所變而后大』者耶？

自明以來，言文學者，漢、魏、唐、宋，門戶各張，一闔一闢，極縱橫軼宕之觀；而要其歸，未能別出於漢、魏、唐、宋而成明之文學，清之文學也；徒爲沿襲而已！清初詩家有聲者，如錢謙益、吳偉業、龔鼎孳爲江左三大家，皆承明季之舊，而曹溶詩名，亦與鼎孳相驂靳！大抵皆步武王、李也！明末公安袁宏道矯王、李之弊，倡以清真。竟陵鍾惺復矯其弊，

變爲幽深孤峭，與譚元春評選唐人詩爲唐詩歸，又評隋以前爲古詩歸。鍾、譚之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亦一時之盛也！新城王士禛崛起，開有清一代之詩學，枕胙唐音，獨嗜神韻，含蓄不盡，意有餘於詩，海內推爲正宗。與秀水朱彝尊、宣城施閏章、海寧查慎行、萊陽宋琬所彙刻者，曰六家詩。彝尊學富才高，始則描摩初唐，繼則濫泛北宋，與士禛齊名，時人稱爲『朱貪多！王愛好！』又有南施北宋之目；蓋閏章以溫柔敦厚勝；琬以雄健磊落勝也！當是時，商丘宋犖亦稱詩宗，與士禛頡頏，而詩主條暢，又刻意生新，其源出於蘇軾；遊其門者，如邵山人長蘅等靡然從風；亦於士禛之外自樹一宗；獨王士禛名最高，然清詩之有王士禛，如文之有方苞也。清初詩人皆厭王李之膚廓，鍾譚之纖仄；談詩者頗尚宋、元，而宋詩之質直，流而爲有韻之語錄；元詩之縟豔，化而爲對句之小詞。王士禛崛起其間，獨標神韻；所選古詩及唐賢三昧集，具見其詩眼所在；如三昧集不取李、杜一首，而錄王維獨多，可以知其微旨；蔚然爲一代風氣所歸！但士禛之詩，富神韻而餒氣勢，好修飾而略性情！汪琬戒人勿效其喜用僻事新字，而益都趙執信本娶士禛女甥，習聞士禛論詩，謂『當如雲中之龍，時露一鱗一爪，』而執信作談龍錄糾之，謂『詩當指事切情，不宜作虛無縹渺語，使處處可移，人人可用。』論者以爲足救新城末派之弊！大抵士禛以神韻縹渺爲宗，而風華富有。執信以思路嶢深爲主，而刻畫入微。王之規模闊於趙，而流弊仍傷膚廓！趙之才力銳於王，而末派再病纖仄！兩家並存，其得失適足相救也！執信既著談龍錄，發難士禛；而山左之詩一變！錢唐厲鶚樊榭山房詩，精深峭潔，參會唐宋，於王士禛、朱彝尊外，又別樹一幟；而兩浙之詩一變！錢唐袁枚、鉛山蔣士銓、陽湖趙翼並起，號江左三

大家；而大江南北之詩無不一變矣！然乾、嘉之際，海內詩人相望，其標宗旨，樹壇坫，爭雄於一時者，要推沈德潛、袁枚、翁方綱。王士禎之詩，既為人所不饜！於是袁枚倡性情以矯士禎之好修飾而涉於泛。翁方綱拈肌理以救士禎之言神韻而落於空。沈德潛論格調以藥士禎之工詠歎而拶於響。袁枚論詩，以為「詩者，人之性情也。性情之外無詩。王士禎主修飾而略性情，觀其到一處必有詩，詩中必用典，此可想見其喜怒哀樂之不真！」此袁枚論詩之旨也！翁方綱以學為詩者也。其論詩，謂：「士禎拈神韻二字，固為超妙！但其弊恐流為空調！」故特拈肌理二字，蓋欲以實救虛也！所以詩，自諸經注疏以及史傳之考證，金石文字之爬梳，皆貫澈洋溢於其中。王士禎之後，詩有翁方綱；猶桐城之後，文有曾湘鄉乎？然言言徵實，亦非詩家正軌！故其時大宗，不得不推沈德潛。德潛少從吳縣葉燮受詩法，其論詩最崇格律。嘗曰：「詩以聲為用者，其微在抑揚抗墜之間。」此說本發之趙執信，謂「漢魏六朝至唐初諸大家，各成韻調；談藝者多忽不講，與古法戾！」乃為聲調譜以發其祕；亦猶曾湘鄉論文從聲音證入，以救桐城惝緩之失也！德潛又曰：「詩貴性情，亦須論法。所謂法者，行所不得不行，止所不得不止；而起伏照應，承接轉換，自神明變化；貴能以意運法，而不能以意從法。」及自為詩，古體宗漢、魏，近體宗盛唐；尤所服膺者為杜。選古詩源及三朝詩別裁，以標示宗旨。天下之譚詩者宗焉！匯其後而以詩名者：大興有舒位，秀水有王曇，昭文有孫原湘，世稱三君。四川有張問陶，常州有黃景仁、洪亮吉，江西有曾燠、樂鈞，浙中有王又曾、吳錫麒、許宗彥、郭麐，嶺南則有馮敏昌、胡亦常、張錦芳三子，而錦芳又與黃丹書、黎簡、呂堅，為嶺南四家。大率皆唐人之是學，未嘗及德潛門，而實受

其影響者。其中以舒位、孫原湘、黎簡三家，尤爲特出！位與原湘皆自昌黎、山谷入杜；而簡則學杜而得其神髓者也！於是宋詩之徑塗漸闢！道光而后，何紹基、祁寯藻、魏源、曾國藩之徒出，益釐倡宋詩；而國藩地望最顯，其詩文皆私淑江西。洞庭以南，言聲韻之學者，稍改故步，而湘潭王闓運則爲騷選盛唐如故，比之古調獨彈矣！王闓運始與武岡鄧輔綸、鄧繹、長沙李壽蓉、攸縣龍汝霖四人者相善也，喜吟詠，日夕賡和，而輔綸尤工五言，每有作，皆五言，不取宋唐歌行近體，故號爲學古標曰湘中五子！而五子之中，闓運獨推服鄧輔綸云！

清詩有唐宋之殊，而詞則宗宋；詞學至南宋之季幾成絕響；知比興者，金之白樸、元之張翥而已！樸詞曰天籟集，清雋婉逸，意慨韻諧，可與張炎玉田詞相匹，而翥蛻巖詞，婉麗風流，亦有南宋舊格。惟璞所宗者，多東坡、稼軒之變調；而翥所宗者，猶白石、夢窗之餘音；門逕微有不同。明初作者，猶沾溉張翥之餘，不乖於風雅。永樂以後，南宋諸名家詞，皆不顯於世；盛行者，爲花間集、草堂詩餘二選。楊慎、王世貞輩之小令中調猶有可取，長調皆失之俚。惟陳子龍之湘眞閣江離檻詞，直接唐人，可謂特出！明社既屋，京兆士大夫雖依新朝，猶慨滄桑，特假長短之句，藉抒抑鬱之氣，始而微有寄託，久則務爲諧暢；而吳越操觚家聞風興起，作者選者，妍媸雜陳，遂不免有俚詞鄙詞遊詞之三大蔽！王士禎之數載廣陵，實爲斯道總持！蓋皆祖述南宋，唯草堂詩餘是規，罕及北宋以上；殆若文之有唐宋八家而祧東西京，詩之學蘇、黃而不知有蘇李十九首，未可謂善學也！洎士禎在朝，位高望重，絕口不談倚聲；獨朱彝尊、陳維崧兩人並世齊名，妙擅倚聲，合刻朱陳村詞，而清朝詞派始成！惟朱才多，不免於碎，陳氣盛，不免於率。朱之

惻深，所作詞高秀超詣，綿密精美，其敝為餖飣！陳之筆重，所作詞天才豔發，辭鋒橫溢，其敝為粗率！繼之而起，名重一時者，實惟納蘭成德門地才華，直越北宋之晏小山而上之，其詞纏綿婉約，能極其致，南唐墜緒，絕而復續；故論清初詞家，當推成德為一把手；朱、陳猶不得為上！所惜享年不永，門戶未張耳！然乾隆以前，言詞者莫不以朱、陳為範圍。錢塘厲鶚，吳縣過春山，近朱者也！興化鄭燮，鉛山蔣士銓，近陳者也！其後作詞者遂分浙西、常州兩派。浙西派始於厲鶚，鶚詞宗彝尊，而數用新事，世多未見，故重其富；後生效之，每以捃撫為工，後遂浸淫而及於大江南北！然抄撮堆砌，音節頓挫之妙，未免蕩然！特是綺藻韻致，詞家之有厲鶚，如詩之有王士禎；有樊榭山房詞一卷，續集一卷，生香異色，超然神解，如入空山，如聞流泉，節奏精微，輒多弦外之音；然標格僅在南宋，以姜夔、張炎為登峯造極之境；流極所至，為餖飣，為寒乞。亦與詩之漁洋末派同！武進張惠言乃起而振之，與其弟琦選唐宋詞四十四家百六十首，為詞選一書，闡意內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原，比傳景物，張皇幽渺，雖町畦未闢，而奧窔已開；蓋以深美閎約為主。其意在尊清眞而薄姜、張，覘蘇、辛尤為小家，貴能以氣承接，通首如歌行然，又須有轉無竭。嘉慶以來名家，大抵自張惠言而出。其學於惠言而有得者，歙縣金應城金式玉也。其以惠言之甥，而傳其學者，則武進之董士錫也。此常州派之所由起也。荆溪周濟稍後出，嘗謂：『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其所立論，實足推明惠言之說而廣大之，蓋自濟而後，常州派之壁壘益固矣！詞之有常州，以救浙派俳巧之弊；猶之文之有湘鄉，以矯桐城儒緩之失也。桐城之文，富神韻而餒氣勢，略如詩之有漁洋，詞之有浙派；然而有不同者，蓋崇雅瀞而排塗飾，不如漁

洋詩浙派詞之好修飾而略性情。此以流派論；若就詞論詞：南宋而還，極盛於清；然惟納蘭成德、項鴻祚、蔣春霖三人爲當家耳！成德飲水詞，哀感頑豔，得南唐後主之遺；雖長調多不協律，而小令則格高韻遠，極纏綿婉約之致。鴻祚憶雲詞，甲乙丙丁稿，古豔哀怨，如不勝情；盪氣回腸，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澀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無其率；有夢窗之深細而化其滯；殆欲前無古人！其乙稿自序云『近日江南諸子競尚塡詞，辨韻辨律，翕然同聲，幾使姜、張頫首；及觀其著述，往往不逮所言。』云云，婉而可思！又丁稿自序云：『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亦可以哀其志矣！以成德之貴，項氏之富，而所爲詞皆幽豔哀斷，異曲同工，所謂別有懷抱者也。浙中塡詞爲姜、張所縛；百年來屈指惟項鴻祚有眞氣耳！蔣春霖爲詩，恢雄骯髒，若東淘雜詩二十首，不減少陵秦州之作；乃易其工力爲長短句，鏤情劌恨，轉豪於銖黍之間，直而致，沈而姚，曼而不靡。文字無大小，必有正變，有家數；春霖水雲詞，固清商變徵之聲，而流別甚正，家數甚大；與納蘭成德、項鴻祚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爲倚聲家杜老；而晚唐、兩宋一唱三歎之意則已微矣！或曰『何以與成、項並論！』應之曰：『清初王士禎、錢芳標（錢芳標字葆馚華亭人尚書湘瑟詞）（有驚才絕豔之譽）一流，爲才人之詞。張惠言、張琦、周濟一派，爲學人之詞。惟三家是詞人之詞；固不以流派限矣！』

此近代文學之大略也。現代文學者，近代文學之所醱酵也；近代文學者，又歷古文學之所積漸也。明歷古文學，始可與語近代，知近代文學，乃可與語現代。既窮其源，將竟其流，爰述歷古文家爲編首。



上編 古文學

(一) 王闓運 章炳麟 附黃侃 蘇玄瑛

方民國之肇造也，一時言文章老宿者，首推湘潭王闓運云！

王闓運，字壬秋，又字壬父。生時，父夢神榜其門曰『天開文運；』因以闓運爲名；顧天性愚魯！幼讀書，日誦不及百言，又不能盡解。同塾者皆嗤之！師曰『學而嗤於人，是可羞也！嗤於人而不奮，無爲已！』闓運聞而泣！退益刻勵，昕所習者，不成誦不食；夕所誦者，不得解不寢。年十五，始明訓故；十九補諸生，與武岡鄧輔綸鄧繹等結蘭陵詞社，號湘中五子。二十通章句；二十四而言禮，作儀禮演十三篇；二十八達春秋；其治學初由禮始，考三代之制度，詳品物之體用；然後通春秋微言，張公羊申何休；今文家言於是大盛也！時則遜清之季，學者承乾、嘉以來訓詁章句之學，習註疏，爲文章法鄭玄、孔穎達，有解釋，無紀述，重考證，略論辨，掇拾叢殘，而不知修辭爲何事；讀者竟十行，輒隱几臥！而闓運不謂是；因慨然曰：『文者，聖之所託，禮之所寄；史賴之以信後世，人賴之以爲語言；詞不修，則意不

達，意不逮，則藝文廢，俗且反乎混沌！況乎華乳所積，皆仰觀俯察之所得；字曰文，言其若在天之星象，在地之鳥獸䟣跡，必其燦著者也；今若此，文之道，或幾乎息矣！』故其爲文悉本之詩、禮、春秋，而擩莊、列，探賈、董，旁涉釋乘；發爲文章，乃蕭散似魏晉間人；大抵組比工夫，隱而不現，浮枝既削，古豔自生。平湖張金鏞方督學湖南，科試錄遺才，得闓運卷，驚曰：『此奇才也！他日必以文雄天下！』急延見，稱勉之，且曰：『湖嶽英靈，鬱久必發，其在子乎？』咸豐癸丑舉人；應禮部試，入都。肅順柄政，待爲上賓；一日，爲草封事；文宗歎賞，問屬草者爲誰？肅順對曰：『湖南舉人王闓運。』上問何不令仕？曰：『此人非衣貂不肯仕！』上曰：『可以賞貂。』故事，翰林得衣貂。時闓運在公車，意不欲他途進也！既，文宗崩，孝欽皇后驟用事，誅肅順。而闓運方客山東，得肅順書招之；將入都，聞肅順誅，臨河而止，有人日寄南昌高心夔伯足詩曰：『當時意氣各無倫，顧我曾爲丞相賓。俄羅酒味猶在口，幾回夢哭春華新！』即詠肅順也，不勝華屋山邱之感！後數十年，闓運老矣；而主講船山書院時，一夜朗誦此詩，說肅順故事，曰：『人誣逆臣，我自府主！』淚涔涔下。某歲，走京師，託言計偕，而實未與試，陰以賣文所獲數千金，卹肅順之家云！闓運詼諧善謔，獨於朋友死生之際，風義不苟如此！肅順既敗，適踉蹌歸，伏匿久不出！旋參兩江總督曾國藩軍事。國藩，闓運通家也；其初簡屏儀從，延納士人，重法以繩吏胥，嚴刑以殛奸宄，皆納闓運議！闓運謂『國藩之文，欲從韓愈以追西漢，逆而難！若自諸葛忠武、曹武王以入東漢，則順而易』而國藩不能用也！獨謂闓運文有慧業，極稱其秋醒詞序！其辭曰：

戊午中秋既望之次夕，余以微倦，假寢以休。懷衿無溫，愕焉而寤！方醒之際，意謂初夜；傾聽已久，乃絕聲聞。攬衣出房，星漢照我。北斗搖搖，庭院垂光。芳桂一枝，自然勝露。秋竹數莖，依其向月。青扉半開，知薄寒之已久。堊牆如練，映苔地以遮陰。象床低彩鳳之帷，金缸續盤龍之燄。羅幬輕颺而已驚蚊宿，鎖窗無聽而坐聞蟲語。湛湛之露，隔鴛瓦而猶涼。瑟瑟之風，送雞聲而俱遠。遼落一聲，旁皇三嘆！豈象罔三求之後，將鈞天七日之終？憮然自失，旋云有得矣！嗟乎！鏡非辭照，真性在不照之間。川無停流，靜因有不流之體。然則屢照足以疲鏡；長流足以損川；推移之時，微乎其難測也！且夫有穿石之水，吳有風磨之銅。油不漏而炷焦；毫不墜而穎禿；積漸之勢也！筍一何而成竹；松百年而穿天；遲速之數也！人或以百年為促，而不知積損之已久！或以耆期為壽，而不知佚我之無多！是猶夏蟲之疑冰，冬鶡之忌雪矣！一年已來，偶有斯覺；未覺之頃，相習為安！況同景異情，覺而仍夢！庸得不即機自警，依影冥心者哉！於斯時也，從靜得感；從感生空；意御列風之是非，簉軒雲而升降，接盧敖之汗漫，入李叟之有無，猶陳思之登魚山，茂陵之嘆敝屣也！俄而侍娃旋起，閨人已覺，一庭之內，羣籟漸生；似華胥之頓還，若化城之忽返，是知安閨房者，苦人之揚天。棲空山者，必靜而慕動。神仙縱可以學至，儻非智慧之士所得而息機焉！居塵途而談元寞，在金門而希隱遯，縣車之願徒設，拂衣之效無聞！與夫北山軒眉，終南捷仕，牛巢論禪代之事，武陵知漢晉之遷，亦有欣哀，未容相笑也！若出而思隱，將隱而思出乎？子思所以有素行之箴，許行所以有一瓢之累也！但幸契遐心，堪祛勞慮，信有為之如六，悟還真之用九。蓋夢在百年之中，而愁居七情之外，由是澂心眇言，然

脂和墨，聊賦其意，命曰秋醒詞。浣筆冰盂，明聲霜露，飛絮入戶，引幽想以俱明；早雁拂河，聞秋吟而不去。人間風月之黃，別有會心。道揚人天之音，切於常聽也！

自詫以爲生平妙文，無過此者！文章雍容，燕游羣帥間。而是時，天下大亂，將帥各開幕府，招致才俊。曾國藩尤稱好士！賤人或起家爲布政；裸身來歸賚餉萬；士爭自效！闓運獨爲客，不受事，往來軍中，或旬月數日卽歸！後國藩益貴，賓客皆爲弟子；闓運仍爲客，嘗至江寧謁國藩。國藩未報，遺使招飲。闓運笑曰：「相國以我爲餔啜來乎！」卽擔裝乘小舟去。國藩追謝之，則已歸矣！撰湘軍志，敍曾國藩之起湘軍，及戡平太平軍本末；雖表揚功績，而言外見意，於國藩且有微辭；不論其它；文辭高健，爲唐後良史第一！惟驕將憚其筆伐，造作蜚語，謂得暮夜金，所纂有乖故實，購毀其板，欲得而甘心焉！然闓運自以爲記事追太史公，纚趯不多讓也！其記事之流傳者，湘軍志而外，有祺祥故事，其辭曰：

恭忠王母，文宗慈母也；全太后以託康慈貴妃；貴妃舍其子而乳文宗，故與王如親昆弟。卽位之日，卽命王入軍機，恩禮有加；而册貴妃爲太貴妃。王心懷焉！頻以宜尊號太后爲言。上默不應。會太妃疾，王日省視，帝亦省視，一日，太妃寢未寤，上問安至，宮監將告。上搖手令勿驚。妃見床前影，以爲恭王，卽問曰：「汝何尙在此？我所有盡予汝矣！它性情不易知，勿生嫌疑也！」帝知其誤，卽呼額娘。太妃覺焉，回面一眡，仍鄉內臥不言。自此始有猜，而王不知也！又一日，上問安入。遇恭王自內而出。上問「病如何？」王跪泣言：「以篤！意待封號以瞑！」上重曰「哦哦」

王至軍機，遂傳旨令具册禮。所司以禮請，上不肯卻奏，依而上尊號；遂慍王，令出軍機，入上書房；而減殺太后喪儀，皆稱遺詔減損之；自此遠王，同諸王矣！庚申之難，令王留守。至熱河，帝疾；獨軍機諸臣在；王及醇王皆不侍。八月初，王具奏請省視。帝疾篤，以不能坐起，強起倚枕手批王奏曰：「相見徒增傷感，不必來覲！」其猜防如此！故肅順擬遺詔，亦緣上意，不召王與顧命也！肅順本鄭王房，以功世爲親王；與襲鄭王異母；以才敏得主知，自輔國將軍爲戶部尚書，入軍機，專斷不讓。怡王卽世宗弟，亦以襲世王；襲王載垣與襲鄭王端華皆依肅順爲用。初詔謁陵出都，會辟夷兵，而諱其行。行日之朝，猶有詔言「君死社稷。」獨肅順先具行裝，備路齋。自都啓行，供張無辦；后妃不得食，惟以豆乳充飢；而肅順有食擔，供御酒肉。后御食有膳房，外臣不敢私進；孝貞孝欽兩后不知其由，以此切齒於肅順！及之熱河，循例進膳。孝貞又言：「流離羈旅，何用肴席，請蠲之！」文宗曰：「汝言是也！當以告肅六！」明日，詔問云云，肅順知上旨，則對以「變亡凡若驟減膳，反令外驚疑！」上心喜所對，卽詔后曰：「肅六云不可！」后益惡肅順矣！已而大行，遺詔八臣受顧命如故事。孝貞詔顧命臣，以防雍謝爲詞；日進章疏，仍由內發；軍機擬旨，上后覽發，以小印爲記；小印曰「同道堂。」不知何時人刻？漢玉爲之。漢玉者，汗玉也，殉葬玉，皆假名漢。文宗初晏朝；后至御寢，問侍寢何人，升坐責數之。上既視朝，心念后未還，恐有變；卽還寢，則宮監森然侍立；知后升坐，卽戒毋報知皇后；潛步入，則后方上坐，侍妃跪前。后見上至，下迎；帝卽坐后坐，跪者猶未敢起；后立帝旁。帝陽指跪者，問后「此何人也，」后跪奏：「自祖宗以來，寢興有定法。今帝以醉過辰不出朝；外間不知，皆以

奴無教；故責問彼何以多勸上酒？』帝嘆曰：『此自我過，彼何能勸我，且宜恕之！』后奉詔，因曰：『此主子宥汝！以後無論何處醉，惟汝自問！』帝慚，即索所佩，唯一玉印，解賜后以謝。『同道』章自此始；今乃以為信；而或說不知，安有傳僞云！既而御史高延祜上請垂簾，本后意也！以示顧命臣。肅順即言：『按制當立斬！』孝貞心怍焉，即曰：『我輩不用其言足矣，不必深求！』及票擬上，議斬。奏下，獨留高摺不發。於是軍機三日不視事；孝貞問，則以對前摺未盡下！於是孝貞潸泣，自起檢奏予之；擬高摘為披甲奴。越日大臨，后見醇王福晉而泣！醇王福晉，孝欽妹也；孝貞亦妹之，故相親善，訴其事，曰：『欺我至此！我家獨無人在乎？』福晉言：『七耶在此！』孝貞喜曰：『可令明晨入見！』及明，醇王入直廬前。肅順問『何為，』對以『召見。』肅順啁曰：『焉有此！』斥令退。王退，立外階。俄宮監來窺直房，旋去；而軍機至晏，竟不叫起！叫起者，召見分班，一見為一起；軍機則皆同入為頭起；此日不召頭起，先召醇王。宮監來窺者三，終不見醇王至；三至，乃自語曰：『七耶何不來，』王在外聞之，即應曰：『待久矣！』來監亦曰：『待久矣！』遂引王入：肅順在內坐，不能阻王，既對，孝貞訴如前，醇王曰：『此非恭王不辦！』后即令往召恭王。醇王受命，馳還京！三日，與恭王至，軍機前嚮也，至則遽牌入。謁梓宮；因見后。后訴如前，恭王對：『非還京不可。』后曰：『奈外國何？』王奏：『外國無異議！如有難，惟奴才是問！』后即令王傳旨回鑾，令肅順護梓宮繼發。既之京，即發詔罪狀顧命八臣，俱拏問。怡、鄭二王猶在直房，恭王出詔示之；皆相顧無語。王問『遵旨否！』栽垣曰：『焉有不遵！』王即挾之出，則以備車送宗人府。於是遣醇王迎提肅順，即盧殿旁執詣刑部。肅順罵曰：

『坐被人算計，乃以累我！』臨刑，罵不絕；卒以擱阻垂簾斬於市，而賜二王死！一時無識者謂之三凶卽詔旨亦不知垂簾之當斬也！先是改元祺祥，至是改同治。設三御坐，召見聽政如常儀。名治肅黨，以常酒食往來者當之！而恭之任事，委權督撫，朝政號爲清明！頗采外論，擢用賢才，能特達者，不爲遙制。然宮監婪索；親王密邇，時有交接，輒加犒賚，則不足於用；而國制，王貝勒不親出納，奉給莊產，皆有典主者，率盜侵以自給；及入樞廷，需索尤繁；王恆憂之！福晉父，故總督也，頗習外事，則以提門包爲充用常例。王試行之而財足用。於是府中賕賂公行，珍貨猥積，流言頗聞；福晉亦患之而不能止矣！王既被親用，每日朝，輒立談移晷，宮監進茗飲。兩宮必曰：『給六爺茶！』一日，召對頗久。王立御案前，舉甌將飲，忽悟此御茶也！仍還置故處。兩宮哂焉！蓋是日偶忘命茶。而孝欽御前監小安方有寵，多所宣索。王戒以：『國方艱難，宮中不宜求取！』小安不服，曰：『所取爲何？』王一時不能答，卽曰：『如瓶器盃盤，炤例每月供一分，計存者已不少，何以更索？』小安曰：『往後不取矣！』明日進膳，則悉屏御磁，盡用鄙店粗惡者。孝欽訝問，以『六耶賢言』對。孝欽慍曰：『乃約束及我日食耶』於時蔡御史附之，疏劾王貪恣。它日，詔王曰：『有人劾汝！』示以奏。王不謝，固問『何人？』孝欽言：『蔡壽祺！』王失聲曰：『蔡壽祺非好人！』於是后積前事，遂發怒罪狀恭親王，有『曖昧不明，難深述』之語。朝論大驚疑！而外國使臣亦詢軍機事所由，用是得解！復召見，王痛哭謝罪，復直如初；以疑忌擯去者八人。軍機有前後八仙，與前顧命者爲對，皆以目恭王云然恭王自是益謹！而安得海以擅出京師，誅於歷城！李聯英繼用事，烜赫過於小安，而謹飭愼密，竟終事

孝欽。恭王亦以功名終得諡曰賢，不遇禍敗！然王大臣納賄之風，及孝欽頗留意遊戲，皆自王倡之！五十年來，議和主戰，終歸於服從，亦孝欽之過慮也！恭王、孝欽皆有過人之敏知，而俱爲財累；乃至德宗末年，天下惟論財貨；及禪讓亦以賄成；用兵惟先言餉，動至千百萬；和款外債遂鉅兆！舉古今不聞之說，公言之而不怍！開闢以來未有之奇，蓋又咸、同以來所不料者！以前史論之，戰國、秦、楚之際，庶几發茲！自非張四維革澆風，吾烏知其所底哉！

蓋作於國變以後；然婉而章，盡而不汚，與湘軍志同爲遜朝大掌故文字也！既以肅黨擯不用於時，大治羣經；出所學以開教授。謂：『文章之道，詞不追古，則意必循今！率意以言，違經益遠；是以文飾者胥尚虛浮，馳騁者嚮其私知！故知文隨德異；事獨政與聲通！欲驗流風，尤資總集。但蕭樓略選，僅存梗概。梅紀旁搜，末區門目。自餘搏撫，莫識津涯。蔽所稀聞，咻於衆楚。』因輯八代文粹，廣甄往籍，類分仍夫蕭選，正副略仿李鈔，要以截斷衆流，歸之淳雅；并爲述其本由，使必應於經義。四川總督丁寶楨欽其賢，延爲成都尊經書院院長。至之日，則進諸生而告之曰：『治經要道，於易，必先知易字含數義，不當虛衍卦名。於書，必先斷句讀。於詩，必先知男女贈答之詞，不足以頒學官，傳後世。一洗三陋，乃可言禮。禮明，然後治春秋。』又曰：『說經以識字爲貴，而非說文解字之爲貴。』又曰：『文不取裁於古，則亡法！文而畢摹乎古，則亡意！』『然欲取裁於古，當先漸漬乎古。先作論事理短篇，務使成章；取古人成作，處處臨摹，如仿書然，一字一句，必求其似；如此者，家信賬記，皆可摹古；然後稍記事，先取今事與古事類者，比而作

之；再取今事與古事遠者，比而附之；終取今事爲古所無者，改而文之；如是者，非十餘年不成也！人病欲速！」遂教諸生以讀十三經註疏、二十四史、及文選之法。諸生日有記，月有課，暇則習禮，若鄉飲投壺之類，三年皆彬彬進乎禮樂！厥後廖平治公羊、穀梁、春秋、小戴記；戴光治書；胡從簡治禮；劉子雄、岳森通諸經；皆有師法，能不爲阮氏經解所囿，號曰蜀學。既，還主長沙校經書院，移衡州船山書院，江西大學堂。弟子數千人，學者稱爲湘綺先生。

湘綺先生者，蓋因闓運自署所居之樓而稱也。闓運閑雅廣達，饒文史之樂，蚤歲偕妻貧賤，殊逼仄不甚適，自署曰湘綺樓，誦謝儀曹詩曰：『高文一何綺，小儒安足爲！』自以『好爲文而不喜儒生，綺雖未能，是吾志也！』故以爲名。然是時實未有樓也！後於長沙定王故臺之旁，得三楹而居，有樓甚廣，開窗即見湘水接天，山巒起伏，蒼波無際，悠然景物，悉納戶牖！闓運於是大樂，欣得其所也！曰：『此眞湘綺樓矣！』夫人蔡氏名菊生，亦知書，能誦楚辭以娛媚於闓運。先是闓運之少也，館於蔡氏。有女貞不字，闚簾見以爲豈栽獨秀！其父微測其意，告於祖母，問曰：『湘潭王生尚有文才，惜太貧耳！』女默然久之，第曰：『貧亦何害！』祖母曰：『然則汝肯嫁若耶？』女益默然！父友丁取忠方善闓運，繩而媒焉。闓運少喜標置，不樂士風，未之許也！他日丁取忠乃言蔡女高儆，或勸勿媒。闓運遽曰：『女中安得高者！』請願媾焉。問名之夕，夢通謁者紅錦金書，唯媞字朗然；且得庚帖；越二歲來歸，故字以夢媞。既習禮容，尤矜風格，明眸廣額，參髮鬑如。姻家黃嗇大會族親，滿堂緻佩。或問誰爲王嫂！黃母笑曰：『劉婦萊妻，一望識矣！』自以居貧，恆嚴取受；頃歲絕食，有饋金求闓運文者；笑曰：『當作則與，文可鬻耶？』已而闓運果卻之，相視輾然！闓

逢居湘綺樓之一年，而太平軍作難，曾國藩起湘軍。闓運蓄焉有用世之志，出參軍謀，歸讀我書。鄰園有鶴夜鳴，輒起徘徊，賦詩曰：『鶴唳華池邊，氣與空秋爽。平生志江海，低翮歸塵鞅！』翛然有世外之致也！旣，兵久不解，瘡痍遍地，白日閉城，但有師旅，干戈之光映月，而哭聲盈野，變故陳沓。闓運乃挈妻避兵明岡，六年還城，則困甚！自言；『家無儋儲，月供房稅；靡菽水之福，有泉刀之苦；』乃身之廣州，寫所經涂，有到廣州與婦書。其辭曰：

吾自度揭嶺，日遠故國。下灘乘瀧，幷值冬涸，川石露列，溪流淸弱；瀧船柔脆，篙師拙獷！自平石至樂昌，乃昔遷客遊泣驚怖之地！凡有六瀧，酈道元所謂『崖壁干空，交柯晦景』者也！瀧原由溱入滙。漢桂陽太守周昕疏鑿巨石，始通舟楫；舊有祠祀所；今惟祠禱韓愈。素湍激崖，風濤凜厲；估舟驚望，歎若天塹！然觀其水勢，淺陜殊甚！徒極奔灘之狀，實無浩洶之奇！吾舟下瀧時，觸破來舫，移岸遷貨，纖毫得濟；非有江湖積天之浸，風濤呼吸之危也；而乘人矜惜衣裝，畏於濡溼，重載輕發，自取碎破；淸水白石，遂受惡名！耳口相傳，自爲眩惑，致使衣帶之水，與呂梁齊險！禱求謫臣而使君廢祀；以愈生時，猶不自濟，欲其爲福，不亦難乎！由樂昌下大舟，東至曲江，五嶺之口也。縣以曲紅岡而名；江紅聲同，因改字矣！設府建關，控引吳楚；浮橋橫江，以榷舟稅；大艑巨艦，駢闐於此。韶石在其北，酈生所記二仙分憩之處也！自唐以前，傳虞舜奏樂於此。乃英德亦有堯山。道元引耆舊之言，云『堯行宮。』王韶之記亦謂『堯故亭。』又曰：『父老相傳南巡登此。』然則禹迹以前，斯爲內地！且金銀輪王治四天下；唐虞二聖，豈局步於五嶺乎！從英德至淸遠，經歷三峽，卽湞陽大廟中宿也。大廟介二峽之間，趙佗樂萬人城；楊僕伐

破萼隱，亦此岸地。然是陝地之要區也；江行之奇，則在湞陽。道元云：「兩岸傑秀，壁立虧天。」張子壽亦言：「晴靠山陰，先秋水冷。」後人始開棧道，建峽山寺於上。縣崖長嘯，江帆蕭瑟，雖詞客尋玩，淹流忘俗；而旁山剝落，翠秀靡依！以吾臥觀，未爲佳勝也！且南州炎德，草木恆青；灤麗山川，宜增幽映；而石壁竦仄，勢若火燎，丹皮赭骨，寸蔡不附；孰如蒸湘，巖樹葱蘢，松竹楩柏，陵冬鮮碧；故過嶺以南，無可瞻挹！但此峽擅名旣久，未躋絕壁；江山嘉會，步步異形；若登臨俯觀，或當有異。故周鑒云：「碧瀾之下，寸寸秋色，乳枝磬落，松風瑟縮。」得此石室，題爲難到矣！吳都賦以閩禺楫師，習御長風。今老龍河西等船，質爲蠢陋，舟形彭亨，水手粗疏，每下篙竹，喧呼叫跳，足若蹶踣，號聲慘烈；淸旦黃昏，聞者駭悸！兼劫盜肆出，人人自危！下至三水，乃稍稍淸曠。三水今縣，漢地志所謂「湟水南至，」四會之地也。湟水自湞遠來曰湞江；牂牁水源流萬里，自鬱慶來，曰西江；晉康水自廣寧來，曰綏江；均會邑都，故爲縣號。綏江至縣，復分二派；同爲一川，故昔言四會矣！冬水盤涸，舟楫無利；始以季冬六日至於廣州。此州實四宅之南交，荆州之下徼。自漢迄今，繁富有名。往在他方，聞彼士人，說其物產，矜炫殊絕，云甲天下！及躬覽風物，考之圖志，要其土俗，可得而言焉！州爲秦南海郡地。山海經所謂賁禺，郭璞純云：「今番禺也。」姚文式言：「城東南偏有水坑陵，此縣人名之爲番；城倚其上，在番山之隅也！」城始築自越人公孫隅，號曰南武。楚威王時有五羊銜穀穗之瑞，乃增築楚亭，城周十里，號五羊城。及任囂趙佗始成都會。吳步騭又廓番山之北。及宋，築子城墅城，又增兩翅以衞居民。明永嘉侯朱亮祖始連三城爲一，即今省城制也。市廛逼窄，第宅壁陜，街衢垢穢，

無潔淸之容。民言侏儒，貪利好奢，自外中國，別爲風氣！地性蒸暖，易生疾疫，蚊蠅乘其昏運，蛇鼠充其毒食。癱瘓風淫，尤多盲女。昔人言之詳矣！島夷雜糅，詭服殊形；刀劍火槍，縱橫於路！民無正業，習爲博盜。白晝攫金，露刃連隊，不知其非法也！俗取周興嗣千字文，列字八十，分爲一章，四分取一，任人射覆；凡出三錢，許射一條；由一至百千萬，不限字數；全中，其利千倍；一錢之資，償以十金。國人若狂，夢想顚倒，號曰白鴿標，此斂財之巧術也！意錢擲骰，割肉懸壺，攤錢爆牌，皆供賭輸，愚者傾家，智者疲神。古博徒所未聞也！凡倡女冶容，多樂隱藏；獨此邦中，視同商賈，或連房比屋，如諸生齋舍之制；或聯舟並舫，仿水師行營之法；卷髮高尾，白足著屐；燕支塗頰，上連雙眉，當門坐笑，任客擇視。家以千計，人以萬數，弦唱撾鼙，晝發鳩晉。遠遊之人，窮犯之性，入於其間，若抱虎狼；斯實男女之一厄乎！異物恆產，來自番舶，土人所甘，良亦奇詭！菜必生辛，羹必稠甜。若夫檳榔酸澀，蕉子甘爛，藷重十斤，芥高七尺，碧邏小柿，新會大橙，不含霜雪，多復皺腐！醃橄欖以鹽豉，取蟻蠶爲奇南，容樹不可蠹，木棉不可絮，奇器巧制，則故賤其直；水火菽粟，則盡昂其賈！陸生所記，「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者，信非他方之所取也！冬至初過，桃藥梅落，餘花生紅，多不辨名，但有其質，聊無其姿，亦何取於長春乎！邦人市海鮮，別爲廚館，則有鯊魚之翅，海蛇之皮，章舉馬甲，鯪鯉天蠔，鹹蟹龍蝦，雄鴨臘鵝，脯醃於市井，紛錯於樓館者，不可勝計！又俗好燒炙，物喜生割，操刀持叉，千百其徒，乞人待肉食而飧，賓筵以多殺爲豪；婚禮燒豬，輒列數百！俗無羞恥，取婦以得女爲奇！牀笫之私，守宮之驗，明告六親，誇以爲榮。知禮之家，亦復隨俗。亦旣覯止，我心則降，此尤可笑歎者也！通商

之疫，何止百種！蟠据城府，敖兀大官，屈心事之，惟恐不獻；況敢設備禦乎！外郡土客，仇殺未已；且不受官勸，誰能用武！鄉村族居，多建炮臺。縣官催科，動必發兵；幸而戰勝，題乃納稅。省中錄囚，日屠百人，皆無辜之窮老，受梟而代死。子賣其父，如犬羊然。輕命嗜貨三綱絕矣！蚤富則為大蠹，夕貧則充盜魁。昔南漢劉鋹，奢僭自雄，樂裸逐之戲，制燒煮之刑。今久漸皇風，猶為惡俗！若非猛厲廉正，貴士賤商，先教禮讓，後禁淫盜；則伊川之野，不百年而為戎乎！尉佗文理以北門，陳祖齋武而勤王，彼何人哉！彼何人哉！吾鄉遊宦士大夫，多懷歸思！亦有強壯，無疾而夭！柳生夏溺，翁君冬亡，雖會冥數，誠可悲愍也！容兄以卑官居韶，十口飢寒；其妻與妾居，比肩鈞敵，呼嫡子為兒，視所生如奴。山農新取兩女，以為繼妻。此女矜其華年，輕鄙老夫，動即叫罵，坐必僵塞；同之南海，便褰裳而去，獨坐夷船，還其母家；雖馮敬通之悍妻，賈公閭之妬婦，以今方古，未足云奇！亦近世之新聞，女史之一鑒也！夫陰教不修，夫妻同過；但責女德，豈足云乎！想卿聞斯，達此誼也！吾好為遠游，何必樂土！優遊自如，身心無患！比藏生之文，悟其元旨，知物論生於是非，生死累於形骸，頗欲逍遙以化成虧，何覺哀樂之殊境，離合之異軌乎！惟恐淑子獨處幽憂，聊書所經，以為笑噱！冬寒日輕，春物方妍，起坐眠食，勉當自慎，時復手書，以慰勞勤！

誦者謂『辭章之美，情必極貌以寫物，辭必窮力而追新；』先民有作，鮑照大雷差相擬也！詩才尤罕冒一世，各體皆高絕！而七言近體則早歲尤擅場者。其重悼師芳（韶運女兒，未踰年夭）詩曰：

初月無端入玉櫳，露痕如臼又如青。不成眉樣依明鏡，為想啼痕染素馨。自是長愁甘解脫，未應多慧誤娉婷。文

嫗死後知音少，吟盡傷心只自聽！

又泰安岱祠曰：

三重門闔斂清暉，碧殿丹墀對翠微。路入仙壇孤影靜，氣通天座百靈歸。秦碑古蘚青成字，漢柏神風綠暈衣。祠令奉高嚴祀久，不同諸嶽倚巖扉！

斗姥宮尼院曰：

瑤階翠柏不知霜，仙地宜分玉女房。鏡裏雲霞烘月影，川中脂粉帶天香。鐘宮定有珠爲蕊，塵世應知海未桑。朱鳥窗前幾人到，等閑邪見莫思量！

雪霽登玉皇頂曰：

黃河如線海如杯，表裏泱泱四望開。戰國曾嫌天下小，登封常見聖人來。扶桑浴日光先照，匹練浮雲首重回。一片空明盡冰雪，便疑身在九瑤臺！

雅健雄深，頗似陳臥子，有明七子之聲調而去其膚廓；此其所以不可及也！顧其集中所存，無七言近體；蓋晚年手訂全稿時刪去者；惟湘中舊刻本內有七言律絕二卷，曰杜若集，夜雪集。而七言古最著者，莫如所作圓明園詞一篇；韻律調新，風情宛然，乃擬唐元稹之連昌宮詞，不爲高古，於湘綺集爲變格；然要其歸引之於節儉，而以監戒規諷終其篇；亦仿元稹連昌宮詞之體也。罔羅園故，序而行者；則署名長沙徐樹鈞焉。其詞曰：

圓明園在京城西，出平則門三十里，暢春園北一里許；世宗皇帝藩邸賜園也。聖祖常遊豫西郊，次於丹棱沜，與其川原，因明武清侯李偉清華園舊址，築暢春園。藩邸賜園故在其傍。雍正三年，乃大宮殿朝署之規，以避暑聽政；前臨西山，環以西湖。湖水發原玉泉山，曰甕山；度宮牆東，流入清河；水經注所謂「薊縣西湖，綠水澄淡，燕之舊池」者也。東流爲洗馬溝，東南合高梁之水，故魚稻饒衍，陂泉交綺。高宗皇帝嗣位，海宇殷阜，八方無事，每歲繕構，尊飾園居。大駕南巡，流覽湖山風景之勝，圖畫以歸，若海寧安瀾園、江寧瞻園、錢塘小有天園、吳縣獅子林，皆仿其制，增置園中；列景四十，以四字題榻者爲一勝區，一區之內，齋館無數。復東拓長春，西闢清漪，離宮別館，月榭風亭，屬之西山；所費不計億萬。園地多明權璫別業；或傳崇禎末，諸奄皆以珍寶窖宅於茲；乾隆間濬池，發銀數百萬。每歲夏幸園中，冬初還宮。內廷大臣賜第相望；文武侍從並直園林，入直奏對，所夕往來，絡繹道路。歷雍、乾、嘉、道，百餘年於茲矣！文宗初，粵寇踞金陵，盜賊蠭起。上初即位，求直言，得勝保、曾國藩、袁甲三三臣，既以塞、程、徐、陸先朝重望，相繼傾覆，始擢用前言事者，各畀重任。三臣支柱，賊不犯畿；然迭勝迭敗，東南數省，蹂躪無完土，主上憫蒼生之顛沛，慨左右之無人，九年冬，郊宿於齋宮，夜分痛哭；侍臣悽惻；大考翰詹，以宣室前席發題，憂心焦思，傷於禍亂；然後稍自抑解，寄於文酒；以宮中行止有節，尤喜園居；冬至入宮，初正即出。時園中傳有四春之寵，皆漢女，分居亭館；所謂杏花春、武陵春、牡丹春、海棠春者也。然上明於料兵，委權閫外，超次用人，海內稱哲；而部院諸臣，無所廝厲，頗襲舊轍；晚得肅順，敢言自任，故委以謀議。先是道光二十年，英吉黎夷船至廣東香港，

求通商不得，又以燒烟起釁；執政議和，予海關稅銀千八百萬。英夷請立約，廣督耆英與期十年；屆期而徐廣縉督兩廣。夷使至廣州，拒不許入以受封爵。夷酋恨焉，志入廣州。咸豐元年英吉黎、佛朗西、米利堅各國，乘粵寇鴟張，中國多故，復以輪船直入大沽口台。王僧格林沁託團練之名，焚其二船，盡驅走之。夷人知大皇帝無意於戰，特臣民之私憤；乃潛至海岸買馬數千，募羣盜爲軍，半年而成，再犯天津，稱西洋馬隊。聞者恐栗。夷馬步登岸，我未陳而敵騎長驅矣！十年六月十六日，上方園居，聞夷騎至通州，倉卒率后嬪幸熱河；道路初無供帳，途出密雲，御食豆乳麥粥而已！十七日，英夷帥叩東便門；或有閉城者，聞炮而開。王公請和，和議將定。十九日，夷人至圓明園宮門，管園大臣文豐當門說止之。夷兵已去，文都統知奸民當起，環問守衛禁兵，一無在者；索馬還內，投福海死。奸人乘時縱火，入宮劫掠，夷人從之；各園皆火，三晝夜不熄；非獨我無官守詰問，夷帥亦不能知也！初英夷使臣巴夏里已拘刑部，和議成，以禮釋囚；於是巴夏里與夷帥各陳兵仗，至禮部，訂約五十七條，予以海關稅銀三千六百萬；而夷人抵償圓明園銀二十萬。十一年七月，文宗晏駕熱河。今上卽位，奉兩宮皇太后還京，垂簾十載，巨寇削平，而夷人通商江海，往來貿易，設通商王大臣以接夷使。然常言某省士民燬天主教堂，某省不行其教，某省民教挑釁，日以難我；應之不暇；蓋岌岌乎！華夷雜處，又忽忽十有一年；圓居荒虛，鞠爲茂草；西山大寺，夷婦深居，予旅京師，惻然不敢過也！同治十年春，同年王壬父重至輦下，追話舊遊；張子雨珊亦以計偕來，約訪故宮；因駐守參將廖承恩許爲東道主，四月十日，命僕馬，同過繡漪橋，尋清漪園遺跡，頹垣斷瓦，零亂榛蕪，官樹蒼蒼，

水鳴嗚咽，由聳路登廓如亭，望萬壽山，但見牧豎樵子，往來林莽間。暮從昆明湖歸，橋上銅犀臥荊棘中，犀背御銘，朗然可誦。明日訪守園者，得董監，自言：『年七十餘，自道光初入侍園中，今秩五品。』居福園門旁。導予等從瓦礫中循出入賢良門而北，指勤政、光明、壽山、太和四殿遺址，至前湖，圓明寢殿五楹，後爲奉三無私殿，九州清晏殿，各七楹；壞甓猶立，拾級可尋。董監言：『東爲天地一家春，后居也。西爲樂安和，諸妃嬪貴人居也。洞天深處，皇子居也。』清輝殿爲文宗重建，與五福堂、鏤月開雲臺、朗吟閣，皆不可復識。鏤月開雲者，卽所謂牡丹春也。世宗爲皇子，當花時，迎聖祖至賜園；而高宗年十二，以皇孫召侍左右。三天子福壽冠前古，集於一堂，高宗後製詩，常誇樂之；經其廢基，裴回愁焉。東渡湖爲蘇堤、長春仙館、藻園，又北爲月地雲居、舍衛城、日天琳宇、水木明瑟、濂溪樂處，僅約略指視所在。東北至香雪廊，階前葦荻蕭蕭，廢池可辨。復渡橋，循福海西行，爲平湖秋月，水光溶溶，一瀉千頃；望蓬島瑤臺，島上殿宇，猶存數楹；惜無方舟，不逮其下；流水潺湲，激石成響。董監示余：『此晉國大臣文公死所也！』西北至雙鶴齋，又西過鏡月橋，登綺吟堂，經采芝徑，折而東，仍出雙鶴齋，園中殘燬幾遍，獨存此爲劫灰之餘，亂草侵階，窗櫺宛在，尤動人禾黍悲爾！雙鶴齋西，爲溪月松風，翠柏蒼藤，沿流覆道；斜日在林，有老宮人驅羊豕下來。東過碧柳書院，地跨池，東爲金鰲，西爲玉蝀，坊楔猶存。又東去，皆敗壞難尋，遂不復往，暮色沈沈，棲烏亂飛，揖董監出福園門，還於廖宅。廖，澧州人，字楓亭；少從賽尚阿、僧格林沁軍，亦能言行間事，感予來遊，頗盡賓主之懽。既夕言歸，則禮部放榜日也。雨珊既落第南去，余與壬父每相過從，言念園遊，輒罔罔不自得！壬父

又曰『園之盛時純皇勤記，必殷殷踵事之飛。然仁宗始罷南幸，宣宗尤廑國貧，秋獮之禮，輟而不舉。惟夫張弛之道，宜及嘉道時稍紓純皇倦勤之功；而內外大臣，惟務愼飾，監司寬厚，敕令皆庸，諱疾容奸以爲安靜；八卦妖徒，連兵十載；無生天主，教目滋繁；由遊民輕法，刑廢不用故也。江、淮行宮既皆斥賣；國之所患，豈在乏財！』又曰：『燕地經安、史戎馬之蹟，爰及遼、金，近沙漠之風矣！明太宗以燕王舊居，不務改宅，仍而至今，地利竭矣！又園居單外，非所以駐萬乘；廢而不居，蓋亦時宜！』余曰：『然！前年御史德泰請按戶畝鱗次捐輸，復修園工。大臣以侈端將啓，請旨切責謫戍未行，忿悔自死。自此莫敢言園居者！而比年備辦大婚，費已千萬，結彩宮門，至十餘萬；公奏朝廷，動用錢糧。婚以成禮，豈在華飾！若前明戶部司官得以諫爭，余且建言矣！又余聞慈安太后在文宗時，有脫簪之諫；關雎車輦之賢，中興之由也。又園宮未焚前一歲，妖言傳上坐殿，見白須老翁，自稱園神，請辭而去。上夢中加神二品階。明日至祠，諭祠之。未一稘而園毀，豈前定歟？子能詩者，達於政事，爲以風人之意，備緜霸雲漢之采？』於是王父爲圓明園詞一篇；而周學士、潘侍郎見之，並歎其傷心感人，筆墨通於情性！余以此詩可傳後來，慮夫代遠年湮，傳聞失實；詞中所述，罔有徵者；乃爲文以序之。同治十年立秋日，長沙徐樹鈞撰。

宜春苑中螢火飛，建章長樂柳十圍。離宮從來奉游豫，皇居那復在郊圻？舊池澄綠流燕薊，洗馬高梁游牧地！北藩本鎭故元都，西山自擁興王氣。九衢塵起暗連天，辰極星移北斗邊。溝洫塡淤成斥鹵，宮廷映帶覓泉原。渟泓稍見丹棱沜，陂陀先起暢春園。暢春風光秀南苑，蜺旌鳳蓋長游宴。地靈不惜轡山湖，天題更額圓明殿。圓明始

賜在潛龍，因為邸第作郊宮。十八籬門隨曲澗，七楹正殿倚喬松。軒堂四十皆依水，山石參差盡亞風。甘泉避暑因留蹕，長楊扈從且弢弓。純皇纘業當全盛，江海無波待游幸。行所留連賞四園，畫師寫放開雙境。誰道江南風景佳，移天縮地在君懷！當時只擬成靈囿，小費何曾數露臺！殷勤無逸箴驕念，豈意元皇失恭儉！秋獮俄聞罷木蘭，妖氛暗已傳離坎！吏治陵遲民困痛，長鯨跋浪海波枯！始驚計吏憂財賦，欲賣行宮助轉輸！沈吟五十年前事，厝火薪邊燃已至！揭竿敢欲犯阿房！探丸早見誅文吏！此時先帝見憂患，詔選三臣出視師。宣室無人侍前席，郊壇有恨哭遺黎！年年輦路看春草，處處傷心對花鳥！玉女投壺強笑歌，金杯擲酒連昏曉。四時景物愛郊居，玄冬入內望春初！嫋嫋四春隨鳳輦，沈沈五夜遞銅魚。內裝顛舉崔家髮，諷諫頻陳姜后珥！玉路旋悲車轂鳴，金鑾莫問殘鐙事！鼎湖弓劍恨空還，郊壘風烟一炬間。玉泉悲咽昆明塞，惟有銅犀守荊棘！青芝岫裏狐夜啼，繡漪橋下魚空泣！何人老監福園門，曾綴朝班奉至尊。昔日喧闐厭朝貴；於今寂寞喜游人！游人朝貴殊喧寂，偶來無復金閨客！賢良門閉有殘甎，光明殿燬尋頹壁！文宗新構清輝堂，為近前湖納曉光。妖夢林神辭二品，（自註曰：咸豐九年文宗一日獨坐若寐，見白髯老人跪前。上問何人，對曰守園神。問何所言，云將辭差使耳。問汝多年無過，何爲而去？對以彈壓不住，得去爲幸。上曰汝無官小耳，可假二品階。未一年而亂作矣。）佛城舍衛散諸方。湖中蒲稗依依長，階前蒿艾蕭蕭響。枯樹重抽盜作薪，游鱗暫躍驚逢網。別有開雲鏤月臺，太平三聖昔同來！寧知亂竹侵落出，不見春花泣露開！平湖西去軒亭在，題壁銀鉤連到雞。金梯步步度蓮花，綠窗處處留嬴黛。當時倉卒動鈴駝；守宮上直餘嬪娥！盧笳短吹隨秋月，豆粥長飢望熱河！上東門開胡騎過，正有王公班道左；敵兵未燕雍

門荻，牧童已見驪山火！（自註曰：夷人入京，遂至宮闈，見陳設巨麗，相戒勿入，云恐以失物索償也。及夷人出，而貴族窮者倡率奸民，假夷為名，盜先縱火，夷人還而大掠矣。）應憐蓬島一孤臣，欲持高潔比靈均！丞相避兵生取節，徒人拒寇死當門！即令福海冤如海，誰信神州尚有神！百年成毀何忽促，四海荒殘如在目！丹城紫禁猶可歸，豈聞江燕巢林木！廢宇傾基君好看，艱危始識中興難！已懲御史言修復，休遣中官織錦紈！錦紈枉竭江南賦，鴛文龍爪新還故！總饒結彩大宮門，何如舊日西湖路！西湖地薄比郇瑕，武清暫住已傾家！惟應魚稻資民利，莫教鶯柳門宮花！詞臣詎解論都賦，挽輅難移幸雒車！相如徒有上林頌，不遇良時空自嗟！

蓋同治十年所作；詩出，輦下爭寫！大學士周祖培、侍郎潘祖蔭見之，並歎為傷心感人也！獨普定姚大榮識之曰：「杜子美曲江行、白樂天長恨歌、元微之連昌宮詞，皆歌詠天寶遺事，大率據事直書，細微曲折，羅縷盡致。惟長恨歌託言漢皇，楊家有女，養在深閨，稍從曲筆。然文宗誦曲江行，輒思復昇平故事，命濬曲江池，營宮殿於四岸以狀之。宣宗弔白居易詩，有「童子解吟長恨曲」之句；文人之榮極矣！元相遭逢尤奇！其連昌宮詞流播禁掖，妃嬪近習皆誦之，目為元才子！中官崔潭峻錄以奉御。穆宗大悅！遽召見，迭加拔擢，遂參政事。可見唐時公論猶重，是非昭著，天子不得曲護其私；而名流詩歌，並得於君父之前，指陳既往以警將來，尚有古代陳詩觀風之遺。余自少喜誦元白詩歌，連昌宮詞尤讀之爛熟！竊疑所述宮殿景物，歷歷如繪；當是曾經目擊，恐得諸人言者，不能如是親切也！顧乃託於宮邊老人之言以生文。及觀鄭賓光津陽門詩序，述其開成中，下帷石甕僧院，甚聞宮中陳迹云云。甚聞者，

瓦細備悉之寓詞；蓋有不僅耳聞而兼得之目驗者；及其裁剗爲詩，則又託諸旅邸主翁口授，與元相同一用意；豈故蹈前人窠臼耶？蓋皆有所避忌，而懍然於刑名之不敢干也！按唐衞禁律：「闌入宮門者徒二年；殿門，徒二年半；守衞不覺，減二等；主帥又減一等；故縱者各與同罪。」當二家作詩時，連昌華淸二宮曠閉已久，雖循例守衞，而頹廢之餘，糾察從寬，典守者自不必斷斷與遊人爲難；而徇隱疏縱，容或有之。蓋人情於名勝之區，往往神遊目想，冀得親睹其境以爲快！况先朝離宮，陳迹故事，熟在人口，垂諸記載，駭燿心目；苟機會可乘，混迹得入；較之他項冒不韙觸禁令者，情殊可原！雖糾察不及，而播爲詩歌，則須衷法度；書而不法，後嗣何觀！此二家詩詞，所以必託諸人言，而未見自承親見之微意也！昔宋崇寧中，崔德符以擅入景華御苑，爲主者劾奏能職，事載容齋隨筆。光緒丙申，合肥李文忠公奉使俄羅斯，回國入覲頤和園行宮覆命，便道至圓明園遊觀，爲所司糾舉干譴。蓋御苑非公園之比；主帥守衞，無許人出入特權；往遊者卽不自爲計，獨不爲主帥守衞計乎！雖闓喬重禕陔南池館遺稿有敬瞻避暑山莊前後七十二景恭紀詩，甫展卷，卽詫其未嫺禁令，不啻自具枷杖供招。今湘綺此詞，亦未檢點及此！而彼周學士潘侍郎乃翕然稱之！嗟乎！禮刑相爲表裏，士大夫不知律，卽不知禮，亦實不恤國體，又何怪其後外部溺職，不嚴引律條以拒絕外人遊觀之請乎！且湘綺方嘅然於遊民輕法，刑竇不用；抑思士大夫爲民表率，尙自弁髦刑章，又何譏乎小民！此甚關文章體要，非其他小疵可比！嗟乎！有唐詩人之不可及，豈徒以其詩哉！卽以詩論，首二句「宜春」一「建章」一「長樂」並用，似涉塡湊，合下二句離宮云云，意殊凡近。起勢平弱，入後便難振奇！中間「山石參

萋蘿亞風，」一句法出自老杜；然杜係題畫，風鼓洪濤，山木自偃，轉似洪濤在上，山木在下，畫中風色，確有此狀；故云「山木盡亞洪濤風。」若山石是不動物，云何亞風；此等死句，殊難索解！然尚係小疵，其巨謬則在不考事實；就所見聞一斷以心，而爲莫須有之案證。既作詩，盧故實不詳，傳聞或失，復自序之，而託名於同遊之主事徐樹鈞。第詩以紀事，敘以明詩，如二者皆非紀實，則不足徵信！且紀事之文，最重年月日；年月日一不分明，則事實可臆造，必啓龐誣顛倒之弊！庚申之役，衅起換約。先是咸豐八年戊午四月英、法、俄、美四國以兵輪至天津議款。英、法聯兵攻陷大沽礮臺，挾兵要撫。文宗命大學士桂良等至天津查辦，津民遮謁道左。初髮匪北竄，擾及畿南諸地；津郡團練禦賊有功；至是乃請率民團助官軍拒敵。桂相不允，慰遣之。嗣津民與洋人鬥毆，有英使行營參贊李國太在場解助。李國太者，廣東嘉應州人，世通番，爲英人爪牙。津民惡之，糾衆生禽，謀殺之。桂相恐誤和局，設法解散，釋李國太回船，此咸豐八年五月事也。文宗以津沽密邇宸垣，海防緊要；特命蒙王僧格林沁爲欽差大臣，駐津督辦海防事宜。九年己未五月各國至津換約。英人背約，闖入大沽口，且用礮炸裂我截港鐵鎖；僧邸飭防軍擊之；英衆殲焉。中西紀事所謂大沽前役之役，是也。而序以爲咸豐元年，僧邸託團練之名擊走之；夷人知大皇帝無意於戰，特臣民之私憤云云；蓋誤以津團剿匪，暨禽李國太之事，并爲一談。而不知文宗歷年宵旰憂勤，選將籌防，意在決戰；其和乃不得已耳！十年庚申六月，英法大舉北犯；二十六日，闖入大沽口，陷騎兵防營；七月五日，襲踞北岸礮臺；提督樂善戰死；初七日，陷天津，畿輔大震，遂有緩幸木蘭，舉行秋獮之議。八月初一日，洋兵逼通州，文宗命怡親王載垣馳往議款。

英使額羅金遣其參贊巴夏里督帶散衆數十人來會。巴夏里狂悖無理、或告洋人有異志。怡邸密商僧邸，以計禽巴酋及其衆二十六人，解送京師。兵端復起！初七日洋兵長驅而北。僧邸及大學士瑞麟副都統勝保迎擊，皆敗。僧邸不及具摺，馬上書片紙飛奏御園，請暫幸熱河；遂定北狩之計。初八日寅卯間，文宗詣安佑宮行禮，啓蹕。六宮及諸王從焉。東華錄及中西紀事所載年月日皆同。中西紀事於此役皆據當時公牘纂輯，故悉與奏案合，而序乃以爲十年六月十六日與上所述咸豐元年事直接於此役本末，尙在雲霧之中，而又傳述脫節，信筆舞文；議論可以自爲，豈年月日與事實亦可以自爲乎！至洋軍攻海淀焚御園及景山、昆明湖一帶，先後凡二次；初次在八月二十二二十四等日，二次在九月初四等日，（湘綺以爲六月十九日大謬）皆因巴夏里被釋出獄，挾被捕及虐殺其從者十三人之恨，（被擊及監禁人數中西紀事不詳據日本岡本監輔萬國史記）意圖洩忿，乃爲此不道之行。先是有建議殺巴夏里者，幸而未殺；若果殺之，則英人仇我愈甚！豈僅焚掠淀園而已乎！吾淀園之焚，由巴夏里積怨深怒所致。設當時操縱得宜，抑或命有學問閱歷之漢大臣主持其事，不拘辱巴酋，幷致死其從人，則圓明園至今猶在，何至後來別築頤和園，糜盡天下膏血，府怨召釁，以貽無窮之禍哉！謀國者不愼於一日，其禍必及於百年；非偶然也。（世多以淀園之焚爲仁和與學琪存計不然英兵將且屠都城此特事以妄言）而湘綺於事實不屑屑討論；（不甚事實）其柱意祇謂朝庭不當有郊外遊觀之樂；若徒侈遊觀，必失民心，民心既失，必乘機構亂；淀園之焚，由姦民縱火；洋兵乃從之；若巴酋修怨之師不講，祇歸獄於園居過侈以垂炯戒；豈非言之成理，而隔膜太甚！譬諸村媼出入侯門，雖復醉臥泉石，指陳亭館，頌德陳箴，均違事實，無當芻蕘之採也夫愚民迫於飢

寇，乘亂劫掠，誠所不免！至於御園，在當時有恭邸及桂相率禁旅駐守；事棘時，僧、瑞二軍並移往借守；何物姦民，敢揭竿倡亂乎！（庚子義和拳之亂姦民乘亂殺人放火無算然不敢擾及官署遑所至於御園尤其不敢庚子之亂甚於庚申以彼證此其謬立辨公）不斥洋酋挾屢勝之威，縱火焚掠；而歸罪於孱弱之貧民，何其不衷於事實乎！（馬國史記云英法聯軍闖清兵據圓明園遂攻又走之踪帝宮殿搶掠實貨自是此案公論）傳曰：『俗語不實，流為丹青！』其湘綺之謂歟！』然闓運此詩，模範唐賢，躍武梅村，窮思古意，流播輦下，傳寫紙貴，觀其竊比相如，恨不遇時，自負亦不淺矣！然所自喜者尤在五言古，宗尚庾、鮑，上窺建安，華藻麗密，詞氣蒼勁，自詫不作唐以後詩！蓋其沈酣於漢、魏、六朝者至深，雖之古人集中，莫能辨也！嘗謂之者則云『惟莫能辨，故不必自成湘綺之詩矣！』然闓運則自以盡古人之美，鎔鑄以出！其教人亦從摹擬入手；以為：『詩則有家數，易摹擬；其難在於變化；於全篇摹擬中，能自運一兩句；久之可一兩聯；久之可一兩行；則自成家數矣！』有詩法一首示黃生。其辭曰：

詩有六義，其四為興。興者，因事發端，託物寓意，隨時成咏；始於虞廷喜起及琴操諸篇，四五七言無定，而不分篇章，異於風雅；亦以自發情性，與人無干；雖足風上化下，而非為人作，或亦寫情賦景，要取自適，與風雅絕異，與騷賦同名。明以來論詩者動稱三百篇，非其類也！太白能詩者，而其說曰：『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太白四言如獨漉篇，其靡殆甚！豈古法乎！無亦以大言欺人，託於三百篇。而不知五言出於厲時，在三百篇千年前乎？漢人四言乃是箴銘一類，有韻之文耳！非詩也！嵇康四言則誠妙矣！然是從五言出，蓋五言之靡者也。七言出於離騷，闔合從衡，可謂靡矣！而其氣足以振靡，故與五言亦分兩涂；非出於五言也！今欲作詩，但有兩派：一五言。一

七言。五律則五言之別派，七律亦五律之加增。五絕七絕，乃眞與體，五言法門皆從此權輿！既成五言一體，法門乃出，要之祇蘇、李兩派。蘇詩寬和；枚乘、曹植、陸機宗之。李詩淸勁；劉楨、左思、阮籍宗之。曹操、蔡琰，則李之別派。潘岳、顏延之，蘇之支流。陶、謝俱出自阮；陶詩眞率，謝詩超豔。自是以外，皆小名家矣！山水彫績，未若宮體，故自宋以後，散爲有句無章之作，雖似極靡，而實與體；是古之式也。李唐既興，陳張復起，融合蘇李以爲五言；李、杜繼之，與王、孟競爽。有唐名家，迺有儲、高、岑、韋、孟郊諸作，皆不失古法，自寫性情。才氣所溢，多在七言。歌行突過六朝，直接二曹，則宋之問、劉希夷道其法門；王維、王昌齡、高岑開其堂奧；李頎兼乎衆妙，李、杜極其變態。閻朝隱、顧況、盧仝、劉義，推宕排闔，韓愈之所羨也！二李、（賀、商隱）溫岐、段成式，彫章琢句，樊宗師之所羨也！元微之賦望雲騅，從橫往來，神似子美，故非樂天之所及！張王樂府，效法白傅，亦推於新豐、上陽諸篇乎？邁之欂侚詰詘，則近乎戲矣！宋人始昌，其流弊也！詩法既窮，无可生新。物極必反，始興明派，專事模擬，但能近體；若作五言，不能自運！不失古格而出新意，其魏（源）鄧（輔綸）乎？兩君並出邵陽，殆地靈也！零陵作者，三百年來，前有船山，後有魏、鄧；鄙人資之，殆兼其長！比何李、李王，譬之楚人學齊語，能爲莊岳士譚耳！此詩之派別，自漢至今之雅音也。今則從容爾雅，自然同聲；天下作者，無復鄙音庸調，雖工拙不同，而趣向巳一；斯則風會使然，不由人力矣！詩既分和勁兩派，作者隨其所近，自臻極指，當其下筆，先在選詞，斐然成章，然後可裁。詩者，持也，持其志，無暴其氣；掩其情，無露其詞。直書已意，始於唐人，宋賢繼之，遂成傾瀉；歌行猶可粗率，五言豈容屠沽！無如往而復之情，豈動天地鬼神之聽！故曰「先王

作樂，后哲為詩』，觀樂記之言，即知詩之體用。功成作樂，學成作詩，詩之終也。十三舞勺，能言作詩，詩之始也，樂必依啍，詩必法古，自然之理也。欲已有作，必先有蓄；名篇佳制，手披口吟，非沈浸於中，必不能炳著於外！故余遇與詩人，從不勸進，以其功苦也！古人之詩，盡美盡善矣！典刑不遠，又何加焉！但有一戒，必不可學元遺山及湘綺樓。遺山初無功力，而欲成大家，取古人之詞意而雜糅之，不古不唐，不宋不元，學之必亂！余則盡法古人之美，一一而放之，鎔鑄而出之；功成未至而摹擬之，必弱必雜，則不成章矣！故詩有家數，猶書有家樣，不可不知也！甲寅五月，書以貽黃生鐵臣。

蓋議論偏至如此！性詼諧，牢落不偶意，壹以諧謔出之。至京師，恭王奕訢慕其名，造問政，闓運曰：『國之治也；有人存焉！今少荃之洋務，佩蘅之政事，人才可覩矣，何治之足圖哉！』少荃者，直隸總督李鴻章；佩蘅者，大學士寶鋆；一世所推偉人長德也！而闓運譏之如此。奕訢曰：『是處士之徒為大言者！』遂不復請謁。然闓運則自以為賢。其鄉人左宗棠總督甘陝，方拓土西域，朝論倚重。而闓運與之書，怪其不以賢人見師；謂：『天下之大，見王公大人衆矣！皆無能求賢者！今世眞能求賢者，闓運是也！而又在下賤，不與世事，性嬾求進，力不能推虞豪傑；以此知天下必不治也！』又嘗謁兩江總督曾國荃，詒以詩有『若論上將功多少，試問長江水淺深。』誦者問是何義諦？闓運曰：『汝意云何？』曰：『歸功水師！』闓運笑曰：『否！此乃見景生情也！是時曾餽余五十金；余報之以詩，身在江船，對水賦此耳！』宣統之世，岑春蓂撫湘，以闓運老儒，上所著書；賜翰林院檢討；鄉試重逢，晉侍讀。至辛亥革除，士大夫爭

翦髮西冠西服，而闓運不改裝；會八十壽辰，湖南都督譚延闓具大禮服往賀。闓運則紅頂花翎，衣袍襲掛，拖辮髮而出。延闓不得已屈膝焉。既坐，闓運謂之曰：『子毋詫！吾胡服垂辮，子西裝髮首，皆外國制也，有何文野？若能優孟衣冠，乃眞覩漢官威儀矣！』相與一笑！總統袁世凱致聘問。復書謂：『今之弊政在議院，而根由起於學堂。蓋榷埋暴戾，不害治安。華士辯言，乃移風俗！其宗旨不過弋名求利，其流極乃至無忌憚！此迂生所以甘蹉伏而閉距也』持論不根，好惡拂人，大率如此！世尤盛傳其民國總統之聯曰：『民猶是也，國猶是也，何分南北！總而言之，統而言之，不是東西！』談之者曰：『此所謂戲笑怒罵皆成文章者也！』闓運則彌以自憙，以民國三年入都，就職國史館館長。過新華門，忽仰視太息曰：『何題此不祥字耶？』同行者大駭而詢之。曰：『吾老眼花，額上所題，得非新莽門三字乎？』聞者不敢應也！同館者問公集中前後憶梅曲紫芝歌何爲而作？闓運曰：『昔年十八九時，在長沙，與左氏女相愛，欲娶之。左女亦誓非我不嫁，乃格於其母，不得。後左女抑鬱死！此三詩及采芬女子墓誌，吊舊賦，皆爲伊人作者！』因戲言：『此事不足爲外人道，恐笑我八十老翁猶有童心也！』一日謁國務卿徐世昌，袖出一匾額曰：『余以此贈公可乎？』展視，則『淸風徐來』四字也！世昌爲之軒渠不置！旋歸，越一年卒，年八十五；所著有周易說、尙書箋、尙書大傳補注、詩經補箋、禮經箋、小戴記箋、周官箋、春秋公羊箋、春秋例表、論語訓、湘軍志、注墨子、莊子、列子，正諸史藝文，纂春秋遺傳。門弟子輯其詩文箋啓爲湘綺樓集，凡若干卷。晚年文章稍頹喪，而氣矜之隆不減！所作華山遊記，假酈善長水經注徵蹟以記山遊。自詡結構之奇，直千年來未嘗見也！然闓運晚年惓惓遜朝，致譏民國；

而不知其張公羊以言改制，爲今文學者固其壁壘，卽不啻爲革命家言導其前茅；此固闓運所不及料也！大抵晚清學者，有言公羊改制而嫌革命者，王闓運是也。亦有斥言公羊改制而革命非所嫌，則章炳麟是也。章炳麟稍後出，治經持古文言周官左氏，不言公羊，所學與闓運違異；而論文乃喜闓運，致以爲闓運能藝雅者，則以闓運文蕭散似魏、晉，而炳麟衡文右魏、晉，有同契也。

章炳麟，原名絳，字太炎，浙江餘杭人也。清末嘗及事經師德淸俞樾，又嘗問業於定海黃以周，謹守古學；以治左氏春秋見知於兩湖總督張之洞。之洞自負在當日督撫中恢廓有意量，能汲引天下士；見炳麟所爲左氏書，故謂有大才，可治事。其幕客侯官陳衍又力爲言。之洞曰：『此君信才士！然文字譎怪！』衍曰：『終是能讀書人！』因屬其鄉人錢恂羅致，檄得炳麟上海，而炳麟方與新會梁啓超順德麥孟華閧。啓超、孟華皆南海康有爲弟子；以其師爲教皇，又目爲南海聖人，謂『不及十年，當有符命！』舌鋒所及，目光炯炯如巖下電，聞者懾而崇信之！獨炳麟面呵之，以爲此病狂語，何值一笑！而好之者乃如蛣蜣轉丸，則不得不大聲疾呼，直攻其妄！嘗謂『鄧析、少正卯、盧杞、呂惠卿輩，咄此康瓠，皆未能爲之奴隸！若鍾伯敬、李卓吾狂悖恣肆，造言不經，乃眞似之！』私議及此，屬垣漏言，啓超之徒銜次骨矣！啓超門人曰梁作霖者，憤欲毆炳麟，昌言其衆曰：『昔在粵中，有某孝廉詆諆康氏，於廣坐毆之。今復毆章某者，足以自信其學矣！』炳麟呵曰：『噫嘻！長素有若數輩，其遂如仲尼得由，惡言不入於耳耶？』持不下！恂至，則攜之赴鄂。炳麟意氣益盛，嘗爲高睨大談，與之洞幕客朱某言革命，朱以告武昌守梁鼎芬。鼎芬將縣

而榜之。炳麟聞，倉皇逃走，之上海，遺書別陳衍，告其事，且曰：『之洞非英雄』也！亡何，以序巴縣鄒容革命軍一書，借逮繫西獄，罰作；迺究心釋典，治因明有所入。謂容曰：『學此可以解三年之憂矣！』蓋因明之學，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終；從入之途，與平生古學相似，易於契機也！旣出獄，東走日本。嘗寓小石川，集留學國人二十許，爲講書，因以干食，每日麪包兩餐而已，或餽以魚肉；則亦恣啖，一餐而盡，不爲隔宿計也！開講之前一日，共議講何書。有人言講白虎通爲佳。炳麟默然而罷！衆不曉所以。一人歸語友，友曰：『是其中多公羊家言，非所願。盍以許愼五經異議請？』翌日，其人如言。炳麟卽欣然登壇，敷演不倦。旣多涉獵西籍，以新知附益舊學，日益閎肆。而治說文尤精，嘗繙閱大徐本數十過，一旦解悟，的然見語言文字本原，以音韻爲骨幹；於是初爲文始。而經典專崇古文，記傳刪定大義，往往可知。由是所見與箋疏瑣碎者殊矣！顧好盛氣攻辨，言革命而不讚共和，治古學而兼稱宋儒，放言高論，而不喜與人爲同。時論多詆秦制；而炳麟不然！曰：『人主獨貴者，其政平。不獨貴，則階級起。秦皇負扆以斷天下；而子弟爲庶人，所任將相李斯蒙恬，皆功臣良吏也。後宮之盛，椒房之嬖，未有一人得自遂者！富人如巴寡婦築臺懷淸；然亦誅滅名族，不使幷兼。夫其卓絕在上，不與士民等夷者，獨天子一人耳！天子以隸政勞民貴，帝族無功，何以得有位號？授之以政而不達，與之以爵而不衡，誠宜下替與布衣黔首等。夫貴擅於一人，故百姓病之者寡；其餘蕩蕩平於浣準矣！明制貴其宗室，孳子諸王，雖不與政柄，而公卿爲伏鷄。耳孫疏屬，皆氣稟於縣官。秦皇無是也。漢世游俠兼幷，養威於下，而上不限名田以成其厚。武帝以降，國之輔拂，不任二府；而外戚竊其柄。秦皇無是也！要

以著之圖法者，慶賞不遺匹夫，誅罰不避肺腑，斯爲直耳！秦制本商鞅，其君亦世世守法；要其用意，使君民不相愛塊然循於法律之中。秦皇固世受其術，雖獨制，必以持法爲齊。藉令秦皇長世，易代以後，扶蘇嗣之；雖四三皇，六五帝，不足比隆也！何有後世緐文飾禮之政乎！』時論方崇漢黨錮，而炳麟不然！曰『黨錮之名，自漢始！迄唐宋明皆有黨人。原其用心，本以渴慕利祿之心，務求速化；一朝擯斥，率自附於屈原、韓愈之徒；蓋魏公子牟有云「身在江湖之上，心在魏闕之下；」莊周述之以爲熱中之戒；而是族反舉此以爲美談！觀葛洪抱朴子外篇漢過篇曰「曆覽前載，逮乎近代，俗微道敝，莫劇漢末也！」然又云：「嬾看文書，望空下名者，謂之業大志高；結黨合譽，行與口違者，謂之以文會友。」則黨錮諸公皆在所譏矣！刺驕篇曰：「聞之漢末諸無行自相品藻次第，羣驕慢傲，不入道檢者，爲都魁雄伯；四通八達，皆背叛禮教而從肆邪僻，訕毀眞正，中傷非黨，口習醜言，身行弊事；凡所云爲，使人不忍論也！」名實篇曰：「聞漢末之世，靈獻之時，品藻乖濫，英逸窮滯，饕餮得志，名不準實，賈不本物，以其通者爲賢，塞者爲愚，」則知黨人之口，變亂黑白，甚於靑蠅；其視閹尹，亦齊楚伯仲之閒耳！若鄭康成以山東大師，傳授經術，未嘗聞王朝治亂之事，名在黨中，實由株連所及，此本不得以黨人論者！若夫汝南許劭有臧否人倫之鑒，而與其兄靖靖不協，擯之馬磨；則知朋黨相傾，不足以協人望久矣！郭林宗以在野之士，昵邇公卿，雖不應徵辟，終不出於浮華競名之域。是以葛洪正之曰：「聖者憂世，周流四方，猶爲退士所見譏彈！林宗才非應期，器不絕倫，出不能安上治民，移風易俗；入不能揮毫屬筆，祖述六藝；行銜自耀，亦旣過差；收名赫赫，受饒頗多；然卒進無補於治亂，退無迹於

竹帛，街談巷議以爲辯，訕上謗政以爲高；時俗貴之翕然，猶郭解原涉見趨於曩時也！」雖然，黨人之所以自高者，率在危言激論；而亦藉文學以自華！今之新黨，於古人固不相遠若夫夸者死權，行險微幸以求一官一秩，則自古而有之！明之黨人，名爲與逆奄相抗。然自江陵新鄭之時，朝士已分省自植。以熊廷弼之長於兵略而不附東林，則鄒元標、魏大中輩必欲置之死地，其私心有可見者。會魏忠賢用事，廷弼、東林同時俱盡。海內黨人，不得不解仇相助。忠賢既誅，而分省之爭復亟！乃者東林之汪文言，復社之張溥，皆以善行賄賂，爲黨人所依賴；此漢唐宋之黨人所不爲者！若其內行點汙，腼覥聲色，則又前世清流之所未有！張溥喜服房中之藥，見於醫師喻昌書中。如瞿式耜之忠純，而猶有內寵五姬；臨命桂林，欲與妾訣；爲張同敞所引止，況復延儒謙益之流乎！明思文帝有言：「北都覆於東林，南京亡於馬阮，厥罪維均！」信哉！黨人之死權而忘國事也！今之新黨，與古人絜長則相異；與古人比短則相同！自弘歷啓而黨人絕，百年之間，朝野士庶，寂然寧息，國政軍實，墮於暗昧！洪王起於金田，虜始震動，旋踵亦滅。外有哲人之禍，北露、西歐交征諸夏。迄於載湉嗣位，醜聲起於禁掖之間。李鴻章擁兵於外，朝士譁然，皆謂其有異志！梁鼎芬以劾李鴻章罷官，朱一新以言李蓮英廢黜，天下冤之！則新黨之萌芽始作。甲午遼東之役，喪師糜財，疆埸日蹙！臺灣之割，旅順之割，青島之割，威海之割，接踵而至。大酋垂拱於上，失其帝天之尊；而宮掖亦時有詬誶。康有爲乘七次上書之烈，內資翁同龢之力，外藉張之洞之援，設強學、保國諸會以號召天下。當是時，有鄭孝胥、陳三立之徒，以詩歌目錄聞於世；而湯壽潛善持論，爲吏有聲，世比之陳仲弓；數子者，名爲通達時事，並相和會。嘉應黃

遵憲與有爲交最深；元和江標以掇拾中外末流之學，視學湖南，熊希齡輩和之於下；皆更相驅馳爲一朋。有爲既用事，欲收物望，樹楊銳劉光第於軍機；以宮闈相猜之故，復結二妃。時文廷式既廢，亦扼腕欲自發舒。其外則有兪明震者，與陳三立父子有連；嘗佐唐景崧稱副總統於臺灣，世人稱其忠義，與有爲亦相引爲重。而諸貴游爲京朝官者，各往往參錯其間。新黨自此立矣！惟譚嗣同、楊深秀爲卓厲敢死！林旭素佻達，先逮捕一夕，知有變，哭於教士李佳白之室。楊銳者，頗圓滑知利害；既入軍機，知其事不可久。時張之洞子爲其父祝壽京師，門生故吏皆往拜。銳舉酒不能飲，徐語人曰：「今上與太后不協，變法事大，禍且不測。吾屬處樞要，死無日矣！」吾嘗問其人曰：「銳之任此，固爲富貴而已！既覩危機，復不能去，何也？」其人答曰：「康黨任事時，天下望之如登天。仕宦者爭欲饋遺，或不可得！銳新與政事，饋獻者踵相接，今日一袍料，明日一馬褂料；今日一狐桶，明日一草上霜桶，是以戀之不能去也！」嗚呼！使林旭、楊銳輩皆赤心變法無他志；頤和之圍，或亦有人盡力；徒以縈情利祿，貪著贈賄，使人深知其隙；彼既非爲國事，則誰肯爲之效死者！有爲既敗，楊、劉死！張之洞、梁鼎芬始與有爲抵拒，其黨人亦稍稍引去，而江標以連蹇死！惟黃遵憲終始依之！傾側擾攘，至於庚子漢口之役，有爲以其事屬唐才常。才常素不習外交，有爲之徒龍澤厚爲道地。其後才常權日盛，凡事不使澤厚知，又日狎妓飲燕不已。澤厚憤發，爭之不可得，乃導文廷式至武昌發其事。才常死，其軍需在上海，共事竊之以走！有爲再敗，則同黨始有告密於諸藩，自戕其氣類者。然新黨之萌芽，本非自有爲作，挾其競名死利之心，而有爲所爲，足以達其所望，則和之；不足以達，則去之；足以阻其所望，則畔

之；故有爲雖失助，而新黨自若！綜觀十餘年之人物，其著者或能文章，矜氣節；而下者或聲賤不廉，與市儈伍；所志不出交游啗色之間。人心不同固如其面，吾亦不敢同類而共非之；特其競名死利則一也！幸其用事日淺，穢行不彰；不然而康氏事成，諸新黨相繼柄政，吾知必無葉向高高攀龍輩；而人爲謙益，家效延儒，可無待蓍蔡而決矣！猥俗之論，多以晚明方比後漢，此未得其情！後漢可慕，蓋在獨行逸民諸傳及夫雅俗孝廉之士而已！其黨錮不足矜！然則孝弟通於神明；忠信行於蠻貊，居處齊難，坐起恭敬，道塗不爭險易之利，冬夏不爭陰陽之和，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此後漢賢儒所立著於鄉里，而本之師法教化者也！晚明風烈，獨有直臣！直臣可式，獨有楊繼盛！餘瑣瑣皆黨人矣！義色形於在公，流湎彰於退食；骨骸聞於王路，庸行闕於草茅；而世以歸厚，則過矣！」時論咸薄宋程朱；而炳麟不然！曰：「戴震生清雍正末，見其詔令謫人不以法律，顧摭取洛、閩儒言以相稽，覘伺隱微，罪及燕語。九服非不寬也，而迥之以叢棘，令士民搖手觸禁，其僞已多！震自幼爲賈販，轉運千里，復具知民生隱曲，而上無一言之惠；故發憤著原善、孟子字義疏證，專務平恕，爲臣民愬上天，明死於法可救，死於理卽不可救！又謂衽席之間，米鹽之事，古先王以是相民，而後人視之猥鄙！其中堅之言盡是也。究極其義，及於性命之本，情欲之流，爲數萬言。夫言欲不可絕，欲當卽爲理者，斯固隸政之言，非飭身之典矣！辭有枝葉，乃往往軼出閾外，以詆洛、閩！紀昀攘臂扔之，以非清淨潔身之士，而長流汙之行。晚世或盜其言以崇飾慆淫；今又文致西來之說，敎天下奢，以菜食裝衣爲恥，爲廉節士所非。誠明震意，諸竊言豈得託哉！洛、閩所言，本以飭身，不以隸政；震所訶又非也！凡行己欲陵而長民

欲恕陵之至者，止於釋迦，其次若伯夷陳仲，持以閱世，則關雎爲淫哇，鹿鳴爲流湎，文王大明爲盜言矣！不如是人不與鳥獸絕！雒、閩諸儒躬行雖寡，其言頗欲放物一二，而不足以長民。長民者使人人得職，縱瀉其性，國以富強。上之於下，如大小羊羚相犇積而已！本不可自別於鳥獸也！徒以禮義厲民猶難；況遏其欲！民唯有欲，故刑賞可用；嚮若以此行己，則終身在蕪蔚之域也！雒、閩之學，明以來稍敝蠹。及清爲佞人假借，世益視之輕！然刁包、應撝謙、張履祥之徒，修之田舍，其德無點！至今草野有習是者，雖陋猶少虛詐；屬之以事，體而無貪；寄之以財，賄幸而無失期會，無妄出入；雖婞婞無奇節，亦以周用！往者程、朱既廢，古籍又不恆諷誦，行誼已薄；然野士猶不貽蕩逸軌！自頃談者以鄙魯比德璧侲；謂顏回乞兒，孫卿屠家公，老聃木偶行尸，古籍復盡不誦；十稔之間，雖總角之僮，鼓篋之子，已狂狡不自攝矣！世人頗以東國師任王學，國以富強，此復不論其世。東國者，初脫封建，人習武事，又地隘而性摶固，治王學因勝；縱治程、朱之言，猶自振也！夫其民志彊忍，足以持久；故藉王學，足以粉墨之！中國民散性媮久矣，雖爲王學，奚所當匡敕捄衰！且夫本王學以任事者，不牽文法，動而有功，素非可以長世也！觀自文成以後，徐階復習其術以仆嚴嵩，輔主數年，而政理昏惛，子姓恣軼，又未能去嵩絕遠！此則其術足以猝起制人，不足以定天保，僕大命明矣！其飛箝制伏之術，便習之，則可以爲大佞；校其利害之數，而程、朱寡過矣！古之所謂成人者，見利思義，見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其本要將在斯也！』時論方蔑道德，獎革命，而炳麟不然！曰：『今與邦人諸友同處革命之世，偕爲革命之人，而自顧道德，猶無以愈於陳勝、吳廣！縱分措其口，焦其脣，破碎其齒頰，日以革命號於天下，其卒將

何所謂道德者不必甚深言之，但使確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可矣！雖然，吾聞古之言道德者曰：「大德不踰閑小德出入，可也。」今之言道德者曰「公德不踰閑，私德出入，可也。」道德果有大小公私之別乎？於小且私者，苟有所出入矣；於大且公者，而欲其不踰閑；此乃迫於約束，非自然爲之也！政府既立，法律既成，其人知大且公者之踰閑，則必不免於刑戮；其小且私者，雖出入而無所害；是故一舉一廢，應於外界而爲之耳！政府未立，法律未成，小且私者之出入，刑戮所不及也！大且公者之踰閑，亦刑戮所不及也！如此，則恣其情性，順其意欲，一切破敗而毀棄之，此必然之勢也！吾儕所處革命之世，此政府未立，法律未成之世也！方得一芥不與，一芥不取者；而後可與任天下之重！若曰；「有狙詐如陳平、傾險如賈詡者，吾亦可以因而任之；」此自政府建立後事，非今日事也！今世之言革命者，則非直以陳平、賈詡爲重寶，而方欲自效陳平、賈詡之所爲，若以此爲倜儻非常者！悲夫悲夫！方今中國之所短，不在智謀而在貞信，不在權術而在公廉，其所需求，乃與漢時絕異！楚漢之際，風尚淳樸，人無詐虞，革命之雄，起於吹簫編曲。漢祖所任用者，一自蕭何、曹參，其下至於王陵、周勃、樊噲、夏侯嬰之徒，大抵木彊少文，不識利害。彼項王以勇悍仁彊之德，與漢氏爭天下，其所用皆廉節士。兩道德相若也，則必求一不道德者而後可以獲勝；此魏無知所以斥尾生、孝己爲無用，而陳平乃見寶於漢廷矣！季漢風節，上軼商、周。魏武雖任刑法，所用將士，然不畏死；而帷幄之中，參豫機要者，鍾、陳、二荀，皆剛方皎白士也。有道德者既多，亦必求一不道德者而後可以獲勝；故賈詡亦肯於霸朝矣！其所以貴者，以其時傾險狙詐之才，不可多得而貴之也！……風教陵夷，機械日構，至於今日，求一實

直如蕭、曹，清白如鍾、陳二荀，奮厲如王陵、周勃、樊噲、夏侯嬰者，則不可得；而陳平、賈詡，所在有之！蓋天下而以詐相傾；甲之詐也，乙能知之；乙之詐也，甲又知之；其詐亦卽歸於無用。甲與乙之詐也，丙與丁疑之；丙與丁之詐也，甲與乙又疑之；同在一族，而彼此互相猜防，則團體可以立散。是故人人皆不道德，則惟有道德者可以獲勝。此無論政府之已立未立，法律之已成未成，而必以是爲臬矣！今之習俗，以巧詐爲賢能，以貞廉爲迂拙，雖歃血莅盟，猶無所益！是故每立一會，每建一事，未聞其有始卒，其或稍畏清議而欲食其前言，則曰「吾之所爲，乃有大於此者」知禍患之將至，則藉口於遠求學術，容身而去矣！見異己之必勝，則遁辭於大度包容，委事而逸矣！「言必信，行必果，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者，蓋有之矣！我未之見也！若能則而行之，率履不越，則所謂確固堅厲，重然諾，輕死生者，於是乎在！嗚呼！端居讀書之日，未更世事，每觀管子所謂四維，孔子所謂「無信不立」者，國以是爲席上之腐談爾！經涉人事，憂患漸多，目之所視，耳之所聞，壞植散羣，四海皆是！追懷往語，惕然在心；反是不思，亦已焉哉！」時論方慕共和，稱代議；而炳麟不然！曰：『代議政體者，封建之變相。其上置貴族院，非承封建者弗爲也。民主之國，雖代以元老，蛻化而形猶在，其在下院：周禮有外朝詢庶民，虞書家至而人見之也，亦當選其得民者以叩帝閽。春秋衛靈公以伐晉，故偏訪工商，訖漢世去封建猶近，故昭帝罷鹽鐵榷酤，則郡國賢良文學主之，皆略似國會。魏晉以降，其風始息，至今又千五六百歲，而議者欲逆反古初，合以泰西立憲之制；膚下者且沾沾規日本。不悟彼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遠；去封建遠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貴族黎庶之分。與效立憲而使民有

貴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權於上，規模廓落，則苛察不徧行，民猶得以紓其死！蓋震旦亦無他長耳，旁睨鄰國，與我爲左右手者，印度以四姓階級亡。西方諸國，上者藩侯，下者地主，平民皆不得與抗禮；其廢君主立總統者，以貧富爲名分，若天澤冠屨然；彼其與印度與亡雖異，以階級陵民則同。獨震旦𪐺然免是！必欲闓置國會，規設議院；未足佐民，而先喪其平夷之美！他國未有議員時，實驗未著，從人心所縣揣，謂其必優於昔。今則弊害已章，不能如向日所懸擬者！其被選不以功實，有權力者能以勢藉結人，大佞取給於口舌，譁衆嘯羣，其言卓犖出疇輩，至行事乃絕異！家有鬭妻，又往往以色蠱人，助夫眩惑；既與羣者交驩，騁辯未終，令聽者魂精顚沛，饑而使其良人上遂矣！美國之法，代議士在鄉里，有私罪不得舉告；其尊與帝國之君相似！猥鄙則如此，昌披則如彼，名曰國會，實爲奸府！徒爲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膢臟齊民！震旦尚不欲有一政皇，況欲有數十百議皇耶！民權不藉代議以伸，而反因之掃地！他且勿論。君主之國，有代議，則貴賤不相齒。民主之國，有代議，則貧富不相齒。橫於無階級中增之階級，使中國清風素氣，因以摧傷；雖得宰制全球，猶弗爲也；吾儕所志，在光復宗國而已；光復者，義所任，情所迫也。光復以後，復設共和政府，則不得已而爲之也；非義所任，情所迫也。世人矜美法二國以爲美談。今法之政治以賄賂成，美人亦多以苞苴致貴顯。而爲代議士者，營求入選，所費金無慮鉅萬，斯與行賄得官何異！舉總統者又踊是！且衆選者，誠民之同志哉！馳辯駕說以彰其名；入爲之樹旗表，使負版販夫皆勸譽民；己愚無知，則以爲誠賢。賢否之實，不定於民萌，而操於小己；此猶出之內府，取之外府，求良田大宅者，持人短長，而辭苛奪之名！使人署劵以教其地

也！既選，又樹其同己者以爲陪貳；下及萁騎騶伍，亡不易位，不考功實，不課疲能，而一於朋黨！下者乃持大賂名琛，田之租賦，市之幣餘，適妻嬖席，外婦奉匜以求得當。議官司直，交覼而莫敢議其後！然則政制之可鄙厭，甯獨專制！雖民主立憲，猶將撥而去之；藉令死者有知，當操金椎以趣冢墓，下見拿破侖華盛頓，敲其頭矣！」時論方舉學校，廢科舉；而炳麟不然！曰：「昔漢時舉博士，年五十，始應科。今之世，有暴朝卒業，比暮巳爲父師者矣！而學官弟子，復以其業爲足，循是以往，懼猶不如科舉之世！何者？科舉文辭至腐朽，得科舉者猶自知不爲成學；入官以後，尚往往理舊籍，質通人，故書數之藝，六籍之故，史志之守，性命之學，不因以盡敗；或乃乘時間出，有愈於前！今終以學校之槩爲具，則晝地不能進一武！老聃有言：『天下皆知美之爲美，斯惡已』彼學校者豈不美於科舉耶！猶曰未已，而在學者以奸政！學校諸生，非吏也，所習不盡刑名比詳；雖習之，猶未從政，輟業不能，以奸當涂之善敗，則士侵官而吏失守！士所欲惡，不盡當官成，又不與齊民同志；上不關督責之吏，下不編同列之民，獨令諸生橫與政事，恃夸者之私見以議廢置，此朋黨所以長蓋！昔鄭公孫僑不毀鄉校者，期其私議橫舍之圖，以風聞者而理察之；不期其公議於廷。僑雖不毀，當是時，校士好議，忘其肄業，不嗣管絃之音而佻達於城闕，猶詩人所譏也！』自翦前識，其言往往而中！然世儒之於炳麟，徒贊其經子詁訓之劬，而罕會體國經遠之言；知賞窈眇密栗之文，未有能體傷心刻骨之意！世莫知炳麟；而炳麟紛綸今古，發與世爲迕；剽剝儒墨，雖老師宿學不能自解免焉！

炳麟論文，右魏晉而輕唐宋，於古今人少許多迕。顧雖推魏晉之論，謂漢與唐、宋咸不足學；獨魏、晉爲足學而

最難學；述論式。其大指謂：「雅而不核，近於誦數；漢人之短也！廉而不節，近於彊鉗；肆而不制，近於流蕩；清而不根，近於草野；唐宋之過也！有其利，無其病者，莫若魏、晉！魏、晉之文，大體皆埤於漢，獨持論彷彿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伐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為百世師矣！效唐宋之持論者，利其齒牙；效漢之持論者，多其記誦；斯已給矣！效魏晉之持論者，上不徒守文，下不可禦人所口，必先豫之以學。」斯其盛推魏、晉也！於清儒推汪中、李兆洛；並世推王闓運、吳汝綸、馬其昶三人；此外雖其師俞樾之文亦致不滿。因著校文士以見意曰：

近代學者率椎少文，文士亦多不學。兼是兩者，惟陽湖之張生，（張惠言）又非其至者也！然學者不習通俗之文；而特雅馴可誦，視歐、曾、王、蘇，將過之！先戴（戴震）句股割圜記，吐言成典，近古之所未有！遲者黃以周以不文著；惟黃氏亦自謂鈍於筆語，觀其撰述，密栗醇厚，庶幾賈、孔之遺章，何宋文之足道！戴君（戴望）在樸學家；號為能文；其成一家言者，則信善矣！造次筆札酬對之辭，顧反與宋文相似。故知世人所謂文者，非其最上；而椎少文之云，特以匪色不足，短於馳騁曲折云爾！惟俞先生（俞樾）文寖濫，不稱其學；此則軼出於恆律者也！史家若章、邵二公（章學誠、邵晉涵）記事甚善；其持論亦在文心史通間；然史家固無木訥寡文之誚，故不悉論。若通俗不學者，其文亦略有第次；善敘行事，能為碑版傳狀，韻語深厚，上攀班固、韓愈之輪；如曾國藩、張裕釗，斯其選也。規法宋人，而能止節淫濫；時以大言自衛，亦不敢過其情；如姚鼐、梅曾亮，則其次也。閎見雜博，喜自恣肆，其言近於縱橫，視安石不足，而擬蘇洵為有餘；如惲敬龔，又其次也。自放虛埃之外，傲睨萬物，而悁隘不能持論；載其清靜，亦使窮儒足以娛老；如吳敏樹，

又其次也，乃夾文實相扶，辭氣異於通俗，上法東漢，下亦旁皇晉宋之間；而文士以爲別裁異趣，如汪中、李兆洛之徒，則可謂彬彬者矣！魏源、龔自珍，則所謂偶體者也！源故不學，惟善說滿洲故事；晚乃顛倒詩書以釣名聲，凌亂無序；小學尤疏繆，而栩栩自高，以爲微言大義在是，其持論或中時弊，而往往近於怪迂！自珍承其外祖之學，又多交經術士，其識源流，通條理，非源之儔！然大抵剽竊成說，而無心得，其以經爲史，本之文史通義，而加華辭；觀其華，誠不如觀其質者！若其文辭側媚，自以取法晚周諸子，而佻達無骨體，視晚唐皮陸且弗逮，以較近世，猶不如唐甄潛書之近實。而後生信其誑耀，以爲巨子；誠以舒縱易效，又多淫麗之辭，中其所嗜；故少年靡然鄉風！自自珍之文貴於世，而文學塗地垂盡，將漢種滅亡之妖耶！孔子云：『觚不觚！觚哉觚哉！』

大率衡論諸家，猶以爲得失互見；而於後生崇信之龔自珍，極口詆排，致以爲漢種滅亡之妖焉！世或不以爲允也！旣而入民國，炳麟故以文字張革命而有成功；譽望高，講學推爲大師，而持論逾峻厲，閩縣林紓方以能文章治桐城家言，爲士論所歸；尤遭炳麟嫉訶！其與人論文書曰：

來書疑僕持論褒大先梁，而捐置徐、庾以下，又稱中唐韓、呂、劉、柳諸家，次及宋世宋祁、司馬光等；然上不取季唐，下不與吳蜀六士，（歐陽曾王蘇）若兩取容於姚、李二流者。僕聞之『修辭立其誠』也，自諸辭賦以外，華而近組則滅質；辯而妄斷則失情；遠於立誠之齊者，斯皆下情所欲棄捐，固不在奇耦數。徒論辭氣，太上則雅；其次猶貴俗耳！（主意）俗者謂土地所生習，（地官大司徒注）婚姻喪紀舊所行也；（天官太宰注）非猥鄙之謂！孫卿云：『有雅儒者，有俗儒者。』李斯

云：『隨俗雅化。』夫以俗爲綴白，雅乃繼起以施章采；故文質不相畔。世有辭言鄙常而不審故訓，不致隆高者；然亦自有友紀。佻儇側媚之辭薄之，則必墨繩之外矣！是能俗者也！先梁雜記，則隨俗而善，文盡雅；陳已稍替，乃南北複合，其實大撓！故有常語盡雅，畢才技以遺瑰辭，猶幾不及俗者，唐世顏師古、許敬宗之倫，是也。致文則雅，燕閒短語，有所記述題署，且下於俗數等；近世阮元、李兆洛之倫是也。且北朝更喪亂久，文章衰息，浸已紐於江左。魏收、邢子才剽竊偷文，以任、沈爲大師，終不近。會江左文體亦變；徐陵通聘，而王褒、庾信北陷；北人承其螢色，其實素醜，外自文以妖冶，貌益不衷！傳曰；『白而白，黑而黑。』朱實，有何好乎？陵夷至於唐世，常文叢雜，而短書褻慢，中間亦數改化。稍稍復古以有韓、呂、劉、柳，自任雖夸，藉其意豈誠薄齊、梁耶？有所飲於徐、庾；而深悼北人之效法者，失其軼麗，而羸黨莽，不就韓章；欲因棄功以爲絢乎？自知雖規陸機，摹傅亮，終已不能得其什一；故便旋以趨彼耳！北方流勢本擁壓也，倒而轉之，大分不出後漢；碑誄尤近；造辭寬句，猶兼晉、宋賦頌之流。宋世能似稽者，其曹稍約；亦獨郁光諸子！今夫韓、呂、劉、柳所爲，自以爲古文辭；縱材薄不能攀姬漢，其愈隋唐末流猥文固遠！宋世吳、蜀六士，志不師古，乃自以當時決科獻書之文爲體；是豈可幷哉！曩嘗與足下言：『僕重汪中，未嘗薄姚鼐、張惠言。』姚、張所法，上不過唐宋；禰吳蜀六士爲謹！（原注云李書稍少此近代所長若僔歙之甚龔自珍之儔則不可同論）僕觀此雖不與宋祁、司馬光等要之文能循俗，後生以是爲法，猶有壇宇，不下墮於猥言鄙辭；茲所以無廢也！並世所見：王闓運能盡雅，其次吳汝綸以下，有桐城馬其昶，爲能盡俗。（原注云蕭穆猶未能盡俗）下流所仰，乃在嚴復、林紓之徒！復辭雖飭，氣

體比於制舉，若將所謂曳行作姿者也！紓視復又彌下，辭無涓選，精采雜汙；而更浸潤唐人小說之風！夫欲物其體勢，視若徽塵，笑若齲齒，行若曲肩，自以為妍，而祇益其醜也！與蒲松齡相次，自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其司馬遷、班固之言！』（原注云紓弟子記師言授吳汝綸言以為直汝綸既沒其言有無不可知觀汝綸所為文辭不應與紓同其謬妄疑由性不絕人好為譽飾之言乎）若然者，既不能雅，又不能俗，則復不得比於吳蜀六士矣！僕固不欲兩取容於姚、李，而惡夫假託以相爭者，楊子曰：『見弓之張弛而不失其良，曰檄之而已矣！』夫先漢與中唐者，勢有張弛，豈其為良異哉；使奇耦之言，文章之議，日競於世，失其所以檄，而詭雅異俗者據之，斯亦非足下之所權耶！

蓋所嚴復、林紓為詭雅異俗云，而訶林紓尤甚！又以林紓小說為世俗稱道，於是明述作之意，又署後曰：

小說者，列在九流十家，不可妄作。上者宋鈃著書，上說下教，其意猶與黃老相似；晚世已失其守。其次曲道人物、風俗，學術，方伎，史官所不能志，諸子所不能錄者；比於拾遺，故可尚也！（宋人筆記尚多如此猶有江左遺意）其下或及神怪，時有目睹，不乃得之風聽；而不刻意構畫其事，其辭坦迆，淡乎若無味，恬然若無事者；搜神記、幽明錄之倫，亦以可貴！唐人始造意為巫蠱，媟嬻之言，晚世宗之，亦自以小說名，固非其實！夫蒲松齡、林紓之書，得以小說名者，亦猶大全講義諸書，傳於六藝儒家也！

炳麟詞意刻急，大率視此！惟炳麟之所貶絕者，特林紓耳！未嘗貶絕桐城家言也！人問『桐城義法何其隘耶？』曰：『此在今日，亦為有用，何者？明季猥雜佻脫之文，霧塞一世，方氏起而廓清之。自是以後，異喙已息，可以不言流派

矣！乃至今日，而明末之風復作！報章小說，人奉爲宗；幸其流派未亡，粗存綱紀。學者守此，不至墮入下流；故可取也！若諦言之：文足達意，遠於鄙倍；可也；有物有則，雅馴近古，是亦足矣！』然則炳麟之所貶絕者，固非桐城而林紓也！顧林紓不平於炳麟之斥絕，往往引桐城家以自障焉！錯具林紓篇中。

炳麟論文，謂當以文字爲主，不當以彣彰爲主；而文之爲名，包舉一切著於竹帛而言；故有成句讀之文，有不成句讀之文；而成句讀者，復有有韻無韻之別；無韻文中，當有學說、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六科；而欲以書志疏證之法，施之於一切文辭。命其形質，則謂之文。狀其華美，則謂之彣。凡彣者必皆成文，而成文者不必皆彣，援經據典，述文學論略一篇，博辨彊證，洋洋萬餘言；茲以繁不能具錄，僅節約其旨曰：

論衡超奇篇云：『能說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采掇傳書以上書奏記者爲文人。能精思著文，連結篇章者爲鴻儒。』又曰：『州郡有憂，有如唐子高、谷子雲之吏，出身盡思，竭筆牘之力；煩憂適有不解者哉！』又曰：『長生死後，州郡遭憂，無舉奏之吏，以故事結不解，徵詣相屬；文軌不尊，筆疏不續也；豈無憂上之吏哉？乃其中文筆不足類也！』又曰：『若司馬子長、劉子政之徒，累積篇第，文以萬數；其過子雲、子高遠矣！然而因成前紀，無胸中之造。若夫陸賈、董仲舒論說世事，由意而出，不假於外；然而淺露易見！觀讀之者猶曰傳記。陽城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造論助思，極冥之深；非庶幾之才，不能成也！桓君山作新論，論世間事，辯照然否；虛妄之言，僞飾之辭，莫不證定。彼子長、子雲說論之徒，君山爲甲！自君山以來，皆喜鴻眇之才，故有嘉令之文。』據此

所說，所謂文者，皆以作奏記爲主。自是以上，乃有鴻儒。鴻儒之文，若司馬子長、劉子政所著，則爲歷史；陸、董、陽城、揚四子所著，則爲經說；君山所著，則爲諸子。是歷史經說諸子三者，復方目以最上之文；非如後人擯此於文學之外，而沾沾焉惟以華辭爲文，或以論說記序碑誌傳狀爲文也。或言：『學說文辭之所以異者，學說在開人之思想，文辭在動人之感情；雖亦互有出入，而大致不能逾此。』此亦一偏之見也！就彼所說，則除學說而外，一切有韻無韻之文，皆得稱爲文辭；而一以激發感情爲主；則其謬亦已甚矣！無韻文中，專尚激發感情者，惟雜文小說耳！歷史之中，目錄學案，則於思想有關，而於感情無涉，其他敍事之文，固有足動感情者，然本非以是爲主。蓋敍事者，在得其事之眞相耳！其事有足動感情與不動感情之異，故其文亦有足動感情與不動感情之異。若強事而就辭，則所謂削足適屨者也！至於姓氏之書，列入史科，此則無關思想，亦無關於感情者也、公牘之中，詔誥奏議，亦有能動感情者；然考績升調之詔，支銷擧劾之書，則於感情固無所預；其取動感情者，惟爲特別事端，非其標準在此也！訴訟之詞狀，錄供之爰書，當官之履歷，經商之引帖，此足動感情乎？抑不足動感情乎？典章之中，思想感情，皆無所預。若評論典章，與尋求其原理者，此則諸子之法家，當在學說；非彼所謂文辭矣！然則無韻之文，除學說外，有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五科；而三科皆不以能動感情爲主。惟雜文小說則以是爲標準耳！有韻之文，誠以能動感情爲主矣；然則著龜彖象之文，體皆韻語，命曰占繇；周易而外，見於左氏者多乃如揚子之太玄，焦贛之易林，東方朔之靈棋，其文古雅有餘，而於感情實無所動。其他詩賦、箴銘、哀誄、詞曲之屬，固以宣情

達意爲歸；抑揚宛轉，是其職也。雖然，儒家之賦，意存諫戒；若荀卿成相一篇；固無能動感情之用。毛公傳詩，獨標興體；所謂興者，卽能動感情之謂；則知比賦二式，宜不以此爲限！傳稱『登高能賦，謂之德音。』然則原本山川，極命草木，若相如之子虛，揚雄之羽獵、甘泉，左思之三都，郭璞木華之江、海，奧博翔實，極賦家之能事矣！其感情動耶否耶？其專賦一物者，若荀卿之蠶賦、箴賦，王延壽之王孫賦，禰衡之鸚鵡賦，侔色揣稱，曲畫形相；讀者感情亦未動也！今之言詩，與古稍異；故詩賦分爲二事。漢世郊祀、房中之歌，沈博絕麗；而莊敬之情，覽者曾不爲動；蓋其感人之處，固在被之管絃，非局於詞句也。若夫柏梁聯句，語皆有韻；後世遞之，自爲一體；今試紬繹其辭，惟是夫子自道；而上林令詩則以『桃李橘柏枇杷梨』七字纍積成言，無異急就篇中文句；若以柏梁詩爲不善，則固詩人所尊奉也！若以柏梁詩爲善，則無可動人之感情也！然則謂文辭之妙，惟在能動感情者；在韻文已不能限；而況無韻之文乎！彼專以雜文小說之能事，概一切文辭者；是眞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也！或云壯美，或云優美，學究點文之法，村婦評曲之辭，庸陋鄙俚，無足揭齒，而以是爲論文之軌，不亦過乎！吾今爲一語曰：『一切文辭，體裁各異；以激發感情爲要者，箴銘、哀誄、詩賦、詞曲、雜文、小說之類，是也。以濬發思想爲要者，學說是也。以確盡事狀爲要者，歷史是也。以比類知原爲要者，典章是也。以便俗致用爲要者，公牘是也。以本隱之顯爲要者，占繇是也。其體各異，故其工拙亦因之而異；其爲文辭則一也。夫以學說與文辭對立者，其失在惟以彣彰爲文，而不以文字爲文；故學說之不彣者，則捍然擯之於文辭之外！惟論衡所說，略成條理；先舉奏記爲質，則不遺公牘矣！

次舉敍事經說諸子爲言，則不遺歷史與學說矣！有韻爲文，人所共曉，故略而不論，雜文漢時未備，故亦不著。不言小說，或其意存鄙夷，不列典章，由其文有缺累。此則不能無失者也！雖然，王氏所說，雖較諸家爲勝，亦但知有句讀文，而不知無句讀文；此則不明文學之原矣！吾今嘗爲衆說：古者書籍得名，由其所用之竹木而起；此可見語言文學，功用各殊；是文學之所以稱文學也！且如經之得稱，謂其常也；傳之得稱，謂其轉也；論之得稱，謂其倫也；此皆後儒訓說，未必諦其本眞。欲知稱經稱傳稱論之由：則經者，編絲綴屬之謂也；是故六經而外，復有緯書，義亦同此；如佛經稱素怛纜，亦云修多羅素怛纜者，直譯爲線，譯意爲經；蓋彼貝葉成書，故不得不用線聯貫；此以竹簡成書，亦不得不編絲綴屬；其必舉此爲號者，異於百名以下，專用版牘者耳！蓋經本官書，故吳語有『挾經秉枹』之說；韋昭解經兵書也此說未確也豈有臨陣而讀兵書者蓋尺籍伍符之屬臨陣攜之以便檢點字既繁多，故用策而不用版也。傳者，專之假借也；論語『傳不習乎，』是其明證。說文訓專爲六寸簿，簿則手版，古謂之忽，今作笏書思對命以備忽忘，故引伸爲書籍記事之稱。書籍名簿，亦名爲專，專之得名，以其體短有異於經。鄭康成論序語云：『春秋二尺六寸，孝經一尺二寸，論語八寸。』則知專之簡策，當更短於論語所謂八寸者也。漢書藝文志言劉向校中古文尚書有一簡二十五字者而服虔注左氏傳則云古文篆書一簡八字蓋二十五字者二尺四寸之經也八字者六寸之傳古官書皆長二尺四寸故云二尺四寸之律舉成數言則曰三尺注經亦官書故長知之其非經律則稱短書皆見論衡論者古祇作侖；比竹成冊，各就次第，是之謂侖。簫亦編竹爲之，是故侖字從侖引伸；則樂音之有秩序者，亦稱爲侖；於論鼓鐘是也。言說之有秩序者，亦稱爲侖；坐而論道是也。推尋本義，實是侖字。論語爲師弟問答，而亦略記舊聞，散爲各條，次編

成帙，故曰命語。要之經者，繩線貫聯之稱；傳者，簿書記事之稱；論者，比竹成册之稱；各從其質以爲之名，亦猶古言方策，漢言尺牘，今言劄記也。雖古之言肄業者，（左氏傳臣以爲肄業及之也）亦謂肄版而已！釋器云：『大版謂之業，』所習之書，各有篇第；而習者移書其文於版，故云肄業，管子宙合篇云：『退身不舍端，修業不息版；』以此證之。則肄業之爲肄版明矣！（學業之名由此引伸，與事業功業異義）據此諸說，或簡或牘，皆從其質爲名；此所以別文字於言語也！其所以必爲之別者，何也？文字初興，本以代言爲職；而其功用有勝於言者！言語之用，僅可成線，喻如空中鳥跡，甫見而形已逝；故一事一義得相聯貫者，言語司之；及夫萬類坌集，棼不可理；言語之用有所不周；於是委之文字。文字之用，可以成面；故表譜圖書之術興焉。凡排比鋪張，不可口說者，文字司之。及夫立體建形，向背同現，文字之用，又有不周；於是委之儀象。儀象之用，可以成體；故鑄銅雕木之術興焉。凡望高測深，不可圖表者，儀象司之。然則文字本以代言，而其用則有獨至；凡無句讀之文，皆文字所專屬者也！文之代言者，必有興會神味。文之不代言者，則不必有興會神味。不代言者，文字所擅場也！故論文學者，不得以感情爲主。今分無句讀文爲圖畫、表譜、簿錄、算草四科。而有句讀文則分有韻無韻；有韻文者：賦頌、哀誄、箴銘、占繇、古今體詩、詞曲；無韻文者：學說、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也。其中學說、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又當區爲各類。以此分析，則經典亦當散入各科。如周易者，古繇科也。如詩者，賦頌科也。如周禮者，典章科之官禮類也。如儀禮者，典章科之儀注類也。如禮記者，典章科之儀注類，（曲禮內則投壺公冠諸篇皆是）書志類，（祭法明堂月令諸篇皆是）學說科之諸子類，（中庸禮運三朝諸篇皆是）疏證類，（昏義冠義鄉飲酒義諸篇皆是）歷史科之記

傳類(如五帝德篇是也。)春秋者，歷史科之編年類；世本則表譜科；國語則歷史科之國別史類；二傳則學說科之疏證類也。論語、孝經者，學說科之諸子類也。爾雅、說文者，學說科之疏證類也。至於正史一書之中，分科各異；如紀傳則歷史科之紀傳類也；書志，則典章科之書志類也；年表則表譜科也：若百官公卿表，則又典章科之官禮也；宰相世系表，則又歷史科之姓氏書類也；於書志中，有藝文、經籍等志，則又歷史科之目錄類也。文人所作總集別集之屬，大抵多在雜文科中；而碑志，則歷史科之款識類；傳狀，則歷史科之行狀類別傳類也；若翰苑集，則公牘科之奏議類也；若順宗實錄，則歷史科之紀傳類也。凡自成一家之書，名爲諸子。然別錄七略，兵書方技數術，皆爲獨立，不入諸子略中。晉荀勗簿錄中經分爲四部；而兵書數術，遂與諸子合符。梁阮孝緒作七錄，子兵爲一，而技術復在其外。隋經籍志始以兵家、天文家、歷數家、醫方家盡入諸子。自今以後，科學漸興，則諸子所包，其數將不可計；儒家、道家，同爲哲學；墨家、陰陽家，同爲宗教；似亦不須分立矣！此與歷史、公牘、典章、小說諸科，皆相涉入；惟於雜文則遠耳！其次或自成一家，或依附舊籍，而皆以實事求是爲歸者，則通名爲疏證。上自經說，下至近世之箚記，此皆疏證類也。其最古者，若尚書有太誓故；(見周語)管子有形勢解、立政九敗解、版法解、明法解；韓非有解老、喻老；此亦疏證類也。而近人別集，如戴震、錢大昕、段玉裁、阮元輩，其間雜文甚少，而關於考證者多；是亦疏證類也。此類與歷史、公牘、典章、雜文、小說諸科，則皆相涉入者也。其有商度文史，自成一家者，名曰平議；若荀勗之雜撰文章家集敍，摯虞之文章志，傅亮之續文章志，隋書皆列入史部簿錄篇中，皆爲近似；而後人列於別集總集

而外，又立一文史類，蒐集此種，錄入其中；則名實相去遠矣！今之史評，若史通是也。今之文評，若文心雕龍是也。其關於歎識者，若金石要例是也，其關於古今體詩者，若詩品是也。其通評文史者，若文史通義是也。此則與無句讀文有句讀文皆相涉入者也。故凡有句讀文，以典章爲最善，而學說科之疏證類，亦往往附居其列；文皆質實而遠浮華，辭尙直截而無蘊藉，此於無句讀文最爲鄰近。魏、晉以後，珍說叢興，文漸離質，作史者能爲紀傳而不能爲表譜書志。今觀陳壽之三國志，范曄之後漢書，姚思廉之梁書、陳書，令狐德棻之周書，李百藥之北齊書，李延壽之南史、北史，惟存紀傳，而表志絕焉！（惟沈約宋書、蕭子顯齊書、魏收魏書有志；若續漢書之志，則司馬彪作，非范曄所能作也；隋書成於官撰，紀傳與志分任纂修，蓋作紀傳者亦不能作志也；晉書亦官撰，故得有志；）江淹所以歎作史之難，莫難於作志也！中唐以後，三傳束閣；降及北宋，論鋒橫起，好爲浮蕩恣肆之辭，不惟其實；故疏證之學漸疏。劉攽、劉奉世、洪适、洪邁、樓鑰、吳曾、王應麟之徒，雖能考證叢殘，持之有故，言之不能成理；屬文者便於荒陋，反以疏證爲支離；此文辭所以日趨浮僞也！雖然，既已謂之文辭，則書志必不容與表譜簿錄，同其繁碎；疏證必不容與表譜簿錄，同其冗雜。故書志之要，必在訓辭翔雅；若漢志、隋志、通典之文則得矣！宋元明志通考、續通考輩，非其任也！疏證之要，必在條理分明；若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引之、金榜、黃以周之文，則得矣！余蕭客、王昶、洪亮吉輩，非其任也！以典章科之書志，學說科之疏證，施之於一切文辭；除小說外，凡敍事者尙其直敍，不尙其比況；若云：「血流標杵」；或云：「積干鬼甲與熊耳山齊，」其文雖工，而爲偭規改錯矣！凡議論者尙其明示，而不尙其代名；若云「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或云「足歷王庭，垂餌虎口；」

其文雖工，而爲雕刻曼辭矣！乃若疊韻雙聲，連字連義，用爲形容者，惟於韻文爲宜！無韻之文，亦非所適！所以者何？韻文以聲調節奏爲本；故形容不患其多。無韻之文，便與此異！前世作者用之符命，是爲合格；其他諸篇，僅見則可，過多則不適矣！相如、子雲湛深於古文奇字，移檄、解嘲之屬，用此亦多。後人當師其奇字，不當師其形容語也！乃如舉地稱官，皆從時制；雖當異族秉政，而亦無可詭更；所謂『名從主人』也。近世爲文例者，祇以此爲金石刻畫之程式，其實雜文亦爾！特歷史、公牘諸科，需此尤切耳！夫解文者，以典章學說之法，施之歷史、公牘，復以施之雜文，此所以安置妥帖也！不解文者，以小說之法，施之雜文，復以施之歷史、公牘，此所以飄搖不妥也！或曰：『子前言一切文辭體裁各異，故其工拙亦因之而異；今乃欲以書志疏證之法施之於文辭，不自相剌繆耶？』答曰：『前者所說，以工拙言也。今者所說，以雅俗言也。工拙繫乎才調，雅俗者存乎軌則。軌則之不知，雖有才調而無足貴；是故俗而工者，無寧雅而拙也！雅有消極積極之分。消極之雅，清而無物；歐、曾、方、姚之文，是也。積極之雅，閎而能肆；揚、班、張、韓之文，是也。雖然，俗而工者，毋寧雅而拙；故方、姚之才雖駑，猶足以傲今人也！吾觀日本之論文者，多以興會神味爲主，曾不論其雅俗；或其取法泰西，上追希臘，以美之一字橫梗結噎於胸中，故其說若是耶？彼論歐洲之文，則自可耳；而復持此以論漢文！吾漢人之不知文者，又取其言以相矜式；則未知漢文之所以爲漢文也！日本人所讀漢籍，僅中唐以後之書耳！魏、晉、盛唐之遺文，已多廢閣；至於周、秦、兩漢，則稱道者絕少；雖或略觀大意，訓詁文義，一切未知，由其不通小學耳！夫中唐文人，惟韓、柳、皇甫、獨孤、呂、李諸公爲勝！自宋以後，

文學日衰，以至今日。彼方取其最衰之文，比較綜合以爲文章之極致，是烏足以爲法乎！」或曰：「子之持論，似明世七子所言，尊以唐爲封域；而虔視宋後諸公；寧非一偏之論耶？」答曰：「七子之弊，不在宗唐而祧宋也，亦不在效法秦、漢也；在其不解文義而以吞剝爲能，不辨雅俗而以工拙爲準。吾則不然，先求訓詁，句分字析而後敢造詞也；先辨體裁，引繩切墨而後敢放言也！此所以異於明之七子也！」或曰：「子謂不辨雅俗，則工拙可以不論。前者已云：『以便俗致用爲要者，公牘是也。』彼公牘者，復何雅之足言乎？」答曰：「所謂雅者，謂其文能合格。公牘既以便俗，則上準格令，下適時語，無屈奇之稱號，無表象之言詞，斯爲雅矣！漢書藝文志曰：『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是則古之公牘，以用古語爲雅。今之公牘，以用今語爲雅。或用軍門、觀察、守、令、丞、倅以代本名，斯所謂屈奇之稱號也。或用『水落石出』『剜肉補瘡』以代本義，斯所謂表象之言詞也。其餘批判之文，多用四六，昔在宋世已有龍筋鳳髓之書；近世宰官相率崇效，以文掩事，猥瀆萬端。此弊不除，此公牘所以不雅也！公牘之文，與所謂高文典册者，其積極之雅不同，其消極之雅則一；要在質直而已；安有所謂便俗致用者即無雅之可言乎？非獨公牘然也！小說之文，與他文稍異矣，然亦有其雅者，史記滑稽列傳、漢書東方朔傳，此皆小說所本；而漢藝文志之稱小說，則云『街談巷語道聽塗說者所造』，是所謂詢於芻蕘者也；故如邯鄲淳之笑林，劉義慶之世說，多當時實事也。其有意構造者，則如漢志所載小說諸家，多兼黃老；而其後亦兼鬼神，若搜神記、幽明錄者，非小說之正宗矣！然猶

不以譎怪恢奇相尚，雖云致遠恐泥，而無淫汙流漫之文；是在小說，猶不失爲雅也！自明以來，文人夸毗，惟懷婚姻，自詡風流，廉恥道喪，於是有祕辛、雜事、飛燕外傳諸作，浸淫至今，而其流不可遏矣！反古復始，故亦有其雅者。近世小說，其爲街談巷語，若水滸傳、儒林外史；其爲神怪幽祕，若閱微草堂五種；此皆無害爲雅者。若以古豔相矜，以明媚自喜，則無不淪入惡道！故知小說自有雅俗，非有俗無雅也！公牘小說，尚可言雅；況典章學說歷史雜文乎，若不知世有無句讀文；則必不知文之貴者，在乎書志疏證。若不知書志疏證之法，可施於一切文辭；則必以因物騁辭，情豔無據，爲文辭之根極。宕而失原，惟知工拙，不知雅俗；此文辭所以日弊也！

炳麟生平論文之旨大略具是矣！然未及文之所由生也！炳麟以爲文生於名，名生於形，修辭必原本小學；而自以造辭先求故訓，窮理能爲玄言，高出時輩，不欲爲伍！與鄧實書曰：

昨聞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筆語爲五十家，以僕紆廁其列。僕之文辭爲雅俗所知者，蓋論事數首而已，斯皆淺露其辭，取足便俗，無當於文苑！向作馗書，文實宏雅；篋中所藏，視此者數十首；蓋博而有約，文不掩質，以是爲文章職墨；流俗或未之好也！定文者，以僕與譚復生、黃公度耦。二子志行，顧亦有可觀者！然學術旣疏，其文辭又少檢格！復生氣體驟利；以少習儷語，不能遠師晉、宋，憙用雕琢，憭而失粹，輕佻之病，往往相屬。公度憙言經世，其體則同甫、貴與之儕；上距敬輿，下摧水心，猶不相逮！僕雖樸陋，未敢與二子比肩也！近世文士王壬秋，可謂遊於其藩，猶多掩襲聲華，未能獨往！康長素時有善言而稍譎奇自恣。僕亦不欲與二賢參儷！謂宜刊削鄙文，無令猥廁；

大衍之數，虛一不用；亦何傷於蓍卦哉！故非欲掎摭利病，汎儕時彥以自崇也！以為文生於名，名生於形，形之所限者分，名之所稽者理，分理明察，謂之知文。小學既廢，則單篇櫺落。玄言日微，故儷語華靡。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人自以為卿雲，家相譽以潘、陸，何品藻之容易乎！僕以下姿，智小謀大；謂文學之業，窮於天監；簡文變古，志在桑中；徐、庾承其流化，澹雅之風，於茲沫矣！燕、許諸公，方欲上攀秦、漢；逮及韓、劉、呂、權、獨孤、皇甫諸家，劣能自振。晚唐出以譎詭，兩宋濟以浮夸；斯皆不足邵也！將取千年朽蠹之餘，反之正則；雖容甫、申耆，猶曰『采浮華，棄忠信』爾！皋文、滌生，尚有諓言，慮非修辭立誠之道！夫忽略名實，則不足以說典禮。浮辭未翦，則不足以窮遠致。言能經國，詘於籩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膠，不達形骸知識之表。故篇章無計簿之用，文辯非窮理之器。彼二短者，僕自以為絕焉！所以塊居獨處，不欲寄群彥之數者也！夫代文教僿，莫若以忠，撰錄文辭，諒非急務；然彼之為是，亦云財尚所至而已！逐事既不可諫；僕之私著，出內在我，宜告以鄙懷，無介罣錄，玉石朱紫，庶其有分！

炳麟故意高自標置；並世文人，獨稱王闓運能盡雅。或問如何能雅？曰：『抒所欲言，成章以達；而汰其虛字，不厠筆端，則盡雅矣！』為文章尤喜以古字易今字；曰：『六書本義，廢置已夙，經籍仍用，通借為多，舍借用眞，茲為復始！』然盡雅而不便俗。後生小子讀其文者，罕能竟焉！徒震其高名，相為矜耀而已！

炳麟論文，薄宋六士；而言詩又不取宋詩，作辨詩。其大指以為『宋世詩勢已盡，故其吟咏情性，多在燕樂。今詞又失其聲律，而詩尤奇愈甚！考徵之士，覩一器，說一事，則紀之五言，陳數首尾，比於馬醫歌括。及曾國藩自以為

㓜，誦法江西諸家，矜其奇詭。天下驚逐，古詩多詰詘不可誦，近體乃與杯珓讖辭相等！江湖之士，豔而稱之，以爲至美！蓋自商頌以來，歌詩失紀，未有如今日者也！物極則變，今宜取近體一切斷之；古詩斷自簡文以上；唐有陳、張、杜、李之徒，稍稍删節其要，足以繼風雅，盡正變』以故生平爲詩不作近體；五言古最多！丞歲亡命日本，因詠東夷詩以譏之，其第一首曰：

昔年十四五，迷不知東西！曾聞『太平人，仁者在九夷。雕首餘鯷韃，道路無拾遺！』少壯更百變，負紲來此畿。車騎信精妍，艨艟與天齊！窮兵事北狄，三載熸其師。將率得通侯，材官眊山雞！帑藏竟塗地，算賦及孤兒！天驕豈能久，愁苦來無沂！偷盜遂轉盛，妃匹如麋麀！家家懷美疢，骿胝生瘍微！乃知信虛言，多與情實違！

誦者歎爲實錄！然炳麟爲詩擬古之迹太甚；往往意以詞掩，本不可通曉，蓋與文章同病云！刊有春秋左氏傳讀敍錄、劉子政左氏說、文始、新方言、小學答問、說文部首韻語、莊子解故、管子餘義、齊物論說、齊物論釋、國故論衡、檢論、太炎文錄、菿漢微言凡四十八卷，曰章氏叢書；而菿漢微言最晚出！及國民軍之再起也，孫傳芳撫有蘇、浙、皖、贛四省之衆，劃制江以南，劃地自封。國民軍將致討焉！而炳麟則藉辭於聯俄容共詬厲國民軍以爲不道；大放厥辭，孫傳芳亦以自張其壘而卒無救於敗！於是孫傳芳走！炳麟隱，杜門郤客，有晤論學，則憮然曰：『論學不在多言，要於爲人！昔吾好爲菿漢微言，闡於微而未顯諸用，殫於學而未敦乎仁，博溺心，文滅質，雖多亦奚以爲！欲著菿漢昌言以竟吾指也！』生平有章瘋子之目，而彌爲詭誕，題署多名，初本名炳麟，後私淑崑山顧亭林氏，而易名絳，於是字

曰太炎；以亭林名絳，又名炎武也；既則自以治漢學，而所服膺者在劉歆，輒署『劉子駿之紹述者。』追研大乘起信論，每作梵文敍言後題『佛滅度後二千三百八十三年，震旦優婆塞章絳序，』或署『震旦白衣章炳麟序。』至袁世凱盜國之日，疑炳麟不爲己用，幽之北京之龍泉寺。邏卒在門，從遊者皆不得見，至以爲苦！而世凱亦知炳麟徒書生好大言，實無它意，頗憐之，移之錢糧胡同，稍弛其禁；然仍不得出，則慨然曰：『余惟待死矣！』與其弟子黃侃書，則署『待死人章某』也。既以國民黨用事而擯於世，無所發憤；會前大總統黎元洪死，則輓以聯曰：『繼大明太祖而興，玉步未更，終寇豈能干正統。與五色國旗同盡，鼎湖一去，譙周從此是元勛。』弦外之音，令人驚異！而下署『中華民國遺民章炳麟輓』也！繼而孫總理奉安新都，寄輓一聯曰：『舉國盡蘇俄，赤化不如陳獨秀！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以總理崩停櫬北平碧雲寺，舊傳出魏閹建也，則又公然誹謗，擬不於倫！誦之者譁曰：『此眞瘋子矣！』弟子數百人，錢玄同、黃侃最著，而玄同中塗畔去；獨侃稱高足也！

黃侃，字秀剛，號運甓，別號病禪，一作病蟬，湖北蘄春人。炳麟逃難日本，與侃遇；侃數稱道毛詩傳、說文解字，自言受父四川按察使黃君雲鵠爲兒時書箚誦之以更千字文，遂受與炳麟稱弟子。讀書多神悟，尤善音韻文辭；澹雅，上法晉宋。炳麟亟稱焉！嘗著夢謁母墳圖題記，炳麟尤所賞異！辭曰：

乘撥逆蘄水而上，可百三十里，谿水淸泊，平潭孋望，有水自東來會，是爲白水；其右有市，名曰包茅；對谿孤山，壁然高舉，陗不可上；則嫣堆也！山麓精廬，云洗心閣，塞泉步徛，所在深窈。渡此以上，隄緜半里；松檜參映，中有豫章，

繚以周垣，扶疏四布，幹可十圍；與谿西一樹相直，蓋是三百年物。隄內廣陂，扶渠滿中；小渚二三，雜植槐檉。循池東走，得黃氏祠墓，前直蝴堆，若樹重表。黃氏始自江西，占籍此地；有信甫是其初祖，鄉人諺俗以人表地，及其自署，乃云蝴堆黃氏。蓋山水清邃，錯以腴壤，良宜聚族而居者矣！先人相宅，在山之陰。前有三丘，陂峨相屬；石爲窿匠，亡母周孺人墓在焉。面西背東；水出其北；白石爲塋，碑崇三尺，隴首長松，高可二丈，下覆冢兆，有如羽蓋；升壟反望，便見吾家。墓下田舍廬隆，藉以守冢，山田數畝，有圃有池；其前谿袤十里，瓊環可睹，俠谿遠阜，青蒼撥天。臨谿一面，重巘峻削，與蝴堆齊！自爾向下，隄皆樹柳；墓前羅植，斗入谿脅；隄則盡矣！先時卜葬，神據聽從，意母之潛魂，睠懷舊地；煢煢孤子，可以朝夕瞻守斯墳！曾不幾時，遠患遠遊，既流竄東夷，恐遂不得反鄉里，上先人冢墓！一旦溘死，復不能依母泉下！宵中魂夢，恆來是丘，既寤悲傷，至於昒旦，因請沙門曼公繢爲是圖，粗存較略，藉用寄思，但望之匪遙，遠則萬里，詩曰：『豈不懷歸！畏此罪罟！』每念斯言，所以雪涕沾衣者也！黃侃題記。

侃入民國，歷北京大學、武昌師範大學、南京中央大學文科教授；徒以生性孤僻，士論不與！而文章爾雅，晉、宋之遺，則固足以縱徼於炳麟者也！顧有炳麟同時交好，不稱弟子，而造辭傀麗，依於炳麟，以言譯事者，蘇玄瑛也！然玄瑛志潔而行芳，超然塵埃之表，可以儀刑澆世；則軼乎炳麟矣！

蘇玄瑛字子穀，號曼殊，即所稱沙門曼公爲黃侃繢夢謁母墳圖者；小字三郎，始名宗之助，其先日本人也。王父忠郎，父宗郎，母河合氏，生數月而父殁；母子煢煢靡所依，而河合氏綜覽季世，漸入澆漓；思播所生託根上國會

粵人香山蘇某商於日本，因歸焉，遂籍香山而父蘇某。蘇某固香山甲族，在國內已娶妻生子矣！至是得玄瑛母子，並挈之歸國；時玄瑛方五歲也。居三年，河合氏不見容於蘇婦，走歸日本。玄瑛依假父獨留，顧蘇婦惡玄瑛甚，族人亦以元瑛異類，羣擯斥之！假父無如何，則分貲遣就外傅於香港，從西班牙羅弼氏、莊湘處士治歐羅巴文。莊湘奇賞焉！學二載而假父亦歿。迺歸於蘇；則蘇婦遇玄瑛益虐！年十二，遂爲沙門，始從慧龍寺主持贊初大師披鬀於廣州長壽寺，法名博經，號曰曼殊。旋入博羅，坐關三月，詣雷峯海雲寺，具足三壇大戒；嗣受曹洞衣鉢，任知藏於南樓古剎。亡何，以師命歸廣州；值新學方張，爭言毀寺；而長壽寺亦被其厄！玄瑛則特筆記之曰：「不意長壽寺已被新學暴徒毀爲墟市，法器無存！」乃東渡日本，依河合氏，居神奈川，顧自居中國人而樂重其風土！學泰西美術於上野二年，學政治於早稻田三年，皆無成！清使汪大燮以使館公費助之學陸軍八閱月；卒不屑竟學；則思爲遠遊，發抒其意志；得故師莊湘資助，整裝之暹羅，隨喬悉磨長老究心梵章二年。初玄瑛以漢土梵文作法久無專書；其存於龍藏者，惟唐智廣所撰悉曇字記一卷；然音韻既多齟齬，至於語格一切未詳；蓋徒供持呪之用而已！嘗欲有志造述而未果也！至是喬悉磨長老勗以成著，而見西人撰述梵文典，條例彰明，與慈恩所述八轉六釋等法，正相符會；因成梵文典八卷，章炳麟爲序焉！遂盡通梵漢暨歐羅巴諸國典籍；嘗謂「世界文字簡麗相俱者，莫若梵文；而梵文之典麗閎雅，莫如摩訶婆羅多、羅摩衍那二章，爲長篇敍事詩；雖吾震旦孔雀東南飛、北征、南山諸什；亦不足比其閎美！考二詩之作，在吾震旦商時；此土嚮無譯本，惟華嚴疏鈔中述其名稱，有云波羅多書羅摩延書，謂出得

鳩菩薩手，文固號劫難逢，特玄奘嘗日以其無關正教，而不之譯也！然二詩於歐土早有譯本，婆羅多書以梵土哆君所譯爲當！』更援婆羅多書以證支那之音非『秦』轉；其大指謂：『中夏國號曰「支那」，有謂爲「秦」字轉音者；歐洲學人皆具是想，而不知其非然也！嘗聞天竺遺老之言曰：「粵昔民間耕種，特血指；後見中夏人將來犂耜之屬，民咸駭歎，始知效法，從此命中夏人曰『支那』。』『支那』者，華言巧慧也！是名亦見摩訶婆羅多書，前此有王名婆羅多，其時有大戰，後始統一印度，遂有此作。王言：『奮親統大軍，行止北境，文物特盛，民多巧智，始支那分族』云云。」故婆羅多朝在西紀前千四百年，正震旦商時；當時印人慕我文化，稱智巧耳！證得音非「秦」轉矣。』旋至上海，從陳獨秀、章士釗游，爲國民日日報翻譯，譯法人囂俄書，名曰慘社會，刊諸報端；蓋獨秀之所刪潤也。時玄瑛雖博學而不工爲文章，造辭多乖律令；而獨秀殷勤儆迪，不啻師之於弟子焉！而於是玄瑛中國文學之天才始濬發也！

已而玄瑛赴蘇州，任吳中公學教授。繼渡湘水，登衡岳以弔三閭大夫，主講實業、崇正、明德、經正諸學校。授課以外，終日杜戶。忽一日，手筇杖著僧服而出，云將游衡山；則飄然去矣！詩重遊暹羅之盤谷，時讓清光緒二十九年癸卯，玄瑛年二十矣！明年甲辰，主講盤谷青年學會；旋赴錫蘭，詣錫菩提寺。暹羅古稱扶南；錫蘭則法顯佛國記所謂師子國也；遂作法顯佛國記、惠生使西域記、地名今釋及旅程圖。乙巳之南京，會池州楊文會仁山方創祇桓精舍，招玄瑛及李曉墩爲講師。而玄瑛則大喜過望，與友人書曰：『瑛於此亦時得聞仁老談經，欣幸無量！仁老八十

餘齡，道體堅固，聲音宏亮，今日講保我佛餘光，如晻嵫落日者，惟仁老一人而已！」德國柏林大學教授法蘭居士者，適來遊，遇玄瑛譚及英人近譯大乘起信論，以為破碎過甚！玄瑛喟然歎曰：『譯事固難！況譯以英文，首尾負竭，不稱其意，滋無論矣。又其卷端謂馬鳴此論，同符景教，是烏足以語大乘者哉！』法蘭屬玄瑛為譯法苑珠林，版久蠹蝕，無以應其求也；因語法蘭曰：『震旦萬事蠹壞，豈復如昔時所稱天國！亦將為印度、巴比倫、埃及、希臘之繼耳』感喟身世；發嘔血疾東歸，隨河合氏居逗子櫻山，侍母之餘，唯好嘯傲山林。一日夜月照積雪，泛舟中禪寺湖，歌拜輪哀希臘之篇，歌已哭，哭復歌，抗音與流水相應，蓋哀中國之不競而以拜輪身世自況。舟子惶駭，疑其癡也！亦以其間從章炳麟學為詩焉！丙午輯文學因緣二卷成，自為序。之蕪湖，主講皖江中學，識懷寧鄧繩侯；已復之南京，主講陸軍中學，識丹徒趙聲；旋以病起胸鬲，遄歸將母，與黃侃同譯拜輪詩；而意趣所寄，尤在去國行、大海、哀希臘三篇；則玄瑛與黃侃草創之；而章炳麟潤色以成篇者也。玄瑛重系之贊曰：『善哉！拜輪以詩人去國之憂，寄之吟咏；謀人家國，功成不居，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夫詩歌之美，在乎氣體，譯之所不能概！然其情思幻眇，抑亦十方同感，如予舊譯頻頻赤牆靡、去燕、冬日答美人贈束髮毯帶詩數章，可為證已！』所稱答美人贈束髮毯帶詩者，亦拜輪之作也，凡六章，章四句，辭曰：

何以結綢繆？文紕持作縵。曾用繫卷髮，昔與仙蛻倫！

繫著羇衣裏，魂魄還相牽。共命到百歲，殉我歸重泉！

朱唇一相就，汋液皆芬香！相就不幾時，何如此意長！

以此俟偕老，見當念舊時。勢情如根荄，旬萌無絕期！

參髮遒如銑，波文映珍鬗。頓首一何俊，舉世無與易！

錦帶約綴髮；郎若炎精燉。亦道齊無雲，光景何鮮暐！

歐詩之譯，自玄瑛始；而出以五言，辭必典則；㝫髴晉宋，不爲鄙倍，斯可謂王闓運、章炳麟之同調也已！至去燕者，英人師梨詩也！玄瑛常言：『英人詩句，以師梨最奇詭而兼疏麗；蓋合中土義山、長吉而鎔冶之者！』乃譯以五言四章，章四句，辭曰：

燕子歸何處，無人與別離！女行羨誰見，誰爲感差池？

女行未分明，蹀躞復何爲！春聲無與私，尼南欲語誰！

遊魂亦如是，蛻形共驅馳。將翺復將翔，隨女天之涯！

翾飛何所至，塵寰總未知。女行諒自適，獨我棄如遺！

玄瑛有師梨詩一冊，偁爲西方美人之貽，甚寶貴之！炳麟題其端曰：『師梨所作詩，於西方最爲妍麗；猶此土有義山也，其贈者亦女子，展轉移被，爲曇殊闍黎所得，或因是懸想提維與佛弟難陀同轍。於曇殊爲禍爲福，未可知也？』師梨與拜輪，咸以詩人多愁善感，又年少美風儀；蛾眉曼睩之流，多傾心焉！而玄瑛以飄泊流徙之軀，東西南

北，隨人爲其情絲；彌香所在，意以自況身世；各題以一絕曰：

秋風海上已黃昏，獨向遺編弔拜輪；詞客飄蓬君與我，可能異域爲招魂！題拜輪詩

誰贈師黎一曲歌，可憐心事正蹉跎！琅玕欲報從何報，夢裏依稀認眼波！題師黎集

詩人寄託，別有懷抱每謂：『拜輪猶中土李白，天才也。師黎猶中土李賀，鬼才也。』然拜輪豪放，師黎悽豔，而玄瑛字擬句放，譯以五古，晦而不婉，啞而不亮，衡其氣體，似儳原格！其譯拜輪星耶峯耶俱無生一章，則幾不成語矣！不特於譯學三事，皆未周匝也！所自爲詩，又不爲譯詩之奧古，而以七絕最爲工！然亦僅足備司空表聖所云，『窈窕深谷，時見美人』一格；而往往有故作虛神，其實無遠味者！散文蕭閒有致，小品彌佳！而長篇皆冗弱，無結構，無意境，無情趣，筆舌散漫；所謂雋人而非大才也！徒以抗心希古，依於炳麟，沾溉所被，所譯遂稱高格！而後生睹其古體，相驚漢、魏，又多淫麗之詞，中於所嗜；推崇過當，異議亦起！然玄瑛詞旨雅令，自稱雋才！

丁未，爲譯學會譯師，交遊婆羅門憂國之士；願捐所有舊藏梵本，與陳獨秀、章炳麟議建梵文書藏；人無應者，卒不成！已而劉師培爲天義報，倡無政府主義，邀玄瑛同居，刊其稿於報端。師培婦何震則從玄瑛習繢事，號稱女弟子；震爲元瑛輯刊畫譜；元瑛自有序；又思刊布所著梵文典，印度波羅罕學士暨炳麟、師培爲序，獨秀爲題詩，震爲題偈；顧咸未集事，僅於天義報刊其序跋諧作而已！別取文學因緣刊布之，亦僅成其半；戊申，刊拜輪詩選成；復廣爲潮音一書，即迻錄拜輪詩選序弁其首。己酉，南巡星加坡，值莊湘處士及其女雪鴻於舟次。初莊湘欲以雪鴻

妻玄瑛。玄瑛垂淚曰：『吾證法身久，辱命奈何！』遂已。顧猶以文字寄情款，與友人書曰：『衲謂凡治一國文學，須精通其文字。昔瞿德逢人，必勸之治英文；此語專為拜輪之詩而發。夫以瞿德之才，豈未能譯拜輪之詩，以非其本眞耳！太白復生，不易吾言！此次南渡，舟中遇西班牙才女羅弼氏，亦以此說為當；卽贈我西詩數册，每於榔風椰雨之際，挑燈披卷，且思羅子，不能忘弭也！』時玄瑛方譯燕子箋傳奇為英吉利文；甫著稿而雪鴻約以相詒，刊行歐土，欲以誌文字因緣。顧玄瑛好言譯事而致難其詞，以為未易！每稱『譯事之難，莫難於詩；而歐土詩伯，無過拜輪師梨！拜輪足以貫靈均、太白；師梨足以合義山、長吉；而沙士比、彌爾頓、田尼孫以及美之郎弗勞諸子，只可與杜甫爭高下。此其所以為國家詩人，非所語於靈界詩翁也！近世學人均以為泰西文學精華，盡集林、嚴二氏故紙堆中，嗟夫！何吾國文風不競之甚也！嚴氏諸譯，我未經目。林氏說部，獨魯濱孫飄流記、金塔剖尸記二書，以少時曾讀其原文，故嘗誦之，服其精能！餘如吟邊燕語、不如歸，皆譯自第二人之手；而林不解英文，可謂譯自第三人之手，所以不及萬一！甚矣譯事之難也！獨辜鴻銘氏譯擬漢騎馬歌，可謂辭氣相副。惜乎！辜氏之無意文學也！至其中土之美，轉逐歐方；獨誦莊湘師譯拂花詩，詞氣湊泊，語無增減。若法譯離騷經、琵琶行諸篇，雅麗遠遜原作！夫文章構造，各自含英；有如吾粵木棉素馨，遷地弗為良！況歌詩之美，在乎節族長短之間；慮非譯意所能盡也！文章之美，身毒為最，漢文次之；歐洲番書，瞠乎後矣！漢譯佛經，自然綴合，無失彼此！蓋梵、漢字體，俱甚茂密；而梵文八轉十羅，微妙傀琦；斯梵章所以為天書也！』旋之爪哇，主講暹班中華會館；庚戌，始遊梵土，居中印度芒碣山寺；辛亥夏，歸日本，詣

王父墓所；會其遠親金閣寺僧飛錫爲删定潮音集，與蓮華寺主刊印流通，屬玄瑛重證數言，玄瑛曰：『余雖絕語言文字久矣！嘗入鄧尉，力行正照，吾子其毋饒舌！』時玄瑛年二十有八也。復渡爪哇，得莊湘處士書，爲序所譯燕子箋，并論佛法；而玄瑛答書千餘言，其中極論懺之非佛法，大指謂：『應赴之說，古未之聞。昔白起爲秦將，坑長平降卒四十萬；至梁武帝時，誌公智者，提斯悲憐之事，用警獨夫好殺之心，並示所以濟拔之方。武帝遂集天下高僧，建水陸道場，凡七晝夜；一時名僧咸赴其請，應赴之法自此始。檢諸內典：昔佛在世，爲法施生，以法教化；一切有情，人間天上，莫不以五時八教，次第調停而成熟之；諸弟子亦各分化十方，恢弘其道。迨佛滅度後，阿難等結集三藏，流通法寶至漢明帝時，佛法始入震旦，風流鬱盛；唐、宋以後，漸入澆漓，取爲衣食之資，將作販賣之具！嗟夫異哉！自既未度，焉能度人；譬如落井救人，二俱陷溺。且施者，與而不取之謂！今我以法與人，人以財與我，是謂貿易；云何稱施！況本無法與人，徒賫口給耶！縱有虔誠之功，不贖貪求之過！若復苟且將事以希利養，是謂盜施主物，又謂之負債用；律有明文，呵責非細！誌公本是菩薩化身，能以聞音利物。唐持梵唄，無補秋毫；矧在今日凡僧，相去更何止霄壤！田延雲棲廣作懺法，蔓延至今，徒誤正修，以資利養，流毒沙門，其禍至烈！至於禪宗本無懺法，而亦相率崇效，非但無益於正教，而適爲人鄙夷；思之寧無墮淚！』並著其說於斷鴻零雁記，辭意悲慨，而出之大聲疾呼，如聞獅子吼矣！

既聞漢土光復，而玄瑛亦以與會飆舉，航海來歸，遂之上海。臨時大總統孫文亦香山人也，初亡命日本，以與

玄瑛鄉里雅故海內才智之士，與風慕義者，鱗萃輻湊，人人願從玄瑛遊，自以為相見晚！玄瑛翱翔其間，若莊光之於南陽故人焉！及是南都建國，諸公者皆乘時得位，爭欲致玄瑛。玄瑛冥鴻物外，謂：『山僧日醉卓氏壚前，則亦已耳！何遂要山僧坐綠呢大轎子，與紅鬚碧眼人為伍耶！明末有童謠曰：「職方賤如狗，都督滿街走。」不圖今日滬上所見亦復如是！』徒以稟性孤潔，悄然獨往，不肯為翕翕熱；每謂『南雷有言：「人而不甘寂寞，何事不可為！」籠雞有食湯刀近，野鶴無糧天地寬。」特為今之名士痛下鍼砭耳！』時章炳麟方持節為東三省籌邊使，意氣洋洋，甚自得也！而玄瑛則語人曰：『此公興致不淺，知不慧進言之緣未至；不欲見之矣！』然而炳麟則稱之曰：『廣東之士，儒有簡朝亮，佛有蘇玄瑛，可謂厲高節，抗浮雲者矣！若黃節之徒，亦其次也；豈與錄名黨籍，矜為名高者同日語哉！』而玄瑛遠矣！

玄瑛工愁善病；顧健飲啖，日食摩爾登糖三袋，謂是茶花女酷嗜之物；又嘗一日飲冰五六斤，比晚不能動，人以為死，視之猶有氣；明日仍飲冰如故；以是得腹疾！尤嗜呂宋雪茄煙；偶囊中金盡，無所得資，則碎所飾義齒金質者，持以易煙，其他行事都類此！人目為癡！然談言微中，玄瑛不癡也！嘗過張園，有女如雲，競為歐妝以相炫耀；因悲嘆曰：『「豔女皆妒色，靜女獨檢蹤；任禮恥任妝，嫁德不嫁容；君子易求聘，小人難自從；此志誰與諒，琴絃幽韻重；」此孟郊靜女吟也！所見吾女國民，皆競邪侈，新妝袨服，招搖過市，殊自得意，以為如此則文明矣；又奚望其有反樸還淳之日哉！衲敬語諸女同胞，此後勿徒效高乳細腰之俗，當以靜女「嫁德不嫁容」之語為鏡臺格言，則可耳！』

又謂：『吾國今日女子殆無貞操，猶之吾國殆無國體之可言；此亦由於黃魚學堂之害！女必貞而後自繇。昔者王凝之妻，因逆旅主人之牽其臂，遂引斧自斷其臂。今之女子何如？如若夫女子留學，不如舉毛兒戲！』或問黃魚學堂何意？曰：『補救吳中語耳！蘇稱女子大足者曰黃魚，』又謂：『吾國多一出洋學生，則多一通番賣國之人！』又告友人曰：『吾在滬見各國麵包遠不及法蘭西人所製者，惟牛肉牛乳，勸君不宜多食。不觀近日少年之人，多喜牛肉牛乳，故其情性類牛；不可不慎也！吾發明一事，以中華腐乳塗麵包，又何讓外洋牛油哉！』傷心之言，出以戲笑！言之無罪，聞者足戒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玄瑛者，可謂兼之矣！癸丑以還，袁世凱既擅政，翦滅異己，孫文、黃克強皆亡命出國；而玄瑛棲遲上海，顧偵者則指爲黃克強之間也！玄瑛既窮更喪亂，乃垂涕曰：『嗟夫！四維不張，生民塗炭，寧有不亡國者！吾但奉承阿母慈祥顏色可耳！』造東歸養疴。一日，之上海，與友人握手道故，形容憔悴甚！但言：『邑廟新闢商場極絢爛；顧求舊時擔餳粥者弗可得，蓋大商壟斷之術工，而細民生計盡矣！天下之所謂新政者，類如此耳！』玄瑛生平絕口論政事，獨其悲天憫人之懷，流露於不自覺，有如此者！七年戊午，再之上海，風病金神父路廣慈醫院數月，竟不起卒，年三十有五。少時假父爲聘女曰雪梅，假父歿，女家絕玄瑛婚，雪梅侘傺死！既東渡，河合氏有姊，欲以女靜子嫁玄瑛，玄瑛卒謝之！顧美利加有肥女重四百斤，脛大如汲水甕，玄瑛視之，問：『求耦耶？安得肥重與君等者？』女曰：『吾故欲瘦人，』玄瑛曰：『吾體瘦，爲君耦何如？』傳者以爲笑！玄瑛獨行之士，不儕流俗；而遭逢身世，有難言之痛，間爲小詩，多綺語，自言有無題三百首，索閱乃弗肯出，卒亦無見

其稿者。尤工繢事，精妙奇特，自創新格。既交丹徒趙聲，索爲荒城飲馬圖，未竟。聲起兵廣州事敗，嘔血死！玄瑛則續寄所好，焚之墓上！自是遂絕筆，不復作也！玄瑛既歿之十年，其友吳江柳棄疾亞子始蒐其遺著，刊成蘇曼殊全集，凡七類，曰詩集、譯詩集、文集、書札集、雜著集、譯小說集、旁采博蒐，加以考證，而於是玄瑛之文章乃大白於天下也，玄瑛交遊滿四海，尤多賢豪長者；而一死一生，乃見交情，獨藉棄疾以不朽其文章云。棄疾，字安如，別號亞子，江蘇吳江人，蓋南社之發起人也；別著於篇。

(二) 劉師培　李祥附王式通　孫德謙附孫雄

王闓運弘宣今學，章炳麟敦尙古文，蘇玄瑛皈心釋典，所學不同，而文尙魏、晉，以濟雅爲宗，則蹊逕略同。顧有敦崇古學，與炳麟契合，而文章不同者；劉世培是已！

劉世培，字申叔，江蘇儀徵人；曾祖文淇，祖毓崧，伯父壽曾，均以傳左傳春秋，名於清道、咸、同、光之世，列傳國史；三世傳經，世稱儀徵劉氏者也。父貴曾，亦以經術發名東南。師培少承先業，服膺漢學，以春秋三傳同主詮經；左傳爲書，說尤賅備；審其義例，或經無傳著，或經略傳詳，以傳勘經，知筆削所昭，類存徽恉；漢儒說左氏，據本傳以明經義，凡經字相同，卽爲同指；又引月冠事，明經有繫月不繫月之分；創獲實多，亦校二傳爲密；爰闡厥科條，著之凡例，成春秋左氏傳例略一卷。又據漢志、禮古經五十六卷，卷與篇同；謂於今文十七篇外，增多三十九篇，故合五十六

篇言，則曰古經，亦曰古文禮；卽三十九篇言，則曰逸禮。至五十六篇所自出，劉歆移書太常博士云：『魯恭王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據是，則祕府所藏，卽係孔壁所得；志云出於魯淹中及孔氏，孔氏，卽安國也；是則古經篇目，當據班書；逸禮原流，當宗歆說。西漢之時，其古文舊簡，蓋惟藏於祕府；民間亦私有傳授；然其說不昌，是以絕無師說。東漢古經之行於民間者，別本滋多，然逸禮三十九篇，當世經師，均不作注，計其散亡，蓋在東晉以前；而遺文佚句，時見鄭氏及諸家稱引；宋王應麟、元吳澄幷嘗考輯，所采未備，爰舉佚禮篇名之確可徵信者，成佚禮考一卷。又以禮經十九篇目，大小戴及劉向別錄所次不同；鄭注據小戴本，其篇次則從別錄；既夕、有司徹二篇，篇名仍從小戴。魏、晉以下，推崇鄭本；三家舊誼，遂以湮沒！考鄭氏目錄，於經文十七篇分爲吉、凶、賓、嘉四禮，而此禮家並無此說。鄭義雖合古文，然不得目爲此經舊誼；爰廣徵兩漢經師之說，爲禮經舊說考略如干卷。又以周禮先師說六鄉之吏，卽冢宰六官，亦卽六軍之將。知者；賈公彥引賈逵說：『以爲六鄉之吏，則冢宰以下是。』說文鄉字注云：『封圻之內六鄉，六卿治之。』勘以五經異義所引古周禮之說，符契適合。自馬鄭始以鄉吏別六官，則王國之卿十有二人，併數三孤，則爲十五，迥異古說。近孫詒讓爲正義，一是折衷馬、鄭，疹發舊鮮；爰申古誼，正其違失，著周禮古注集疏二十卷。又以古文尚書，安國所得，既獻漢廷，因藏祕府。仁和龔自珍顧云：『秦燒天下圖書。漢因秦宮室，不應獨藏尚書；假使宮中有尚書，不應安國獻孔壁書，始知增多十六篇。』不知漢收圖籍，非謂詩書；若實有書，安國無緣再獻；史公云獻，則是未有其書。是知中祕古文，

藏自武帝。旣爲孔壁之書，卽匪嬴秦之籍，觀劉歆言『安國獻古文』；又言『藏於祕府，伏而未發，成帝乃陳發祕籍，校理祕文。』所云祕藏，卽謂中文之屬；所云校理，蓋卽劉向所司；是則劉向所觀，安國所獻，旣無殊本，應卽一書；劉氏所疑，不析自解；著駁太誓答問一卷。又以漢志書類著錄周書七十一篇；自注云『孔子所删百篇之餘』；近儒每援之以說羣經；爰參校同異，詳加編次，成周書補正六卷。若五官、三監、五服、濮路、月令、明堂諸考，則別著爲篇，成周官略說一卷，清代經師治古文者，自高郵王氏父子以降，迄於定海黃以周玄同、德清俞樾曲園、瑞安孫詒讓仲容，各揭厥識，匡微補缺，闡發宏多！若夫廣徵古說，足諍馬、鄭之違，且錯今師之口，則諸家未之或逮！故述造視前師爲蹐，而精富寖寖過之！信乎研精覃思，持之有故者矣！又歷檢羣籍，至於內典道藏，無不究宣；嘗取老、莊、荀、董之書，讎正譌脫，獨創新解，按文次列，成老子斠補一卷，莊子校義一卷，荀子斠補若干卷，呂氏春秋斠補一卷，楚辭考異八卷，賈子新書斠補一卷，春秋繁露斠補三卷，計所發正，凡數百事，均王、洪、俞、孫之所未詮，一事論定，必旁推交通，百思莫能或易，乃著篇畢；而術業專攻，則在周官左氏春秋。

生平精力敝於著述，世變紛綸，匪所能悉。而叢叢過從，獨契章炳麟！炳麟治周官左氏春秋，其說多取之師培，而有不同，輒下己意。師培無以難也！炳麟著新方言，師培爲疏數十事。師培說有字，疑說文從月不諦，炳麟曰：『有者，本義爲日月食。開元占經引西方說言月日食者，阿修巨蠱所爲；浮屠書謂手遮蔽之；上古蓄神怪語，多自西域來。有從月又兼會意也，不然者，春秋書日食必言日有食之，辭繁不殺，何也？日月蔽遮爲有，凡有所蔽曰闇，或謂之

宥；反宥則謂之別宥，皆有字也言有無者，當作宥；『莊子所謂在宥矣』！師培曰：『釋詁賚畀卜皆訓予，義云何？』炳麟曰：『畀與鼻同聲，古文鼻但作自，畀借爲自。說文：「吾，我自稱也。我，施身自謂也。」春秋有鄀畀我，季芊畀我，卽自我也。卜者，僕也；記卜人師，注改爲僕，是古卜僕通也。王侯稱不穀，不穀合音卽爲僕，世以不善爲說，無由知爲僕字，亦聵矣！「不倈不來，來以一聲；賚卽台字，是故賚畀卜訓予，非付予也，」炳麟問師培：『魯冉雍字仲弓，義云何？』師培曰：『辟雍，泮宮類也，河間獻王奏對三雍宮，弓借爲宮，宮從躳省聲，躳又作躬，明弓宮聲通也，』炳麟說：『劉氏向、歆，父子治左；』著劉子政左氏說。師培曰：『漢書本傳言：「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歆數以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其穀梁義。」辭意明白如此！胡云父子治左也？』炳麟曰：『是有說！君山新論明言劉子政子駿伯玉父子，呻吟左氏，下至婢僕，皆能諷誦。君山親見二劉，語當可信；而君以漢書爲疑。僕則以爲仲任論次人材，鴻儒通人，本與儒者有別。漢世儒者，墨守一先生之說，須以發策決科，此專持家法者也。向、歆本好博覽，左右采獲，自在鴻儒通人之列，與墨守者有異。卽觀子駿之說左氏，猶多旁引公羊，則向之兼通二家，未爲異也。穀梁與左氏義少違戾，與公羊復非同趣；上自孫卿，下至胡常、翟方進輩，皆以左氏名家，而亦兼治穀梁。蓋二家本皆魯學；異夫公羊齊學，絕不相通者，則子政貫綜二氏，宜也。新論本書，今已亡佚，所引數語見於論衡；綦爰相之遺迹，猶可蒐尋，量其時代，本在叔波之前，似不應信漢書而疑新論也。說苑新序所舉左氏成文，多至三十餘條，慮非徵據他書者；其間一字偶易，適可見古文左傳，不同今本。且子

政之改易古文，代以訓詁者，亦皆可觀。太史公世家所述，大路同茲，菫字與今異者，則可見河閒古文；訓與今異者，則本之賈生訓故；猶釋古義，斷在斯文。』師培說：『杜預春秋釋例，以經之條貫，必出於傳；傳之義例，歸總於凡。左傳稱凡者五十，其別四十有九，皆周公之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因而修之，以成一經之通體，然頗疑五十凡例，不足盡傳文之旨。』炳麟曰：『君言誠是！而劉、賈、許、穎，復於傳文之外，自爲枝柄，則不足致意者。今欲作疏，惟就征南釋例，匡救其違，先於篇首爲條例數十篇，然後隨事疏證，各附其年，斯綱紀秩如矣！康成箋詩，必先作譜。補闕說易，亦有略例。此則揭示大義，自與隨文訓說有殊，可據以爲法者也，征南釋例，惟拘於赴告者必當匡救，其餘可采者多！卽賈侍中言，左氏義深君父，此與公羊反對之詞耳！若夫稱國弑君，明其無道，則不得以義深君父爲解；征南於此最爲宏通，而近世經儒多謂借此以助曹午，如沈小宛、焦理堂輩；則所謂焦明已翔乎寥廓，弋者猶視乎藪澤也！』師培曰：『賈、服雖善說經，然於五十凡例，間有所補，或參用公、穀，不盡左氏家法，宜存而弗論。』炳麟曰：『然也！僕懷斯疑甚久！始謂劉、賈諸儒，曾見左氏微言，或其大義略同二傳；而杜征南不見，遂疑諸儒詭更師法。後復紬繹侍中所奏，有云『左氏同公羊者什有七八，』乃知左氏初行，學者不得其例，故傅會公羊以就其說；亦猶釋典初興，學者多以老、莊皮傅。征南生諸儒後，始專以五十凡例爲揭櫫，不復雜引二傳，則後儒之勝於先師者也！然以是爲周公舊典，抑又失其義趣！其間固有史官成法，如赴告諸例是也！自茲而外，大抵素王新意，賓禮有會盟而無宗覲，官職汰孤卿而存大夫，其非周、魯舊史，固已明白；公羊以般禮自文，誠辭遁；左氏未師又謂當時霸制，其於會

盟之禮則從矣！抑豈孤卿之秩，亦舜制所無乎？故知酌損周官，裁益齊晉，亦素王之制也。」二人者，皆書生好大言，負所學以自岸異，不安儒素；而張皇國學，誦說革命，徽詞諷諭，託之文字；又假明故，以稱排滿。師培書曝書亭集後以見意曰：

秀水朱氏，博極羣書，雖考古多疏，然不愧博物君子！夫朱氏以故相之裔，值板蕩之交；甲申以還，蟄居雒誦，高粟里之節，卜梅市之居，東發深寧，差可比跡！觀於馬艸之什，傷滿政之苛殘；北邙之篇，弔皐陵而下泣。亡國之哀，形於言表！此一時也。及其浪遊嶺嶠，回車雲朔，亭林引為知音，翁山高其抗節；雖簪筆傭書，爭食雞鶩；然哀明妃於青塚，弔李陵於虜台，感概身世，跡與心違。此一時也。至於獻賦承明，校書天祿，文避北山之移，徑誚終南之捷。甚至輶車秉節，朵殿承恩。仕莽子雲，豈甘寂寞！陷周庾信，聊賦悲哀。此又一時也。後先異軌，出處殊途，冷落青門，惜否故侯之宅！蕭條白髮，難沽處士之稱。此則後凋松柏，莫傲歲寒；晚節黃花，頓改初度者矣！秋風戒寒，朗誦遺集；因論其行藏之槩，以備信史之采焉。

二人者，既高儒雅望，緣飾經術；而後無君不為叛亂，排滿即云匡復，持以有故，言之成理，胥為囂囂辭事者之所欲藉讕！而師培儒生修邊幅，不習劍客；雅步從容，動遵陵儀；意匪軼軼！而與炳麟則競名分崩；又好內，婦何震敏給通文史，而悍鋭能制其夫；以師培亡命日本久，不獲志於同盟會，遂牽以入兩江總督端方之幕而為之偵伺也！炳麟恨焉！詒之書曰：

申叔足下：與君學術素同，蓋乃千載一遇；中以小釁，翻為仇讎；豈君本懷，慮亦為人詿誤！兼以艸澤諸豪，素昧問學，夸大自高，陵懱達士。人之賤惡，古今所同；鋌而走險，非獨君之過也！天美其爽，公權殞命，君以權首，衆所屬目；進無博聲彊禦之用，退乏山林獨善之地。彼帥外示寬弘，內懷猜賊，開之游徼之門，致諸于擭之域。感數屈養，由之任使。質眷執贄，莫非其人。猜防積中，菹醢在後。悲夫悲夫！斯誠明哲君子所為嗟悼者也！夫恩素厚者怨長，交之親者言至。僕之於君，藝術素同，氣臭相及。猥以形壽有逾，恆人視之，若先一飯，精義冥思，亦有多算。君雅好聞望，不台於先我；自謂文學緒業，兩無獨勝，懷此觖望，彌以恨恨！然僕豈有讎蔽之志哉！學業步驟，與年相將，悠悠之譽，又非由已。曩昔坐談，蓋嘗勤攻君過；時有神悟，則推心歸美；此蓋朋友善道之常，而君豈忘之耶！自頃轉張，退息墳典，胸懷相契，獨有黃生，思君之勤，使人髮白！何意株附，乃尋斧柯！中夏無主文之彥，經術有逮道之謗，獨學少神解之人，干祿得鼎烹之悔：以此思哀，哀可知已！君雖絓離觖絆，素非愚闇，內奉慈母，亦聞史家成敗之論；絜身遠引；雖無其道；陽狂伏梁，為之由已；蓋聞元朗沖遠，皆嘗為凶人牽引矣！先迷後復，無滅令名！況以時當遷尾，經籍道息，儉德避德，則龍蛇所以存身；人能弘道，而球圖由之不隊；禍福之萌漸，廢興之樞機，可不察乎！然則唐棣之華，翩然如反，未之思也，何遠之有！

師培得書不報。既而端方去兩江，後來者不致饋焉。師培惘惘失志，則去而之四川，為國學院講師。及革命軍之興也，川人繫師培而囚焉，欲以逞志；炳麟則以書為解，又為之道地以主講北京大學文科曰：『劉生儒林之秀；使之

講學而不論政，亦足以歟明國故，牖迪我多士；未可以一眚廢也！」旣袁世凱欲以大總統稱帝，而未有以發。師培則以參政楊度之提挈，與孫毓筠、嚴復、李燮和、胡瑛等六人，發起籌安會，推楊度爲理事長，孫毓筠爲副理事長；而師培則與嚴復、李燮和、胡瑛爲理事，欲以研究君主民主國體二者以何適於中國？世稱籌安六君子；而師培名次嚴復，在第四也！乃著君政復古論以明勸進之指曰：

夫國無強弱，視乎其政。政無良窳，視乎其人。是故千里之勝，決於廟堂。萬化之原，基於用舍。至於創制天下，齊驅四海。至大之統，非至辨者莫之分。至重之業，非至強莫之能任！伊古膺期贊世之主，必有顯懿翼天之德。德象天地謂之帝，仁義所在謂之王，斯必竹帛以載之，金石以昭之，立天下之美號，制天下之大禮。表明功德，故立名正度。繼天治物，故以爵事天。紬尋謨典，歷聽風聲，損益雖殊，其揆一也！是以天生蒸民，無主則亂。事弗稽古，無以承天。往者清承明祚，天地板蕩，斗機絕綱，羅提無紀，黃炎之後，踣斃不振！被髮之痛，甚於伊川；左衽之悲，興於微管！迄夫季末失馭，帝命殞越，內外混淆，庶官失職，國政迭移於親貴，強鄰窺伺夫衽席，綴旒之喻，未足爲方！守府之暨，於斯亦泯！上失其道，民背如崩。用是雄桀揚聲，雷動電發。借亡之歎，兆生於華夏。雲集之衆，事浮於張楚。斯實金火相革之交，仰亦天命去就之會也！天祚有聖，纂作民主，懸三光於旣墜，揚淸風於上列，萬姓廓然，蒙塵更生！誠宜踵蹤靈區，扶長中夏，顯章國家竺古之制，以拒間氣殊類之災。紹膺漢勳，俾知族類。保育生人，使得蘇息。其在詩曰：『民亦勞止，迄可小康！』厚下安宅，廱切於斯！願復盧建極之尊，遵興能之典，寘位號而不居，皇統替而

弗綴共叢纖變化之後，示撥亂之法，深惟匯揭隨時之義，以慰遠方瞻望之觀，非謂王政之致治之闕，世及非經國之術也！惟是含澄鑒沫，未爲善鑒。揚湯弭沸，計劣抽薪。故道術之要，百世不移。行權反經，春秋所疾。今也以一朝之計，違萬世之軌；委成功之基，造難就之業；道乖於經始，義昧於愼終。卒之巨猾竊靈，下陵上替；侵弱之釁，綿歷歲年。淩夷之禍，曾不終日。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得失之故，可略而言：夫民生有欲，假物斯爭。好惡無節，致亂之源。然峻城十仞，樓季弗踰；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蓋必爭之情，民所恆具。無冀之利，衆所弗干。先王因民之情以爲之節。名以定分，分以止爭，爰峻其防，俾無或潰；譬之戶必有墉，器必有範。襄陵之浸，制以金隄；踶齧之馬，馭以銜策；所以重齒路之防，定逐鹿之分；成長久之計，定永年之功也。是以大寶之位，必屬大德之君。斗筲之器，不經棟梁之任。藪澤之夫，弗希雲龍之軌。下無覬覦之望，上無偏謬之授，人心專壹，風化以淳，觀化上機，於是乎在！撫民定業，恆必由茲。遭時扼絕，諸夏無君，元后之尊，下儕匹豎。九服之廣，民無定主。火德易位，數見換易。蕩搖尊威，墮損威重，改玉改行，習爲固常。用是徒步之人，繩樞之子，曾無體容之明，合元之德，十室之資，百乘之賦，拔於陪隸之中，傀越什伯之際，挾負舟之力，忘折足之凶，功逐強晉，不戢請隧之圖；地劣荆楚，恩假九鼎之問；則是神器可以力征，而天鈞可由竊執！是必分威共德，禍成於耦國；比知同力，釁兆於土崩；雖無下人伐上之痾，必有炕陽動衆之應；湘、贛之難，自是而生！滬、寧之師，勢有必至。至於黨爭之弊，則又可得而說矣！夫醜言異計，見恥前志。阿黨比周，先聖所戒。自古善言庸違之衆，必生滔天猾夏之凶。以黨舉官，適滋姦倖。往者邦朋枋政，列士養交，一閧之

前，不勝異端；類類之蔟，甚於鬻斯；傾動輔頰之間，反覆齒脣之內，下以受譽，上以得非。陰行取名，則伐技以懲上。取予自己，亦肆意而陳欲。及夫私議成俗，名器褻假，授位乖越，署用非次；詆訐之民，密通要契，賕納之政，更其飭歷；出入驕侈，犯太上之節；溪壑靡厭，峻大半之賦；民萌之命，危於累卵。刑屋之凶，生於喜怒。民神痛怨，億兆惋心，衛、鶴覆軍，其跡弗遠！今者約法更新，頗易前徽。垂石室之制，頒金匱之法，斯蓋應時偶變之具，詎伸濟用之術，杯水之益，其與幾何！釋根務枝，孰云有濟！至於存名漏跡，損敝襲新，張歙失序，既昧彝憲；眞僞相貿，尤爽昔謨；非所以昭示國典，垂無窮之制也！是以舉才大小，咸斟酌所同，稽之典經，假之籌策，靜惟屯剝，延首王風，亦猶羣流之歸巨壑，衆星之拱北辰。夫積力所舉，無弗勝之業。衆知所爲，無或隳之功。邦命維新，膺當今會。世之論者，則以昭功之本，莫尙於寧民；懷遠之經，莫先於體信。若復法禁屢易，位號數革，信不可知，義無所立，轉易之間，寖滋民惑。知弗然者，昏明相遞，晷景恆度。豹變之義，大易所著。流之濁者澄其源，景之枉者正其表，是蓋自然之物理，抑亦前世之明鑒也！方今百姓，謳歌元首之德，股肱貞良，庶事寧康，吏各修職，復於舊典，雖復屯沴屢起，金革亟動；幸蒙威靈，遂振國命，巢殲孽醜，載廓氛祲；采芑之什，弗足嘗其功；戕斧之歌，未足喻其捷；爲其戎謀，民服如化，此實天下乂安刑措之時也！顧復邦國殄瘁，惠康未協，野澤有彙莽之民，江介有不釋之備，賦發充於常調，生人轉於溝壑，上貽日昃之憂，下蠶倒懸之厄，失不在人而在於制，是可知已！夫臨政願治，莫如更化。創制改物，有以顯庸。追觀季末傾覆之戒，宜有釐法改憲之道，稱維逐兔分定之義，深懸瞻烏知止之情，外植國維，內歸人望，正受始

之大統，乘握乾之靈運，用協大中之法，俾抑禍患之端，則磐石之安，易於反掌，休泰之祚，洪於來業矣！文出，好者以爲劇秦美新，子雲之亞也！袁世凱敗！而師培望實並墮，遂爲士論所鄙，然文章爾雅，澤古者深，人亦以此多之！

師培與章炳麟並以古學名家，而文章不同。章氏澹雅有度而枵於響。師培雄麗可誦而浮於藻。章氏云追魏、晉，與王闓運文爲同調。師培步武齊、梁，實阮元文言之嗣乳。此其較也。師培於學無所不窺；而論文則考型六代，揖源兩京，皆謂：「積字成句，積句成文，欲溯文章之緣起，先窮造字之源流。上古之時，有語言而無文字，未造字形，先有字音，以音語流傳難期久遠，乃結繩爲號以輔言語之窮。及黃帝代興，乃易結繩爲書契，而文字之用以興。故字訓爲飾，（廣雅玉篇並言字飾也廣韻注引春秋說題辭亦云字飾也）與文章之訓相同。（文章取義於藻繪言有組織而后成文也）足證上古之初，言與字分，以字爲文。然文字初興，勒書簡畢，有漆書刀削之勞，抄胥匪易，傳播維艱！故學術授受，仍憑口耳之傳聞；又慮其艱於記憶也，必雜於偶語韻文以便記誦；（阮芸臺文言說云古人以簡策傳事者少以口舌傳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耳治事者多故同爲一言轉相告語必有愆誤是必寡其詞協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於記誦無能增改且無方言俗語雜其間始能達意始能行遠）而語言之中有文矣！（故易言文言）及以語言著書冊，而書冊之中亦有文。是則上古之前，文訓爲字；（故許君解說文）中古以降，文訓爲章；故出言之有章者爲文，（詩曰出言有章）著書之有章者亦曰文。觀於三代之書，諺語箴銘，實多韻語。若六藝之中，詩篇三百，固皆有韻之詞，即易書二經，亦大抵奇偶相生，聲韻相叶；而爾雅釋訓子子孫孫以下，用韻者亦三十條；惟戴禮周官經言詞簡質，不雜偶語韻文，則以昭晉簡册懸布國門；猶後世律例公文，

特設專門之文體也；故與文言不同。降及東周，直言者謂之言，論難者謂之語，（見說文）修詞者謂之文。而易曰「修詞立其誠。」說文：「修，飾也。」詞之飾者，乃得爲文。不飾詞者，即不得謂之文。不獨言與文分，亦且言與語分；故出言亦分文質。言之質者，純乎方言者也，（方言者猶今俗語也。說文序云：秦代以前，諸侯各邦，文各異形，言各異聲；是三代以前各邦之中，皆有特別之語言文字矣。）言之文者，純乎雅言者也。（阮芸臺曰：雅言者，猶今官話也。雅與夏通，夏爲中國人之稱，故雅言即爲中國人之言，除雅者乃方言之近於官話者也。）春秋之時，言詞懇質，故曾子斥爲鄙詞，（曾子曰：出辭氣，斯遠鄙倍矣。）荀子譏爲俚語；而一語一詞，必加修飾。左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又曰：「非文詞不爲功。」文辭，猶言文言也，文言者，即文飾之詞也。孔子言「詞達而已，」即不文飾之詞也。言詞達而已，不言文達而已；足證詞與文不同；詞，非文也。至春秋時代之書册，亦大抵文與語分。文近於經，語近於史。故曾子作孝經，（觀孝經雖散語，而偶語實多，如加於百姓，刑於四海，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口無擇言，身無擇行，皆儷語也。其語句互相爲偶者尤多。）老子作道德經，（其中多韻文，且多偶句；揚氏太元經亦然。）屈原作離騷經，（如太素、靈樞經等書，皆多偶句韻文也。）皆雜用偶文韻語者也。若春秋左氏傳以及國語國策諸書，乃史官記言記事之遺；非雜用偶文韻語者也。至諸子之書，有文有語。荀子成相篇，墨子經上下篇，皆屬於文者也。莊、列、孔、孟、商、韓，皆屬於語者也。文猶後世之文詞，語猶後世之演稿。惟古人言詞，一經書册之記載，或加潤色之功，致失本文之舊。俞氏蔭甫謂左氏一書，由丘明潤色，非其本文之舊也；則語而飾以文矣。又古代之初，虛字未興，罕用語助之詞；故典謨誓誥，無抑揚頓挫之文。後世以降，由實字假爲虛字，渾噩之語，易爲流麗之詞，文士互相因襲，致偶文韻語之體，亦稍變更；則文而涉於語矣。西漢代興，文區二體。賦頌箴銘，源出於文者也。論辨書疏，源出於語者也。然揚、馬之流，類湛深小學，故發爲文

韋，沈博典麗，雍容揄揚，注之者既備述典章，箋之者復詳徵詁故，非徒詞主駢儷，遂足冠冕西京！東京以降，論辯書疏之作，亦雜用排體，易語為文。魏、晉、六朝，崇尚排偶，而文與筆分，偶文韻語者謂之文，無韻單行者謂之筆。觀魏、晉、六朝諸史，各列傳中多以文筆並言；則當時所謂筆者，乃直樸無文之作也；或用之記事之文，（唐書蔣偕傳頌修國史世稱良筆亦爲記事之文張說稱大手筆亦指其書修史及作碑版耳亦記事之文也故孔子作春秋必言筆削陸機文賦不及傳誌碑版之文蓋以此爲史體非可入之於文也）或用之書札之文，（漢書稱谷永善筆札而晉書亦言樂旨潘筆皆指書札之文而書之也）體近於語，復與古人之語不同。蓋魏、晉之時尚清談，卽古人所謂語也；而筆則著之書冊，故又與古人之語不同。梁元帝金樓子云：「至如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劉彥和文心雕龍云：「今之常言，有文有筆，無韻者筆也，有韻者文也，」文筆區分，昭然不爽矣，故昭明之輯文選也，以沈思翰藻者爲文；凡文之入選者，大抵皆偶詞韻語之文；卽間有無韻之文，亦必奇偶相成，抑揚詠歎，八音協唱，默契律呂之深；（見阮芸臺文韻說所引宋書謝靈運論及沈約答陸厥書等的話）故經子諸史，悉在屏遺。是則文也者，乃經史諸子之外，別爲一體者也。齊、梁以下，四六之體漸興；以聲色相矜，以藻繪相飾，靡曼纖冶，文體亦卑；然律以沈思翰藻之說，則駢文一體，實爲文體之正宗。降及唐代，韓、柳嗣興，始以單行易排偶，由深趨淺，由簡入繁，由駢儷相偶之詞，易爲長短相生之體；與詩歌易爲詞曲者，其理相同。昔羅馬文學之興也，韻文完備，乃有散文；史詩既工，乃生戲曲；而中土文學之秩序，適與相符；乃事物進化之公例，亦文體必經之階級也。韓、柳之文，希蹤子史，卽傳志碑版之作，亦媲美前賢；然繩以文體，特古人之語而六朝之筆耳！故唐代之時，亦稱韓文爲筆。劉禹錫祭韓侍郎文

云：「子長在筆，」趙璘因話錄曰：「韓公文至高，時號韓筆，」是唐人不以散行者爲文也，至北宋蘇軾推崇韓氏以爲文起八代之衰。明代以降，士學空疏，以六朝之前爲駢體，以昌黎諸輩爲古文，文之體例莫復辨。而近代文學之士，謂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於方、姚之文，奉爲文章之正軌，由斯而上，則以經爲文，以子史爲文。由斯以降，則枵腹蔑古之徒，亦得以文章自耀，而文章之眞源失矣！惟歙縣淩次仲先生以文選爲古文正的，與阮元文言說相符，而近世以駢文名者，若北江、容甫，步趨齊、梁。西堂、其年，導源徐、庾。卽穀人、葬軒、穉威諸公，上者步武六朝，下亦希踪四傑。文章正軌，賴此僅存！而無識者流，欲別駢文於古文之外，亦獨何哉。」此論小學爲文章之始基。以駢文實文體之正宗也。又曰：「六朝以前，文集之名未立；及屬文之士日多，後之君子欲觀其體勢，以見性靈，乃彙萃成編，顏曰文集。然古人學術，各有專門；故發爲文章，亦復旨無旁出，成一家言，與諸子同。試卽唐宋之文言之：韓愈、李翺之文，正誼明道，排斥異端；歐、曾繼之，以文載道，而下逮南宋朱、陸，闡發性天；儒家之文也。子厚、永柳游記，善言事物之情，出以形容之詞，而知人論世，復能探原立論，核覈刻深；如桐葉封弟辨、晉趙盾許世子義、晉命趙衰守原論諸作，是也。宋儒論史，多誅心之論，皆原於此；名家之文也。明允之文，最喜論兵，謀深慮遠，排兀雄奇，兵家之文也。子瞻之文，以粲花之舌，運捭闔之詞，往復卷舒，一如意中所欲出，而屬詞比事，翻空易奇；縱橫家之文也。南宋陳同甫之文，亦以兵家兼縱橫家者也。介甫之文，侈言法制，因時制宜，而文辭奇峭，推闡入深；法家之文也。若夫邵雍之徒，爲陰陽家。王伯厚之徒，爲雜家。而葉水心之徒，亦近於法家兵家。近代以還，文儒輩出。望溪、姬傳，文祖韓、歐，闡明義理，趨

步宋儒；此儒家之支派也。假修輔之，綜核禮制，章疑別微。（近儒治三禮者，如秦蕙田、凌廷堪、程瑤田之流，咸有文集，集中多論考之作，考禮制實名宗出於禮官，則言禮者必名家之支派也。）若嚌、伯申考訂六書，正名辨物。（近儒實治考據，皆從爾雅說文入手，而諸家文集亦以說經考字之作為多，古人以字為名，名家綜覈名實，必以正名析詞為首，故考據之文亦出名家。）皆名家之支派也。叔子、崌繩洞明兵法，推論古今之成敗，發陳九士之險夷，落筆千言，縱橫奔肆；此兵家之支派也。子居之文，取法半山，喜論法制，而文章奇峭峻悍，亦頗髣髴。安吳之文，洞陳時弊，兵農刑政，酌古準今，不諱功利之談，爰立後王之法；此法家之支派也。朝宗之文，詞源橫溢。簡齋之作，逞博矜奇，若決江河，一瀉千里；此縱橫家之支派也。若夫詞章之家，侈陳事物，爛於文詞，亦當溯源於縱橫家。羅齋、（沈濤）子庭之文，雜糅讖緯，靡麗瑰奇，凡治常州學派者皆然；此陰陽家之支派也。大紳、臺山之文，妙善玄言，析理精微，彭尺木亦然；此道家之支派也。維崧、甌北之文，體雜俳優，涉筆成趣，凡文人之有小慧者，其文皆然；此小說家之支派也。旨歸既別，夫豈強同，即古人所謂文章流別也。惟詩亦然。子建之詩，溫柔敦厚，近於儒家。淵明之詩，澹雅沖泊，近於道家。（陶潛雖喜老莊，然其詩則多出於楚辭，若嵇康之詩，頗得道家之意，郭景純詩亦有道家之意。）康樂之詩，琢磨研鍊，近於名家。（凡六朝之詩，喜用譎句以狀事物之情，且工於刻畫，如何遜、陰鏗之詩皆是也，然康樂之詩其濫觴也。）太沖之詩，雄健英奇，近於縱橫家。蓋在心為志，發言為詩，諷詠篇章，可以察前人之志矣。隋唐以下，詩家專集，浩如淵海，然詩格既判，詩心亦殊。少陵之詩，惓懷君父，希心稷、契，是為儒家之詩。（杜詩云，許身亦何愚，竊比稷與契，又云，法自儒家有，此杜詩出儒家之證。）太白之詩，超然飛騰，不愧仙才，是為縱橫家之詩。（後世惟辛稼軒、陳同甫之詞，慷慨激昂，近於縱橫家。）襄陽之詩，逸韻天成。（出於陶淵明）子瞻之詩，妙善玄言，是為道家之詩。儲（光羲）、王（維）之詩，備陳穡事，追擬豳風，是為農家之詩。山谷、后山之詩，喜用瘦削之語，出以深峻，是為法

家之詩。由是言之，辨章學術，詩與文同矣，要而論之：西漢之時，治學之士，侈言災異五行；故西漢之文，多陰陽家言。東漢之末，法學盛昌；故漢、魏之文，多法家言。（西漢之文無一篇不言及天象者；三國之文若魏武陳琳諸葛亮之作，咸多書正名法之書。）六朝之士，崇尚老、莊；故六朝之文，多道家言。隋、唐以來，以詩賦爲取士之具；故唐代之文，多小說家言。（觀唐代叢書可見矣）宋代之儒，以講學相矜；故宋代之文，多儒家言。明末之時，學士大夫多抱雄才偉略，故明末之文，多縱橫家言。近代之儒，溺於箋注訓故之學；故近代之文，多名家言。（此特舉說經之文書之）雖集部之書，不克與子書齊列，然因集部之目錄，以推論其派別源流；知集部出於子部，則後儒有作，必有反集爲子者；是亦區別學術之一助也。會稽章氏，仁和譚氏，稍知此義，惟語焉未精，擇焉未詳，故更即二家之言推論之，以明其凡例焉。」此論文章流別，同於諸子也。又曰：「古人詩賦俱謂之文，（阮芸臺成秩無文解云：古人稱詩之入集者曰文。故于夏詩大序聲成文謂之音，孟子不以文害辭，趙注文詩之文章也）然詩賦之學，亦出行人之官。蓋賦列六藝之一，乃古詩之流。古代之詩，雖不別標賦體；然凡作詩者，皆謂之賦詩；（見左氏隱三年閔二年及文六年傳）誦詩者亦謂之賦詩。（見左氏襄二十八年傳）漢志敍詩賦略，謂「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感，當揖讓之際，必稱詩以喻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故孔子言『不學詩，無以言。』」夫交接鄰國，揖讓喻志，咸爲行人之專司；行人之術，流爲縱橫家；故漢志敍縱橫家，引「誦詩三百，不能專對」之文以爲大戒；誠以出使四方，必當有得於詩教；則詩賦之學，實惟縱橫家所獨擅矣！試考之古籍，則周代之詩，非徒因行人而作，且多爲行人所賡誦。有知行人之勤勞，而賦詩以慰憧者。（見詩周南卷耳篇序及鄭序）有感行人之往來，而賦詩以褒美者。（見詩小雅四牡篇序及四牡騑騑句毛傳、小雅皇皇者華篇序及駪駪征夫句毛傳）或行人從政，而室家賦詩以

勤行。（見詩召南殷其靁序及鄭箋）或行人于役，而僚友賦詩以寄念。（見王風君子于役篇序及正義）或行人困瘁，賦詩以抒其情。（見詩小雅北山篇序及或不已于行句又見緜蠻篇序及鄭箋）或行人閔變，賦詩以述其境。（見詩王風黍離篇序及行邁靡靡句毛傳又見小雅小明篇我征徂西句孔疏）是古詩每因行人而作矣。又以左氏傳證之：有行人相儀而賦詩者。（見襄二十六年傳）有行人出聘而賦詩者。（見襄八年傳）有行人乞援而賦詩者。（見襄十六年傳）有行人莅盟而賦詩者。（見襄二十七年傳）有行人當宴會而賦詩者。（見昭元年傳）有行人答餞送而賦詩者。（見昭十六年傳）是古詩每為行人所誦矣。蓋採風侯邦，本行人之舊典；（見漢書食貨志）故詩賦之根源，惟行人研辭最審；（見季札以行人聘樂於魯此其證）所以賦詩當答者，行人無容緘默；而賦詩不當答者，行人必為剖陳。由是言之，行人承命以修好，苟非登高能賦者，難期專對之能矣。兩漢以前，未有別集之目，漢志所載詩賦，首列屈原；而唐勒、宋玉次之；其學皆源於古詩，（漢志言屈原作賦以風咸有惻隱古詩之義而史記屈原傳亦言離騷兼國風小雅之長）雖體格與三百篇漸異；然屈原數人，皆長於辭命，有行人應對之才；史記屈原傳云：「嫻於辭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詞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詞令；」其確證也。西漢詩賦，其見於漢志者，如陸賈、嚴助之流，並以辯論見稱，受命出使，是詩賦雖別為一略，不與縱橫同科；而夷考作者之生平，大抵曾任行人之職。則後世詩賦，皆縱橫家之支與流裔矣！欲考詩賦之流別者，盍溯源於縱橫家哉。」此推詩賦根源，本於縱橫也。凡所持論，見文說、廣文言說、文筆詩筆詞筆考。蓋融合昭明文選、子玄史通以迄阮元、章學誠，兼綜博涉，而以自成一家言者也！於是儀徵阮氏之文言學，得師培而門戶益張，壁壘益固！論小學為文章之始基，以駢文實文體之正宗，本於阮元者也。論文章流別，同於諸子；推詩賦根源，本於縱

橫；出之章學誠者也。阮氏之學，本衍文選。章氏斬斷，乃在史通。而師培融裁蕭、劉，出入章、阮；旁推交勘以觀會通。此其砥也。又裒次所爲辭賦詩文如干首，成左盦文集五卷。以民國八年十一月二十日卒，得年三十有六，特其生平文章之學；掩於問學；而同時揚州文士，駢儷名家，揭櫫阮元、汪中以自標置者，則有興化李詳焉！

李詳，字審言，揚州府興化縣廩生，與師培諸父名富曾者遊，名輩特先，而遜遇之！其爲人聰穎夙成，甫六歲倍諷異常兒；父增親督教之，擩誇坐賓。比長，瞻顧非常，泛嗜羣言，蚤爲功令之文。年二十，江蘇督學使者瑞安黃體芳激賞，始錄爲附學生員；詳銜感次骨，爲作思君子賦，出游落落無所合，羈貧失志；惟淮陽海道合肥蒯光典禮卿欽其學行，每爲延譽；年四十餘，客南京，謁石埭居士楊文會仁山，參究生死。文會湛深佛典，謂曰：「爾亦頭陀，墮落愛苦！」詳爲悚然！旣以蒯光典之介，得識江陰繆荃孫藝風，一見如舊相識；荀、陸覿面，不作常談；蘇、李知心，託諸詩句；薦之兩江總督端方，委充江楚編譯官書局幫總纂。時實無書可纂，支官錢，治私書，卽端方之陶齋藏石記是也；總纂本爲荃孫，以爲端方撰銷夏記，論列書畫，不遑兼顧；舉臨桂況周頤夔笙領之。周儀撰拓本無首尾，及疊識模糊不辨字跡者，一以屬詳，而時剌探釋文何若；將以抵巇送難，廼詳於王遹廬侍郎金石萃編及錢少詹、阮文達、翁覃溪、武授堂集，精研有素，周頤無以中也！然詳目耗精銷於此書矣！其記經詳所編凡一百六十餘種，擇其釋文略經考定者，別輯爲分撰陶齋藏石記釋文自定本。端方視詳，頗加敬禮，丹徒某妬詳之進，與長洲朱孔彰仲我皆爲所齮齕，以爲名士，非學人也！詳以應曰：「是何害！」撰名士說箋以解。其辭曰：

小識記月令「季春之月，聘名士。」鄭君注：「名士，不仕者。」孔沖遠疏引蔡氏云：「名士者，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也。」按此名士之稱，自足高式人表，矯挤浮競；故潁川仲達，持此以目臥龍。瑯琊茂宏，下教而尊衛虎。求之於古，必如耆儒卓立，萬變不窮；鄙臣好修，九死靡悔；始能民樂允孚，昭示來代！自唐而後，俗化澆訛，鄉曲猥子，江湖小集，李赤胡生之流，游神火馬之盛，並得揖讓公卿，厲稱里閈；飲酒作達，奉師嗣宗；隱履通訊，強附子敬；致使往昔榮名，降淪輿隸。三種五葉，乃得蕪菁。千里一曲，遂積濁渭。黎邱冒形，欺魄失質，集矢巧詆，有自來矣！然有高世絕俗，砥厲廉隅，好奇服而不衰，稟幼清而未沫；特以宗尚有別，旨趣稍殊，比黨交攻，詫爲異類；陰擠下流，陽奉此號；一若鷸服適集，惡其鳴聲；魑魅可禦，宜投絕遠。昔之君子，今直不肖！九變復貫，孰云可回！溯游相從，周禮宛在。是以耿介之士，側身人間，容止不改其常，風雨貞於如晦。脫有相輕，偶蒙品目；方如寵錫之膺，慚負嘉貺，距敢引爲謬諷，縱斧本根！嗟乎！苟令大鬼狂易，勿蹈淄繩；二三有道，力行不惑；則揆厥所元，其朔可考也。

文出，益以兀傲見嫉！既而端方移督直隸，詳與朱孔彰往送，時直盛暑，兩人衣冠拱立；端方微頷之。孔彰以爲大辱！詳曰：「第忍之何妨！世方譽陶齋爲畢鎮洋，卽此慢士一端，去畢已不如遠甚！」端方以驕蹇無狀褫官；其再起也，特以鐵路大臣督師入川，抵資州，爲革命軍所殺，事聞，詳見陶齋藏石記印本，感賦三絕以哀之！

槐影扶疏紅紙廊，冶城東畔又滄桑！磨礱石墨人空老，憶到金陵便斷腸！

脫略曾非薄數苛，上宮有女妬脩蛾！僕賜金緤儒書客，那得揚雄手載多！

毿毿含態出簾闈，傳命居然奉勅偉，輕薄子玄稱並世，可憐不返蜀川魂！

情見乎詞，蓋猶不忘前恨也！自嗟迍邅，婉於汪中，宗尚所寄，以況身世。嘗爲其文箋注，語必溯源。上元周鉞左廰亦好汪文。詳以廣陵對『忠孝存焉』四字，出陳壽三國蜀志諸葛瞻傳注。後鉞舉示座客，謂『李某彊識絕人，能尋不經意處！』儀徵劉富曾謙甫，一日，誦汪黃鶴樓銘。詳言：『桃花綠水，秋月春風，一出蕭子顯南齊書，而李延壽襲之。』富曾驚起曰：『先兄恭甫昔校南齊書，得汪語所出，喜慰數日；不意君一叩卽憮也！』詳彌以自喜！每謂『容甫之文，出范蔚宗後漢書；而承祚國志，先於范氏；裴松之注所采諸家，規模如一；觀其約疏爲密，織以閎麗，文之能事，盡於此矣！容甫覵得此秘，斷宜於單複奇偶間，音節遒亮，意味深長；又甚會沈休文、任彥昇之樹義遣詞；而不敢輕涉鮑明遠、江文通之藩籬；此其所以獨高一代而推爲絕學也！』（仁和譚獻仲修撰師儒表於汪氏稱爲絕學）意思牢落，託之文章；而州部交契，最稱顧頡石孫，爲顧石孫四十生日壽序以寄慨曰：

令之生日何防乎？履端於楚騷，祝延於顏訓。唐宋而矇，縣儒藻士，往往矜飾華蔓，剿詩摘文，以是爲頌禱焉；蓋亦雅材之憲典，伐木之幽贄也！余與顧子石孫生幸同歲，交傾蕭流。龎、馬不問主賓，殷、劉至附輕薄，窮則撫翼濡沫，憺則揚眉抵掌；西陵弭棹，辛苦相詒；南館鳴蹊，起居互訊。三年不見，緇思憯於風霜。一夕九逝，勞結紆於書疏。邂逅之感，爾我同之！比遭多幸，適君遠歸。灑練神明，沐浴膏澤。彌年疢疾，贈并州之一丸。永日譚諧，預泉明之三益。

君則意氣干雲，余則坎壈失職，榮悴塞暑，未足相儷！顧景徂年，各登卅九，置酒見屬，爲壓更生。値君初度，詎能默息。昔陳遵、張竦，志趣小異。阿瞞、伯業，孟晉各殊。咸履涂軌，同躡好尙。敬相比附，用賫咽噓！君詞宗纍葉，門第蟬嫣。夜光專曜，良璧獨甄。北海年少，居龍腹而不斷。東國人倫，附驥尾而立顯。余植根異所，藉蔭柯條，汝南應瑒，略有著書。陳留阮瑀，雅善筆札。僅指宗袞，俱非一貫。此不如君一也。君幼稟挺至，噪譽髫齔。慧析楊梅，玄參荷棘。炊糜忘筆，聽長者之談。盜酒不隱，勤家尊之喜。余少役里衖，甚蔗爲茅；賦蜩意饉，聞侶甲乙；司空城旦，屢厭斲尋；逮解裳衣，升堂嘵晚。魯國男子，逢盛憲而已遲。槐里朱生，師蕭情而不獲。此不如君又一也。君騏驥異等，卓犖冠時。元龍覽上下之脉，劉宗爲青白之眼。魏其坐次，譬氣要人。金閶亭前，斂迹羣小。余籍舌弭謗，危行仄視，裁量月旦，揚抑時流，片言積忤，請安國之寒灰。徽文見刺，近支離之攘臂。此不如君又一也。君鴻篇巨製，喬宇旁魄。長河一寫，修桐百尺。宋玉口多微辭，江總尤工側體。銅蠡麗製，持喩瓊瑰；碧玉倡家，結言環佩。余役才苦短，顚躓宮商。仲宣不足起文，子雲常病少氣。閨中邈遠，陟側揚靈。陌上徘徊，昌丰擬詠。譬之工贖不屬先施，實侶終非陽五。此不如君又一也。君任俠自喜，豪舉稱雄。設醴以款穆生，揮金以希疏傅。鄰女炳燭，往就徐吾。修齡乞米，唯在謝尙。余肯疏人世，雅志闊拓。亦嘗質衣鄗隱，解佩肝衡。銅山之賚未廣，歸墟之水旋熯。以至王陽衣被，微微輕名。陳湯匄貸，取譏無節。此不如君又一也。總此五慚，謬蒙心賞。流波析引，寒谷熙春。翻陽婁謔，欣與平叔爲曹。敬禮小文，輒付陳思是定。稱藥量水，棲屑曾經。泛舟褰裳，懽情自接。申四海之敬，各存斷金。獻三雅之辭，請廣歡釜。粗窺崖涘，略

摯都凡。佐公感知己之賦，顧君不行兮夷猶；顏遠思友人之詩，慰余自憐兮惆悵！善保黃髮，勉貽令名！借題抒慨，以己度人。又爲自序一文以擬汪氏，至云『容甫比於孝標，已爲不逮。余於容甫，又愈下焉！是知九淵之深，未及劫灰；餐荼之苦，劣於含蟲』！辭意激楚，可概見焉！

詳論文不主桐城，論詩又薄西江，與時流異趣，而特心折侯官陳衍石遺！衍著書，揭櫫西江以成詩派；而詳之厖西江特甚！每謂：『道咸以降，涪翁派曼延天下；又以定庵恢奇鬼怪，殺亂聰明子弟，如聚一邱之貉，篝火妄鳴，爲詳爲制，至於亡國聲音之道，不可不正也！余論詩好從實處入，又喜直起直落，而略致情款；不喜作僞語及仙佛一切雜碎，比於姦聲者。』語詳所著拭甌。而陳衍見詳篇什，謂非近日詩人妙手空空者可比！詳聞之，意不足，謂石遺殆未知余論詩之說，見於拭甌者；記以一詩曰：

偶閱北海知劉備；情未任華遇少陵！價薄自迷三里霧，頌歆誰辦一枰冰！游吳物論惟輕宋，（自注：趙秋谷遊吳事，阮亭山谷所指者西江派）朝魯宗盟覽長滕。心折長蘆吾已久，別材非學最難憑！

陳衍見之曰：『滄浪論詩，以謂別材非學，余所不憖曾於羅癭菴詩敘暢言之。楷審言所著拭甌，終未見之；至此詩使事雅切，仍以非妙手空空兒評之耳！近人論詩者，皆好自欺欺人語；又千篇一律，語熟口臭，閱之不一行，使人欲睡！』詳應之曰：『有子部雜家之學，偶爾爲詩，必有可傳。若就詩求詩，架上堆得隨園全集湖海詩傳，交不出鄉里，材料皆家人匡篋中物，鍾記室以任昉爲戒，但揭羌無故實，詎出經史，相爲裁量，因之一千餘載之後，白話詩出，爲

大革命！公詩避俗好奇直高於我；而僕敢執弱以從者，以好爲子部雜家之學，詩格雖不同，內函子部雜家語；卽和意不和詞，亦節鋒相直，絕非若盧子幹之酬劉越石，李謫仙之嘲杜少陵也。沆瀣一氣，久而加敬，如文殊師利之叩維摩詰，爲二士之談道。兩家弟子，各處一方，公託閩海，弟家淮壖，天公不捉在一處，因泥髓尊制，擊狐作辭，各傳其學而已」「題所自憙者，尤在文章！自謂初好容甫文，又嗜昭明文選之序，日加三復，阮太傅文言說，尤所心醉也！答江都王翰棻論文書曰：

渥然仁兄足下日者之集，以有坐客，不能暢談。客未來時，某已略陳狂瞽。玆奉來書，洋洋盈耳，色然以駭！不意足下少年所造乎此，殊可羨仰！足下起自孤童，與某相等；其無師承，一以古人爲歸。足下尙居郡城；某則村落僻左，求一卷之師不得也！又苦無書可借！蚤歲自致，不能如足下百分之一；而困學則同。稍覩古人文字，喜尉宗漢書，昭明文選以求申阮氏文言之旨。阮氏之言，亦昭明立意能文之區畫也。文章自六經周秦、兩漢、六代以及三唐，皆奇耦相參，錯綜而成。六朝儷文，色澤雖殊；其潛氣內運，默默相通，與散文無異旨也！其散文亦爲千古獨絕！試取三國志注、晉書及南北兩史、酈善長水經注、楊衒之洛陽伽藍記與釋氏高僧傳等書讀之，皆散文之致佳者；至今尙無一人能承其緒！蓋誤以雕琢視之，而未知其自然高妙也！唐之初代以下，文字亦多追響南北兩朝；特韓柳稍異耳！夫韓柳亦耦也，觀其全集，何曾有子家言連犿恣肆，渺無岸畔，參廁其內。北宋初元，爲師承未墜。自穆伯長、柳仲塗、蘇子美、尹師魯倡爲古文，胸中初無所儲，而務矜其詞以爲古，曳其聲以爲諧，裁複爲單，故短爲

長。歐陽竟公雖師昌黎，而不變其體；未爲背師法也！蘇老泉以布衣求之於縱橫名法家言，冀以自達。二蘇繼之，馳騁而好爲策士議論，重以比況爲長，文遂往而不返！後雖別爲一派，而文章正宗不在是也！本朝自望溪以古文自命，惜抱擁護於後，曾文正又演程魚門言，比於禪林宗派。後生小子，粗有見地，一若文非桐城，卽爲畔道；比於漢人，且有甘背師法以求祿利；於是天下靡然嚮風，相逐於不悅學之一途，而專其章法起訖，以爲古文在是！滄海橫流，其誰主之！異代必有推原禍始者，某不敢盡言也！足下涉獵諸書，已見一班；惟近人文字，相戒弗觀，其害人如鴆，毒人如賊！求之於古則得矣！安有今人之足師耶！治經治小學亦不易！但觀大意與訓詁假借引申，用之於文字不謬；若精研之，非數十年功力不可！且必求勝於諸老；否則公然剿襲，可勿爲也！某所嗜者，左氏傳、文選、杜詩、韓集、容齋隨筆、困學紀聞、曝書亭集、鮚埼亭集、錢少詹潛研堂、阮文達研經室集、汪容甫述學、高郵王氏諸書、說文、段氏注、郝氏遺書，此皆某之師也；敢以薦於左右。足下今持盛意，欲執贄裴朽以爲論文之地。在昔昌黎好爲人師，其門下皇甫湜、張籍、李翺，未有以師稱之者。翺又娶其兄女，尚稱退之爲兄。某何敢屈足下爲弟子！謙必稱受業，尊必稱夫子，噫！此市道交也！奈何效之！且韓門至有劉乂；況今之逢蒙、呂步舒比比耶！通鑑某亦好此；胡注，於地理最佳；其他亦有與文生義者；足下如有所見，可互相推勘。相距甚遠，以書往來，不異面談；毋以未相推奉，謂有隔閡某非讓以鳴高，亦以古人論學，不規規於是也！某再拜。

蓋持論不慊桐城如此！而一時揭幟桐城以號於天下者，則爲侯官林紓畏廬；而詳則訶之曰：「觀林氏所譯小

說，重在言情，纖穠巧麗，淫思古意；三十年來，得天下後生，盡瞎人猥薄無行，終以亡國！昔人言王何之罪，浮於桀紂；畏廬之罪，應科何律！畏廬既以此得名，可以已矣；而又強論文章，因標舉世所宗，又爲時貴傾嚮，遂復附和其說，張之無已，氣矜之隆，寖至不可嚮邇！畏廬本佳人，而人迷途！其初多文爲富，炫鬻自媒，致敗風俗，後又出其緒餘，高論文章，取究韓、柳文法，復起桐城之餒，鼓以鑪鞴，勢令海內學子，從風而靡，一與其小說等；而其富厚之願始畢！此僕七十老公，所爲不平，而欲義形於色者也！』金壇馮煦夢華總纂江蘇通志，引詳爲佐；所上條陳，無不曲納；綜其議論，著爲碎金，別有藝文志商例；煦尤極賞之！函令采訪分纂，依例蒐輯；而衆畏其難！惟松江、南通、太倉如所云云，著見本末；餘則重塹馳騖而已！它如江都、甘泉、儀徵三縣人物、儒林、文苑及藝文，又與地沿革表，皆詳所修定也。煦於志事，深相委重；而詳以煦之鄉里姻親，督慰覼論，羞與分訪；遂膺東南大學之聘，教授文選及陶淵明集、韓昌黎集，尙氣好攻辯，人畏其口；亦以此累不得志！而文章自矜重，駢文尤所得意，以爲『駢文全貴隸事，不可拾人唾餘，揚雄賦甘泉，爲之病悸少氣，曾爲一駢文，汗出不止，幾殆；服參附乃免！』因改定潤例，凡求駢文，要先兩月通問，先奉潤金三百元；不依此格者，付之不答。其自矜貴如此！論者亦以相推，冒廣生鶴亭言：『方今駢文，北王南李。』王謂汾陽王式通書衡，讓清光緒戊戌進士，入民國，官大理院推丞；亦以駢文有名，而與李詳不同。李詳以雕藻，式通以秀潤，而馮煦之敘孫德謙六朝麗指也，仿陳思王與楊德祖書，以爲『並世作者，可得而言；夔生應揚於嶺表；（況周頤）芸子猿吟於蜀都；（宋育仁）靜山鴻冥於毘陵；（屠寄）敬言鶴峙於淮左；並抽祕騁妍，標新領異。今益葊異軍特起，獨秀江

東。』與冒氏品藻不同；而以詳所爲，固已躋之作者，名以一家矣！

孫德謙者，益葊其字，一號隘堪，江蘇元和人，歷任東吳、大夏、交通諸大學教授；其論學究心流別；以治會稽章學誠文史通義者盛名。李詳嘗以語曰：『會稽之學，君與錢唐張爾田孟劬，海內稱爲兩雄，有益一人而不得者！』自稱少而從事聲音訓詁，好高郵王氏之學，久之，病其破碎；遂有事於會稽之學，以上溯班書六略，旁逮周秦諸子，考其源流，觀其會通，成諸子要略五十篇。而目錄家言，三十以前，卽有偏嗜；班書六略，隋志四部，時用鉤稽，徒見世之講版本者，得宋、元以矜奇祕；而於書之義理，則非所知；又斷斷在字句之間，以爲劉氏向、歆之所長，祇此瑣瑣辨訂，未克條其篇目，撮其指歸；於是纂漢書藝文志舉例，劉向校讎學纂微兩書。蓋生平得力，在周秦名家之術，於一切學問異同得失，咸思覈實以求其眞；與世之穿鑿附會者不同科矣！然生平志在千秋，以爲詩文戔戔，何足稱不朽絕業！弱冠之歲，有友箴之曰：『君子之學，所貴文質相宜，學貫天人，尤貴潤以文章。』意有感發！而文之爲體，駢散而已；自以散文非性所近，遂致功於儷偶；日取武進李兆洛申耆所選駢體文鈔專壹諷習，如是者有年，乃悟潛氣內轉之法；其爲文不尙塗澤，唯務氣韻天成；尤喜讀范蔚宗後漢書敍論，愛其遒逸，而濟之以江文通，欲更加研鍊。一時論儷體者，以李詳爲第一，德謙次之！而海寧王國維靜安則語之曰：『審言過於雕藻，知有句法而不知有章法。君得蔚宗之氣，我謂審言定不如君；』德謙每引自重！而以儷體必溯六朝，因撰六朝麗指一書而敍其端曰：「麗辭之興，六朝稱極盛焉！夫沿波者討源，理枝者循幹。作爲斯體，不知上規六朝，非其至焉者矣！唐、宋以來，各擅

其勝！爰逮近彥，頗亦爲工，然北江傑材，別成其派，衍南城輯路，羣奉爲正宗。六朝之氣韻幽閒，風神散蕩，疏流所始，眞賞殆希！亦由任、陸楷模，得世續而顯；魏、邢優劣，唯孝徵則知。未有下帷鑽堅，升堂覩奧，稽逮來哲，譽嶷密徵故也！夫論文之製，託始子桓。厥後宏範謂之翰林，仲治條其流別。士衡詮賦，曲盡於能言。公曾撮題，雜撰乎集敍。自是摯多於世矣！其在六朝，往往間出，彥昇緣起，乃原六經；休炳一編，備稽江左。若夫隱侯述志，水德博徵；仲偉周游，風謠自局。其古今隱括，體用園該，東莞雕龍，可云殆庶！然宋、齊而下，不復詳言；則以世近易明，無勞甄敍；六朝盛藻，嗣響於聞。將師曠知音，且期異代；惠施妙處，未獲傳人。意者豈其然乎？加以昌黎崛起，古文代雄。後來辭人，遞相師祖，震起衰之說，近蔽眉山；矜載道之華，遠承洄水。語乎六朝富豔，方且俳優黜之！夫迭相奇偶，前良所崇；雖簡文嗤其懦鈍，士衡替其華僞，爾時氣格，或不免文勝之嘆！然其緝旨星稠，逸情雲上，綴宇通蒼雅之學，馭篇運騷賦之長，駢儷之文，此焉歸趣！又況王篤妍鍊，獨步名家；仲寶典裁，騰芬當世者焉！余少好斯文，迄茲靡倦，探賾緝諷，垂三十年，見其氣轉於潛，骨植於秀；振采則濟綺，淩節則紆徐；緝類新奇，會比興之義；窮形抒寫，極絢染之能。至於異地雋才，剛柔昭其性；並時齊譽，希數觀其徵。凡皆成誦在心，借書於手，符羊子百章之數，準馬談六家之論，亦已著之篇中，茲蓋試言其略也。評非月旦，敢覬乎高名。禮毋雷同，豈資於勦說。固知言不盡意，恆患攸存；庶六朝之閫規密裁，於是焉在！若乃鏡鑒源流，銓綜利病，善文之士，類能道之；斯則非所急矣！

繹其歸趣，大指主氣韻，勿尙才氣；崇散朗，勿爤藻采。其論以爲『駢文之有任、沈，詩家之有李、杜。彥昇用筆，稍有質

實處；不若休文之秀潤，時有逸氣，爲可貴也！詩品云：「防旣博物，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然則彥昇之詩，失在貪用事，故不能有奇致；吾謂其文亦然，皆由於隸事太多耳！語曰：「文翻空而易奇，」以此言之，文章之妙，不在事事徵實；若事事徵實，易傷板滯；後之爲駢文者，每喜使事，而不能行清空之氣；非善法六朝者也！六朝之文，無不用頓宕之筆；後人但賞其藻采，而於氣體散朗，則不復知之！故卽論駢文能入六朝之室者，殆無多矣！」此崇散朗，勿擅藻采之說也。又謂「長沙王逵吾選，駢文類纂若干卷，其持論大旨，則在不分駢散，而以才氣爲歸。夫駢文而歸重才氣，此固可使古文家不復輕鄙，無所藉口。惟旣言駢文，則當上規六朝；而六朝文之可貴，蓋以氣韻勝，不必主才氣立說也。齊書文學傳論曰：「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若取才氣橫溢，則非六朝眞訣也！昌黎謂「惟其氣盛，故言之高下皆宜；」斯古文家應爾；駢文則不如此也！六朝文中，往往氣極遒煉，欲言不言；而其意則若卽若離；上抗下墜，潛氣內轉，故駢文蹊徑與散文之氣盛言宜，所異在此！」此主氣韻，勿尙才氣之說也。主氣韻，勿尙才氣；則安雅而不流於馳驟，與散行殊科。崇散朗，勿矜才藻，則疏逸而無傷於板滯，與四六分疆。德謙以爲：「駢體與四六異。四六之名，當自唐始；李義山樊南甲集序云：「作二十卷，喚曰樊南四六，」知文以四六爲稱，乃起於唐；而唐以前，則未之有也！且序又申言之曰：「四六之名，六博格五四數六甲之取也。」使古人早名駢文爲四六，義山亦不必爲之解矣！文心雕龍章句篇雖言：「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緩，」此不必卽謂駢文。不然，彼有麗辭一篇；專論駢體；何以無此說乎？吾觀六朝文中，以四句作對者，往往祗用四言，或以四字五字相間而出。至徐、庾兩家，固多四

六語，已開唐人之先；但非如後世駢文，全取排偶，遂成四六格調也。而駢文又與律賦異。以為「駢文宜純任自然，方是高格；一入律賦，則不免失之纖巧。」文心雕龍，詮賦與麗辭各自為篇，則知駢文且不同於賦體。賦體出以雕纂，而駢文尤貴疏逸。」疏逸之道，則在寓散於駢。以為「駢體之中，使無散行，則其氣不能疏逸，而敍事亦不清晰。故庾子山碑誌諸文，述及行履，出之以散。每敍一事，多用單行，先將事略說明，然後援引故實，作成駢語以接其下。推之別種體裁，亦應駢中有散文。儻一篇之內，始終無散行處，是後世書啓體，不足與言駢文矣。」德謙之育，此為精覈；其他諸作，未能稱也。李詳以為駢文全須隸事，不可拾他人唾餘。而德謙則病任彥昇隸事太多，不如沈休文之秀潤有逸氣；以為「文章之妙，不在事事徵實。」此可以徵兩家蹊逕之不同。李詳以隸事新穎自夸。德謙以逸氣清空為尚。北齊書魏收傳，見邢、子才魏之臧否，卽任、沈之優劣。吾則謂任、沈之優劣，卽是李、孫之優劣爾！然德謙好自標置，特工議論，而所作或不逮！若論秀潤有逸氣，蓋不如同郡孫雄云！

孫雄早歲治經宗東漢，顧學鄭玄，以玄字康成，原名同康字師鄭，亦號鄭齋；別號楳盦，以明嚮慕所在也；昭文人。高祖原湘，為清代乾隆、嘉慶間詩人，世稱子瀟先生；著有天真閣詩文集六十四卷。雄幼承家學，十歲卽能詩；弱冠以後，從德清俞樾、定海黃以周遊，始知服膺東漢大儒鄭康成之學；而治三禮毛詩尤邃。中式光緒甲午進士，授職吏部主事。大學士張之洞，管京師分科大學，奏派為文科大學監督，輯近人詩，約得二千餘家，為道咸同光四朝詩史一斑錄；無貴賤老幼與相識不相識，旁搜博采，每人綴以小傳，其題薛墊銘詩稿後有云：「朱子論作文，勿使

差異字。選言戒鉤棘，說理尙平易。（朱子語類卷一百三十九云）「詩文體縱殊，探源慚二致。」又云：「謫仙曠世才，逸足追風驥。落筆撼五嶽；絕塵飛六轡。少陵鬱忠肺，字字流血淚。高歌泣鬼神，獨醒喚衆醉。慷慨南董筆，從容北山議。天若假之鳴，詞取遂其意。蛇神牛鬼徒，形穢三舍避！」又云：「詩中還有我，詩外更有事。囘甘道味濃，叩寂餘音嗣。古云貂裘雜，不如狐裘粹。（見淮南子）哂彼餖飣儒，爛祭誇多識！作詩如用兵，操縱身使臂。奇兵不在衆，敢戰推驍騎！」即此可見論詩宗旨；蓋所貴達意，而無取使事也。其爲駢文不以遒峭爲古；而氣味自淵懿。年二十許，遊京師，客其鄉人尙書翁同龢所，與會稽李慈銘蒓客相過從。慈銘工駢文，又宿學；素觀所作，亟賞之；謂曰：「君文精深簡雅，淵乎經籍之光！妙在命意遣詞，必以醇粹爲本，雝和爲飾；視世之矜奧衍，逞才情者，或雕飾以爲古，或恢詭以示奇，正宗旁門，判若涇渭。此經生之文，異乎瑰士也！」爲加點定，因輯爲師鄭堂駢體文存上下二卷，都十七篇；而慈銘尤推其居庸關吾宣化府行記、賀曾孟樸新婚序、讀元祕史注書後、與胡會修書四篇，辭趣淵雅；匪徒苟爲炳炳琅琅而已！若論偉文抱質，徵見性情，則莫如與翁師淺書，其辭曰：

執別數日，相思千里，冬序忽來，秋思彌甚！北地苦寒，冰厚寸許。車聲害奔，馬足霧亂。黃塵飛揚，兩目爲障。紫沙堆積，半體若塑。昨日之午，爰抵深州；征驂甫停，卽覺疾作。寒風侵肯，倚枕不寐，遙念足下，激盧經史，削迹家術。入有吹標之雅，出有畫響之歡。委蛇俛仰，誠足愁樂！僕本乏技能，唯耽文史。謬蒙長者推奬，爲之先容。鷦鳥借一枝之安，勞魚得歸涔之水。靜言思之，已爲非分！矧以順德先生中朝冠冕，海內斗山；幕府羣才，孔多鴻碩；相與推轂延

抱，佩韋留弦，證古史之對音，論駢文之異體。松盟柏悅，生幸同時。月落參橫，談猶未倦。以此稍慰岑寂；暫忘離憂。然南望之心常懸，北堂之讌誰侍！門前別子，何限歔欷！夢裏覲親，雖酬願復！每當魚更三躍，掩卷就寢；魂遊江南之國，身在華胥之鄉。婢僕賀其遠歸，弟妹喜而起舞。高堂扶杖，話面目之瘦肥。良友叩門，問著作之多寡。鄰儈解事，樂聞笑言。山妻賦詩，互相贈答。恍惚自思，疑為幻境！頹然而醒，仍復獨處！呼僕舉燭，亦在睡鄉。仰視東方，天光已白。一夜十起，祇益悵然！嗟乎！北江先生有言：「積瘁之士，寡至四十者。」僕之年齒，已近三十；而學問事業，迄用無成！儻得籤名清時，委質京國，竊懷負石赴河之義，力挽琅邪淩鑠之風。破柱求姦，作守天之一鶚。開城創制，為南溟之大鵬。此乃上願所存，不可必也！若夫韓高密之遺書，申該長之奧說，誦龍門之雄文，校蘭陵之異字，含毫邈爾，思通古人；伸紙斐然，精騖八表。休息經籍之圃，馳騁文雅之囿。百家雜語，淵匯乎一編。六藝微言，囊括夫萬象。覃思以終其業，咀華以潤其流。則我心區區，亦竊慕乎是！昔北齊劉孔昭云：「使我數十卷書傳於後世，不以易齊景之千駟也！」僕嘗歎此達言，以為美談！至乃以科舉為性命，視富貴若神仙。鶩譽而尋聲，承意而揣色。牡孳牝友，殷殷沄沄。齒豁頭童，濩濩躇躇。偶邀顧盼，如登天而坐雲。略失援繫，便墜心而危湍。百年倏忽，時不我與！幸得窺乾坤之至蘊，承鞠育之遺體，寧忍羈役魂夢，眩惑耳目，隨草木以同腐，動朋友之茹歎哉！吾鄉諸子，並雄於學！會修研思乎國策，謙齋振響乎淮南，孟樸殫勤乎漢志，秉衡覃精乎晉書，歷南肆力乎古文，沐膶疲神乎目錄，開篋而覩，咸有成書；閉門而造，無非確論。足下又淹貫衆長，自成絕學，惟善蓄光彩，益彰令名！道遠言略，各

自努力耳」十日以後，使車邏都，再遂窺緒，發函於邑，不盡所云！同康再拜。

時雄未舉進士，以爲尙書之介，隨侍郎順德李文田仲約按試承德府，文字賞會，而文田方爲元祕史注成書，此讀元祕史注書後之所爲作也。文田誦之，歎曰：『拙著元祕史注，本極猥鄙；然經通人一覽，抉摘無遺，惟博聞强記於平時，故能提要鉤元於一日！』蓋雄之學，兼綜條貫，而於文章流別，辨之尤嚴；故其文篇雅有節，光氣黯然，而不尙雕藻，與孫德謙辭趣一揆；然未能以駢文上說下教，發凡起例，如德謙所云爲也！故以附於篇。

(三)林紓　馬其昶　姚永概 附兄永樸

民國更元，文章多途；特以儷體綺藻，儒林不貴；而魏、晉、唐、宋，駢騁文圃，以爭雄長。大抵崇魏、晉者，稱太炎爲大師；而取唐、宋，則推林紓爲宗盟云！

林紓，原名羣玉，字琴南，號畏廬，又自署冷紅生，福建閩縣人也，年十歲，從同縣薛則柯讀。則柯讀禮記檀弓至防墓崩，即掩卷大哭。紓亦爲飲泣。則柯賞其慧解，因授以歐文、杜詩。然家貧無所得書，則雜收斷簡零篇，用自磨治；偶發篋，得季父所藏毛詩、尙書、左傳、史記四部殘本，則大喜過望！而喜史記特甚！嘗語人曰：『史記之文，純一紀事之文也。然本紀世家列傳中，有同時之事，不並敍，無以取證。已往之迹，不插敍，無以溯源。繁賾之文，不類敍，無以醒目。』爲箋識，用力頗勤，自十三齡及於二十以後，校閱不下二千餘卷。迨三十以後，得與同縣李宗言交，乃盡讀其

家所藏書，不下三四萬卷。強記多聞，為駢文嘉王曇、金應麟；為古今體詩，追吳偉業、陳恭尹；能賦，能經世文，才名噪里黨，與林崧祁、林某有三狂生之目；久之一切棄去，為古文祈嚮桐城諸老，竊饋昌黎，自謂善闢抑蔽匿，嘗伯仲柳湖吳敏樹柏梘；梅曾亮或翹其闕，則勃怒於言！中式光緒壬午舉人，再應禮部試不遇，大挑用教諭，以二十六年入京師，為五城中學國文教員，年五十矣！因得與桐城吳汝綸遊。汝綸故文章老宿，有大名；為論史記竟日。紓曰：『大宛一傳，不割斷諸國，融為長篇，猶散錢貫之以繩，前半貫以張騫，騫卒，續貫以宛馬；於是安息、奄蔡、黎軒、條枝、身毒之屬，皆為馬也；零落不相膠附之國，公然與漢氏聯絡矣！但觀傳首大書曰：「大宛之迹，見諸張騫；」則史公當日用心，因張騫以貫諸國，故能融散為整。又絳侯世家敍侯功頗簡約，至亞夫事，則文筆婉娟動人，猶歐西人之構宇，集民居為高樓；擴其餘城成公園；以待遊侶；此文字疏密繁簡之法也。彭越傳疏率若不經意，弗如淮陰之詳，且與魏豹同傳；然世稱漢初功臣，必曰韓、彭者，幾不得解；乃不知高帝本紀中累書「彭越反梁地以牽掣項羽，使不得過成皋」，厥功，與韓信垓下之役實同。讀史記者，能於不經意中求之，或得史公之妙乎？』汝綸大韙紓說，又讀紓文，稱曰：『是抑遏掩蔽，能伏其光氣者！』於是聲名益起。其詔學者，恆令取逕於左氏傳及馬之史、班之書、昌黎之文；以為：『此四者，天下文章之祖庭也！縣古以來，自周、秦迄於元、明，其間以文名而卒湮沒勿章者何限！胡以左、馬、班、韓歸然獨有千古！正以精神詣力，一一造於峯極；縣萬劫不復漫滅耳！而後人之稱昌黎者，曰：「文起八代之衰，」此專言昌黎一人之文，不屬於唐人之文也。唐之名家，如裴度、李華、獨孤及、段文昌、權德輿、元稹、劉禹錫之流，力摹漢

京，自以為古；然響榻而氣促，體贋而格俗，偶與皇甫湜、李翺、孫樵之文雜陳，則意境神味，迥然不侔，烏能肩隨退之哉！平心而論；六朝之文，去古尚近；而後來則彌不及！范曄、陳壽、魏收三君，較之馬、班，固不能望其項背；然三家之文、咸沈穩方重，饒有古趣，自唐以下則漸殺！至於宋之劉原父、宋子京之倫，力欲求古而彌不古；則時時發為僻僻之音！迨及明之陳仁錫、李夢陽、王元美，日以贋體侈衆，猶復唾棄南北朝為凡猥，則不可解矣！天下之理，製器可以日求其新；惟行文則斷不能力掩古人而自侈其厚。六朝時，古書未盡燬；又去漢、魏不遠，元氣深厚，製局用筆，斂而不散，精而能卓；雖體格弗高，然能遏光弗揚；亦其精力有獨至者！故文家取材，知㝠涉子書而取其古色；不知六朝人之吐屬名貴，亦故家風範，不能不用以蕩滌其傖氣。」是紓早年論文崇唐、宋，故亦未嘗薄魏、晉者；然每為古文，則矜持異甚！或經月不得一字，或涉旬始成一篇；獨其譯書則運筆如風落霓轉，而造次咸有裁制；所難者，不加點竄，脫手成篇；此則並世所不經見者已！

初紓與長樂高氏兄弟鳳岐而謙敦昆弟驩。鳳岐而謙歷佐大府，為東諸侯上客有聲，與紓相引重。而謙摯友王壽昌精法蘭西文；亦與紓驩好。紓喪其婦，牢愁寡懽！壽昌因語之曰：『吾請與子譯一書，子可以破岑寂；吾亦得以介紹一名著於中國，不勝於蹙額對坐耶！』遂與同譯法國大仲馬茶花女遺事行世，國人詫所未見，不脛走萬本！既而鳳謙主幹商務印書館編譯事，則約紓專譯歐美小說；前後一百二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其中多秦西名人著作，若卻而司迭更司，若司各德，若莎士比亞，均有之；而以譯卻而司迭更司為尤高！最先出者為茶花女遺

事，致自得意蓋中國有文章以來，未有用以作長篇言情小說者有之，自林紓茶花女始也！紓迻譯既熟，口述者未畢其詞，而紓已書在紙，能扱一時許就千言，不竄一字，見者競詫其速且工。然駡他文，亦坐此率易命筆矣！自以工爲古文辭，雖譯西書，未嘗不繩以古文義法也！其序英哈葛德斐洲烟水愁城錄曰：『哈氏所遭蹇澀，往往爲傷心哀感之詞，以寫其悲；又好言亡國事，令覩者無懽！此篇則易其體爲探險派，言窮斐洲之北，出火山穴底，得白種人部落；且因遊歷斐洲之故，取洛巴革爲導引之人；書中語語寫洛巴革之勇，實則語語自描白種人之智。書與鬼山狼俠傳似聯非聯，嶄然復立一境界；然處處無不以洛巴革爲針線，何乃甚類我史遷也！史遷大宛傳，其中雜沓十餘國。文章之道，凡長篇鉅製，苟得一貫串精意，卽無慮委散。大宛傳固極繁穢，然前半用博望侯爲之引線，隨處均著一張騫，則隨處均聯絡；至半道張騫卒，直接入汗血馬；可見漢之通大宛諸國，一意專在馬；而繁穢之局，又用馬以聯絡矣！哈氏此書寫白人一身膽勇，百險無懼，而與野蠻拚命之事，則仍委諸黑人；白人則居中調度之，可謂自占勝著矣！然觀其著眼，必描寫巴洛革爲全篇之樞紐，此卽史遷大宛傳篇法也；文心蕭閒，不至張皇無措，斯眞能爲文章矣。』序英卻而司迭更司著孝女耐兒傳曰：『天下文章，莫易於叙悲；其次則叙戰；又其次則宣述男女之情；等而上之，若忠臣孝子義夫節婦，決脰絕血，生氣凜然；苟以雄深雅健之筆施之，亦尙有其人！從未有劌𥁒市井卑汙齷齪之事，至於二三十萬言之多，不重複，不支厲，如張明鏡於空際，收納五蟲萬怪，物物皆涵滌淸光而出，如憑闌之觀魚鱉蝦蟹焉；則迭更司者，蓋以至淸之鑑府，叙至濁之社會，令我增無數閱歷，生無窮感喟矣！中國說部

登峯造極者，無若石頭記，敍人間富貴，感人情盛衰，用筆縝密，著色繁麗，製局精嚴，觀止矣！其間點染以清客，間雜以村嫗，牽綴以小人，收束以敗子，亦可謂善於體物，終竟雅多俗寡，人意不專屬於是，若迭更司者，則掃蕩名士美人之局，專爲下等社會寫照，奸獪騙詐，至於人意所未嘗置想之局，幻爲空中樓閣，使觀者或笑或怒，一時顛倒，至於不能自已，則文心之邃曲，寧可及耶！余嘗謂古文中敍事，惟敍家常平淡之事爲最難著筆！史記外戚傳述竇長君之自陳，謂「姊與我別逆旅中，丐沐沐我，飯我，乃去。」其足生人惋愴者，亦祇此數語。若北史所謂隋之苦桃姑者，亦正仿此；乃百摹不能遽至，正坐無史公筆才，遂不能曲繪家常之恆狀。究竟史公於此等筆墨亦不多見；以史公之書，亦不專爲家常之事發也！今迭更司則專意爲家常之言，而又專寫下等社會家常之事，用意著筆爲尤難！此書特全集中之一種，精神專注在耐兒之死；讀者迹前此耐兒之奇孝，謂死時必有一番死訣悲愴之言，如余所譯之茶花女日記，乃迭更司則不寫耐兒，專寫耐兒之大父淒戀之狀，疑睡疑死，由昏憒中露出至情；則又於茶花女日記外，別成一種蹊逕矣！」序迭更司著塊肉餘生述曰：「此書爲迭更司生平第一著意之書，分前後二篇，都二十餘萬言，思力至此，疑絕孤天！古所謂鎖骨觀音者，以骨節鉤聯，皮膚腐化，揭而舉之，則全具鏘然，無一屑落者；方之是書，則固赫然其爲鎖骨也！大抵文章開闔之法，全講骨力氣勢，縱筆至於灝瀚，則往往遺落其細事繁節，無復檢舉，遂令觀者得罅而攻；此固不爲能文者之病，而精神終患弗周！迭更司他著，每到山窮水盡，輒發奇思，如孤峯突起，見者聳目，終不如此書伏脈至細，一語必寓微旨，一事必種遠因，手寫是間，而全局應有之人，逐處湧現，隨

地闕合；雖偶而一見，觀者幾復忘懷，而閒閒著筆間，已俯拾即是；讀之令人斗然記憶，循編逐節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蹤，得是事之來源；綜言之，如善弈之著子然，偶然一下，不知後來咸得其用；此所以成爲聖手也；施耐庵著水滸，從史進入手，點染數十人，咸歷落有致；至於後來，則如一羣之貉，不復分疏其人，意索才盡，亦精神不能持久而周徧之故；然繪敍盜俠之事，神奸魅鬼，令人聳懾。若是書特敍家常至瑣至屑無奇之事蹟，自不善操筆者爲之，且懨懨生人睡魔；而迭更司乃能化腐爲奇，撮散作整，收五蟲萬怪，融匯之以精神，眞特筆也！史班敍婦人瑣事，已綿細可味矣！顧無長篇可以尋釋！其長篇可以尋繹者，惟一石頭記；然炫語富貴，敍述故家，緯之以男女之豔情，而易動目。若迭更司此書，種種描摹下等社會，雖可噲可鄙之事，一運以佳妙之筆，皆足供人噴飯；尤不可及也！」又法森彼得著離恨天譯餘剩語曰：「凡小說家立局，多前苦而後甘；此書反之！然敍述島中天然之樂，一花一草，皆涵無懷、葛天時之雨露；又兩少無猜，往來游衍於其中，無一語涉及纖褻者，用心之細，用筆之潔，可斷其爲名家！中間著入一祖姑，即爲文字反正之樞紐，余嘗論左傳楚武王伐隨，前半寫一「張」字；後半落一「懼」字；「張」與「懼」相反，萬不能咄嗟間撤去「張」字，轉入「懼」字；幸中間插入「季梁在」三字；其下輕將「張」字洗淨，落到「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今此書敍葳晴在島之娛樂，其勢萬不能歸法，忽插入祖姑一筆；則彼此之關鍵已通，用意同於左氏。」如此之類，更難僕數，嘗語人曰：「中西文字不同；而文學不能不講結構一也；」即此可以徵已！

紓之文工爲敍事抒情，雜以恢詭，婉媚動人；實爲古所未有！固不僅以譯述爲能事也！其自作冷紅生傳曰：

冷紅生，居閩之瓊水；自言系出金陵某氏，顧不詳其族望。家貧而貌寢，且木强多怒。少時見婦人，輒踧踖隱匿。嘗力拒奔女，嚴關自捍。嗣相見奔者恆恨之！迨長，以文章名於時，讀書蒼霞洲上。洲左右皆妓寮，有莊氏者，色技絕一時；養緣求見，生卒不許。鄰妓謝氏笑之；偵生他出，潛投珍餌，館僮聚食之盡！生漠然不問知，一日，羣飲江樓，座客皆謝舊暱。謝亦自以爲生既受餌矣！或當有情？遍而見之，生逡巡遁去。客咸駭笑，以爲詭僻不可近！生聞而歎曰：『吾非反情爲仇！顧吾褊狹善妒，一有所狎，至死不易志。人又未必能諒之！故寧早自脫也！』所居多楓樹，因取『楓落吳江冷』詩意，自號曰冷紅生，亦用志其僻也。生好著書，所譯巴黎茶花女遺事，尤淒惋有情致。嘗自讀而笑曰：『吾能狀物態至此！寧謂木强之人，果與情爲仇也耶！』

又以中日之戰，海軍敗績，用遭詬厲；傷毀者之例以一概也！作徐景顏傳曰：

徐景顏，江南蘇州人，早歲習歐西文字，肄業水師學堂；每曹試必第上上。琵琶簫笛之屬，一聞輒會其節奏；且能以意爲新聲。治漢書絕熟，雖純史之家，無能折者！年二十五，以參將副水師提督丁公爲兵官。壬辰，東事萌芽時；景顏歸覲對妻涕泣：意不忍其母！母知書，明大義，方以景顏爲怯弱！趣之行。景顏晨起，就母榻拜別；持簫入臥內，據枕吹之，初爲徵聲，若泣若訴；越炊許，乃斗變爲慘厲悲健之音，哀動四鄰；擲簫索劍，上馬出城。是歲，遂死於大東溝之難！

論曰：余戚林少谷都督於大東溝之戰，所領兵艦，碎於敵炮。都督浮沈海中，他舟曳長繩援之，都督出半身推繩，就水上拱揖，俾勿援！如是三四，終不就援以死！又楊雨亭鎮軍軍覆威海時，以手鎗內齦齶之間，彈發入腦，白漿濆出鼻竅下垂徑尺許，端坐不仆，日人驚以爲神！二公皆閩人，與袁顧均從容就義者也！恆人論說，以威海之役，詆全軍無完人！至二公之死節，亦不之數矣！嗚呼！忠義之士，又胡以自奮也耶！

又作趙聾子小傳以非相者；其辭曰：

趙聾子，楚人；以相術至閩，三日，閩之薦紳先生，集其門，至不可過車馬。納金屏息，聽決於聾子。聾子曰：『某頤豐壽耋。』羣客聞之，皆自摩其頤也！『某準隆位相。』羣客聞之，又皆自按其準也！神色惴恐，惟患聾子之詆己者。『若者神木而色朽，當死！』則淚承睫！他客亦慘然若憫其果死者；更撫其項，審其頰曰：『是紋佳，可勿患；』則淚者笑矣！壽夭貴賤，惟聾子一言！聾子詭譎多智，嘗陰飾妹麗若貴家者，而亦至求相。聾子僞叱曰：『若倡也！若何相！』相者泚而栗，引去。見者大神之！士之應舉者踴至，聾子皆許售。闈試得售者百有三人耳！聾子許售已百數！榜木未出，至於更欲有問者，晨款其扉，而聾子以夜去矣！

畏廬曰：有某公者，擁貲鉅萬，已任方面事，聾子甚恭！聾子策三年必開府；今已後期無驗；病攣，不復良行！公恭儉峻整，親故嚴憚，無敢陳乞；於聾子特厚！嗚呼！聾子亦神於乞矣！

此畏廬初集之文也。晚年名高，好爲矜張，或傷於蹇澀；不復如初集之清勁婉嫻矣！初集出，一時購讀者六千人；蓋

並世作者所罕覯焉」

當淸之季，士大夫言文章者，必以紓爲師法。遂以高名入北京大學主文科。嘗教學者以作銘之法曰：『銘者，有聲之文也；與序事之體異。昌黎爲鄭君弘之墓誌銘曰：「再鳴以文進塗闢。佐三府治藹厥績。郎官郡守愈著白。洞然渾璞絕瑕謫。甲子一終反玄宅。」用「闢」字「績」字「謫」字，不特取其字，亦兼取其聲也。顧但用其聲，其中無波折停蓄之態，則聲亦近梈；讀之索然！故每句須用頓筆；用頓筆，則斷不流利；故有「拗」字「蹇」字「澀」字之訣。歐公爲安陸侯墓銘，亦用七字；其文曰：「思無邪，容則莊！藹然有儀人所望！學而不止久愈彰！銘昭厥美示不忘！」可謂不「拗」不「蹇」不「澀」矣！然讀之無聲響。廬陵散文能至；而有聲之銘詞未必至。其不能至者，由少拗筆蹇筆與澀筆也。南宋之詞，至白石、草窗，亦皆沈啞；然播以聲律，又復悠揚動聽，如「暗香疏影，」字字皆啞，亦字字皆圓。塡詞小道，尙須沈啞；況銘詞高貴，安可以油滑之調出之！至於昌黎作銘時，不作七古之想；故力求蹇澀，正以斂避七古。』又曰：『或以爲班固封燕然山銘用楚詞體者，非也。楚詞之聲悲；而班銘之聲沈。楚詞之聲抗；而班銘之聲啞。其詞曰：「鑠王師兮征荒裔！勦凶虐兮截海外！夐其邈兮亘地界！封神邱兮建隆碣！熙帝載兮振萬世！」班氏深知銘體典重，一涉悲抗，便爲失體；故聲沈而韻啞。此訣早爲昌黎所得，爲人銘墓，往往用七字體，省去兮字，聲尤沈而啞。然此體尤難稱；不善用者，往往流入七古。七古在近體中，別爲古體，以不佻也；然一施之銘詞，則立見其佻。法當於每句用頓筆，令「拗，」令「蹇，」令「澀，」雖兼此三者，而讀之仍能圓到，則昌黎之長技也！』紓讀書

能識古人用心抉發閫奧。及其老也，雖散文亦以拗筆蹇筆澀筆出之，固非其倫！而名亦漸衰！

初紓論文持唐宋，故亦未嘗薄魏晉。及入大學，桐城馬其昶、姚永概繼之；其昶尤與汝綸高第弟子，號爲能紹述桐城家言者；咸與紓懽好。而紓亦以得桐城學者之盼睞爲幸，遂爲桐城張目，而持韓、柳、歐、蘇之說益力！既而民國興，章炳麟寶爲革命先覺；又能識別古書眞僞，不如桐城派學者之以空文號天下！於是章氏之學興，而林紓之說燬！紓、其昶、永概咸去大學；而章氏之徒代之。紓憤甚！與姚永概書曰：

「僕潛蟄京師久，咫尺之地，不與足下相聞。既見足下南歸，不居大學。有人言校長不直足下；尋校長亦不見直於學子，且不見直於司學之人；而校長行矣！繼其事者不知爲誰？然以足下之鴻學方論，宜其不見容於大學也！夫瞢然不審中國四千餘年之繼紹絕學，則蔽於東人之言；此少年輕剽者所爲，雖力攻吾學，而不卽躓墮於其手！敝在庸妄鉅子，剽襲漢人餘唾，以撏撦爲能，以餖飣爲富；補綴以古子之斷句，塗堊以說文之奇字，意境義法，概置勿講。侈言於衆：『吾漢代之文也！』傖人入城，購搢紳殘敝之冠服，襲之以耀其鄉里；人卽以搢紳目之，吾不敢信也！王、李之相競以能古，震川先生歸然不之卻；而後來古文之紹其傳者，未聞以滄溟、弇州爲正宗！矧弇州晚年之於震川又何如？震川之痛詆弇州，巳不以能古屬之，矧今日妄庸之鉅子，其道又左於弇州萬萬也！古人因文以見道；非能文卽謂之知道。蓋古文之境地高，言論約；不本於經術，爲言弗腴；不出於閱歷，其事無驗。唐之作者林立，而韓、柳傳。宋之作者亦林立，而歐、曾傳。正以此四家者，意境義法，皆足資以導後生而進於古；而所言

又必衷之道；此其所以傳也！孔孟之徒，傳之勿替者，以其善誘也。莊、列恃其聰明，高蹤遠步，惟晉人紹之；已而光焰熸然！然莊、列之文，亦豈掃擠飣餖，如今日妄庸之鉅子者耶？近者其徒某某騰謗於京師，極力排媢姚氏，昌其師說；意可以口舌之力撓蟣正宗！且黨附於目錄之家，矜其淹博；謂古文之根柢在是也！夫目錄之學，書賈之帳籍也。京師書賈之老輩者，即以宋、明之槧歷歷然，謂文之有根柢者，必若書賈之帳籍，其可乎？貢父兄弟讀書多於歐公，今日二劉遺集，寧足與居士集並立？矧庸妄之謬種，又左於二劉萬萬也！桐城之派，非惜抱先生所自立。後人尊惜抱爲正宗，未敢他逸而外軼，轉輾相承而姚派以立。僕生平未嘗言派，而服膺惜抱者，正以取徑端而立言正。若弗務正，而日以掃擠飣餖，震眩流俗之耳目，吾可計日而見其敗！離違久，不得足下之書，故拾其所聞以相語；非斤斤與此輩爭短長；正以骨鯁在喉，不探取而出之，坐臥皆弗爽也！

蓋卑卑無甚高論，而持唐以前之古爲不可法，立說與前殊矣！既不得志於大學；會徐州徐樹錚爲段祺瑞謀主，以北洋軍人魁桀，盜國之鈞；自謂有文武才，嘉誠桐城之學；以紓三人文章耆宿，遂引之入所辦正則學校。一時言桐城者咸得皈依，而紓尤傾心焉；其撰徐氏評點古文辭類纂序曰：

總集昉於文選，梁以前未有也。昭明擬立體例，法嚴而律精。迨宋之文苑英華出，始舍精而貴多，淩雜失統；柳宗元、白居易、權德輿、李商隱、顧雲、羅隱諸人，至全卷收入。姚鉉輯唐文粹，始剷刈繁蕪，師承穆修柳開一派，而獨孤常州乃列爲正宗。顧衡以退之，尚有間也！燕、許宗漢京；四傑尚駢儷；置韓、柳、李、孫四公於全唐文中，翹然莫肯其

類。然非深於文者亦不能別。自是以來，呂祖謙之宋文鑑、蘇天爵之元文類、程敏政之明文衡出；謂之備列三朝人之文，可也；謂之鑒別三朝文格之精，不可也！蓋必深於文者，始能去取古人之文，若徒備數而取足；則梅鼎祚之文紀，合東西晉、南北朝而盡錄之；直彙書耳！寧復謂之選本！故茅鹿門之選八家，失之濫收；儲同人之選八家，亦未必得其傳作。獨惜抱先生沈酣於古文近六十年，獲成是書；心力瘁矣！蜀中趙堯生侍御，稱是書爲姚氏學。余曰：『惟姚氏始有是學，他氏惡能有者！』姚氏之文，近於歐、歸。夫歐非學韓者耶？韓之變化，不可方物；歐則出之以沖融；顧外融而中矯，如送徐無黨南歸序，其中化單而偶，化偶爲單，迹象渾然，讀之不辨其爲韓也！震川沈厚不及歐；而因事設權，能不自襲其舊；是亦解變化者。惜抱則綜二氏之長，潛其脈而永其趣；脈潛則不見其憤張；趣永則彌饒其淵邃；殆所謂陰柔之文也！凡文近於陰柔者，恆深沈而善思；故亦精於鑒別。韓之文，崇義而履忠者，凜乎其陽剛也！敍哀而述情者，粹然其陰柔也！而歐公則寓陽剛於陰柔之中，惜抱近歐而慕韓，故集中所選韓文特多，歐次之。凡余平日所愜於韓、歐者，惜抱則皆錄之矣。黎氏王氏均有續集，黎則古今雜收而不審擇；王本專收近人，於桐城之弟子爲多；幸皆不悖於法；然其行世仍不如姚選之盛！吾友徐君又錚崇禮姚氏全集，已一一加墨；且集諸家評語標之眉間，間亦出以己意。又錚韜鈐中人，而篤嗜古文如此！較余之駑朽爲甚矣！夫文評始於典論，次則摯虞之流別，劉勰之文心雕龍；然皆自成一集。至宋明諸老，則務求深解，好作高談，非毀前人，毛舉細事，用矜其識，又錚均不以爲可；其刊成是稿，蓋發明古人用心所在，用以嘉惠後學者！嗚呼！天下方

洶洶！又錚長日旁午於軍書，乃能出其餘力以治此；可云得儒將之風流矣！其所以推姚氏學者甚至！顧徐樹錚軍人干政，時論不予；而紓稱爲儒將，或者以莽大夫揚雄劇秦美新比之，惜哉！

方清末造，譚詩者既宗宋之西江派；章炳麟既力闢之。而天下之倡宋詩者，如閩縣陳寶琛、鄭孝胥、侯官陳衍之倫，皆林紓鄉人也；顧林紓不以爲然，語於人曰：『漢之曹、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六子成就，各雄於一代之間，不但沿襲以成家；即就一代之人言，亦意境各別。凡侈言宗派，收合黨徒，流極未有不衰者也！時彥務以西江立派，欲一時之後生小子，咸爲蹇澀之音。有力者既爲之倡，而亂頭粗服，亦自目爲天趣以冒西江矣！識者即私病其鮮味！然宗派既立，亦強名之爲澀體；吾未見其能欺天下也！陳后山之詩，猶寒潭瘦竹，光景清絕，性情稍弗近者，即弗能入。妄庸者乃極意張大之，力闢李杜，惟此是宗！然閩中文人，在嘉、道間咸彬彬能詩，幾見爲枯瘠之語者！』是紓不惟不主宋詩；且斥閩人之主宋詩者爲『妄庸』，如其以『妄庸鉅子』之斥章炳麟矣！及其老也，又稱『方今海內詩人之盛，過於晚明；而余所服膺者，則陳伯嚴、吾鄉陳橘叟、鄭蘇堪而已！』陳伯嚴者，義寧陳三立，而橘叟則陳寶箴，蘇堪則鄭孝胥，皆西江派之健者也！按林紓論文不薄六朝，論詩不主江西，不持宗派之見，初意未嘗不是！顧晚年暱於馬其昶、姚永概，遂爲桐城護法；暱於陳寶箴、鄭孝胥，遂助西江張目，然『侈言宗派，收合徒黨，流極未有不衰！』紓固明知而躬蹈之者；毋亦盛名之下，民具爾瞻；人之藉重於我，與我之所以見重於人者，固自有在；宗派不言而自立，黨徒不收而自合，召鬧取怒，來叢世詬！則甚矣盛名之爲累也！或者以桐城家目紓，斯亦皮相之談矣！

未幾，績溪胡適自美國可倫比亞大學卒業歸，倡文學革命之論，斬於廢古文，用白話；以民國七年入北京大學爲教授，陳獨秀、錢玄同諸人和之，斥紓三人爲桐城餘孽。紓心不平，作小說妖夢荊生諸篇，微言諷刺，以寫鬱憤。

又致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書曰：

大學爲全國師表，五常之所繫屬。近者外間謠詠紛集，我公必有所聞，卽弟亦不無疑信？或且有惡乎闒茸之徒，因生過激之論。不知救世之道，必度人所能行；補偏之言，必使人以可信。若盡反常軌，侈爲不經之談，則毒粥朝陳，旁有爛腸之鼠；明燎宵舉，下有聚死之蟲！何者？趨甘就熱，不中其度，則未有不斃者！方今人心喪敝，已在無可救挽之時，更侈奇創談，用以譁衆。少年多半失學，利其便已，未有不糜沸麕至，附和之者！而中國之命如屬絲矣！晚清之末造，慨世者恆曰：『去科舉，停資格，廢八股，斬豚尾，復天足，逐滿人，撲專制，整軍備，則中國必強！』今百凡皆遂矣！強又安在？於是更進一解，必覆孔、孟，剷倫常爲快！嗚呼！因童子之羸困，不求良醫，乃追責其二親之有隱瘵，逐之；而童子可以日就肥澤，有是理耶？外國不知孔、孟；然崇仁，仗義，矢信，尙智，守禮，五常之道，未嘗悖也；而又濟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積十九年之筆述，成譯著一百二十三種，都一千二百萬言，實未見中有違忤五常之語；何時賢乃有此叛親蔑倫之論！此其得諸西人乎？抑別有所授耶？弟年垂七十，富貴功名，前三十年，視若棄灰；今篤老尙抱守殘缺，至死不易其操！前年梁任公倡馬、班革命之說。弟聞之失笑！任公非劣，何爲作此媚世之言！馬、班之書，讀者幾人？殆不革而自革！何勞任公費此神力！若云『死文字有礙生學術，』則科學不用古文，古文

亦無礙科學。英之迭更，累斥希臘、臘丁、羅馬之文爲死物；而至今仍存者，迭更雖躬負盛名，固不能用私心以蔑古；矧吾國人尚有何人如迭更者耶？須知天下之理，不能就便而奪常；亦不能取快而滋弊！使伯夷、叔齊生於今日，則萬無濟變之方。孔子爲聖之時；時乎井田封建，則孔子必能使井田封建，一無流弊；時乎潛艇飛機，則孔子必能使潛艇飛機，不妄殺人；所以名爲時中之聖！時者，與時不悖也。衞靈問陳，孔子行；陳恆弒君，孔子討；用兵與不用兵，亦正決之以時耳！今必曰天下之弱，弱於孔子，然則天下之強，宜莫強於威廉，以柏林一隅，抵抗全球，皆敗衄無措，直可爲萬世英雄之祖！且其文治武功，科學商務，下及工藝，無一不冠歐洲；胡爲懨懨爲荷蘭之寓公？若云成敗不可以論英雄，則又何能以積弱歸罪孔子？彼莊周之書，最擯孔子者也；然人間世一篇，又盛推孔子；所謂人間世者，不能離人而立之謂；其託顏回託葉公子高問難孔子，而陳以接人處衆之道，則莊周亦未嘗不近人情而忤孔子！乃世士不能博辯爲千載以上之莊周，竟咆哮爲千載以下之桓魋，一何其可笑也！且天下唯有眞學術，眞道德，始足獨樹一幟，使人景從。若盡廢古書，行用土語爲文字；則都下引車賣漿之徒，所操之語，按之皆有文法，不類閩、廣人爲無文法之啁啾；據此，則凡京津之稗販，均可用爲教授矣！若水滸、紅樓，皆白話之聖，並足爲教科之書。不知水滸中辭吻，多採岳珂之金陀萃編；紅樓亦不止爲一人手筆；作者均博極羣書之人。總之非讀破萬卷，不能爲古文亦並不能爲白話。若化古子之言爲白話演說，亦未嘗不是；按說文「演，長流也；」亦有延之廣之之義；法當以短演長，不能以古子之長，演爲白話之短。且使人讀古子者，須讀其原書耶？抑憑講

師之一二語，即算爲古子，若讀原書，則又不能全廢古文矣！矧於古子之外尚以說文講授，說文之學，非俗書也；當參以古籀，證之鍾鼎之文，試思用籀篆可化爲白話耶？果以籀篆之文雜之白話之中，是引漢、唐之燕、環，與村婦談心；陳商、周之俎豆，爲野老聚飲，類乎不類？弟閩人也，南蠻鴃舌，亦願習中原之語言；脫授我者以中原之語音，仍令我爲鴃舌之閩語可乎？蓋存國粹而授說文，可也；以說文爲客，以白話爲主，不可也。大凡爲士林表率，須圓通廣大，據中而立，方能率由無弊。若憑位分勢力而施趨怪走奇之教育，則惟穆罕默德左執刀而右傳教，始可如其願望！今全國父老以子弟託公，願公留意，以爲國民端其趣向。故人老悖，甚有幸焉。愚直之言，萬死萬死！

是時胡適之學既盛，而信紓者寡矣！於是紓之學一絀於章炳麟，再蹶於胡適。會徐樹錚又以段祺瑞爲奉直聯軍所敗，紓氣益索然！紓初年能以古文辭譯歐美小說，風動一時；信足爲中國文學別闢蹊徑！獨不曉時變，姝姝守一先生之言；力持唐、宋，以與崇魏、晉之章炳麟爭；繼又持古文以與倡今文學之胡適爭；叢舉世之詬尤，不以爲悔！殆所謂「俗士可與慮常」者耶！然有繫於一代文學之風會者固匪細；不可不特筆也！性勤學不少休，晚年資文譯書外，益肆力作畫。自珂羅版畫貴盛行，雖家乏收藏，不難見古名人眞蹟。珂羅版者，西法用藥水玻璃照印字畫，毫髮不爽。紓用得飽臨四王、墨井、南田上及宋、元諸大家傑作，駸駸擅能品！沽者麕至，幅直數十餅金，紙絹塞屋，益以版稅版權，歲入鉅萬。版稅者，著作稿書坊代印，每書分其價十之幾；版權者，以著作稿售書坊，每千字價若干金；其豐歉壹視其人之聲譽以爲衡；而版稅版權之所饒益，並世所覩記，蓋無有及紓者也！紓有書室，廣數筵；左右設兩

案；一案高將及膝，立而畫；一案如常，就以作文；左案事暇，則就右案；右案如之；食飲外，少停晷也！作畫譯書，雖對客不輟；惟作文則輟。其友陳衍嘗戲呼其室爲造幣廠，謂動卽得錢也！然紓頗疏財，遇人緩急，周之無吝色。中年喪妻，復一妻，愛憐少子，而有不克家者！所著畏廬文集、續集、詩存、筆記、春覺齋論文、韓柳文研究法都若干卷。以民國十三年卒，年七十三！當其時，與紓爲徒而異能紹桐城之學者，馬其昶、姚永概爲最著！

馬其昶，字通伯，安徽桐城人也。幼耽文章，嘗請古文義法於同縣吳汝綸。汝綸則戒作宋元人語曰：『是宜多讀周、秦、兩漢時古書。』又言『今天下宿於文者，無過武昌張廉卿裕釗，子往問焉，吾爲之介。』賦詩一篇，諧莊雜出，謂『得之桐城者，宜還之桐城。』其昶至江寧謁裕釗鳳池書院。裕釗者，嘗受文章義指於湘鄉曾國藩；而國藩固服膺桐城姚氏之言勿失者也；既見其昶，則大喜，而相詔曰：『文之道至精。古之能者，義不苟立，辭不苟措；陳義必取其最高而尤雅者！造言必深古，不使片辭雜乎凡近，其句調聲響，必在在叶乎鏗鏘鼓舞之節。』又曰：『培其源，無速厥成。善學者，宜俟其自至！』時其昶年二十一，意氣邁往，自以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遂輯桐城古文集略而序之曰：

總集蓋源於尙書詩三百篇；洎王逸楚辭，摯虞流別以後，日興紛出，其義例可得而言：蕭選務取藻繢；眞氏文章正宗乃一根於理道；姚寶臣唐文粹、呂東萊宋文鑑，則意在備一朝文獻；三者纂述之大凡也。其或錄一郡一邑之文，則皆以備文獻者類也。錄經世之文，則皆宗於理者類也。標格領奇，如樓迂齋、謝疊山之所爲，則皆習於文

書類也，由前所爲，有裨實用；然旁收泛覽，務盈卷帙，或失則蕪；由後所爲，塗抹古書，品藻很新；或失則陋！唐、宋以來，作者衆矣；而世之治古文者，獨取韓、柳、歐、曾、王、蘇之作，一二深識之士，又謂明歸氏及我朝方侍郎足以繼之；豈故隘其途哉！誠慎之也；侍郎爲吾邑文學之宗，再傳至姚姬傳先生，於是遂本其所聞劉學博及世父編修君之緒論，爲古文辭類纂一書，刊僞砭俗，啓示逕途；然後學者知由唐、宋、秦、漢以上溯六經；薰蔚乎大雅之林矣！師友源瀾，各有所自，文儒之興，癥乎他邑！昔戴存莊孝廉與方柏堂先生編桐城文錄，未就。其昶僭不自揆，有志重輯，儻其復蹈前所陳者之失也！凡所取錄，義主於備文獻；又必其理高而詞尤雅者；起國初到今文三十五家，以類區十二卷。其集佚及所未見者不與！夫論文而至限之一邑，固視天下以不廣。然而一邑之文，有非一邑所能私者！後之君子，或欲考論文章體勢之正變，學派之流別，庶幾其有取焉！

既而名日高，清光緒末，大臣以經明行修薦辟，詔授官學部主事，充京師大學堂教習，刊有抱潤軒集十卷。義寧陳三立跋其後曰：『曾、張而後，吳先生之文至矣！然過求壯觀，稍涉矜氣；作者之不逮吳先生，而淡簡天素，或反掩吳先生者，以此也！』雖以章炳麟之好爲詆諆，而於其昶，亦許爲『能盡俗』，次吳汝綸以下焉！其昶澹泊靜約，貌尪而氣醇。自少於俗尙外慕，一不屑意，而刻苦銳進於學。三十以前，治古文辭；後治羣經，旁及諸子史，編纂選述，尋躡要眇，覃精窮思，如此者數十年如一日！中歲後鬚髮盡白；然神完氣凝，老而不衰！年七十幾，既老病，肢體不仁，而與人簡札，猶力疾自書，密行小楷，無一筆苟者！以民國十九年卒！

同縣姚永概者，字叔節，其視妻弟；其視文追惜抱，而永概乃似望溪。父濬，詩人也；永概能世其學，而文尤雅潔。刊有愼宜軒文集，遺言措意，切近的當，而自軼蕩有致；其作高氏兩世家傳曰：

吾友高仲葵，其先世合肥人。大父國輿以賈來桐城，娶王氏，生一子寶成，年十四而孤。王泣撫之曰：『汝今爲無父之兒矣！寧傭於人以活乎？抑欲成門戶也？』寶成對曰：『人貴自立，不願仰食於人！』母子晝夜勤作，家以起，先是國輿兩姪延成、玉成留合肥者來相依；王撫之如子，爲娶婦；延成無子而卒！玉成生二子曰德元、德魁，以德元嗣延成；王思畀以田；德元意少之，盡竊其田廬契約以逃！時粵賊踞桐城，德元使人謂王曰：『若不三分取一予我，我將獻之僞官！』寶成請於母，謂『是雖吾母子辛苦所得，然身在，何憂無産乎？』聽之。王好施與，嘗夜行，見遺金，守而還之。寶成性方正，嘗拒鄰女私奔，撫孤甥成立，授之以田。鄉里頗愛敬之！而寶成再娶於魏，亦能承姑及夫志，多盛德。前娶盧遺一女，側室夏遺一子，子嘗病，調護無間晝夜。女自夫家歸，見之，大感曰：『母如是視弟，弟與我不視母如所生，是殆非人！』德元旣以挾得貲，旋死。其母鄭孑無所依。魏仍奉之歸，一忘前怪。德魁攘獨疾，亦死！有子，甫七月，將鬻之矣！魏聞之曰：『吾家門戶單弱，奚忍聽之！』亦引之歸，撫育成立。其行事率類此！尤愛重讀書人；攜仲葵移居仲勉家，見仲勉所爲，則大喜，命其子拜仲勉爲師，故仲葵終身事仲勉如嚴兄，而師事柏堂先生，友倫叔、常季、通伯及余兄弟，懇懇乎質行君子，不敢背母兄也！今仲葵老矣！終母葬已數年矣！時時泣思，詳述兩世事實，授永概使記之，因撮舉大端著於篇。獨是永概少失母；先君子免喪亦已數年，教訓在耳，行

己多負！視仲蕘之舉足不忘其先，負媿曷既！讀其敘兩世事略，發汗沾衣也！

論者謂容與閒易，有桐城諸老風；不似林紓氣矜之隆；有艱難勞苦之態也！紓亦心折焉！作慎宜軒文集序曰：方滄溟弇州之昌於明也，天下文章宗匠，若無敢外二子而立；而震川則恂恂於崐山，以老孝廉起而與抗；二子卒莫之勝者，固不能以浮麗者蠛天下之正宗也！袁、趙、蔣三家之昌於乾、嘉之間也，浮囂者羣响而和之；陽湖諸老復各樹一幟，爭為長雄。惜抱伏處鍾山，無一息會與之競；不三十年，闓諸子光焰晢爚，而天下正宗尊桐城焉！歸、姚二公，豈嘗必勝之心；而古文一道，又豈為競勝之具；然人卒莫勝者，載道之文，固非繡句繪章者之所能掩也！今庸妄鉅子，剽竊過於汪伯玉，嗥勃甚於祝枝山，用險句奇字以震眩俗目，鼓其膺力，斥桐城不值一錢；而無識之謬種，和者陣聾徹天；余則以為其才不能過伯玉，而其頑焰所張，又未能先枝山也！吾友桐城姚君叔節頗以余任氣而好辯。余則曰：『吾非桐城弟子，為師門作捍衛者。』蓋天下文章，務衷於正軌。其敢為黯黑兕犷之句，務使人見而沮喪者，雖揚雄氏之好奇，不如是也！昌黎沈浸於雄文，然奇而能正；蓋得其神髓，運以關軸，所以自成為昌黎之文！惟曹成王碑好用奇字，乃轉不見其奇。彼妄庸之謬種，若獨得此秘，用之以欺人；吾亦但見黯黑兕犷而已！不知其所言之為文也！叔節家世能文，為惜抱之從孫，所著慎宜軒文若干篇，氣專而寂，濬宕而有致；不矜奇立異，而言皆衷於名理；是固能肅其祖矣！叔節之言曰：『劉孟塗，桐城人，乃其文固不肯桐城也！』余謂孟塗之文，吾鄉張松寥已力諍之矣！得桐城之嫡傳者，惟上元梅曾亮；顧其山水游記，則微肖柳州。夫學桐城

者必不近柳州；而伯言能之，此非異也！曾子固文近劉更生；而道山亭記亦與柳州爲近；蓋旣深於文，固無所不可。叔節知孟塗，則自知尤深，行文能用其所長。夫能用其所長者，桐城之長也。用桐城之長，則決不爲黔黑兒髯之句，可決矣！今日微言將絕，古文一道，旣得通伯，復得叔節，吾道庶幾不孤乎！因樂爲之序而歸之。

其大恉在崇永概以斥章炳麟；而永概之兄曰永樸者，字仲實，亦能文，與永概齊名。永概嘗語人曰：『余同母兄弟三人，伯也早世，不覺其學，惟仲實及余存！余好爲詩歌古人辭，而治之不專精，不如仲實耽於書，數十年如一日，每見輒用自慙！』因跋永樸蛻私軒詩文經說後曰：

往歲吾與兄仲實同治詩古文辭掛車山中，其後客遊南北，仲實專志讀經三十餘年，不立門戶，視唐如漢，視宋、元、明亦如唐；博稽而約取，會通衆說，有不安，乃下己意。蓋傳經者必守師說，治經則取其通而已！或問即墨鄭君杲：『今世爲漢學者有幾人乎？』鄭君曰：『吾未見也！然如仲實者，舍讀書無他營，舍經無他書，虛心以求眞是，將終其身焉。其殆庶幾！』仲實詩文馴雅，有法度可誦，皆有爲而作。其經說凡屢易稿，多至數十卷，今存者三卷。旣老，居京師，教授久，從遊者衆，人稍知之，而眞窺其涯涘者罕！近彙其詩一卷，文四卷，合付印，將待其人而與之。憶光緒壬辰癸巳間，仲實客旅順，秦與朱銘盤見其書，大歎曰：『吳越士夫有此，早取聲名一世！君乃掩覆不肯襮！今日見古人矣！』因投詩訂交，而仲實意落落也！吾文不足發仲實所得，粘舉鄭君語及銘盤事記於目後云。

世之誦永樸書者，咸謂永概不虛譽其兄也！永樸、永概咸以高文雅望膺京師大學文科教授。永樸因著文學研究

法，每成一篇，輒爲諸弟子誦說，危坐移時，神彩奕奕，恆至日昃忘餐；僕御皆環聽戶外，若有會心者！其發凡起例，蓋仿之劉勰文心雕龍，而自上古有書契以來，論文要旨，略備於是焉。既不得志於京師大學，則入徐樹錚之正則學校，樹錚又敗，永樸永概相偕南歸，永概以民國十四年卒。永樸旋受聘爲東南大學教授；而文章意氣亦衰矣！

(三) 樊增祥　易順鼎　陳三立 附子衡恪方恪　陳衍 附陳澹然　鄭孝胥 附弟孝檉　胡朝梁　李宣龔

方今之世，文有古今之殊；而古文之中，又有魏、晉、齊、梁與唐、宋之分；所謂歧之中又有歧焉！惟詩亦然。獨文則唐與宋不分派；而詩則所謂同光體者，又喜談宋詩，以別於中、晚唐一宗焉。

近來詩派大別爲三宗：清季王闓運崛起湘潭，與武岡鄧輔綸倡爲古體，每有作皆五言，力追魏、晉，上賜風、騷，不取宋唐歌行近體；輔綸白香亭詩，高秀出湘綺樓之上！闓運自謂學二陸至曹陶，已無階可登；而輔綸和陶沖淡微遠，深膺神味。衡陽曾熙學詩輔綸，又奉手闓運；述二人教學詩之法曰：『擬古而已！』蓋以爲六朝詩人皆有擬古之作；惟其能與古合，斯能與古離也。武林詩人陳銳，字伯弢，爲闓運弟子，著苞碧齋論詩，稱曰詩中之聖；而自爲詩，初學漢、魏、選體；晚乃脫然自立，思深旨遠，雖時嫌生硬，尙不失爲楚人之詩也！是王闓運爲一大宗。南皮張之洞總督兩湖時，嘗謂『洞庭南北，有兩詩人；王秋五言，樊山近體，皆名世之作！』樊山者，恩施樊增祥也。早歲崇清詩

人袁枚趙翼；自識之洞，乃悉棄去；從會稽李慈銘遊，頗究心於中、晚唐，吐語新穎，則其獨擅。龍陽易順鼎，固能爲元、白、溫、李者；於是流風所播，中、晚唐詩極盛，然學者頗多，而佳者卒尠！何者？蓋此體易入而難精造也。至同光體者，閩縣鄭孝胥之倫，所爲題目同光以來詩人，不尊宗盛唐者也；出入南北宋，標舉梅堯臣、王安石、黃庭堅、陳師道、陳與義以爲宗尚，枯澀深微，包舉萬象；亦一大宗也！此宗又分爲兩派：一派爲情蒼幽峭，自古詩十九首、蘇武、李陵、陶潛、謝靈運、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以下逮賈島、姚合、宋之陳師道、陳與義、陳傅良、趙師秀、徐照、徐璣、翁卷、嚴羽，元之范梈、揭傒斯，明之鍾惺、譚元春之倫，洗鍊而烹鑄之；體會淵微，出以精思健筆，字皆人人能識之字，句皆人人能造之句；及積字成句，積句成韻，積韻成章，遂無前人已言之意，已寫之景；又皆後人欲言之意，欲寫之景；此一派當以鄭孝胥爲魁桀；其同縣陳寶琛，亦此中之健者；而五言佐以孟郊；七言參以梅堯臣、王安石及金之元好問，斯則鄭孝胥之所獨矣！孝胥嘗語數六朝詩者曰：『六朝詩非不佳妙，第陳陳相因，生意索然耳！』蓋學六朝者，能入而不能出；或不失古格而罕出新意。此固孝胥之所不許也！其一派生澀奧衍；自急就章、鼓吹詞、鐃歌十八曲以下逮韓愈、孟郊、樊宗師、盧仝、李賀、梅堯臣、黃庭堅、謝翺、楊維楨、倪元璐、黃道周之倫，皆所取法；語必驚人；字忌習見，此派推義寧陳三立爲鉅子；而嘉興沈曾植，作詩喜用僻典，與三立之好用奇字，又少異焉！

樊增祥，字嘉父，號雲門，別號樊山，湖北恩施人，父燮，官湖南永州協副將，酗飲不事事，巡撫駱秉章將劾之；而湘陰左宗棠方以在籍舉人佐秉章，主其軍政。燮恐，謁求解，伏地拜。宗棠不答，又詬讓燮。燮負武官至紅頂矣！亦懸

怒，相詬唾而出也！遂以納餉乘轎被劾罷官，歸謂增祥曰：『一舉人如此！武官尚可爲哉！若不得科第，非吾子也！』增祥天性聰穎，美姿容而工爲文章，遊於京師，會稽李慈銘稱其才！中光緒丁丑進士，出補陝西渭南縣知縣，能聽斷，吏民甚畏愛之！累官陝西江寧布政使。時尤有名；頗驚才絕豔，歡娛能工，不爲愁苦之易好；自言：『少喜隨園，長喜甌北，請業於張廣雅、李越縵，心悅誠服二師，而詩境並不與相同。』越縵者，李慈銘；而廣雅即張之洞也，尤爲之洞所識拔。之洞年七十，增祥方布政陝西，以文二千餘言壽之，爲儷體，用電報分日拍發告之洞，中有四句云：『不嘉其謀事之智，而責其成事之遲！不諒其生財之難，而責其用財之易！』蓋之洞志大而才疏，任督撫四十年，凡所興作，多謀少成，而耗費巨萬萬，一時有『國家敗子』之目也！之洞以其極意斡旋，大聲琅誦數過，擊棹呼曰：『雲門誠可人哉！』增祥又以之洞禁士夫爲文用新名詞，有句云：『如有佳語，不含雞舌而亦香。盡去新詞，不食馬肝爲知味。』隸事穩稱，亦爲之洞激賞者也！顧增祥所自憙者在詩；尤雅負其豔體之作，謂可方駕冬郎；疑雨集不足道也！賦前後彩雲曲并序最工。其辭曰：

傅彩雲者，蘇州名妓也；年十三，依姊居滬上，豔名噪一時！某學士銜恤歸，一見悅之，以重金置爲簉室，待年於外；祥琴始調，金屋斯啓，攜至都下，寵以專房。學士持節使英，萬里鯨天，鴛鴦並載；至英，六珈象服，儼然敵體！英故女主年垂八十，雄長歐洲，尊無與並！彩出入椒庭，獨與抗禮；嘗借英皇並坐照像，時論榮之！學士代歸，從居京邸；與小奴阿福姦生一女，學士逐福留彩，寢與疏隔！俄而文園消渴，竟促天年！彩故與他僕私，至是遂爲夫婦；居無何，

舊路畫，所歎亦殂！仍返滬爲賣笑計，故名曰賽金花。蘇人公檄逐之！轉至津門，雖年逾三十，而豔名不減疇昔。已亥長夏，與客談此事，因記以詩。先是學士未第時，爲人司書記，居煙臺，與妓愛珠有嚙臂盟；比再至，已魁天下，遽與珠絕。珠寃痛累日，竟不知所終！今學士已矣！若敖鬼餒，燕子樓空，唱金縷者，出節度之家；過市門者，指狀元之第；得非霍小玉冥報李十郎乎！余爲此曲，亦如元相所云『甚願知之者不爲，而爲之者不惑耳！』

姑蘇男子多美人！姑蘇女子如瓊英！水上桃花如性格，湖中秋藕比聰明！自從西子湖船住，女貞盡化垂楊樹！可憐宰相尙吳棉，何論紅紅兼素素！山塘女伴訪春申，名字偸來五色雲。樓上玉人吹玉管，波頭桃葉倚桃根。約略鵝鬟十三四，未遣金刀破瓜字。歌舞常先菊部頭，釵梳早入妝樓記。北門學士素衣人，暫踏毬場訪玉眞。直爲遲輩輕故劍，況兼蘇小是鄉親！海棠聘後寒梅喜，侍中居外明詩禮。兩見瀧岡墓草靑，鶯鶯紋上春風起！晝錦東乘海上潮，鳳凰城裏幷吹簫。安排鰕鹿娛遲暮，打疊金貂護早朝。深宮欲得皇華使，才地容齋最淸異！夢入天驕帳殿遊，閼氏含笑聽和議。博望仙槎萬里通，霓旌難得彩鸞同！詞賦環球知繡虎，釵鈿橫海照驚鴻！女君維亞喬松壽，夫人城闕花如繡。河上蛟龍盡外孫，虜中鸚鵡稱天后！使節西持婁奉章，錦車馮嫽亦傾城！冕旒七毳瞻繁露，盤敦雙龍贈寶星。雙成雅得君王意，出入椒庭整環佩。妃主靑禽時往來，初三下九同游戲！裝束潛將西俗娟，語言總愛吳娃媚！侍食偏能饜海鮮，投書亦解繙英字。鳳紙宣來鍼殿寒，玻璃取影御床寬。誰知坤媼山河貌，祇與楊枝一例看！三年海外雙飛俊，還朝未幾相如病！香息常教韓壽聞，花枝每與秦宮並！春光漏洩柳條輕，郎主空

嚬梁玉清！祇許丈夫騙便了，不教琴客別宜城：從此羅幃怨離索，雲鬢小袖知誰託！紅閨何日放金雞；玉貌一春鎖銅雀。雲雨巫山枉見猜，楚襄無意近陽臺！擁衾總怨金鷄塔，運臂猶歌赤鳳來。玉棺畫下新宮啓，轉塵玉郎長已矣！春風青塚綠珠樓！香徑還思苧羅水，一點奴星照玉臺，撫青婉孌漁童美。繐帷猶掛鬱金堂，飛去玳梁雙燕子！那知薄命不猶人，御叔子南先後死！蓬巷難栽北里花，明珠忍換長安米！身是輕雲再出山，瓊枝又落平康里！綺羅叢裏脫青衣，翡翠巢邊夢朱邸。章臺依舊柳鬖鬖，琴操禪心未許參！杏子衫痕學宮樣，枇杷門榜換冰銜。吁嗟乎！情天從古多緣業，舊事煙塵那可說！微時菅蒯得恩憐，貴後萱芳都棄擲！怨曲爭傳紫玉釵，春遊未遇黃衫客！君既負人人負君，散灰扃戶知何益！歌曲休歌金縷衣，買花休買馬塍枝！彩雲易散玻璃脆，此是香山悟道詩！

某學士者，吳縣洪鈞，光緒間，出使英、俄、德、奧諸國者也，故增祥以洪容齋影之；嘗語人曰：『禍水何能溺人；人自溺之！出入青樓者，可以彩雲爲鑒！』厥後彩雲以庚子入京，會八國聯軍至，統師者德國瓦德西，則彩雲前隨洪鈞出使時所私暱也；垂是重續舊歡，侍瓦居儀鸞殿。爾時聯軍駐京，惟德軍最酷！留守諸大臣結舌坐觀，莫之誰何！而彩雲則言於瓦，止其淫掠。又曰：『琉璃廠，中國數千年文物之所萃也；幸毋燬！』凡瓦之欲使中國過於難堪者，彩雲必爭之！迨議賠款，則抑減其數；而於是朝局之斡旋，民生之利賴，不在諸公之袞袞，而繫彩雲之纖纖！此可謂中國奇恥極辱也！然士大夫之嘗詛罵者，一轉而頌彩雲之能效忠於國矣！雖然，彩雲則何知！一日，謂瓦曰：『中國之蒐人材，在八股試帖；將相於是出焉！』瓦用其言，乃於金臺書院集諸生而試之，示期縣榜如制。文題『以不教民戰』；

試題『飛旆入秦中』。試之日，人數溢額；瓦爲評定甲乙，考得獎金者，咸欣然有喜色！自此事出，而嚮之舉彩雲者，頌聲未歇，又或大訴以爲喪心辱國也！增祥乃著後彩雲曲以敍其事；可以覘國勢之不競，世變之淩夷焉！其辭曰：

納蘭昔御儀鸞殿，曾以宰官三召見。畫棟珠簾鑄御香，金床玉几開宮扇。明年西幸萬人哀，桂觀蜚廉委劫灰！虜騎亂穿驛道走，漢宮重見柏梁災！白頭宮監逢人說：庚子災年秋七月。六龍一去萬馬來，柏林舊帥稱魁傑！紅巾蟻附端郡王，擅殺德使董福祥！憤兵入城肆淫掠，董逃不獲池魚殃！瓦酋入據儀鸞座，鳳城十家九家破！武夫好色勝貪財，桂殿秋清少眠臥。聞道平康有麗人，能操德語工德文。狀元紫誥曾相假，英后殊施并寫眞。柏靈昔日人爭看，依稀記得芙蓉面！隔越蓬山十二年，犢車爲睟邀相見。隔水疑通雲漢槎，催妝還用天山箭。彩雲此際泥秋衾，雲雨巫山何處尋？忽報將軍親折簡，自來花下問靑禽。徐娘雖老猶風致，巧換西裝稱人意！百環螺髻滿簪花，全匹鮫綃長拂地。雅娘催下七香車，豹尾銀槍兩行侍。鈿車藟遝蹵路來，纖羅巢踏金蓮至。歷亂宮帷飛野雞，荒唐御座擁狐狸。將軍攜手瑤階下，未上迷樓意已迷！駡賊還嗤毛惜惜，入宮自詡李師師！言和言戰紛紜久，亂殺平人及雞狗。彩雲一點菩提心，操縱夷獠在纖手！胠篋休探赤仄錢，操刀莫逼紅顏婦！始信傾城哲婦言，強於辯士儀、秦口！後來虐婢如蟆虺，此日能言賽鸚鵡。較量功罪相折除，饒倖他年免縲首！將軍七十虬髯白，四十秋娘盛斂澤！普、法戰罷又今年，枕席行師老無力！女閭中有女登徒，笑捋虎鬚親虎額。不隨槃瓠臥花罩，那得馴狐集金闕！誰知九廟神靈怒，夜半瑤台生紫霧。火馬飛馳過鳳樓，金蛇談舀燔雞樹。此時錦帳雙鴛鴦，皓軀驚起無

襠袴。小家女記入抱時，夜度娘尋墜壞處。撞破煙樓閃電窗，釜魚籠鳥求生路。一雲秦灰楚炬空，依然別館離宮佳！朝雲暮雨秋復春，坐見珠盤和璧成。一閧紅海班師詔，可有青樓惜別情！從此茫茫隔雲海，將軍頗有連波悔！君王神武不可欺，為識軍中婦人在。有罪無功損國威，金符鐵劵趣銷燬！太息聯邦虎將才，終為舊院蛾眉累！蛾眉終落教坊司，已是琵琶彈破時！白門淪落歸鄉里，綠草依稀具獄詞！世人有情多不達，明明禍水襄裳涉！玉堂鷄鶩徵羽儀，碧海鯨魚喪鱗甲。何限人間將相家，牆茨不掃傷門閥！樂府休歌楊柳枝！星家最忌桃花煞！今者株林一老婦，青裙來往春申浦！北門學士最關渠，西幸叢談亦及汝！古人詩貴達事情，事有關遺須拾補。不然落溷退紅花，白髮摩登何足數！

讀者至以比清初吳偉業之圓圓歌；而後曲有當詩史，劇勝前曲，嘉興沈曾植以為的是香山，不祇梅村者也！增祥為詩甚捷疾，案頭詩稿，用薄竹紙訂厚百餘頁，蠅頭細字，下筆數行，極少點竄，不數月又易本矣！友人侯官陳衍嘗輯師友詩錄，以增祥之詩多而選難，欲於往來贈答之外，專選其豔體詩；而為之辭曰：『後人見雲門詩者，不知者何翩翩年少？豈知其清癯一叟，旁無姬侍，且素不作狹斜遊者耶！』知者謂此語實錄；而或稱其軼蕩者訛也！生平論詩，以清新博麗為主；工於隸事，巧於裁對，見人用眼前習見故實，曰：『此乳臭小兒耳』！作詩萬首，而七律居其八九；次韻疊韻之作尤多，無非欲因難見巧也！為文綺麗稱其詩；所作西溪泛舟記尤工！辭曰：

十月既望，樊子與客自廣雅書院歸，經采虹橋，循溪而南，適有小航，帆楫新淨，角巾共載，柔櫓乍鳴。於時林日已

敏，晚潮方至；泝流東去，邐重若牛；顚以徐行，益愜幽賞！是爲也，近帶西村，遠襟南岸；水皆綠碧，滑若琉璃；卽古所稱荔枝灣也！背山臨流，時有聚落，環植美木，多生香草。榕楠接葉，蕉荔成陰。風起長寒，日中猶暝。幽溪蓊鬱，深逾百重之雲。片葉新紅，靚於十五之女。蕭閒看竹，宛轉逢鷗。嘉客與偕，清談遠肆。秋鱸不膾，自成笠澤之遊，林鳥忽驚，有甚虎溪之笑。入麻源之三谷，過南園之五橋。藥草交乎蓬窗，垂楊拂其帆席。發自虹橋，達於珠江。美蔭清流，可五六里。竹籬映水，寒栗平畦。珠兒總角，已習畫船。越女媚顏，每臨烟浦。蓋隱秀之致深，而車騎之塵遠矣！方舟入江，風帆轉健，綺羅煙水，遠帶輕霞。金碧樓臺，俯臨明鏡。棲鴉點點，柳翠新黃。官馬蕭蕭，沙隄雪淨。連檣若篠，比屋成鱗。層城樓櫓，若龍脣之噓雲。遠浦琛航，雜蠻獠而互市。言經沙面，遂薄海珠。故將祠新，古台磚圮。仙雲四合，起鳥島於中間。璧月雙輝，與金波爲上下。臨言花嶼，何異蓬山！廣州士庶豐昌，物華蕤麗。珠簾齊下，但聞琵琶之聲。絳河一曲，悉是胭脂之水。舷舳櫛比，畫舫連環。月牖橫穿，風心廛薄。百縑以外，始買春宵。十里之間，惟聞香麝！晚鐘攲枕，未是邇眠。斜日梳妝，猶爲早起。氍毹貼地，翡翠爲屏。茶塢香雲，酒槽金縷。青燈夜月，落別浦之驚鴻。紅軸雕闌，盼過樓之秋雁。亦足極選佛之娛，續遊仙之夢！花市已遙，歸舟遂檥。香梟路暗，水閣燈明。回睇江天，但餘烟霧！良遊無邇，俊賞將渝。眷此江山，寫以金粉。

蓋俳色揣稱，如唐人小賦焉！然增祥詩特工；近代詩人，其隸事之精，致力之久，益以過人之天才，蓋無逾於增祥者！入民國，爲退官詩人寓都下，文酒過從，與周樹模少樸、左紹佐笏卿號楚中三老。而並時楚人中，及與增祥同舉秀

才者，祗左紹佐一人而已。紹佐、應山人，一字竹勿，於清季，官廣東雷瓊道，有政聲；詩詞均戛戛獨造；所爲日記，密行精楷，數十年如一日；詩在昌黎、東坡之間，與增祥不同，而交期極篤。增祥有與芻卿論詩長歌，其詞曰：

君不見閩子七劍兩手中，中有五劍常在空；巧手能虛以運實，開闔渾沌皆玲瓏。又不見單父種花騈花宮，萬花顏色無一同，匠心能以素爲絢，坐使枯寂回春風。兵家在以少克衆，權家在以輕起重，道家在以靜制動，詩家在以獨勝，共能言人所不能言，如山出靈無不宜，能圓人所不能圓，如月三五縣中天。百汲不竭井底泉，任燒不絕香上烟。百花釀作酒一甌，百藥鍊成丹一丸。五味入口取其甘，五色入目取其鮮。五聲入耳取其和，惟貌不獨取其妍。取之杜、蘇極底堅，取之白陸戶庭寬，取之溫、李藻思緊，取之黃、陳奥窔穿。言之有物餅中餡，裁之成幅機中練。視之無迹水中鹽，出之則飛匣中劍。無意何能作一經？無筆何以役萬靈？無才何以籠群英？無學何由躋老成？無法何所謂尺繩？無事何足爲重輕？一字不安衆所譏。八面受敵誰不能！老芻雖言昨挑戰，意亦學韓通其變。六十餘年窮生活，爲君一騁雕龍辯。詩林纛纛百尺竿，老年進步如少年！學我者死殊不然！果如我語詩其傳。

增祥之詩，縟裁巧密，尤工隸事；而論詩乃貴虛以運實，素以爲絢；不獨取其妍而已！尤不拘拘宗派，每語於人曰：「向來詩家率墨守一先生之集，其他皆束閣不觀；如學韓、杜者必輕長慶；學黃、陳者即屏西崑；講性靈者，則明以前之事不知；尊選體者，則唐以後之書不讀。不知詩至能傳，無論何家，必皆有獨到之處，少陵所謂『轉益多師是我師』也。人所處之境：有臺閣，有山林，有愉樂，有幽憤。古人千百家之作，濃淡平奇，洪纖華樸，莊諧斂肆，夷險巧拙，

一一彙收並蓄，以待天地人物形形色色之相需相感。吾即因以付之；此卽所謂八面受敵，人不足而我有餘也。所蓄既富，加以虛衷求益，旬煅季煉；而又行路多，更事多，見名人長德多，經歷世變多，合千百古人之詩以成吾一家之詩；此則樊山詩法也。』初取逕於中、晚唐；而晚年亦爲宋詩，與蘇堪冬雨劇談之作，瘦淡倣鄭孝胥體，不爲側豔。而孝胥和詩亦備極傾倒之辭曰：

久於南皮坐，習聞樊山名！老矣始一見，趙璧眞連城！落筆必典贍；中年越崢嶸！才人無不可，皎若日月明，春華終不謝，一洗窮愁聲。南皮夙自負，通顯足曠情！遠宦彙名士，此秘誰敢輕！晚節殊可哀，嘶死如孤惸！其詩姑抑鬱，反似優平生！吾疑卒不釋，敢請樊山評。

曾序伯嚴詩，持論嗣清切。自嫌誤後生，流浪或失實！君詩妙易解，經史氣四溢。詩中見其人，風趣乃雋絕！一語莫非深，天壤在毫末。何須塡難字，苦作酸生活！會心可忘言，即此意已達。

窮愁固易工，憂患奪愛好！奮飛扶世綱，結習猶煩惱！午怡論詩骨，見謂飢不飽。心知小滄浪，河海愧浩渺！何期樊山老，閎蕩喩益巧！蕩甘而詩澀，唐突天下姣！庶幾比諫果，回味得稍稍。嗜澀轉棄甘，攢眉應絕倒！』原注夏午詒詩云世人無此骨鬻之不據飢

說者謂能傳增祥生平，不厪足徵此日之詩派焉。顧增祥自負一代詩伯，從不輕許可人詩。某甲自負能詩，每對增祥誦所作。增祥不耐，一日嗤以鼻曰：『君詩多不協韻，且誤用故事，於他人倘不應如此！矧向余賣弄，尤可不必！』

甲面發赤，謝曰：『小子學殖荒落以致此也！』增祥撫掌狂笑曰：『田無一草，不得言荒；樹無一果，奚所用落！君胸無點墨，猶之無草之田，無果之樹，何荒落之有！』甲不勝愁，發怒。增祥不顧也！獨詆龍陽易順鼎之初至關中詩，則傾倒備至。如『翠華西幸周王駿；紫氣東來李叟牛。』『關百二重秦代月；宮三十六漢時秋。』『雲從武帝祠邊散；雨自文王陵下來。』『城堞猶連秦晉樹；關門壯纔漢唐苔。』評云：『精麗無匹！』『何忍呼他爲禍水；倘思老我此柔鄉。』評云：『綺豔。』『流殘清濁無情水，畫出阿房不霽虹。』評云：『名句。』集句之『詞客有靈應識我；好雲無處不遮樓。河山北枕秦關險；故國東來渭水流。』評云：『巧匠運斤。』譚者詫爲得未曾有！然順鼎遂殊不足；語於人曰：『余初入關中詩，精麗綺豔者，事止此！如「瑤池雪作麟前水；玉井花爲檻外峯。三輔黃圖天下壯！九州黛色此間濃！」「行人立馬纖嫩水；仙客乘鸞玉女祠。天地魂銷還有我！漢唐才盡久無詩！」「渭城小雪如朝雨；秦地殘雲似美人。」「百二重愁望遠；五三六點欲催春。」詩雖不多，而無一聯不簇簇生新，戛戛獨造！試向漁洋書叢錄中覓之。恐欲求如此之一聯，亦未必可得也！』順鼎詠古詩六十首，借增祥作，蓋仿西崑體而爲之者。增祥甚賞宋仁宗：『西夏不過鱗甲患；長秋徵惜爪痕傷。』一聯。順鼎曰：『樊山未爲知言！余自許以諸葛武侯一聯爲第一。其聯云：「萬牛回首因龍臥；三馬驚心爲虎來！」蓋詠武侯詩無人不用龍典，而用虎典者，止余一人，可謂工巧精切矣！孫伯符一聯云：「小弟坐分三足鼎；大喬方稱並頭花。」有此驚才當爲第二。唐明皇一聯云：「三郎枉自餘安樂；四紀何曾保莫愁！」天生巧對，竟無人對過！當爲第三。此外則西楚霸王云：「早知秦可取而代；晚歎虞兮

奈若何！霸業祖龍分本紀；詩才妻馬入悲歌。」又一首兩聯云：「二十有才能逐鹿；八千無命說從龍。成湯宮闕須臾火；天下侯王一手封！」第四句自謂奇絕橫絕。非如此不能將項羽爲人寫出。項王可愛！此詩亦可愛！當爲第四。虞姬云：「死憐斑竹湘妃廟；生笑桃花息國詞。良史他年如作傳；美人當日定能詩。」當爲第五。張麗華云：「難甚夢尚愁高熲；馬嵬詩應怨鄭畋。」詠張麗華斷無人能用鄭畋典。當爲第六。明太祖云：「開國不能降保保；復仇豈意仗團圓！」當爲第七。至如漢高祖之「公然亭長能爲帝；奇絕英雄不讀書！」文帝之「宣室客來湘水外；露臺金出鄧山餘！」賈生之「黃老學興儒術廢；蒼生對易鬼神難。」光武之「上界星辰都作將；故人天子不能臣。」劉聰之「生比季龍先作帝；死同猘虎尚稱王。」晉元帝之「半壁江山牛易馬；渡江人物鯽隨龍。」王猛之「家在第三峯下住；孫於重五日間生。」隋文帝之「晉六非常知最早；獨孤誤我悔應遲！」羅隱之「借鄭五終唐雅頌；討朱三合魯春秋！」宋太祖之「水色碧時留寡婦；火光紅處產孩兒。」神宗之「面垢臣思追孔子；顏寬君本類高辛。」較之西崑諸公以一二聯膾炙千古者何如！」時兩宮西狩，而順鼎以道員領行在所轉運也。聞者咋舌！以爲順鼎之磊落自憙，較增祥矣！增祥以民國二十年三月十四日，卒於北平。年八十六；遺詩三萬篇。

順鼎字仲碩，一字實父，自署曰懺綺齋，又自號眉伽，晚署哭庵，湖北龍陽人。父佩紳，累官江蘇布政使。順鼎天生奇慧，有神童之目，自謂張夢晉後身；又自謂張船山、張春水後身；以爲王子晉再世爲王曇首，三世爲夢晉，四世爲船山，五世爲春水，實則春水及見船山，焉得爲其後身！不過天性詼諧，託所心好者以自夸異耳。十五歲補諸生，

刻詩詞各一卷，曰眉心憫存稿。其七言律句如『眼界大千皆淚海；頭銜第一是花王。』『生來蓮子心原苦；死傍桃花骨亦香。』『秋月一丸神女魄；春雲三摺美人腰。』『寸管自修香國史；萬花齊現美人身。』『飛龍樂店輸金屋；走馬蘭臺感玉溪。』『僕本恨人猶僕僕；卿須憐我更卿卿。』七言樂府諸篇如『冰蟒走入誰家樓；喚起樓中無限愁！』『貂裘公子氣如虹；十萬金錢擲秋雨。』及七夕篇之『紅淚流成無定河；香肩倚倦長生殿。』等句，皆傳誦一時，稱曰才子！十六歲，隨父贄東道古州任所，有容園，以榕得名，得句云：『日斜花外紅如此；人立榕陰碧欲無。』中光緒丁丑舉人，時年十七，以是年冬應禮部試北上，取道江南，騎一衛冒大雪入南京城，遍訪六朝及前明遺蹟。一日中成金陵雜感七律二十首，其警句如『地下女郎多豔鬼；江南天子半才人。』『淘殘舊院如脂水；住慣降王沒骨山！』『桃花士女桃花扇；燕子兒孫燕子箋。』『衰柳綠連三妹水；冰楓紅替六朝花！』『如此江山奈何帝；誤人家國寧馨兒！』哀感頑豔，亦有口能誦者也！忠州李士芬號能詩，爲湘鄉曾國藩總督兩江時所稱，讀金陵雜感詩有一聯云：『蔣侯死去留青骨；江令生還負黑頭！』謂曰：『何不改蔣侯死去留青史！』順鼎舉蔣子文青骨成神事告之。士芬大歎服，因贈詩云：『爛熟兩朝史；瀾翻東海波。』其爲老輩折服有如此者！嘗揭業於王闓運。闓運詫歎，與湘鄉曾廣鈞並稱兩仙童；顧不然其詭誕，諷以書曰：『海內有如麟鳳，一見而令人欽慕者；非吾賢與重伯耶？（曾廣鈞字重伯）然亦叢非笑，不盡滿人意者；重伯好利，仲碩好名故也。好名，不獨好忠孝之名；即母姊皆仙，白呂神交，皆是浮名。見諸行事，害不及人，故無妨也；筆之於書，有目共見，則生同異矣。同必有異，異則必損名；

強爲無傷，人必傷之。故吾爲仙叢之說，謂夫仙叢有玉皇香案者，兒日姊月，所見美富，土苴諸天，遺棄一切，是上等也。有幽居巖穴，草衣木食者；一旦入世，則老虎亦爲可愛，金銀無非炫耀；乃至耽著世好，情及倡優，不惜以靈仙之姿爲塵濁之役，物欲所蔽，地獄隨之矣！請賢擇於斯二者。」順鼎發憤不爲意也！自負才氣，會中日戰起，我軍敗績。順鼎慷慨上書論事，不省；則間關航海，走臺灣，欲贊劉永福軍，爲海外扶餘；既至，見事已不可爲，乃脫身歸國。時論推爲氣節功名之士。年三十，以同知候補河南，驥翼大用，不得，志意牢落，有句云：「三十功名塵與土；五千道德粕糠糟。」沈滯無所事事，如是者六年，遂棄官，入浙，訪詩僧寄禪，借遊普陀山，賦詩，得「海是空王淚，雲爲織女槎；」「三代以前無貝葉，六經而外有芙蓉；」（釋典有蓮華經華嚴注芙蓉一名蓮華）「龍來拜佛成童子，客到遊山變女人；」諸句自以爲奇雋。溧陽狄平子者，常喜以禪論學，見之歎曰：「蘊含萬有，超妙極矣！」然以名士談禪，未空色相！不如寄禪一律曰：「到此彌知佛理深，普門日夜演潮音。蓮爲大士出塵相；海是空王度世心。今古滄桑從變幻；魚龍多少任浮沈！冥遊華藏莊嚴刹，吐我生平浩蕩襟！」可謂聿溶道源，得未曾有！不僅禪門本色，不染一塵也！寄禪者，本湖南湘潭黃姓農家子。幼孤貧，爲人牧牛。十餘歲時，投山寺出家爲僧；燃兩指供佛，故又號八指頭陀；具宿慧，能爲詩，初不識字，以畫代詩；不知壹字，輒畫壹形，自言：「初學爲詩，甚苦！其後登岳陽樓，忽若有悟，遂得句云「洞庭波送一僧來」！靈機偶動，率爾而成，不謂覺得詩奧！」其後僧衆推主長沙上林寺，爲士大夫所禮重！獨葉煥彬郋園謂之曰：「工詩必非高僧！古來名僧，自寒山拾得以下，若唐之皎然、齊己、貫休，宋之九僧、參寥、石門，詩皆不工；而師獨工！其爲僧

果高於唐宋諸人否耶！』寄禪不服。煥彬書楹聯贈之，有『正法眼空三教論；中唐音變九僧詩。』之句；亦謂其詩自工而僧固不高也！主上林方丈一年，晝夜僕僕，無一日暇閒！煥彬又舉吳蘭次諷大汕之語語之曰：『和尚應酬雜遝，何不出家？』寄禪笑頷之，不能答；辭上林席；還靈龕，宿楊度晳子山齋。度出屏紙，強其錄詩，十字九誤，點畫不備，窘極大汗，書未及半，言願作詩以求赦免。度許之，命題擊鉢，洪纖立成。後遊天台，得『袖底白生知海色；眉端青壓是天痕。』一時莫不稱誦！未幾，主天童方丈，作白梅詩。遠近傳寫，呼之曰白梅和尚。一日，下山，觀流水，愴然有悟，爲詩曰：『流水不流花影去，花殘花自落東流！落花流水初無意，惹動人間爾許愁！』入民國，湘中寺產爲黨人所據，寄禪被推爲中國佛學會會長，以二年入京請願發還，與內務部主管司長某言語牴牾。某怒，起摑其頰。寄禪歸所主法源寺，一夕，憤懣而死！楊度則收其平日詩文遺稿，付刊行世，都十九卷，曰寄禪上人集。其詩大抵清空靈妙，晉旨淵遠，以視顧鼎一清一豔，有人間天上之別！顧鼎溺於綺語，不能出。少年之作，如『星光忽躍岸千尺，水氣平添波一層』等句，綺膩日深，不可復觀矣！又入廬山，於三峽澗上，築翠志樓居之，若將終身；而幽優侘傺，中與其母，乃作哭厂傳以見其意曰：

哭厂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家世姓名，人人知之，故不述。哭厂幼奇慧，五歲陷賊中；賊自陝、蜀趨鄖、襄，以黃衣繈褓縛之馬背，馳數千里，遇蒙古善王大軍，爲騎將所獲，獻俘於王。哭厂操南音，王不能辨，乃自以右手第二指畫口沫，書王掌。王大喜曰：『奇兒也！』抱之坐膝上；趣召某縣令，使送歸。十五歲，爲諸生，有名。十七歲舉於鄉。所爲詩

歌文詞，天下見之，僻曰才子。已而治經，為訓詁考據家言。治史，為文獻掌故家言。窮而思反於身心，又為理學語錄家言。然性好聲色，不得所欲，則移其好於山水方外，所治皆不能竟其業。年未三十而仕，官不卑；不二年棄去；築室萬山中，居之，又棄去。綜其生平二十餘年內，初為神童，為才子，繼為酒人，為游俠少年，為名士，為經生，為學人，為貴官，為隱士，忽東忽西，忽出忽處，其師與友諸之稱為神龍！其操行亡定，若儒若墨，若夷若惠，莫能以一節稱之！為文章亦然，或古或今，或朴或華，莫能以一詣繩之！要其輕天下，齊萬物，非堯、舜，薄湯、武之心，則未嘗一日易也！哭厂平時謂天下無不可哭！然未嘗哭；雖其妻與子死不哭；及母歿而父在，不得躆殉，則以為天下皆無可哭；而獨不見其母為可哭！於是無一日不哭，誓以哭終其身，死後而已，自號曰哭厂！

好為恢詭，素性使然！而閻蓮則重詒以書曰：『儻有一辭辛勤，必不可稱哭厂。上事君相，下對吏民，行住坐臥，何以為名；臣子披昌，不當至此！若遂隱而死，朝夕哭可矣！且事非一哭可了；況又不哭而冒充哭乎！斷道言不見重，亦自恨無整齊風紀之權；坐觀當代賢豪，流於西晉五胡之禍，將在目前！因君一發之，毋以王夷甫識石勒為異也！』獨兩湖總督張之洞愛其才，又傷其不遇，意頗憐之！招入幕，又畀以兩湖書院分教；亦不自得！二十五年冬，以大臣薦召見，意氣發舒，賦紀恩詩，有句云：『金鑾民膏二萬萬，珠含天淚一雙雙！』蓋慈禧皇太后諭中日戰敗，賠款鉅萬，為之淚下也！此聯盛傳都下，謂二萬萬極不易對；而順鼎以一雙雙對之，可謂神通狡獪矣！又有句云：『股肱周室留黃髮，羽翼商山進紫芝。』不十日而立大阿哥，以尚書崇綺為師傅，說者謂建儲為順鼎所請；而商山四皓有綺

里季，即影師傳崇綺也。其上宰相王文韶詩云：『北虜亦知司馬相，南人都是臥龍兒。太皇太后嘉中國，天上天孫福子儀。』榮祿詩云『心擀九重雙日月，手揩二十八星辰。廟堂范老寒西夏，帷幄留侯定奉春。』皆諛非其實；而順鼎脫口無懟上榮祿詩又有句云：『行地中猶洪水抑，措天下若泰山安。』時增祥在榮祿幕，為言相公亟賞此聯！順鼎詩稱以為榮，士論薄之！一出為廣西右江道，將出都，有句云『新詞欲賦賀梅子，他日應呼易柳州。』以右江道治柳州也。樊增祥調以詩，有『好收側貳作蠻姬』之句。順鼎和韻云：『已辦壓刀思殺賊，未留鬣戟為謀姬。』或詰謀姬何意？順鼎曰：『謀字有二解：與姬謀，一解也；謀納姬，一解也。』聞者大笑！既抵官，無所展布，尋為兩廣總督岑春萱劾罷；遂以不振，而益肆力於為詩！

順鼎詩才綺絕，自少至壯，所作將萬首；尤工裁對，與樊增祥稱兩雄。惟增祥不喜用眼前習見故實；而順鼎則必用人人所知之典。增祥詩境，到老不變；而順鼎則變動不居，學大小謝，學杜，學元、白，學皮、陸，學李賀、盧仝，無所不學，無所不似；而風流自賞，以學晚唐溫、李者為最佳！所刻自眉心室悔存稿以後，有丁戊行卷、摩圍閣詩，及出都、吳蓬、樊山、沌水、蜀船、巴山、錦里、峨眉、青城、林屋、游梁、廬山、宣南、嶺南、甬東諸詩錄，蓋足迹所至，十數行省，一行省一集也。而以四魂集為最所自喜！號於人曰：『余所刻四魂集，譽之者滿天下，毀之者亦滿天下！湘綺、樊山皆極口毀之者也；然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余自信此集為空前絕後少二寡雙之作。蓋毀余者皆以好用巧對為病；即張文襄亦嘗言。不知以對耦為工，乃詩之正宗。凡開國盛時之詩，無不講對耦者；如唐之初盛，宋之西崑，明之高劉皆然！

自作詩者不講對偶而詩衰！詩衰而其世亦衰矣！杜詩亦講巧對；如「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及「大司馬」「總戎貂」之類，況余詩對仗皆用成語，且不甚用僻典，而所用皆人人所知之典，又皆寫憤慨、悲歌、嬉笑、怒駡於工巧渾成之中；自有詩家以來，要自余始獨開此派矣！」其尤工者：如「城郭人民丁令鶴，樓臺冠劍子卿羊。」「雲汝衣裳龍鳥往，風其臣妾馬牛奔。」「月雲鄂國八千里，冰雪蘇卿十九年。」「潮州謫宦能驅鱷，汐社遺民有拜鵑。」「六月圖南海東運，七星在北漢西流。」「送別五千人構李，壓裝三百顆雕支。」「東雲龍向西雲駱，南海牛從北海風。」「丁令威歸還遼海，申包胥合哭秦廷。」「鳶肩火色留王相，鶴唳風聲太傅兵。」此皆無一字無來歷，又無一字用僻典，又無一字稍雜湊，而不渾成；必如此方可以講對仗也！四魂集中凡用古人名，非屬對甚工者不用，如「過江兵馬猩終擺，亡國河山鼠亦妖。」「竟同鸚鵡死冤獄，無怪馬遷修謗書。」「中朝黨誤牛僧孺，西域胡譏爲伏波。」「喚女惟聞木蘭父，哭夫不顧杞梁妻。」「李怨牛恩朋黨論，桃生羊死賤貧交。」「耐金罰已覺荀彧，斂餞書都示樂羊。」「背事春農王相國，漫同秋壑賈平章。」「覓得屠蘇劉白墮，借來廣柳魯朱家。」「邊牆故牘熊經略，幕府高賢鹿太常。」「中朝舊議封關白，上相新聞使契丹。」「忍恥滅吳求范蠡，寫憂適越學梁鴻。」『卽墨田單爲守將，睢陽南八是男兒，』『深州未出牛元翼，浪泊難歸馬伏波。』此皆屬對工巧，而用典隸事，又極精切，所以可貴耳！余嘗有一推倒一時豪傑之論云：無工巧渾成對仗，竟可以不必作詩。蓋塵羹土飯，人云亦云之語，雖數十萬首，亦作不完；何必千首雷同，徒費紙墨乎！雖然，四魂集中不僅以屬對工巧爲尚也！其隸

事之精切，設色之奇麗，用意之新穎，皆彙而有之。如：「殿腳至今多婦女，露筋前代有神人。」「此日盟猶存白馬，何人塞欲賣盧龍！」「海上魚龍眞跋扈，淮南雞犬豈平安！」「石馬汗流唐祚永，銅駝淚下杞憂深！」「星臨吳分堅當敗！雪滿淮西濟可擒！」「蓬萊海上三千歲，荊杞山中二百州。」「鶴語今年時令異，烏知屋底達官尊。」「似聞文帝寬黃屋，每念高皇困白登！」「棘門、灞上皆兒戲！太液、昆明是水嬉。」「下澤當騎款段馬，常山枉策率然蛇。」「似報韓人讎俠累，未聞鄭伯減宣多！」「肯讓秦人剪鶉首，欲同周紀失天雞。」「王母有圖呈塋地，麻姑無術救揚塵。」「丹穴生靈薰越斲，烏桓部落奉田疇。」「泛海零丁文信國，渡瀘兵甲武鄉侯。」「梳頭逆旅逢張妹，椎髻夷君趙佗。」「痛哭珠崖原漢土，大呼倉葛本王人！」「折節太原公子在，感懷眞定弟昆多！」「見說杜鵑啼蜀帝！不妨桀犬吠唐堯。」「謝公昔欲淩窮髮，葛相今思入不毛。」何其隸事之精切也！「天吳紫鳳爲奇服，含景蒼龍有佩刀。」「雌龍雄鳳曾北走，銅駝金狄有東遷！」「重攀碧柳重魂斷，一步紅橋一淚流！」「雞唱一聲天已白，馬通三尺地皆黃。」「黃帝畫圖公玉帶，素王書讖卯金刀。」「白龍鱗甲爲刀柄，翠鳳翎毛作帚叉。」「鱗甲玉龍三百萬，觚稜金爵九重鑪。」「鼇騰軸底思掀地，龍入窗中欲攫人。」「貊貉六三羞虎豹，騷詞廿五感龍驚。」「白猿元菟都非我！青雀黃龍已贈人！」「青綠山川圖小李，丹黃村落認諸楊。」「黃耳音書歸入海，紅毛衣服共雲山。」「虎齒所居樓十二，鴻毛難載水三千。」「元蜂赤蟻蒼梧野，紫蟹黃魚白葦莊，」「南窗朱鳥貽書札，東國青童畏佩刀。」「麒麟鳳鳥爲先戒，翡翠鯨魚入小詩。」「胭脂坐令輸胡地！翡翠何曾

賺越裝！」「館問碧蹄平秀吉，城尋赤嵌鄭成功。」何其設色之奇麗也！「緊急春寒如戰事，遲延花信似家書。」「露布定塞西夏國，雲囊應畫富春山。」「軍書覓日如經讀，詩卷他年作史看！」「墨磨盾鼻爲詩硯，錢掛矛頭當書叉。」何其用意之新穎也！其實皆人人眼前語，皆人人意中語，他人或眼前有之而意中無之，或意中有之而筆下無之，我不過取他人之眼前者意中者，而出之於我筆下耳！至集成語用虛字爲句者，如蘇詩「君但未知其趣耳，臣今時復一中之」之類，古人亦常有之。四魂集中最喜集成語用虛字，而無不渾灝流轉者；所以獨開一派，突過前人也！如「江潭搖落樹如此，鷓鴣晨鳴草不芳！」「毋兮顧復生成我，某也東西南北人！」「朝去黃河暮黑水，雲橫秦嶺雪藍關，罛濊濊施鱣潑潑，車轔轔過馬蕭蕭。」「惟民所止畿千里，與汝遊兮古九河。」「謳歌恐不謳歌汝，笑罵遐由笑罵他！」「蓼蓼者莪應葬我，離離彼黍不關卿！」「未識明年在何處，請看今日是誰家！」「藤蘿蘆荻如夔府，薜荔芙蓉似柳州。」「魂歸來些蘋齊葉，心悅君兮木有枝！」「錦纜朱鷺鴉與鵲，紅頸白項燕衆鳥。」字字如拋磚落地，又如生鐵鑄成，不能不謂之絕調矣！更有奇句創格，開古人所未開之境者；如「歷歷衆賢之進日，元和惟斷乃成年。」「布衣臣本南陽者，冠冕人皆北斗之。」「與諸君飲黃龍耳，若有人乘赤豹兮！」此與魂西集中「北海知劉豫州否？南朝有李侍郎無」一聯，及「南朝可謂無人矣！北海猶知有備耶」一聯，皆可以橫絕千古也！用成語爲句而平仄不調者；如「曰歸曰歸嗟歲暮！其雨其雨嘆朝陽！」古稱名作。四魂集中此體有數首；如「相頭上冠將腰劍，母手中線兒身衣。」「其惟雲乎雨天下，何多日也露泥中。」「我祖東山別西

土，王命南仲城朔方！」成語對仗之工，古今無兩矣！集中更有音節高亮悲壯之作；如「九葉藩封周正朔，千年禮樂漢衣冠。」「人料苻堅難勝晉，帝知周勃可安劉；」「立馬偕宗青未了，鬭雞天下白如何！」「渡河氣壯周王咒，入蔡寒侵晉國貂。」「生當火色鳶肩上，死不為頭爲角還！」「雪窖冰天前路永，雲階月地此生休！」「裹革尸當糜作粉！衝冠髮亦煉成鋼！」「無定河邊新鬼在，長安市上故人多！」「屬國未收蒼海郡！單于猶在白登臺！」「如龍如虎詩無敵，爲鶴爲猿國有兵！」「皂帽遼東歸路斷，白衣易水哭聲多！」「水欲接天天接水！花難如雪雪如花！」「唐陵漢寢淒翁仲！禹甸堯封媚夜叉！」「自然流涕如周顗，何以銷憂有杜康！」「鼉憤龍愁滄海外，猿驚鶴怨草堂前！」「帆席有情寒海月，褐衣無恙繡天吳。」「海上星方明太白，天邊月又照流黃！」「漢棄珠崖非得已！趙薰丹穴果何如？」「廿年賜姓空興國，再世降王已入朝！」「蠻烟瘴雨添行色，海水天風和哭聲！」「未許朱三是天子，尚留南八是男兒！」似此之類，亦不可以枚舉也。』蓋高自標置，譽不容口如此！然唐言寡實，又不檢於行；其在仕途，頗工逢迎之術，惟有類飢鷹，飽卻颺去；又恃寵而驕，以是見賞如張之洞，亦鮮克有終！中年以往，日以詩詞寫其牢騷；然誨淫之作，居什之八九！順鼎自以爲玩世不恭；或俳優畜之，而順鼎彌軼蕩自恣。會民國更元，歲逢癸丑，新會梁啓超邀都人士於三月三日，修禊京師之萬生園，仿蘭亭故事也。諸名士會而賦詩，而順鼎長歌當哭，可以覘革除之際，都下士夫之用心焉！其辭曰：

嗚呼噫嘻悲哉！今日非同前代崇禎之甲申！今日豈同前代順治之乙酉？我生不幸，逢此前代義熙之甲子！我生何

幸，逢此前代永和之癸丑！義熙甲子宜止酒。順治乙酉宜得酒。永和癸丑宜行酒。古人最重三月三，九月九。九月九乃陶元亮所專，三月三為王逸少所有！吾雖生於古人後，事事皆落古人之窠臼！豈知今日此身一半化為會稽山陰人，一半化為彭澤斜川叟。酒在口，筆在手；劍不必琢腰，印不必繫肘；鶯含桃，魚貫柳；冠任汝沐猴，衣任汝成狗！尊有釣台朋，幸少金谷友！昨者樊川寄詩云：『蓮社人居晉宋間。』今日吾亦賦詩云：『蘭亭禊在清明後。』

西直門，萬牲園，先朝創造資遊觀，不知費幾許水衡錢！中有牡丹廳，采蓮船，如水之車，如龍之馬，奔馳於其外；如斗之花，如風之鳥，充牣於其間。我亦嘗攜壺觴，聽管絃，逢初三下九，攜三五二八，銷三萬六千。我昔嘗有句云：『照臉臉霞皆北地，壓眉眉黛是西山。』此詩未成僅斷句，此遊亦復不記為何年！梁夫子招我何為至於此？君著書數百萬言，遠過[illegible]；在外十有六年，將及晉重耳。其學可以左右十三經，貫串廿四史；此才何止上下五千年，縱橫九萬里！來從析木津，恰看桃花水。七十二沽春水生，一百五日東風起；東風吹花花怒開，東風吹人人老矣！昔年丁酉，與君相見於湘川；今年癸丑，與君相見於燕市。我已憔悴枯槁，非復神譚弔龐！君之顏色，尚覺女偶如嬰兒！君之容貌，尚覺姑射如處子！況有聖人之才，更如卜梁倚。方持玉杯斷國論，方用鐵函貯心史。且傾鋼斗，洗金觴兮，飲此天寶之詩人，貞元之朝士。或言『不為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或言『以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或言『前不見古人！』或言『不恨古人吾不見！恨古人不見吾狂耳！』又聞孔云『不曰如之何，吾末如之何！』又聞莊云『然而無有爾，則亦無有爾。』使我茫然莫知其所以，勿令下士

聞之，聲如蒼蠅笑不止！噫吁嚱悲哉！吾嘗聞堯氏舜氏之歌辭曰：『菁華已竭，褰裳去之，』又嘗聞穆滿氏、西王母氏之歌辭曰：『道里悠遠，山川間之！』方今朱干莽落猶可期，白雲黃竹何須悲！且相與采華芝，玩菊籬，餐巖蔽；亦安用談刑天，說精衛，稱欽䲹！梁夫子！與其有朱虎、熊羆、伯夷、龍、夔同列廿二人，召風使之南；不如有騂騮騄駬山子盜驪，亟行三萬里，追日使不西。所以侯人之歌曰：『猗！』梁鴻之歌曰『噫！』丁令威之歌曰：『城郭猶是人民非！何不學仙冢纍纍！』楚狡輿之歌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古儒家之歌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用含珠為！』漢田家之歌曰：『種一頃豆，落而為萁！生不行樂，死何以盧墓為？』元亮曰：『時運而往矣！』逸少云：『死生亦大矣！』此與『春非我春，』『日新又新，』皆為前哲之良規。然則今日之日兮，當以一刻千金為要素；明日之日兮，當以寸陰尺璧為前提。梁夫子！勿我訶！帖不必摹臨河，圖不必仿上河。試問百年之間，癸丑能有幾？正恐中年以後，上巳還無多！何況今日之共和，遠非昔日之共和，國曰支那，士曰婆娑。歷曰婁羅，時曰剎那。捧劍有金人，流觴有玉女。臥冢無石麟，流涕無銅駝。『慶雲爛兮，糺縵縵兮！』再聽明日之國歌，有酒不飲意如何！

蓋詩之詭譎極矣！所以寄鬱勃之思也。時袁世凱為大總統，次子克文以才捷受幸，順鼎秉意投契，屢與譚讌，如楊修之於曹植焉！作寒雲書話圖記曰：

南海有亭，題額曰流水音者，蓋禁籞勝地，瀛臺比鄰，而在今為寒雲主人讀書之所也。水湍衣帶，蹴儀鑾殿而可

招；塢藏書船，疑倚虹堂之在望。軒檻掩映，房櫳窈深，宜青綠以畫山，葬丹朱之罔水。宋人詞云：「樓疊金碧，朝嚮蓬萊。」斯境劇焉！爰有翠松磊砢，爭舉虬翔；素湍潺湲，時窺蝘飲。石皆削立，將睹日觀之峯；泉盡伏流，直探星宿之海。距龍樓鳳闕而近，在鸚洲鳧渚之間。主人讀書其中，閒暇多暇，於是命儔嘯侶，挈榼提壺，招甫白以論文，延荆關而讀畫。滄江虹月，若登米家之船；雲泉烟霞，不下隋宮之鏡，豈意軒冕之內，有此侈人！但覺圖書以外，無他長物！忘駒陰之移晷，樂麈尾以談玄。老聃所稱：「雖有榮觀，燕處超然。」道林所言：「雖在朱門，如遊蓬戶。」以今方古，殆過之矣！時則玄冥司契，旰光就曛，驗澤腹而既堅，下天心而漸復。水失瀑瀑，聽疑有聲；冰成琉璃，誤認爲地。尋詩而緣磴道，如鶴一一以上天；照影而立橋陰，無魚六六之可數。觴詠將倦，談諧復生。猲獢如虎之犬，不使臥乎階前；騏駉如龍之馬，不許馳乎門外。方其攝影也，主人如欲振衣千仞岡。方其臨池也，衆賓如欲濯足萬里流。及其執節益恭，則主人蠲蠲然如冬涉淵；及其推襟盡歡，則衆賓熙熙然如春登臺也！夫尊嚴之所，罕接章縫；華膴之胄，不親山澤。窮魚濡沫，每相呴於江湖；候蛩感秋，始爭吟於圖砌。若乃香草十步，奪桂一山；人望如神仙，自視若寒素。去天不盈尺，而謝韋杜二曲之紛華；爲地僅方丈，而收壺嶠三山之佳勝。寒山千尺雪，奪席宣光；廬嶽一囊雲，爭墩寧獻。其相較也，不已多乎？其人乃屬汪子鷗客作圖，而余爲之記。癸丑仲冬十日。

其後袁氏僭帝，以順鼎代理印鑄局長，志滿意得，狂喜欲絕！亦作詩以自寫其幸！既而帝制事敗，袁氏發恨死！克文南行，而順鼎侘傺失志，浮泊京師。又以日者言：「壽不過五十九！」歌場舞榭，放蕩益甚！賦買醉津門雪中成詠三

絕云：

焉知餓死但高歌，行樂天長奈我何！名士一文值錢少，古人五十蓋棺多！

訪戴尋梅意略同，樓臺寂寞水晶宮！小車出沒飛花裏，疑是山陰夜雪蓬！

雪水斟來煮竹爐，歌姬院裏著狂夫！平生恥殺韓熙載，乞食烹茶畫兩圖！

士夫誦而悲之。以民國九年卒，年五十有九。

順鼎籍章富有，捷才同於增祥。侯官陳衍曰：『近人樊樊山增祥，作詩已屆萬首，易實甫略相等，余贈實甫詩所謂：「浙西樊山舊同調，賦詩刻燭乘公餘。艱辛容易各有致，樊易叉手袁捻鬚。冰堂高足得三子，南皮張之洞，別署抱冰。湖中猶悲云殂！」者也。』桐廬袁爽秋昶，有于湖集。所著書，皆署漸西村舍，作詩冷澀，用生典，與增祥、順鼎三人皆張之洞弟子，而詩境迥然不同，斯可異者！與三人同輩，而年輩與衍差似昶，又才捷追增祥、順鼎者，莫如義寧陳三立。

三立字伯嚴，晚築室金陵，署曰散原精舍，又稱散原老人，故湖南巡撫寶箴子也。少而文，有風概，與湖北巡撫譚繼洵之子嗣同，福建巡撫丁日昌之子惠康，提督吳長慶之子保初齊名，天下稱四公子。而三立早爲故侍郎出使英法大臣湘陰郭嵩燾所知，集中留別墅遣懷詩所稱：『綺歲遊湖湘，郭公屬我最；其學洞中外，孤憤屏一世』者也。光緒丙戌進士，官吏部主事；戊戌政變，三立與有力。而四品卿軍機章京楊銳劉光第，又皆寶箴薦，慈禧太后恚之甚！褫父子職，永不敘用，遂侍父居金陵。自是肆力爲詩，陶寫情性，呼之欲出，賦遣興一律云：

而我於今轉脫然，埋愁無地訴無天！昏昏一夢更何事，落落相看有數賢！傾訪溪山開畫軸，偶耽醉飽放歌船！詩聲何與吟蟲答，老子癡頑亦可憐！

又有城北道上一律云：

晶礫新驅道，晴塵疊馬蹄。崖陰銜柳浪，搖色潤瓜畦。詣客能相避，偷閒亦自迷。歸棲枝上鵲，為我盡情啼！

又至滬訪鄭太夷云：

生還真自負，雜處更能安。意在無人覺，詩稍與世看！所哀都赴夢，可老得加餐！吐語深深地，吹裾海氣乾。

三詩乃三立削官後作，真氣旁薄，不假琱飾，沈憂積毀中，乃能吐屬閒適如此！蓋三立為詩學韓愈，既而肆力為黃庭堅，避俗避熟，力求生澀，與薛士龍季宣絕似；然其佳處可以泣鬼神，訴真宰者，未嘗不在文從字順中也！而荒寒蕭索之境，人所不道，寫之獨覺逼肖，而壹出自然，可謂能參山谷三昧者！其題豫章四賢象搨本第三絕云：

驅坐蟲語竊，私我涪翁詩。鑱刻造化手，初不用意為！

世人只知以生澀為學庭堅，獨三立明其不然，此所以負絕人人！其為濮青士觀察丈題山谷老人尺牘卷子曰：

我誦涪翁詩，奧瑩出嫵媚。冥搜貫萬象，往往天機備。世儒苦澀硬，了未省初意！蟲迹掃毛皮，後生渺津逮。書何獨不然，雜法摹詭僞！九州炫贋本，蛇蚓使眼睡。颼搨亦損真，略具銀鉤勢。望古忝邑子，遺墨期購致。隣寺守傳幅，號稱小三昧。晉髯轉郡國，坐失摩挲地！罷閒散人家，居奇千金利。濮叟騷雅宗，襲珍辱持示。阿誰乞伽佗，想見娛游

戲。風日發光妍，珠璣蘊溫粹，宛窺虞柳全，漸拾羲獻墜。鋒銳斂沖夷，乃副儒者事。取觀內外集，波瀾與莫二。得此詩家難，政爾適寥寂。後有五百年，永寶十行字。劣詠汙敗毫，澀叟哂以鼻！

舊論定黃氏，有不同人云亦云者。嘗以宣統元年刊散原精舍詩二卷，鄭孝胥序其端曰：

伯嚴詩，余讀至數過，嘗有越世高談自開戶牖之歎！己酉春，始欲刊行，又以稿本授予曰：『子其爲我擇而存之。』余雖喜爲詩，顧不能爲伯嚴之詩，以爲如伯嚴者，當於古人中求之！伯嚴乃以余爲後世之相知，可以定其文者耶？大抵伯嚴之作，至辛丑以後，尤有不可一世之概！源雖出於魯直，而莽蒼排奡之意態，卓然大家，非可列之江西社裏也！往有鉅公與余談詩，務以清切爲主，於當世詩流，每有『張茂先我所不解』之喩！其義甚暴，余竊疑詩之爲道，殆有未能以清切限之者。世事萬變，紛擾於外；心緒百態，騰沸於內；宮商不調而不能已於聲，吐屬不巧而不能已於辭。若是者，吾固知其有乖於清也！思之來也無端，則斷如復斷，亂如復亂者，惡能使之盡合！興之發也匪定，則倏忽無見，惝恍無聞者，惡能責以有說！若是者吾固知其不期於切也！並世而有此作，吾安得謂之非眞詩也哉！噫嘻！微伯嚴，孰足以語此！

此孝胥贈樊增祥詩所稱：『嘗序伯嚴詩，持論闢清切』者也！序中鉅公，卽指南皮張之洞也。晚清名臣能詩者，前推湘鄉曾國藩，後稱張之洞。國藩詩學韓愈、黃庭堅，一變乾、嘉以來風氣，於近時詩學，有開新之功。之洞詩取歐陽修、蘇軾、王安石，宋意唐格，其章法聲調，猶襲乾、嘉諸老矩步，於近時詩學，有存舊之思。國藩識巨而才大，寓縱橫詭

詭於規矩之中，含指揮方略於句律之內，大段以氣骨勝，少琢鏤之功。而之洞則心思刻深，奇警不苟出，用字必質實，勿纖弱；造語必揣量，勿弔詭；寓意不虛造，敍事無溢辭；用典必精切，不泛引；不門戶立意，必己出，毋囊故，毋阿世；稱心而出，意不求工；刊落纖濃，專賞勿綺靡，以風致見勝處，亦隱含嚴重之神，不剽滑；其生平宗旨，取平正坦直，最不喜黃庭堅，題其集曰：『黃詩多槎牙，吐語無平直，三反信難曉，讀之鯁胸臆！如佩玉瓊琚，舍車徒荆棘；又如佳茶荈，可啜不可食。子瞻與齊名，坦蕩殊雕飾！』幾於徵聲發色，不當微言諷刺；偶見詩稍排偶者，則斥爲江西魔派，不當意也。三立嘗從之洞遊南京燕子磯，有九日從抱冰宮保至洪山寶通寺送梁節庵兵備一律云：

嘯歌亭館登臨地，今日都成隔世尋！半壑松篁藏梵籟，十年心迹比秋陰！強扶自冷山川氣；傷足寧爲卻曲吟！作健逢辰領元老，下窺城郭萬鴉沈！

詩在三立爲最清切之作，而之洞讀之，哂曰：『元老那能見領於人！』又稱『逢辰』二字爲不經，（逢辰二字，唐師道宋書常用之）蓋亦不解之一。然之洞督鄂之日，嘗聘三立校閱經心兩湖書院卷，先施往拜，備極禮敬。而三立亦稱之洞詩重厚寬博，在近代諸老之上焉。

三立之詩，晚與鄭孝胥齊名；而孝胥從通州范當世游，極推其詩；以當世亦學黃庭堅也。當世嘗錄示甲午客天津中秋玩月之作。三立讀歎絕曰：『蘇黃而下，無此奇矣！』因酬以詩稱：『吾生恨晚數千歲，不與蘇黃數子游！得有斯人力復古，公然高詠氣橫秋』者也。當世，字無錯，號肯堂；少出語驚長老；壯而益奇。武昌張裕釗有文章大名，

客江寧。當世偕同縣張謇朱銘盤謁之。裕釗則大喜，自詫一日得通州三生，茲事有付託矣！其後當世弟鐘、鎧相繼起，世又稱三范，而稱當世爲大范。桐城吳汝綸方知冀州，見當世與謇、銘盤唱和詩，詒書夠致。當世亦樂得以爲依歸，遂之冀；而困阨寡諧，一出客直隸總督李鴻章所，意氣甚盛！既更世難，抑鬱牢愁，壹發以詩，有范伯子詩集，工力甚深，下語不肯猶人，峻峭與三立同！而三立筆勢壯險，髣髴韓愈黃庭堅。當世逼思牢愁，依稀孟郊陳師道。顧三立書之特甚！爲子娶當世女，有衡兒就滬學須過其外舅肯堂通州率寫一詩令持呈代柬一律云：

吾嘗欲著藏兵論，汝舅迺成問孔篇。此意深微俟知者；若論新舊轉茫然！生涯獲謗餘無事，老去耽吟儘見憐！胸有萬言艱一字，摩挲淚眼問青天！

志意牢落可想！蓋三立名公子，既蹉跌不用！然不能忘情經世，則一發之於詩。其甲辰感春詩云：

羅置王霸書，其言綜治亂。慷慨一時畫，指列亦璀璨！世運疾雷風，幻轉無數算。冥冥千歲事，孰敢恣臆斷！況當所遭値，文野互持半！垂示不過物，道苦就羈絆。又若行執燭，迎距光影判。倚藉勢使然，安能久把玩！巍巍孔尼聖，人類信弗叛！劫爲萬世師，名實反乖謾。起孔在今茲，舊說且黜竄。撫彼體合論，差協時中贊。吾欲裒百家，一以公例貫。與之無町畦，萬派益輸灌。國民如散沙，披離數千歲。近儒合羣說，嘵嘵徒嚾喙！無當下民心，反脣笑以鼻。『窮殘本非我，我愛焉所寄。』

生今探道本，亦可決向避。大地有興立，綢繆非細事！吾尤痛民德，繁然滋朋僞！東搬闐於西，寧獨窒厥智！環球縣

宗教，始賴耕萬類。厮養犒竈間，上帝臨無二。俗化得基礎，然後閥閱備。嗟我號傳孔，梓潼雜兒戲。迴釋既浮剽，耶和益相斁。鬱見龍川翁，組織別樹幟；謬欲昌其說，用廣師儒治。惜哉畏彈射，又倚厭世義！徒黨散四方，杳茫竟誰嗣！

咄嗟渤海戰！樓櫓湧山嶽。長鯨掉巨蛟，咋死落牙角。朦挾三島銳，其勢猶飛雹！立國何小大，呼吸見強弱！稍震邦人魂，酣夢徐徐覺！方今厲羣雄，萬鈞操杜鑰。之死而之生，妙巧詎苟託！醉飽覘息地，一吷颺拂籜！奮起刀俎間，大勇驚民瘼！茲事動鬼神，躍與淚血薄。一士淪瀛歸，蒼黃發裝橐。攜取太和魄，佐以萬金藥。曰『舉國皆兵！』曰『無人不學！』

皆戛戛生新而絕不爲鉤棘者！然辛亥國變以後，則詩體一變，錯於杜、梅、黃、陳間矣！癸丑由滬還金陵散原別墅雜詩云：

入門成生還，躊躇顧室廬！凝塵掃猶積，陰蘚侵階除！几案未改位，籤架稍紛挐。檐間新巢燕，似訝客曳裾！貓犬飢不還！帙落乾死魚！紙堆棄遺札，略辨誰某書。因嗟與變始，所掠半爲墟！長旗巨刃前，守者對欷歔。就撫手植樹，汝留劫燼餘！

夙戀山水區，辛勤營此屋。草樹亦繁濃，頗欣生意足。移居席未暖，烽燧已在目！提攜臥疾雛，指星庇海曲。棲息屢改火，奮身看新築。四望帶城陣，春氣染花竹。狹巷鬧賣漿，居鄰噪黃犢。御裝此盤桓，倏駭萬霆逐！奮壁爲動搖，坐

立幾俱仆！地震蒙鳴嘯，平生所歷獨！夜中震復然；破寐叫痛僕，詎彼災解說，一枕百憂續！

鹽山親我顏，鬱怒如不平！青濤繞我足，猶作嗚咽聲！前年姦賊戮，屍橫山下城！婿擂鉛錫死，填委溪山盈！誰云風景佳，慘慘弄陰晴！攏底半畝園，昔寄同棋枰。指點女牆角，鄰子戕勝兵！買菜忤一語，白刃屠柴荊。側聽素髮嫗，舉聲哀哭并。吒吒卒不顧，土赤血腥！偶夜樓或來，看月黑燐熒！

前兩首敍述詳；後一首鬱怒嗚咽，亂離歸後情景，可謂極描寫之能事者，恍若聞睹焉！

三立諸子皆能詩，而長子衡恪名最著；卽三立寫詩，東通州范當世署曰衡兒者也；字師曾；多能藝事，篆刻通瀟人，畫得倪瓚、黃公望風味；而爲詩喜數謝靈運、謝惠連之作，尤摯言情。婦范早卒；繼妻汪，又卒；悲之甚！有春綺卒後百日往哭殯所感成三首云：

我居西城闉，君殯東郭門！迢迢白楊道，萋萋荒草原。來此憑一哭，淚洗兩眼昏！既不寶盤設，又無酒一尊！焚香啓素幔，四壁慘不溫！念我棺中人，欲呼聲已吞！形影永乖隔，目渺平生魂！我何不在夢，時時聞笑言！倏忽已三月，卒學讀所致。我哭有已時，我悲鬱難宣！藕斷絲不絕，況此膠漆！苦挽已殘月，留照心上痕！

故人九原土，新人三寸棺！相繼前後水，一往不復還，我何當此感，淚眼逆奔瀾！生時入我門，綠髮承珠冠。死別卽塵嬉，瓊轎載鳴鑾！忽忽十年事，翼作百歲觀！念此常惻愴，渴我少壯顏！少壯能幾何！脈過朝霧團！會當同歸盡，萬事空漫漫！

子身轉脫然，於我一何忍！相期白首歡，豈意娛俄頃！當時攜手處，一一苦追省。伸紙見遺墨，檢奩得零物。衣綻何人補？書亂惟自整。亦有庭院花，獨賞不成景！一昨移盆蘭，三日葉枯殞！似我同心人，壽命終不永！晉陶對暗壁，淚若繁星隕。天乎何困余，江海弔寒梗。有生有憂患，此味今再領！

侯官陳衍評『第二首冠鑿二韻，眼前事人不能道；愈瑣屑乃愈悲痛，信有不堪回首者。』春綺其婦字也。又題春綺遺像云：

人亡有此忽驚喜，兀兀對之呼不起！嗟余雙影繫人間，如何同生不同死！同死焉能兩相見，一雙白骨荒山裏！及我生時懸我睛；朝朝伴我摩書史。漆棺幽閟是何物，心藏形毀塵壤擬！去歲懽笑已成塵，今日夢魂生淚泚！

月下寫懷云：

叢竹綠到地，月明影斑斑。不見死者心，空照生人顏！

詞意淒厲，蓋亦悼亡之作！衡恪詩不多作，轉以畫名。自稱徐天池轉生，屢夢天池與論畫，且告之曰：『我得年七十有三，汝壽如之！』自許當得大年！而以民國十二年卒，年三十有幾！士論惜之！

衡恪之弟方恪，字彥通，亦能詩，侯官陳衍贈衡恪詩所謂『詩是吾家事，因君父子吟』者也！陳衍嘗稱衡恪真摯；而彥通則名貴。有感於竟鄉兩妓，作梁溪曲。其詞曰：

曲罷翼能服善才！十年海上幾深杯？不知一曲梁溪水，多少桃花照影來？

休言滅國仗蛾眉，女禍強於十萬師，早把東南金粉氣，移來北地奪胭脂！

鏡痕紅似小紅樓，似水簾櫳似水秋。豈但柔情染似水！吳音還似水般柔！

其自序言：『前清末年京師南妓最盛，皇室貴冑，無不惑溺；遂以苞苴女謁亡國。而梁溪亦成北來南去之李師師云！』

陳衍，字石遺。生六七歲，讀孟子『不仁者可與言哉』『小弁小人之詩也』兩章，喜其音節悲涼，抗聲朗誦不已！父用賓宿儒也！方自外歸，聞之色喜曰『此兒於書理，殆有神會！』九歲，兄書授唐詩，自秋徂冬，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詩，皆成誦；上及陳子昂、張九齡之作，次年，乃及李白杜甫與晚唐諸家。十歲畢讀詩、書、易、周禮、春秋左氏傳，習制舉之文，然終年學爲詩，日課一首；蓋書之教也。書胸中不滯於物，詩境超逸，於白居易、蘇軾爲近；中間爲陳師道、陸游、楊萬里，爲陸龜蒙、皮日休，雅不以空言神韻專事音節，爲岑參、李頎、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之所爲者爲然！衍秉其教，旁逮考據，以唐宋、金詩皆有紀事，而元獨無，遂輯元詩紀事；其自爲詩宗陳師道；然議論宏通，不主一家。其論詩一首送親俞同年歸里云：

君從故鄉來，忽索我詩看；言逢畏廬說，『予詩近所罕！』因得讀君詩，湖上作居半。湖光與山淥，著筆不肯散。自言探詩境，一葉壓浩漫。帆檣在何許，蜀道險不憚！我從學詩來，亦復思之爛。樂天善鬧適。柳子工嗟歎。孟郊蕭且雄！次山碎何惋！奇兵雙井出，短劍渭南鍛。老樹曲而直，頹雲連復斷。連宵快縱譚，歸棹惜哉晏！何當小旗亭，畫壁

賭之渙！

蓋近人爲詩，喜學北宋，學陸游者特少！故表而出之也！嘗語人曰：『放翁七言近體，工妙宏肆，可稱觀止！古詩亦有極工者，蓋嘗萃衆長以爲長也！』以光緒二十四年，應兩湖總督張之洞辟召爲從事，客武昌，謁嘉興沈曾植。曾植見刺，張目視曰：『豈著元詩紀事之陳衍耶？是掮吾走琉璃廠肆，以朱提一流之所購讀者！』衍曰：『吾丙戌在都，聞鄭蘇堪誦君詩，相與歎賞，以爲同光體之魁傑！』蘇堪，鄭孝胥字也。曾植，字子培，號乙盦，浙江嘉興人，光緒庚辰進士，累官安徽布政使。顧是時曾植方以京曹官掌教兩湖書院；博極羣書，於遼、金、元史及輿地，尤精熟。初若不屑意爲詩。衍曰：『吾亦耽考據，其實謂經說史，皆爲人作計，無與己事；作詩尚是自家意思，自家言說；此外學問皆詩料也！』曾植意動；因言：『吾詩學深，詩功淺。夙喜張文昌、玉谿生、山谷內外集，而不輕詆七子詩。』『詩學深』者，謂閱詩多。『詩功淺』者，作詩少也。衍曰：『君愛艱深，薄平易，則實山谷不如梅宛陵。』時人無道梅堯臣者；因詒宛陵集殘本以贈。時鄭孝胥亦在武昌，投衍詩索和。衍句云：『著花老樹初無幾，試聽從容長醜枝！』孝胥曰：『此本宛陵詩。』因贈衍詩曰：『臨川不易到！宛陵何可追！濺君嘲老醜，終覺愛花枝！』自是始有言宛陵者，實自衍一人倡之！所居與沈曾植隣，譚詩過從極懽。平生論詩謂『詩莫盛於三元。』三元者，上元開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曾植戲數時語曆曰：『三元皆外國探險家覓新世界殖民政策開埠頭本領。』衍言：『今人強分唐詩宋詩，不知宋人皆推本唐人詩法，力破餘地耳！歐陽修、梅堯臣、蘇軾、王安石、黃庭堅、陳師道、陸游、楊萬里諸家，唐詩岑參、高

適、李白、杜甫、韓愈、孟郊、劉禹錫、白居易之變化也。陳與義、陳傅良、嚴羽及永嘉四靈徐照、翁卷、趙師秀諸家，唐詩王維、孟浩然、韋應物、柳宗元、賈島、姚合之變化也。故開元元和者，世所分唐宋人之樞紐也。若墨守舊說，唐以後之詩不讀，有曰『畫疆百里而已』！然衍論詩祟宋，而於宋詩之敝，亦極言之；曰：『咸同以來，古體詩不轉韻；近體詩不夠聲貌之雄渾焉耳！其敝也，蓄積貧薄，翻覆只此數意數言，或作色張之，非其人而爲是言；非其時而爲是言；視貌爲漢、魏、六朝、盛唐之言者，無以勝之也！余於詩文無所偏好，以爲惟其能與稱耳！淺嘗薄植，勉爲清篇一二語，自附於宋人之爲，江湖末派之詩耳』

衍喜說詩，以光緒三十二年應學部大臣薦召赴京，補學部主事；尋充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入民國，仍教授大學如故。會新會梁啓超主幹庸言雜誌，屬爲詩話；乃著石遺室詩話，月成一卷，都若干卷。其論古之詩人曰：『李習之論文，謂「六經之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也。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古之詩人亦然！一人各具一筆意。謝之筆意，絕不似陶；顏之筆意，絕不似謝；小謝之筆意，絕不似大謝。初唐猶然，至王右丞而兼有華麗雄壯淸適三種筆意；至老杜而各種筆意無不具備。大歷十子，筆意略同。元和以降，又各人各具一種筆意。昌黎則兼有淸妙雄偉磊砢三種筆意。北宋人多學杜、韓，故工七言古者多。南宋人稍學韋、柳，故有工五言者。南渡蘇、黃一派，流入金源。宋人如陳簡齋、陳止齋、范石湖、姜白石、四靈、張，皆學韋、柳，或至或不至；惟放翁無不學；獨七言古不學韓、蘇。誠齋學白，學杜之一體。此其大較也。』又

曰：『詩貴風骨，然亦要有色澤；但非尋常脂粉耳！亦要有雕刻，但非尋常斧鑿耳。有花卉之色澤。有山水之色澤。有彝鼎圖書種種之色澤。王右丞，金碧樓臺山水也。陳后山，淡淡靛青樹頭耳。黃山谷則加赭石，時復著色硃砂。陳簡齋欲自別於蘇、黃之外，在花卉中爲山茶蠟梅山礬。吳波不動，楚山叢碧；李太白足以當之。木葉微脫，石氣自青；孟浩然足以當之。粉紅駭綠，韓退之之詩境也。蒨青綠白，柳子厚之詩境也。』又曰：『五律四十字，字字滑蕩；惟初唐至太白爲然！老杜五律，高調似初唐者，以「國破山河在」一首爲最。自大曆以後，高調者漸少。宋人七律，可追唐人，五律罕可誦者！其高者僅至晚唐而止。蓋一句只五字，又束於聲律對偶；難在結響有餘音；易同於排律句調。欲學初唐五律，求之於音節；須求之於用字；音節由用字出也。』又曰：『今人作詩，學元、白者覰詩太淺；視元、白太淺也。學韋、柳者覰詩太深；視韋、柳太深也。學溫、李者，只知溫、李之豔麗；學韓、蘇者，只知韓、蘇之粗硬；非眞知諸家者也！』又曰：『少陵之「邊秋一雁聲，露從今夜白」，從江淹別賦「蕭秋雁兮蔽日，當白露兮下時」，不覺脫化而出！「月是故鄉明」，本謝莊月賦「隔千里兮共明月」意耳。』又曰：『黃山谷謂「疏影橫斜」一聯，不如「雪後園林」一聯云云。余爲廣其例曰：韓退之之「日照潼關四扇開」，不如其「一間茅屋祀昭王」。柳子厚之「獨釣寒江雪」，不如其「欸乃一聲山水綠」。「柳州柳刺史，種柳柳江邊」，不如白樂天之「開元一株柳，長慶四年春」。』又曰：『學香山者多學其七言律、七言古。七言律可學，七言古不可學。而五言古則不易學；東坡、放翁學之，皆有善有未善！』又曰：『宛陵用意命筆，多本香山；異在白以五言，梅變化以七言。東坡意筆曲達，多類宛陵；異在音節，梅

以促數，蘇以諧暢；蘇如絲竹悠揚之音，梅如木石廉窒之音。」又曰：「長公之詩，自南宋風行，靡然於金元，明中熄，清而復熾。二百餘年大人先生，殆無不擩染及之者！大略才富者喜其排奡，趣博者領其興會。即學焉不至，亦盤硬而不入於生澀，流宕而不落於淺俗。視從事香山、山谷、后山者受病較尠，故爲之者衆。張廣雅論詩揚蘇斥黃，嘗謂：「黃吐語多槎牙，無平直，三反難曉，讀之梗胸臆，如佩玉瓊琚舍車而行荊棘；又如佳茶可啜而不可食。子瞻與齊名，則坦蕩殊雕飾，受蘇掩爲枉；」亦可見大人先生之性情樂廣博而惡艱深，於山谷且然，況於東野、后山之倫！」又曰：「東坡七言古中間全用對句排奡到底，本於老杜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他如洗兵馬追酬高蜀州人日見寄則全對句而有轉韻；東坡卻少學。后山七律結聯多用奡語對收，則學杜而得皮毛者。山谷、鐵崖多學杜之七言絕句。」又曰：「宋人詩工於七言絕句，而能不襲用唐人舊調者；以放翁、誠齋、後村爲最。大略淺意深一層說；直意曲一層說；正意反一層側一層說。誠齋又能俗語說得雅，粗語說得細；蓋從少陵、香山、玉川、皮、陸諸家中一部分脫化而出也。如「歸去江南無此景，未須吃飯且來看。」「中間不是平林樹，水色天容拆不開。」「點檢風來無覓處，破窗一隙小於錢。」「小兒不耐初長日，自織筠籃勝打閒。」「醉去昏然臥綠窗，醒來一枕好淒涼！」「皁莢樹陰黃草屋，隔籬犬吠出頭來。」全詩如「詩人長怨沒詩材！天遣斜風細雨來。領了詩材還又怨！問天風雨幾時開？」「逢著詩人沈竹齋，丁寧有口不須開！被渠譜入旁觀錄，四馬如何挽得回！」「晴明風日雨乾時，草滿花隄水滿溪。童子柳陰眠正著，一牛喫過柳陰西。」「莫言下嶺便無難，賺得行人錯喜歡！正入萬山圍子裏，一山放出一山

爛。」「風雨掀天浪打頭，只須一笑不須愁。近看兩日遠三日，氣力窮時會自休！」此外以粗語俗語入詩者，未易悉數。善學之，可以上追聖俞、后山。不善學而一味爲之，或流於釘鉸鏇擫。後世袁簡齋多學誠齋；近人則竹坡先生、木菴先生、林暾谷亦時爲之。」又云：「厲樊榭先生樊榭山房詩爲浙派領袖，在前清風行頗久；至近日稍衰。然其參會唐、宋，於漁洋、竹垞外自樹一幟。雖以沈歸愚之主張漢、魏、盛唐，亦盛稱之。實則五言古，七言律，七言絕句佳者甚多。七言古才力薄弱，局勢平常。五言律殊少神味，非其所長耳！」論作詩之法曰：「詩貴淡蕩；然能濃至，則又濃勝矣！詩歷疏野，然能精微，又精奪矣！「鳴鳩乳燕青春深，落花游絲白日靜。」「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可謂濃至！「穿花蛺蝶輕輕舞，點水蜻蜓款款飛。」一聯，可謂精微！」又曰：「詩要處處有意，處處有結構，固矣。然有刻意之意；有隨意之意；有結構之結構；有不結構之結構。譬如造一大園亭然，亭臺樓閣，全要人工結構，而疏密相間中，其空處不盡有結構也！然此處何以要疏？何以要空？卽是不結構之結構。作詩亦然。一篇中某處某處，要刻意經營，其餘有只要隨手抒寫者，有不妨隨意所向者。譬如走路然，今日要訪何人，今夜要宿何處，此是題中一定主意，必須歸結到此者。至於途中又遇何人，立談少頃又逢何景，枉道一觀，迤邐行來，終訪到要訪之人，終宿到可宿之處而已！若必一步不停，一人不與說話，一步路不敢多走，是置郵傳命之人擔夫爭道之行徑矣！譬諸構屋，盡是樓閣樓連，亭臺叢叢，並無山花野草生長之方，陂陀迴伏自然之天趣矣！」又曰：「詩有四要三弊：骨力堅蒼爲一要。興趣高妙爲一要。才思橫溢，句法超逸，各爲一要。然骨力堅蒼，其弊也窘！才思橫溢，其弊也流！句法超逸，

其弊也輕與纖！惟濟以興趣高妙，則無弊！唐之孟浩然、王摩詰、杜少陵、韋蘇州，宋之東坡、荊公、放翁，皆有眞興趣者！孟、韋才思，庸有不及時耳！漁洋自夸學王、孟、韋、柳，則非有眞興趣；而才思骨力不足以赴之。』又曰：『詩最患淺俗。何謂淺？人人能道語是也。何謂俗？人人所喜語是也。』又曰：『宛陵嘗語人曰：「凡爲詩，必能狀難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乃能爲至！」此實至言！前二語惟老杜能之；東坡則有能有不能。後二語阮、陶能之；韋、孟、柳則有能有不能。至能兼此前後四語者，殆惟有三百篇！漢、魏以下，則須易一字；曰：「狀易寫之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惟宛陵此四語，前二語實難於後二語。姜白石說詩云：「僻事實用，熟事虛用。學有餘而約以用之，善用事者也。意有餘而約以盡之，善措詞者也。句中無餘字，篇外無剩語，非善之善者也；句中有餘味，篇中有餘意，善之善者也。始於意格，成於句字。詩有四種高妙：一曰理高妙。二曰意高妙。三曰想高妙。四曰自然高妙。一篇全在結句，如截奔馬，詞意俱盡；如臨水送將歸，盡意不盡詞。若夫意盡詞不盡，剡溪歸棹是也。詞意俱不盡，溫伯雪子是也。」此言頗盡作詩之妙；然不過宛陵後二語而已！惟白石譬喻盡不盡處，亦有未當。截奔馬，正是詞盡意不盡；奔馬本意不止於是；截之使止於是也。臨水送將歸，已是詞意俱不盡，何必溫伯雪子！溫伯雪子，直有意無詞，豈止詞意不盡！』又曰：『作詩文要有眞實懷抱，眞實道理，眞實本領；非靠著一二靈活虛實字，可此可彼者，斡旋其間；便自詫能事也。今人作詩，知甚囂塵上之不可娛，獨坐百年萬里天地江山之空廓取厭矣！於是有一派焉，以如不欲戰之形，作言愁始愁之態。凡坐覺，微聞，稍從，暫覺，稍喜，聊從，政須，漸覺，微抱，潛從，終憐，猶及，行看，盡恐，全非等

字，往往而是，若舍此無可著筆者；非謂此數字之不可用，有實在理想，實在景物，自然無故不常犯筆端耳！明史論鍾、譚詩派云：「自袁宏道矯王、李之弊，倡以清眞。惺復矯其弊，變爲幽深孤峭；與譚元春評選唐人詩爲唐詩歸；又評隋以前詩爲古詩歸，鍾、譚之名滿天下，謂之竟陵體。」沈春澤撰鍾詩序云：「自先生以詩文名世，後進之學者，大江以南更甚。然而得其形貌，遺其神情，以寂寥言精鍊，以寡約言清遠，以俚淺言沖淡，以生澀言新裁，篇章字句之間，每多重複。稍下一二助語，輒以號於人曰：「吾詩空靈已極！」余以爲空則有之，靈則未也！」云云，不啻爲今日言之！」凡此之類，皆所謂語無泛設，胸中奧竅者有一僕張宗揚，字楞嚴，一字楞顏，給事衍家，濡染久之，遂能詩，尋渤仿鄭孝胥，亦逼眞。衍自撰蕭閒堂記，稱「有一僕甚似蕭穎士之杜亮，」即宗揚也。自稱：「生平無韻之文，無慮二三千首。教授京師、武昌各學校，說經之文數百首，論史之文數百首，論文之文數百首。佐幕湖北、武昌草奏書札數百首。賣文上海十年，壽言數百首，雜報論說各數百首。爾少時里居課經義治事詞章於書院者不數焉！」妻蕭，名道安，又嘗自署曰蕭閑堂，蓋取眞誥說而名之者，素善鉤稽，嘗考據之學，亦能文章，戲爲衍作命名說曰：

君名衍，喜談天，似鄒衍。好飲酒，似公孫衍。無宦情，惡銅臭，似王衍。對罵人，弄稚子，似馮衍。惡殺，似蕭衍。無妾媵，似崔衍。喜讀書，似杜衍。能作俚詞，似蜀王衍。喜篆刻，似吾邱衍。喜通鑑，似嚴衍。喜今古文尙書墨子，似孫星衍。特未知其與元祐黨人碑中之宦者陳衍，何所似耳？請專其字以爲名刺何如？

蕭之卒也，衍題其後曰：

『中年喪偶，終不復娶，又絕似孫星衍；而非先室人之所及知也！』

其詭誕有如此者！生平耑於論詩，或叢詬尤；然性實樂易，能度外取士。其送陳劍潭南歸序曰：

天下亂苟未至皐皐訛訛之徧於有位，而民力屈無復之；幽憂窮愁之氣，尙不湮於下，騰於上也！故士之岸然負異者有以相處，得黽勉以安其身與否？君子所以覘世變也！桐城人士多以文章負異於衆。余所識馬君通伯、姚君叔節皆能爲其鄉先生之文；而識陳君劍潭先於二君；則不守桐城師法，慕太史公、班孟堅之言；其至者權奇動若，恣肆自喜！馬、姚二君於其文不甚相合，而亦推其能自力也！余亟稱劍潭之文，世人疑信相半；亦由劍潭喜談天下事，而闇於世故周旋，爲文章不俟人推許而自推許，動與人深言，下筆不自休，往往塗竄不留十之三四。余嘗揶揄其神不凝而用志紛！或故摘其疵纇以相笑樂！而劍潭自豪其所爲，以爲不如是，不足盡文章之變！所識諸侯卿大夫不乏人；而屈於微官不往爲，奔走四方，市文修書，掌記奏，舒紙疾書，腕欲脫，歲入千金數千金，屢以救其飢寒！所引爲知己，親若骨肉，乃無踰老病頹唐如余者。亦可歎已！初見於武昌，再見於京師。陸軍部長官辟修兵學書，大學聘充講席，方謂劍潭得久居此，相與談諧歡嘑，少瘳吾人天家國之鬱紆；乃終不得安其身以去！吾蓋俯仰數十年之間，至於今日，世變殆愈岌岌矣！兩中之強有力者，倘有知劍潭之深，豈以養劍潭者乎？使吾劍潭有以自食其力，益以發舒其文章；豈獨劍潭一人一家之幸哉！

劍潭名澹然，桐城人，兀傲自多；雅不喜桐城派文，自命能爲太史公。不好爲詩，而偶作必饒韡語。其答衍詩曰：

劉表鎮荊襄，諸葛臥田畝！雅樂動九州，炎綱已解紐。
漢廷俱朽骨，漁陽聲自哀！如何鸚鵡洲，徧冢無蒿萊！
少小慕奇俠，長懷漆室悲！獨憐病母衰，江表時逶迤！
莽莽江漢閒，曹劉爭霸地。異人久不作，世亂吾焉寄！
言求常世士，幸復得石遺！石遺不作官，借箸籌當時。
丈夫貴樹立，敝帚復何貴！潦倒偶狂歌，聊發雄怪氣！

蓋與衍初見武昌時作，而誦第六首，可證衍贈以序，所稱『引爲知己親若骨肉，乃無驗老病頹唐如予』者，其言不誣也！諧然客游南北二十年，挾策賣文干諸侯，抵卿相，喜言經世；而生平最詆常熟相國翁同龢；次則兩湖總督張之洞。詩中『劉表鎮荊襄』句，卽刺之洞；而諸葛隱以自喻也！二公皆當世所謂鉅人長德，門生故吏滿天下，齮齕擠然使不遇！而衍爲之洞從事，獨惋惜之意；溢於言表，士論多焉！有石遺室詩集十卷，文集十二卷，續集、三集各一卷。

陳衍論詩，當代最推陳三立、鄭孝胥。然陳三立詩，豪放恣肆，以山谷爲門戶，而根極於韓愈。而鄭孝胥詩懷惋深秀，以柳州樹骨幹，而洗鍊以孟郊。

鄭孝胥者，字太夷，蘇堪其號，福建閩縣人也；中式光緒壬午鄉試榜首，取蘇軾『萬人如海一身藏』詩意，自名其樓曰海藏；又集其所爲詩曰海藏樓詩凡八卷，以年先後爲次。其三十以前，專攻五古，規橅謝靈運，而浸淫於

柳宗元，又以孟郊孫逖之沈摯之思，廉悍之筆，一時殆無與抗手！三十以後，乃肆力於七言，自謂爲吳融、韓偓、唐彥謙、梅堯臣、王安石；而最耆王安石。嘗言『作詩工處，往往有在悵惘不甘中者！』此其所爲與樊增祥、易順鼎異趣者也！張之洞論孝胥詩，亦極推重曰：『蘇堪是一把手！』閒適之作，爽曠沖淡；而骨力堅蒼，罔一字涉凡近！詩體白瘦，成爽以法，語質而韻遠，外枯而中膏，吐發若古之隱淪；閩縣陳寶琛贈以詩曰：『蘇龕詩如人，志潔旨彌貴』者也！寶琛，字伯潛，號弢菴，又號橋隱，同治戊辰進士，名輩先孝胥而詩名不如！宣統遜國，官太保。撫時感事，一託於詩，有滄趣樓集；尤長於五古，潛氣內轉，翼理外融，肆力於韓愈、王安石，出入於蘇軾、黃庭堅，幽思峭筆，略與孝胥相似；顧寶琛樂易長厚，與人爲亡町畦；而孝胥則自負經世之略，好奇計，抵掌談兵，有口辨。於清之季，嘗以道員賞四品京堂，率湖北武建軍，督辦廣西邊防。旣柄兵，雖握用，顧所自憙者在詩，與人書曰：『何意以詩人而爲邊帥！』或賤邊帥之貴，乃解以詩曰：

高樓先生耽苦吟；廿年來往江之潯。何曾夢見煙瘴地，蠻荒一落顏爲黔！邊城三月脫鬼手，龍州還對山嶔崟。邊關形如馬振鬣，戍卒狀似猿投林。風情收拾付隔世，坐覺老人來相侵！豈無春花與秋月，路絕不到詩人心！終年望饟數不至，欲和乞食（陶乞食人名）誰知音？此人此地寧足愛，廟堂用意殊難尋，天高詎高海匪深。平生詩人豈不貴，何以卑我空傷今！

襟抱可想！顧孝胥之乘邊也，著短後衣，親歷戎行，勤放哨，教打靶，振刷士氣；日日儼對大敵，以此坐鎮兩年，威望著

著！已又不適，以光緒三十一年乞假歸江南。三十三年，中朝再以安徽按察使廣東按察使徵，皆不起。宣統二年，東三省總督錫良方營遼瀋，孝胥至，爲籌畫十餘事，疏上不報；於是悵悵，至京師，尋南歸。明年再抵京師，投劾中朝貴人，署曰詩人鄭孝胥。於唐柳宗元、孟郊、韋應物、韓愈、吳融、唐彥謙、宋梅堯臣、王安石諸人詩，皆手寫。錄貞瞻先生詩題後云：

復古孤莫立！佞今羣所褒！初非棄世物，而亦爲名勞！風雅棄墜地，士心逝滔滔！先生不偶生，結束歸堅牢。咄嗟浮游子！沒齒徒滔滔！

高意賜秋逈，惠心屏春華。手揮海上琴，衣緩巖間霞。詩濤湧退之，束手徒咨嗟！羌以意表論，邈在神理遐！不爲一世可！坐使千秋諱！

五年南國遊，一卷東野詩。寄余獨往意，重此絕世辭！連城必良玉，三染必素絲。勿驚絢爛文，終與大璞期。夷厚含胸思，超異同翻覜。叢書中審擇，此是小雅遺！太息眞懿士，老死山巖巖！

婦人思無邪，篇行言自文。運思靡涯涯，立義各有云。下士逐紛華，百年心如焚！性情蕩不支，榮枯隨世氛！行踊而言夷，此語非所聞！余表先生節，以振頑儒羣！

畢生獨吟詩，得此物外身。中有感懷篇，惻愴難具陳！玉堂悲玄鳥，故國望星辰。素月忽經天，鴟鴞不可因！憂時匪吾事，遠念何酸辛！位卑思爲罪！言孫遇益屯！春暉一終曲，忠孝兩斷斷！咄哉眉山叟！銅斗豈足論！

錄韋蘇州詩題後云：

蓮華卽沖澹，散性難自整。豈云與俗殊！意獨得沈省！平生一深念，異代愛雋永！三歎古之賢，曾同惜徂景！

錄柳州詩畢題卷後云：

河東文章伯，童冠拔時選。翻飛觸世網，壯歲坐遷轉！虛名自取病，衆詬實不淺！懲疚辭徒悲，晚景彌益蹇！麗思鬱欲流，驚才竭未展！橫經眇心貫，讀騷儼躬踐。商悲語離奇，取幽氣奧衍。發爲瀟湘作，噓吸出墳典。五言暨七言，老手癡離羣。每放寂寞遊，偶託釋、老辯。鮑、謝方抗行，李、杜足非覗！以茲奪妙篇，千古解宜鮮！當代競宗韓，北旋故易顯。那知東方隱，啓明上雲巘。晴窗與往復，慷慨得驅遣！心折弔屈文，語息特修謇。偉人不世出！我輩類狂狷。懷哉文先生，吾硯蝕秋蘚！

三詩未收入海藏樓詩，然可以徵孝胥詩功所自出。其書韋詩後云：

爲己爲人之歧趣，其微蓋本於性情矣！性情之不似，雖貌合神猶離也！夫性情受之於天，胡可強爲似者！苟能自得其性情，則吾貌吾神，未嘗不可以不似似；則爲己之學也！世之學者，慕之斯貌之；貌似矣；曰異在神。神似矣；曰異在性情。嗟乎！雖性情畢似，其失已不益大歟！吾終惡其爲佞而已矣！韋詩清麗而傷雋，亞於柳；多存古人舉止，則高於王。遺王而錄韋，與其不苟隨時；然亦不可與入古。柳之五言，可與入古矣；以其淵然而有渟也。柳之論文也，曰『得之爲難。』韋之爲韋，亦曰『得之而已矣！』弗能自得其性情而希得古人之得；蓋爲人者也！

可以覘其生平論詩之宗旨焉。

生平論詩，以爲寫景視記事抒情爲難。舉古人名句如柳宗元之『壁空殘月曙，門掩候蟲秋。』『回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白居易之『一道斜陽鋪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紅。』王安石之『兩浦辭花去，回舟路已迷！暗香無覓處，日落畫橋西！』趙師秀之『行向石欄立，淸寒不可云！流來橋下水，半是洞中雲。』其極超妙者。人不過一聯兩聯。而所自得意者，則『亂峯出沒爭初日，殘雪高低帶數州；』『月影漸寒秋浩洞，柝聲彌厲夜嵯峨；』『月黑忽驚林突兀，泉枯惟對石嶙巉；』『楚澤混茫方入夏，暮雲嶒崪忽連山；』『白下溪流向人靜，紫金山色入春妍；』『入春風色連林覺，過雨山園一半開；』『兩郡楚山臨岸起，一江初日抱樓生；』七聯。可謂夥頤沈沈矣！

孝胥爲詩，一成則不改。與陳衍書曰：『骨頭有生所具，任其支離突兀也。』稟性喜雨，愛誦姜夔『人坐難得秋前雨，乞我虛堂自在眠』二句。其同南通張謇夜坐吳氏草堂賦詩云：

一聽秋堂雨，知君病漸蘇。欲論十年事，庭樹已模糊！

略用姜詩意也。所作七言絕句，以子朋屬題山水小幅兩絕及吳氏草堂兩絕爲最工。其子朋屬題山水小幅云：

江東顯五倦游還，占取城西水一灣！卷卷淸詩皆入畫，底須俗筆汚溪山！

題吳氏草堂云：

二十風流比阮、嵇，年來物役苦難齊！欲知白下閒蹤跡，只向齋堂覓舊題！（原注：子朋所居深柳讀書堂中，余舊日題詩最多）

雨後秋棠足斷鴻，水邊吟思入寒空。風情誰似霜林好？一夜吳霜照影紅！

水痕漸落霜漁汀，禿柳枝疏也自青！喚起吳興張子野，共看山影壓浮萍！

陳衍最喜誦兩題之第二絕曰；『韋蘇州之獨憐幽草，蘇東坡之竹外桃花，不是過也！』

孝胥之詩，似宋之王安石；而論詩則推唐之柳宗元，論文亦如之。其海藏樓雜詩之七云：

幼時學為文，獨喜柳子厚！斷削與時令，熟讀常在口！近人尙桐城，其論深抑柳。陽湖分支派，相襲亦已久！柳文彼所輕，學柳更何有！奇人吾煒士，愛我忘其醜。杳嗟媿室辭，沈至信高手！子亦毘陵宗，胡不憚衆詬？損名勿輕言，甯子適被酒！

蓋推柳文如此！及所自作，情文騷楚，則得柳之幽峭紆鬱，有擬謝靈運怨曉月賦云：

夢既覺兮心然疑？下匡牀兮搴羅帷。有厭厭之纖月，託夜棠而徘徊！徘徊兮何其怨綺疏兮天涯！漏促光沈，留涵影弱。乍訝孤飛，旋愁將落。腹顧菟而誰懷？鎖關山而無鑰！浮雲兮倘羊，羌自寶兮精光！惜殘宵之荏苒，衆星紛其爛芒！奈須臾之流影，悵修途之阻長！山嵒嵒而向曙，海蕩蕩而無梁。寄瑤華於千里，勞引領兮相望！

誄燕文并敍云：

初秋早起，牆隅露草間，墜燕，且斃矣！取視幾，俄而遂斃！瘞之東院芭蕉之下，坎深及咫，旬日草茸茸然合其墟也！誄之以文曰：

摧此一坏，微塵塹愁！彫梁墜月，老翅傷秋。寒暑幾何，星火旣流！恨沈滄海！夢鎖高樓！終古江南，芳草悠悠！鶯啼花落，鴻過庭幽。并隨逝往！杳與今留！

昔人評柳文以爲「豐縟精絕」；如孝胥之擬謝誄燕兩文，殆庶幾焉！

孝胥詩文之外，喜作書，筆力挺秀，而瘦硬特甚！蓋原本蘇軾而參以變化者。顧於古人書，極推王安石。有作書久不進憤賦此一詩云：

此書無難易，要自習之久。苟懷世人譽，俗筆終在手！古今祇此字，點畫別誰某。必隨人作計，毋怪落渠後！但當一掃盡，逸興寄指肘。行間馳眞氣，莫復摶土偶！時賢爭南北，擾擾吾無取！狂奴薄有態，得者進攫叟。達哉臨川言；「妄鑿妍與醜！」原注：王荊公詩：誰初妄鑿妍與醜，坐使學士勞勉鑽

雜詩云：

學書欲何爲，坐使百事廢！規規摹古人，久之意不快！冥追愈嚮上，聊以避前輩。人之似某某，輒用引爲愧！雖古亦猶人，而目那可對！作眞不如草，稍悟覺奚異？誰道起自運，寫此蓋世氣？每奇王介甫，下筆風雨至！聊爲宋仲溫，千紙勿惜費！原注：宋克仲溫，杜門染翰，日費千紙

能書由天發，成就在學力。徧搜古人奇，一悟或有得！豪分絕矜嚴，取勢常以逆。草眞趨雋永，神味務自適。唐庸宋益馳！晉魏誠造極。掃去殊未能，豈免爲人役！幼年慕從祖，淳古仍宕激。中年觀忠端，獨往深莫測！米顛恨其手，坐

受談口厄！縱手且勿談，破柱來霹靂。（原注：米元章詩云：有口能談手不隨）

此可以證其學書之饬而論書則貴行筆之完簡。夢華云：

夢華足下：關書高麗紙，輒以奉還。書殊不佳，然亦有所妄見。昔之論書者曰圓健。健誠是也，圓之義乃未了，徒增後生魔障；終無悟入地！必當正之則宜曰完。夫書以氣脈爲主。結字之工，在於行筆；如人筋骸百節，面目四肢，都無殘損，充以涵養，然後精神煥發，生韻迴出！結字隨時不同；惟行筆無不足之病，則於長短肥瘠反正之中，各具起伏往來頓挫之觀，每作一筆，神理俱備，合而成字，親於骨肉；所謂完也。觀近人作，結字每苦支離，行筆動傷夭札；因無完筆，遂無完字；又其下者，但辨行列，則小史之技爾！然僕爲此言，大不自量！米老曰：『有口能談手不隨。』言之不作，則爲之難！皆吾病也。既爲足下書畢諦視，益愧！姑述代談，即訊文祉。

夢華者，金壇馮煦也；極歎孝胥爲至論！

孝胥之弟曰孝檉，稚辛其字也；能詩如其兄。將之江南留題福州西湖禪壁一律云：

一天離緒望吳門，才亍湖壖晝易昏；山槲葉黃詢客面，水蘋花瘦女兒魂。上方聽法傳淸梵，他日尋詩拂壞垣！誰爲慰留行不得？癡禽著意太溫存！

時光緒二十二年也。追辛亥國變歸里，舊地重游，重賦一律云：

曾聞共命是頻伽，啼落曼陀一樹花。七字題詩猶拆壁，廿年歸客已無家！遙峯掃黛眉如語，舊事成塵眼欲遮！祇

有湖波留不盡，照人青鬢點霜華！

題曰：『歲丙申將去福州，留詩西湖禪壁，和者數十首。頃歸自吳，滄桑換世，壞壁重題，他日又當若何觸根也！』山楷一聯，極似陸游『斷橋烟雨梅花瘦，絕磵風霜槲葉深。』七字一聯極似蘇軾『老僧已死成新塔，壞壁無因見舊題。』廉悍不如乃兄，而婉約勝焉！

孝胥之詩，與陳三立齊名。三立弟子，推鉛山胡朝梁為高第。而學孝胥詩者，則以侯官李宣龔為最早云：

胡朝梁，字子方，自號詩廬。詩以外無他好。為人勝觀劇，自午至酉，萬聲闐咽中，攢眉搜腸，成五言古一篇，蓋和其師陳三立題聽水第二齋韻者。其為詩專學黃庭堅，七言律中二聯，多兀傲不調平仄。夏日即事云：

人生快意是會合，盡日好風來東南。芳塘半畝水清淺，茅屋一間人兩三。看水看山殊未厭，栽桑栽竹粗已諳。青雲可致不須致，我願食貧如薺甘！

寫義寧師詩竟輒書所觸以呈云：

大塊噫氣幻萬千，上飛下走日月旋。詩人能事通造化，驅使萬物歸新篇！吾師讀書善養氣，胸次浩蕩收百川。作詩不須故作勢，卻自淩厲橫無前！

夏居漫興云：

雙塘之水明如鏡，一帶垂楊青可攀。得意醉而非醉候，游身材與不材間！有時噫嘻仰天語，肯得尋常負手閒！幸

是中年健腰腳，短衣匹馬好還山！

年年作計隨人後，短髮長歌祇自疑。來日萬端付之酒，江南片月為吾私！非關早歲思齊物，合有寒儒瘦到詩。我已窮於孟東野！高天厚地更何之！

述懷云：

疏宕逾雋，大率類是！陳三立許其直造宋賢勝處，而陳衍則告之曰：「蓋倣山谷之學杜，得其一體者！在杜如『變汝玉山草堂靜，高秋爽氣相鮮新。有時自發鐘磬響，落日時見漁樵人。』『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在還思歸。昔去為憂亂兵入，今來惟恐鄰人非！』如此之類，不過百首之一二。在山谷則十首之三四。然猶塵三四也，君則十之七八矣！不俗在此！塵能不俗亦在此！」朝梁深服其言，而不能改也。

李宣龔，字拔可；早年為詩，學陳師道。及從鄭孝胥游，乃為王安石。而孝胥之為漢口鐵路局總辦也，宣龔實為記室。時陳衍在武昌，宣龔旬日必過詣衍所，有詩云：

石遺小住藤為屋，无悶新居竹滿庭。準擬過江尋一憩，午涼容我作詩醒。不知魚鳥歸何處，卻與蚊蠅共一廳！眼底了無芳草色，那能長日閉門書！

蓋最早為孝胥詩派者。孝胥在日本有詩題曰：「決壁施窗，豁然見海，名之曰无悶。」詩中无悶，卽指孝胥也。後孝胥去職。宣龔又有過盟鷗榭有懷太夷奉天一律云：

庭前病榆自蕭疏，門外驚鷗不可呼！飽聽江聲十年事，來尋陳迹一篇無！投荒坐惜人將老；望眷咨嗟道已孤！賴有勝天堅金在，稍分肝膽與枝梧！

盟鷗榭者，蓋漢口鐵路局之臨江一室；而孝胥決壁施窗以為燕客譚詩之所者也。宣龔之學詩，實於是大成焉。

宣龔詩最工嗟嘆，蓋古人所謂淒惋得江山助者！題吳文勳讓鑑園圖云：

事業欲安說！溪邊柳成圍。當時叩門入，百過亦已衰！此園在城東，地偏故自奇。世俗便貴耳！渦騷爭載窺！那識賞寂寞，但聞聲與絲！我獨喜獨遊，扁舟弄漣漪，掛檻一片雲。鍾山遠平離，花竹不迎拒。魚鳥無瑕疵，豈惟客忘主！青溪吾所私！中間共出處，就官灌之湄。土瘠民力瘁，百無一設施。鄂渚得再覲，徂東方北馳。歸途望楚氛，微服聞退飛。陵谷事已改，變遷到茅茨。相逢忽攬卷，不收十年悲！鄭記似柳州，平淡乃過之！夙忝文字飲，可能欠一詩。巷南數椽屋，有枝亦無依！倘免爛熳畏，滔滔還當歸。芳草結忠信，吾言茲在茲。

蓋宣龔少遊金陵，後自築屋清溪旁，小有林亭，經國變，頗遭蹂躪；又目擊武昌兵亂，吟此寄懷，正鄭孝胥稱王安石詩所云：『工處有在悵惘不甘中者！』論者謂『此詩二十年青溪鍾阜間交游蹤跡，直擧孝胥海藏樓詩：吳氏草堂、晚登吳園小臺、正月二日詩筆、上巳吳園修禊、豪堂、題吳鑑泉新城水榭、舟過金陵諸詩懷抱而萃之一詩』云！

宣龔有詩友二人曰新建夏敬觀劍丞，曰紹興諸宗元貞壯。宗元審曲面勢，善使逆筆，而造語用意，胥求透過一層者。惜其太少。而宗元以為得此已足；若必求益，則費棊備所為已！早年隨宦江西，得交敬觀而未譚詩。及寓滬

時，始與敬觀唱和，味儁而永，有二妙之目。敬觀生平論詩，所服膺者東野、宛陵；及所自爲，則刻意鍛鍊，不肯作一猶人語。陳衍嘗嘲之曰：『吾子詩卓自樹立，視鄉老陳散原，倘思徐行後長者否也！』因題其詩稿曰：『命詞薛浪語。命筆梅宛陵。散原實兼之，君乃與代興！』蓋追散原之逸軌者！順德羅惇曧掞東、羅惇㬊敷庵，二難競爽，咸推詩伯。然而惇曧蒼秀，惇㬊精嚴。惇曧氣體駿快，得東坡之具體。惇㬊意境老澹，有后山之遺響。迹其成就，其在散原，亦猶蘇門之有晁、張也。侯官黃秋岳濬嘗從陳衍學詩，工甚深；天才學力，皆能相輔而出；有杜、韓之骨幹，兼蘇、黃之詼詭，其沈著驚秀之作，一時名輩無以易之！晚乃私淑於陳三立，氣體益蒼秀矣！其鄉老林紓畏廬不以詩名；早歲有作，則學梅村；而六十以後，漸爲蒼秀；自命杜陵詩史，惟結體鬆緩，未能精嚴；寫數十首寄示陳衍。衍謂工者二三，不工者七八；爲書勸其刪汰，媵以一絕，有『鋪張排比杜陵人』之句。（鋪張排比四字元稹之以贊少陵而元裕之則云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也）而紓則大不悅，以視於濬，殊毀前賢畏後賢也！長樂梁鴻志衆異有作，必請益陳衍；其詩植骨杜、韓，取逕臨川，工爲嗟歎，頗得介甫深婉不迫之趣；蓋鄭孝胥之同調矣！凡茲所論，咸足以張西江之壁壘，而殿同光之後勁者也！概近詩派，鄭孝胥以幽峭；陳三立以奧峭；學詩者不此則彼矣！若樊增祥之工麗，祈嚮者百不一二。杭州三多六橋，丹徒丁傳靖闇公，其著也；而三多爲勝！三多稱增祥詩弟子，工於隸事，得其師法；於清末，歷官綏遠都統，庫倫駐防大臣；尤熟於滿、蒙各地方言與故實，稍稚馴者多以入詩；而歌行似增祥，尤似易順鼎；七律似順鼎，尤似增祥。十疊才字韻稆藝齋主人云：『兼并文武大林牙，（遼百官志大林牙翰林學士也又行幄置有左右林牙）天錫能詩敢比誇！濺墨如傾饒樂水，（喀喇沁當古饒樂地）

錢樂水出爲運籌嘗賽瀋陽瓜。（近人瀋陽有詠詩云究紅州自知何事嗇有輸贏說賽瓜）人才金史師安石，王位元朝脫不花。莫笑梁園舊賓客，春風不坐坐東衙！」（此時得副都統署曰東衙）又贈羅惇曧詩，有句云：「人品如西晉，家居愛北平。」穩稱雅切，誦者以爲得增祥隸事之法云！併著於篇以備考論焉。

（四）朱祖謀（附王鵬運　馮煦　況周頤　附徐珂　邵瑞彭　王蘊章）

譚詞學者，匪如詩與文之歧其途也，豈以宋詞之常州派爲宗，蓋詞莫盛於宋，而宋人目詞爲小道，名曰詩餘；及遜清而詞學大昌。秀水朱彝尊、錢唐厲鶚先後以博奧澹雅之才，舒窈窕之思，倚於嗁以恢其壇宇。浙派流風，泱泱大矣！浙派始於朱彝尊，蓋承明詞之緊，而崇尙淸疏，欲以救嘽緩之病，汰蕪豈之陋也！然標格備在南宋，以姜夔、張炎爲登峯造極之境。厲鶚繼之，而好用新事，後生效之，每以据撫爲工；流極所至，爲飣餖，爲寒乞。其後乃有常州派起。張惠言、董士錫爲大師；周濟治晉書，號爲良史；各以所學益推其誼，張皇而潤色之，由樂府以上溯詩、騷，陶意內言外之旨，推文微事著之源，蓋至於是，而詞家之業，乃與詩家方軌並馳；而詩之所不能達者，或轉藉詞以達之。張惠言爲常州開山之祖；其論詞以深美閎約爲旨，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董士錫、周濟稍後出，而士錫則惠言甥也。士錫與濟至交，而論說互相短長。士錫初好玉田，而濟謂之曰：「玉田意盡於言，不足好。」濟不喜淸眞，而士錫推其沈著拗怒，比之少陵。牴牾者一年，士錫益厭玉田，而濟遂篤好淸眞，以爲：「初學詞求空；空則靈氣

往來。既成格調，求實，實則精力彌滿。初學詞，求有寄託；有寄託，則表裏相宜，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託；無寄託，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託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託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故曰：『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驅心若游絲之罥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蠅翼，以無厚入有間，既習已，意感偶生，假類畢達，閱載千百，謦欬弗違，斯入矣。賦情獨深，逐境必寤，醞釀日久，冥發意中，雖鋪敍平淡，摹繪淺近，而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讀於篇者，臨淵窺魚，意爲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抑可謂能出矣！余所望於世之爲詞人者蓋如此！』著有詞辨一書，又選宋四家詞以爲倚聲之正鵠。四家者曰周邦彥、辛棄疾、王沂孫、吳文英。其所望於詞人之讀是選者，問途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造乎清眞。自張惠言有『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之論，而詞之體乃尊。自周濟有『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之論，而詞之學乃大。浙派但事綺藻韻致，已爲下乘，論者謂南宋之作法於涼。要之浙派之詞，朱彝尊開其端，厲鶚振其緒，皆奉白石、玉田爲圭臬，不肯進入北宋人一步，況唐人乎！故南北宋者，世所分浙派常州之樞紐也。常州以拙重大學北宋之渾涵。浙派以鬆輕纖學南宋之清空。常州派興而浙派替！至晚近世，仁和譚仲修獻起同、光之間，乃衍張惠言、周濟之學以纂篋中詞十卷，蓋皆清詞也。又取濟所纂詞辨而評之，自謂持論小異，而折衷柔厚則同；所著復堂詞，大雅遒逸，深得張惠言深美閎約之旨；而傳其學於杭縣徐珂仲可。由是浙江杭州有常州之學。同時有高密鄭文焯叔問者，奉天鐵嶺人，漢軍；其自稱高密

鄭氏者，文焯自謂託於康成之後也；所著詞曰樵風樂府，敻與微言，濟遠沈著。其人少工側豔，而不盡協律；遊吳中十年，學琴於江夏李復翁，極論古音，乃大悟四上競氣之指；於白石自度曲所記音拍，能以意通之，深明管絃聲數之異同，上以考古燕樂之舊譜，撰成詞原斠律一書，而能因姜詞以上溯唐譜，推求詞律之本原，為研求詞學者別闢塗徑！文焯既留心於樂律，故其詞亦偏宗周邦彥、姜夔。兩宋詞人號知音，能自製曲者，惟柳永、周邦彥、姜夔最為大家；而姜詞旁譜，至今猶在；為其有迹可尋，因求其聲律，而兼及其格調；故文焯中年，於白石詞致力尤深；其教人亦令白石外，並在禁例；而晚乃兼涉夢窗，以上追清眞；又謂：『東坡詞氣韻格律，並到空靈妙境。』則受臨桂王鵬運之薰染也！鵬運，字佑遐，一作幼霞，自號半塘僧鶩，於光緒朝官禮科掌印給事中，號彊直敢言事；而慈禧太后及德宗常駐頤和園，鵬運爭之尤力；卒以不見容去位，之江南，尋客死！鬱伊無聊之概，一於詞陶寫之。所著詞刊為半塘定稿，其詞幻眇而沈鬱，義隱而指遠，蓋導源碧山，復歷稼軒、夢窗以上追東坡之淸雄，還淸眞之渾化；與周濟之說，固契若針芥也！由是常州詞派，流衍於廣西矣！鵬運死，推歸安朱祖謀，臨桂況周頤為詞宗，二人之學，蓋一出於王鵬運云！

朱祖謀，原名孝臧，字古微，號漚尹；世居浙江歸安之埭溪渚上彊山麓，唐白居易所謂『惟有上彊精舍，與劉商隱之仙知』者也，自號上彊邨民，因題其集曰彊村詞。少時隨宦河南，遇王鵬運，交相得也。鵬運之治詞也，蓋取塗於周濟，而取律於萬樹。萬樹者，於康熙間嘗著詞律以糾駁嘯餘譜明程明善撰、塡詞圖譜淸賴以邠撰及諸家詞集之譌，

部所稱萬紅友者是也。鵬運常語人曰：『萬氏持律太嚴，弊失之拘；然使來者之有人，綜羣言於至當，俾倚聲一道，不致流爲句讀不葺之詩，則篳路開基，萬氏實爲初祖！』而祖謀彊識分銖，宗萬氏而益加博究，上去陰陽，矢口平亭，不假檢本；鵬運憚焉，謂之律博士。然祖謀之詞學，實受之鵬運者爲多！祖謀以光緒九年二甲第一名進士累官禮部侍郎，二十二年赴官京師。鵬運方官御史，舉詞社，邀之入。顧鵬運性喜宏獎，於祖謀則繩檢不少貸，徵刌之，則曰：『君於兩宋塗徑，固未深涉；亦幸不睹明以後詞耳！』因貽所刊四印齋詞十許家，四印齋者，鵬運所以自署其室者也。又約校夢窗詞四稿，謂『以空靈奇幻之筆，運沈博絕麗之才，幾如韓文杜詩，無一字無來歷。』時時語以源流正變之故，旁皇求索，從兩宋入手；明以後詞，絕不寓目，如是者三年，則曰：『可以視今人詞矣！』示以顧貞觀、厲鶚、蔣春霖等所作。會義和團變起，八國聯軍入京，都人士駭而走，祖謀則偕修撰劉福姚就鵬運以居。三人者，痛世運之淩夷，知患氣之非一日致，則發憤叫呼，相對太息！既困守窮城，乃約爲詞課，拈題刻燭，喁于唱酬，日爲之無間；一闋成，賞奇攻瑕，詼諧間作，若忘其在顛沛兀臲中，而自以爲友朋文字之至樂！即世所傳庚子秋詞也。鵬運投劾，之上海，講學於南洋公學，而祖謀亦以視學廣東，奉詔南下，遇於上海，鵬運則出示所爲詞九集，將都爲半塘定稿，約曰：『吾兩人作，交相校訂。』祖謀寄其稿之粵，以彊村詞郵致，索删定，鵬運復以書曰：

大集琳琅，日來料量課事訖，即焚香展卷，細意披吟，宛與故人酬對！昨況夔笙渡江見訪，出大集共讀之，以目空一世之況舍人，讀至梅州送春、人境廬話舊諸作，亦復降心低首曰：『吾不能不畏之矣！』夔笙素不滿某某，嘗

與吾兩人異趣，至公作則直以獨步江東相推，非過譽也！若編集之例，則弟日來一再推求，有與公意見不同之處，請一陳之：公詞庚辛之際，是一大界限。自辛丑夏與公別後，詞境日趨於渾，氣息亦益靜，而格調之高簡，風度之矜莊，不惟他人不能及，即視彊村己亥以前詞，亦頗有天機人事之別。鄙意欲以己見庚子秋詞、春蟄吟者編爲別集，己亥以前詞爲前集，而以庚子三姝媚以次以迄來者爲正集，各製嘉名，各不相雜；則後之讀者，亦易分別。叔問詞刻，集賸一集，亦此意也。自世人之知學夢窗，知尊夢窗，皆所謂『但學蘭亭面』者！六百年來，眞得髓者，非公更有誰耶！夔生喜自詡，讀大集竟，浩然曰：『此道作者固難，知之者能有幾人！』可想見其傾倒矣！拙集旣用味梨集體例，則春明花事諸詞，其題目擬金明池，下書扇子湖花題，序則另行低一格，而去其第一第二等字，似較大方；公集去之良是；體例決請如此改繕。暑假不遠，擬之若耶上冢，便游西湖，江干暑溼，不可久留；南方名勝，當亟游，以便北首。

時光緒三十年夏五月也！祖謀得書之浹月，而鵬運客死蘇州矣！祖謀慟之甚，遂以書幷彊村詞之首，而哭之以詞；卽彊村詞卷二卷三載木蘭花慢、哨徧、八聲甘州諸闋也。而木蘭花慢、八聲甘州兩闋尤淒絕！

木蘭花慢　程使君書報半塘翁亡，翁將之若耶上冢，且爲西湖猿鶴之間，遽逝湖中；賦此寄哀，時方爲翁校刊半塘定稿，故章末及之。

馮勝花事了，但持淚問西冷。信有美湖山，無聊餅鉢，倦眼難青！飄零！水樓賦筆，要扁舟一繫暮年情。纔近要離冢

側，故人眞箇騎鯨！（自注：昔年霜厓生壙詞有云：傍要離穿冢。嘗何心長安寄笑曰：息壤在彼，豈讖耶。）瑤京何路問元亭，九辨總無靈！算浮生銷與功名抗疏，心事傳經！冥冥！夜臺碎語咽，飄風鄰笛不成聲！恨墨盈牋未理，暗蟲涼墮愁鐙！

八聲甘州　暮登靈巖絕頂，叔問爲述半塘翁昔年聯棹之游，歌以抒哀，用夢窗韻。

倚蒼巖半瞑，拂春裾千疊亂瑚星。信閒借指點愁香黏徑，荒翠通城。故國鵑夷去遠，斷網越絲腥。銷盡興亡感，一塔鈴聲！招得秋魂來否？對冷淵空醉，夢難醒！問翠紋何許？飄淚古臺青！好湖山孤游翻嬾，又咽風哀笛起前汀。把笻去小斜廊路，雙屧落平。

祖謀之詞，初學吳文英，晚又肆力於蘇軾、辛棄疾二家；而於軾詞尤所嗜喜，遂校刊東坡樂府，而屬金壇馮煦序其端曰：

詞之有南北宋，以世言也；曰秦、柳，曰姜、張，以人言也。若東坡之於北宋，稼軒之於南宋，並獨樹之幟，不域於世，亦與他家絕殊；世第以豪放目之，非知蘇、辛者也。顧二君專刻，世不恆有！坡詞尤鮮善本，古微前輩，詞家之南董也，酷嗜坡詞，乃取世所傳毛、王二刻，訂訛補闕，以年爲經，而緯以詞。既定本，屬煦一言簡端。煦嗜坡詞，與前輩同。綜其旨要，厥有四難：詞尚要眇，不貴質實；顯者約之使隱，直者揉之使曲。一或不善，鈎輈格磔，比於禽言；撲朔迷離，或儕兔迹。而東坡獨往獨來，一空羈靮，如列子御風以遊無窮；如藐姑射神人吹風飲露，而超乎六合之表。其難一也。詞有二派：曰剛與柔；毗剛者斥溫厚爲妖冶，毗柔者目縱佚爲粗獷。而東坡剛亦不吐，柔亦不茹，纏綿芳悱，

樹秦、柳之前稱；空靈動宕，道晏、張之大略；唯其所之，皆爲絕詣！其難二也。文不苟作，寄託寓焉，所謂文外有事在也！於詞亦然。然世非懷襄而效靈均九歌之奏。時非天寶而擬杜陵八哀之篇。無病而呻，識者憫之！而東坡夙負時望，橫遭讒口，遷謫廿年，飄蕭萬里，酒邊花下，其忠愛之忱，幽憂之隱，旁薄鬱積於方寸間者，時一流露；若有意，若無意；若可知，若不可知。後之讀者，莫不睪然思，遒然會，而得其不得已之故；非無病而呻者比。其難三也。夫側豔之作，止以道淫。悠謬之詞，或將損性。拘虛小儒，懸爲徽纆。而東坡涉樂必笑，言哀以歎，暗香水殿，時軫舊國之思；缺月疏桐，空弔幽人之影；皆屬寓言，無慚大雅。其難四也。噫！東坡往矣！前輩早登鶴禁，晚棲虎阜，沈冥自放，聊乞玉局之詞；峭直不阿，幾蹈烏臺之案；其於東坡若合符契。今樂府一刻，殆亦有曠百世而相感者乎！若夫校訂之審，箋注之精，則前輩發其凡矣！此不具書。

時宣統二年夏五月也。馮煦者，母朱，夢僧拈花入室，遂寤而生，字以夢華。少好詞賦，有江南才子之目。累舉不第，至四十五歲，實爲光緒十二年丙戌，成一甲三名進士，授編修。廷對策用雙行，文仿陸宣公奏議，書作鍾元常體。閱卷大臣大學士張之萬侍郎徐郙怪而抑之。而尚書翁同龢、潘祖蔭則力主進呈。臚唱，跪蝌蚪下，慈禧皇太后遙見之，顧謂左右曰：『此老名士！』累官安徽巡撫，上疏請核名實，明賞罰，忤朝旨罷斥。入民國，起總纂江南通志，年已八十，猶能作蠅頭小楷。著有日記，積六十二年，迄歿之日，皆精楷不苟，都四十五册。所爲駢散文，陶染典籍，衷於物則。詩則無體不工。旁究倚聲，一以南唐北宋爲則；嘗就常熟毛晉汲古閣彙刊之宋六十一家詞，擇其尤精粹者，爲宋

六十一家詞選十二卷，所定例言，謂詞者奉爲模楷。少時嘗以詞質正仁和譚獻。獻故推本周濟之旨，發揮光大，稱詞家名宿；跋其稿曰：『丹徒馮煦夢華蒙香室詞，趨向在清眞、夢窗，門逕甚正，心思甚邃，得澀意。惟由澀筆，時有累句，能入而不能出；此病當救以虛渾。單調小令，上不侵詩，下不墮曲，高情遠韻，少許勝多，殘唐北宋後，成孚格！夢華有意於此，深入容若、竹垞之室，此不易到。』雖有微詞，然期於增美釋回，蓋以古作者待煦矣！煦與祖謀有同賦精忠柏用岳飛滿江紅舊韻各一闋，蓋作於民國以寄思者。

滿江紅　賦精忠柏敬用忠武舊韻　　朱祖謀

大木無陰，渾不是衆芳彫歇！相望處，靈旗風雨，於今爲烈！亘古心堅如鐵石，何人手植無年月，向南枝應有舊啼鵑，聲淒切！　奸檜鑄，沉冤雪；幽蘭瘞，仇讎滅；問喬柯幾見金甌完缺？朱鳥定飄枋得淚，碧苔錯認萇弘血！更空山玉骨冷多青，悲陵闕！

滿江紅　同古微前輩賦精忠柏敬賡岳忠武韻　　馮煦

蕭艾披昌，邇今世衆芳衰歇！留一木孤撐天宇，寸心尤烈！七百餘年陵谷變，英靈猶戀西湖月！算亭陰鬼雨怒濤飛，身悲切！　離九節，凌冰雪。傳海外，何生滅！憑撫柯舒嘯唾壺敲缺！古殿苔封蟲食篆，空枝春盡鵑啼血！問南朝遺孽檜分尸，居王闕？

祖謀又有清明渝樓同夢華之高陽臺六么令兩闋：

高陽臺

短陌飛絲半碾麴，市帘江柳爭青。中酒年光，買春猶有旗亭。綵旛長記花生日，甚綵窗兒女心情？儘安排畫幔吳謳，鈿閣秦箏。 白頭未要相料理；要哀吟狂醉，消遣浮生！無主東風，博勞怨不成聲！朦朧幾陣東闌雪，算今年又看清明。怕相逢睇燕歸來，猶訴飄零！

六么令

碧紗煙語，恩怨無端的！分明宋牆東畔，簾幕幾重隔？扶夢花燈宛轉，不照傷心色！後期今夕，青天碧海，未道相思是無益。 蠟燭花還有泪，惜別筵前滴。羅帶詩本無題，出意機中織。千萬秦箏素手，莫教危絃急！鳳帷鴛席，能拚顛頓，知否金釵未擘？

蓋兩人同調，常相酬答也，聲情激楚，有絃外之音焉。祖謀又有為曹君直題趙子固淩波圖之國香慢一闋曰：

一鐙湘魂！正捐璫水闊，汎瑟烟昏。江皐幾叢憔悴，留伴靈均。日暮通詞何許？有嬋媛北渚含顰。國香縱流落，未許東風換土移根！ 經年亡國恨！料銅盤冷透，鉛泪潸痕。故宮天遠，鵑聲從此無春！補作宣和殘譜，宣和畫譜無水仙 儘消凝老去王孫！不成被花惱，步入鷗波，滿襪秋塵。

諷亦淒咽，殆所謂『紋紋掩仰聲聲思』者矣！曹君直者，吳縣曹元忠也。祖謀以民國六年校刻唐、五代、宋、金、元詞總集四種，別集一百六十八家，名曰彊村叢書。蓋詞起晚唐，越三百餘年，而有南宋之劉百家詞；據直齋書錄解題於笑笑詞一條下

（云曰南唐二主以下皆長沙書坊所刻號百家詞）又四百餘年，爲明末清，而有常熟毛晉汲古閣之刻；又且三百年，而後有祖謀之校刻也。

千祺以來，詞苑於是爲第三結集矣！元忠蓋與有力，遂屬爲之序曰：

彊村侍郎校刻唐、五代、宋、金、元詞，以元忠嘗助蒐討，共抱微尚；約書成爲序其首。今年秋工竣，得別集百有十三家，總集所收，猶不以此數；盛矣哉！自汲古以來，至於近時，朋書若四印齋、靈鶼閣、石蓮山房、雙照樓諸刻，皆未足方。雖然，彊村是刻之所以獨絕者，則猶不囿此！蓋嘗取近世所傳國策、管、晏、荀、列諸子書錄，而知其校讎各詞，猶有劉向家法，爲不可及焉！按向所校讎，以中書爲主，倘取太史書、太常書、大中大夫卜圭書、射聲校尉立書、臣富參書，臣向書，校除複重，定著篇數；可見雖据善本，猶待參訂也。而彊村所校如之。其於誤字，如以趙爲肖，以齊爲立，以盡爲進，以賢爲形，以夭爲芳，又爲備，先爲牛，章爲長，每云：『皆已定殺靑可繕寫』；可見實事求是，不妨改字也。而彊村所校又如之。顧彊村所尤致意者，則在聲律；故於宮調旁譜之屬，莫不悉心校定；或非向之所及！然漢書藝文志既載河南周歌詩，又附河南周歌聲曲折；既載周謠歌詩，又附周謠歌詩聲曲折。度向所校，必亦精審如彊村可知。則又惜其書久亡，並無書錄之可證也！且夫唐、五代、宋、金、元之詞，漢、魏、六朝之樂府也。往讀宋書樂志漢鼓吹鐃歌十八曲，至有所思之妃呼豨，臨高臺之收中吾：雖已索解無從；然猶得据王僧虔啓所云：『諸調曲皆有聲有辭，辭者歌詩，聲者若羊吾夷伊那何之類；』引爲比例。獨至宋鼓吹鐃歌、上邪、晚芝田、艾如張諸曲，幾於滿紙皆幾令吾，微令吾，令人口呿舌撟，不知其作何語？及考諸樂府解題，則云：『凡古樂錄，皆大字是辭，

細字是聲，聲辭合寫致然。』然後知樂工伶官，既無左驥、史𥌓、嚮姐名倡理董其事；士大夫復以非肄業所及而不屑道；又誰爲之刊正者！故自宋迄梁，不過七八十年；而沈約所見已踳駮如此！使當時有如彊村者出而校、勘，豈非宋史樂志、導引六州、十二時、降仙臺之流，縱音節不傳不可歌，寧至不可讀哉！然則漢、魏、六朝樂府，以聲辭雜糅之故，等諸若存若亡；知凡夫唐、五代、宋、元詞之僅存者，欲延墜緒於一線，殆非精校傳刻不可！我彊村惟有纍於此。故夢窗錄敬者三，而草窗亦至於再；餘諸家亦復廣搜珍祕，博訪通雅，必使毫髮無憾而后已；豈不以南宋所傳望瀛十二得散序無拍，韻語陽秋能言之，而今不可知矣！夷則商霓裳羽衣曲十一段起第四徧至殺拍，碧雞漫志能言之，而今又不可問矣！姑無論大曲也！甚而纏慢小令，若詞源所稱張樞寄閒集旁綴音譜者，今且無自訪求；恐再閱百年，即此總集別集百數十家，亦將灰飛烟滅！不及時蠲妮，安知不如劉向所言：『爲其俎豆管弦之間，小不備，絕而不爲，以至大不備，惑莫甚焉！』不得不盡力以爲之乎？則又用心與向相同；不但校讎守其家法已也！元忠故詳言之，以告當世讀彊村叢書者。

蓋近今詞集之校刻，王鵬運四印齋造其端，而祖謀實以是書集其大成，志益博而智專，心益勤而業廣，其有功於詞學者不淺也！徒以真然鉅帙，卒業爲難；而闡詞學之閫奧，詔後生以塗轍，始宋徽宗皇帝，迄李清照，凡八十七人，入選數首，曰宋詞三百首，比之於唐詩三百首；中以周邦彥、吳文英爲最多，蓋求之體格神致，以渾成爲主旨也！況周頤嘗翹以語人曰：『能循途守轍於三百首之中，必能取精用宏於三百首之外，益神明變化於詞外求之，則夫

體格神致閒，尙有無形之訢合，自然之妙造，卽更進於渾成，要亦未爲止境。無止境之學，必有以端其始，莫如宋詞三百首。』蓋甚推其書也！及所自爲，融諸家之長，聲情益臻樸茂，清剛雋上，並世詞家推領袖焉！

祖謀以詞名，顧詩亦入能品，和遠根乞米曲曰：

宣州詩翁恆苦飢！索米夢持寡竇歸。舉家啜粥癯不肥，平原筆力弩釋機。先生研田十年饑，溉墨一斗雞其扉。臨川三昧熒熒暉，潑銘豚豈醬城扉！赫蹏紙百不供揮，蠻書增俸鴨敢睎！月料半流埒茹薇，焉能休糧脫塵鞿。道山延閣接太微，胡不陳書紫宸闈？胡不曼胡短後衣？捷書夜草旄頭飛，何爲縮頸幽篁圍？乾愁漫謾不可磯，諸公遑辨妃與豨！一邱之貉蒙庶幾，菜傭求益來已稀！牛鐸黃鐘荒是非，枵然者腹負大誹。安用陶胡奴彙歎，逝將著鞭滕子肆。安吳筆訣絕幾韋，他年奇字森烟霏！

又題胡梧仲金光明勝經卷子二絕曰：

妙偶佗譜絕傳衣，花雨香中舊揵扉。一逝翩如黃鵠子，剛天海水又羣飛！

江左一流今日盡，詩篇運卷共誰論？不如自撥鑪灰坐，饑舌豐干已不言！

詩研鍊似陳三立，而用事下語或失之晦，陳衍稱之曰『詩中之夢窗』允矣！

臨桂況周頤者，名周儀，以諱淸宣統溥儀名，遂改周頤，夔笙其字，別號蕙風，官內閣中書，王鵬運致祖謀書所稱『目空一世之況舍人』也。少而穎悟，讀書輒得神解，年十二應府縣學試，冠其曹，舉案首。同攷或竊竊低語：『何

以稚子，獨爭上流！」知府事者至榜示謂：「廣右以靈淑所鍾毓，誕此英才；所望爲賢父兄者，善爲掖進，俾以有用之身，致國家之用；則宦轍所至，亦復與有榮云。」九歲，補博士弟子員，十八歲舉優貢；一日，往省姊，偶得蓼園詞選讀之，試爲小詞，而沈浸者日以深；其集中附有「存悔」一卷，即十七前作也。輕倩流慧，理境兩絕；有曰：「春小於人，花柔似汝。雲涯悵望知何處？」每謂神來之筆，若有所感；至於垂老追念，都難爲懷。二十一舉光緒五年鄉試，適娶於趙，伉儷恭篤。夫人擅雅樂，因並習操縵，儼然理曲。既而宦遊京國，遵例官內閣中書，與王鵬運同官，益以詞學相砥礪，併治金石文字，凡有碑版無不羅致，得萬餘本，中龍門造象千餘本；尤長於許氏說文，名聲訓詁，潛造精研；故其治碑版，并爲淵源之學。詩以會典館纂修，敘勞用知府，分發浙江。曾參兩江總督端方幕府。端方藏碑版甲於海內，輒屬周頤定之，陶齋藏石一記，蓋出手纂。時合肥蒯光典禮卿以進士官道員，分發江南，與周頤學不同；乃薦興化李詳以間之；每見端方，必短周頤而稱詳。一日，端方招飲，光典又及周頤。端方太息曰：「亦知夔笙必將餓死；但我端方在，決不容坐視其餓死耳！」周頤聞之，感激涕下，而致怨於李詳！詳以不得志於端方。既而端方入川被殺；詳以詩弔之，有云：「輕薄子雲猶未死，可憐難返蜀川魂！」輕薄子雲，蓋指周頤也。自是有宴會，周頤與詳，必避不相見。而周頤濡古既深，字畫必謹，自以氏況，見人書況字祇寫兩點爲冴，則必斥其訛謬，而爲之加成三點水焉；又嘗文書中僉樽字，必塗去木旁作尊字，諸如此類，崇古不茍，馮煦戲稱之爲況古人；而所自喜者尤在詞；嘗自謂：「世界無事無物不可入詞；但在余能自運其筆，使宛轉如意耳！」所著曰第一生修梅花館詞，二雲詞，香櫻詞，蕙

風詞，遂國而後，家國之感，身世之情，所觸日深，而詞格亦日遒上！頓挫排宕，柔厚沈鬱；千辟萬灌，略無鑪錘之迹，而又嚴於守律，一聲一字，悉無可舛，方之古人，庶幾白石；亦自謂五百年後，得為白石，亦復相類也。錄其二詞，聊當舉隅。

齊天樂 秋雨

沈郎已自拌顦顇，鬢心又閑秋雨。做冷欺燈，將愁續夢，越是宵深難住！千絲萬縷，更攪入蟲聲，攪人情緒！一片蕭騷，細聽不（作平）是故園樹！ 沈沈更漏漸咽，只簷前鐵馬，幽怨如訴！偶是殘春，明朝怕有無數飛花飛絮！天涯倦旅，記滴向篷窗，更加淒苦！欲譜瀟湘，黯愁生玉柱！

四字令 南陵徐積甫得小銅印，文曰「石家侍兒」，白文方式，以拓本見詒，報之以詞。

石家侍兒，綠珠宋褘。當年畢竟阿誰！捺銀槽紫泥？ 香名未知，鄉親更疑。（綠珠廣西人，余蓄有綠珠紅玉是鄉親小印，紅[illegible]陳文簡作兒墓在臨桂）（[illegible]）願為宛轉紅絲，繫裙腰佩時！

蓋周頤之詞，細膩熨貼，典麗風華，闊大不及祖謀，而綿密則過之焉！然周頤之詞學，實得助於祖謀者不鮮，嘗語人曰：「余之為詞，二十八歲以後，格調一變，得力於半塘；比歲守律綦嚴，得力於漚尹；人不可無良師友也！」周頤為詞崇性靈，而或傷尖艷；既與王鵬運同官中書，鵬運詞夙尚體格，於周頤異趣，多所規誡；又以所刻宋、元人詞屬為斠讎，自是周頤得閱詞學之深，所謂「重拙大」，所謂「自然從追琢中出」，積心領神會之，而體格為之一變！蓋

聲律與體格並重也。周頤之詞，僅能平側無誤，或某調某句有一定之四聲，昔人名作皆然，則亦謹守勿失而已。未能如鵬運之一聲一字，剖析無遺也！如是者二十年。旣鵬運卒，乃與祖謀相切磨。祖謀於詞不輕作，恆以一字之工，一聲之合，痛自刻繩；而因以繩周頤。周頤亦恍然嚮者之失，斷斷不敢自放，乃悉根據宋、元舊譜，四聲相依，一字不易，其得力於祖謀，與得力於鵬運者同。如甲午展重陽日蓬父招同半塘登西爽閣子美因病不至調寄蝶戀花云：

西北雲高連睥睨，一抹修眉，望極遙山翠！誰向西風傳恨字，詩人大抵傷顛頓！ 有酒盈尊須拌醉！感逝傷離！自注端木子疇前輩於數日前謝世何況登臨地，豈好秋光圖畫裏！黃花省識秋深未？自注西爽閣在京師土地廟下斜街山西會館可望西山

自跋云：「金元已還，名入製曲，如西廂記、牡丹亭之類，皆平側互叶，幾於句句有韻；付之歌喉，極致流美；溯其初哉肇祖，出於宋人塡詞；詞韻平側互叶，丁北宋已有之，姑舉一以起例。賀方回水調歌頭云：「南國本瀟灑。六代浸豪奢。臺城遊冶。襞牋能賦屬宮娃。雲觀登臨淸暇。璧月流連長夜！吟醉送年華。回首飛鴛瓦。卻羨井中蛙。 訪烏衣，尋白社。不容車。舊時王謝，堂前雙燕過誰家？樓外河橫斗挂。淮上潮平，霜下檣影落寒沙！商女蓬窗罅，猶唱後庭花！」蕙風此作，倘有合者。」又題徐仲可舍人珂女公子新華山水畫稿，調寄玉京瑤云：

玉映傷心稿，鳳羽淸聲，夢裏仙雲幻！自注用徐陵母五色雲化爲鳳事 故紙依然！韶年容易凄惋！乍洗淨金粉春華，澹絕處山容都換；瑤源遠，湘蘋染墨，昭華擫管。自注徐湘蘋徐昭華皆工畫 茸窗舊掃烟嵐。韻致雲林，更楷模北苑。陳迹經年，蟫宧分貯緗蘅黯。贈瓊，風雨蕭齋，帶孺子泣珠塵潽。簾不捲，秋在畫圖香裏！

自跋曰：『此調爲吳夢窗自度曲，夷則商犯無射宮腔。今四聲悉依夢窗，一字不易。』蓋抗心希古，嚴於守律，大率類此。

周頤論詞最工，細入毫芒，能發前人所未發，所著曰香海棠館詞話，餐櫻廡詞話，論詞境曰：『詞境以深靜爲主。韓持國胡擣練令過拍云：「燕子漸歸春悄，簾幙垂清曉！」境至靜矣；而此中有人，如隔蓬山，思之思之，遂由靜而見深。蓋寫境與言情非二事也。善言情者，但寫境而情在其中。此等境界，唯北宋人詞往往有之。持國此二句尤妙在一「漸」字。』又曰：『小山詞阮郎歸云：「天邊金掌露成霜。雲隨雁字長。綠杯紅袖趁重陽。人情似故鄉！蘭佩紫，菊簪黃。殷勤理舊狂。欲將沈醉換悲涼。清歌莫斷腸！」「綠杯」二句，意已厚矣！「殷勤理舊狂」五字三層意。狂者，所謂「一肚皮不合時宜，發見於外」者也；狂已舊矣，而理之，而殷勤理之，其狂若有甚不得已者！「欲將沈醉換悲涼，」是上句注腳。「清歌莫斷腸，」仍含不盡之意，此詞沈著厚重，得此結句，便覺竟體空靈！』又曰：『東坡詞青玉案用賀方回韻送伯固歸吳中歇拍云：「作箇歸期天已許。春衫猶是小蠻針線，曾溼西湖雨，」上三句未爲甚豔，「曾溼西湖雨，」是清語，非豔語；與上三句相連屬，便成奇豔絕豔，令人愛不忍釋！』又曰：『詞有淡遠取神，只描取景物，而神致自在言外，此爲高手！然不善學之，最易落套，亦如詩中之假王、孟也。劉招山一翦梅過拍云：「杏花時節雨紛紛！山繞孤邨！水繞孤邨！」頗能景中寫情。』又曰：『羅子遠清平樂：「兩槳能吳語。」五字甚新。楊柳渡頭，荷花蕩口，暖風十里，翦水咿啞，聲愈柔而景愈深，嘗讀飲水詞望江南云：「江南好！虎阜晚秋天！山水

總歸詩格秀，笙簫恰稱語音圓。人在木蘭船！」笙簫句與此兩槩句，同一妙於領會。』又曰：『空同詞浪淘沙別意云：「花露漲冥冥，欲雨還晴！」能融景入情，得迷離惝怳之妙。「漲」字亦鍊。』又曰：『韓子畊高陽臺除夕云：「頻聽銀籤，重燃絳蠟，年華衮衮驚心！餞舊迎新，能消幾刻光陰？老來可慣通宵飲，待不眠還怕寒侵！掩清尊多謝梅花伴我微吟。鄰娃已試春妝了，更蜂枝簇翠，燕股橫金。句引春風，也知芳意難禁。朱顏那有年年好！逞豔遊贏取如今！恣登臨，殘雪樓臺，遲日園林。」此等詞語淺情深，妙在字句之表；便覺刻意求工，是無端多費氣力！』又曰：『履齋詞二郎神云：「凝佇久，驀聽棋邊落子一聲聲靜。」千秋歲云：「荷遞香能細。」此靜與細，亦非雅人深致，未易領略。』又曰：『王易簡謝周草窗惠詞卷慶宮春歇拍云：「因君凝佇，依約吳山半痕蛾綠！」此十二字絕佳，能融景入情，秀極成韻，凝而不佻！』又曰：『塡詞景中有情，此難以言傳也！元遺山木蘭花慢云：「黃昰幾年飛去？澹春陰平野草青青。」平野春青，祇是幽靜芳倩；卻有難狀之情，令人低徊欲絕！善讀者約略身入景中，便知其妙。』又曰：『黨承旨月上海棠用前人韻後段云：「斷霞魚尾明秋水，帶三兩飛鴻點烟際。疏風秋聲，似知人倦游無味。家何處？落日西山紫翠。」融情景中，旨淡而遠。又鷓鴣天云：「開簾放入窺窗月，且盡新涼睡美休。」瀟灑疏俊極矣！尤妙在上句「窺窗」二字。窺窗之月，先已有情；用此二字，便曲折而意多；意之曲折，由字裏生出，不同矯揉鈎致，不隳尖纖之失。』又曰：『段誠之菊軒樂府江城子云：「月邊漁，水邊鉏。花底風來，吹亂讀殘書。」前調東園牡丹花下酒酣卽席賦之云：「歸去不妨簪一朶，人也道看花來！」騷雅俊逸，令人想望風采！月上海棠云：「喚醒夢中身，鷓鴣

數聲春曉。」前調云「頽然醉臥，印蒼苔半袖。」於情中入深靜，於疏處運追琢，尤能得詞家三昧！』又曰：『眞字是詞骨；情眞景眞，所作必佳。金章宗詠聚骨扇云「忽聽傳宣須急奏，輕輕褪入香羅袖。」此詠物兼賦事，寫出廷臣入對時情景，確是詠聚骨扇，是章宗詠聚骨扇；他題他人，挪移不得。』又曰：『密國公璹詞，中州樂府著錄七首，姜、史、辛、劉兩派，兼而有之。春草碧云：「舊夢回首何堪，故苑春光又陳迹。落盡後庭花，春草碧！」青玉案云：「夢裏疏香風似度。覺來惟見一窗涼月！瘦影無尋處！」並皆幽秀可誦。臨江仙云：「薰風樓閣夕陽多！倚闌凝思久，漁笛起烟波！」淡淡著筆，言外卻有無限感愴！』又曰：『遺山句云！「草際露垂蟲響徧。」寫出目前幽靜之境，小而不纖，妙在「垂」字「響」字，此二字不可易。』論詞筆曰：『淸眞詞望江南云：「惱愜言語勝聞歌！」謝希深夜行船云：「尊前和笑不成歌！」皆熨帖入微之筆！』又曰：『詞亦文之一種。名家詞筆，亦有理脈可尋；所謂蛇灰蚓線之妙。如范石湖眼兒媚萍鄉道中云：「酣酣日腳紫烟浮。妍暖試輕裘。困人天氣，醉人花底，午夢扶頭！春慵恰似春塘水，一片縠紋愁！溶溶泄泄，東風無力，欲皺還休！」「春慵」緊接「困」字「醉」字來，細極！』又曰：『潘紫巖詞，余最愛其南鄉子題南劍州妓館一闋，小令中能轉折，其詞筆有尺幅千里之勢！詞云：「生怕倚闌干！闌下溪聲闌外山。空有舊時山共水，依然！暮雨朝雲去不還！相見蹋飛鸞，月下時時認佩環。月又漸底霜又下，更闌！折得梅花獨自看！」歇拍尤意境幽瑟。』又曰：『詞筆豔與麗不同。豔如芍藥牡丹，慵春媚景。麗若海棠文杏，映燭窺簾。薛梯飆詞工於刷色，當得一麗字。醉落魄云：「單衣乍著，滯寒更傍東風作。珠簾壓定銀鉤索。雨弄初晴，輕旋玉塵落。花唇

巧借妝梅約。嬌羞纔放三分萼。尊前不用多評泊。春淺春深紅向杏梢覺。」又曰：『曾宏父浣溪沙云「紫禁正須紅藥句。淸江莫與白鷗盟。」尋常稱美語，出以雅令之筆，閱之便不生厭。』又曰：『翁五峯摸魚兒歇拍云「沙津少駐！舉目送飛鴻，幅巾老子，樓上正凝佇！」東坡送子由詩：「時見烏帽出復沒，」是由送客者望見行人，極寫臨歧眷戀之狀。五峯詞乃由行人望見送者；客子消魂，故人惜別，用筆兩面俱到。』又曰：『劉伯寵水調歌頭中秋云：「破匣菱花飛動，跨海淸光無際，草露滴明璣。」「跨海」云云，是何意境！下乃忽作小言。子雲所云「大者含元氣，細者入無間，」略可喻詞筆之變化。』又曰：『近人作詞，起處多用拔語籠引；往往第二韻方約略到題，此非法也！起處不宜泛寫景，宜實不宜虛，便當籠罩全闋，他題挪移不得。唐李程作日五色賦，首云「德動天鑒，祥開日華。」雖篇幅較長於詞亦以二句隱括之，尤有弁冕端凝氣象！此惜可通於詞矣！』又曰：『名手作詞，題中應有之義，不妨三數語說盡；自餘恐以發抒襟抱所寄託，往往委曲而難明，長言之不足，至乃零亂拉雜，胡天胡帝；其言中之意，讀者不能知，作者亦不斷其知，以爲流於跌宕怪神，怨懟激發而不可以爲訓；則亦楚徒之騷些云爾。夫使其所作，大都衆所共知，無甚關係之言，寧非浪費紙墨耶！』又曰：『詞筆固不宜直率，尤切忌刻意爲曲折；以曲折藥直率，卽已落下乘。昔賢樸厚醇至，由性情學養中出，何至蹈直率之失！若錯認直率爲眞率，則尤大不可耳！』又曰：『蕭承旨靑玉案云：「痛飲休辭今夕永！與君洗盡滿襟煩暑，別作高寒境！」以鬆秀之筆，達淸勁之氣，倚聲家精詣也！鬆字最不易做到。』又曰：『金古齋散汝弼，字良弼，官近侍副使，風流子過華淸作云：「三郎年少客，風流夢繡節

蟲瑤環！看洛酒發春，海棠睡暖！笑波生媚，荔子甘寒！況此際，曲江人不見，假月事無端。羯鼓數聲，打開蜀道！霓裳一曲，舞破潼關！馬嵬西去路，愁來無會處。但淚滿關山；賴有紫囊求進，錦韈傳有！歎玉笛聲沈，樓頭月下！金釵信杳，天上人間！幾度秋風渭水，落葉長安！」正大三年刻石臨潼縣，今存。詞筆藻耀高翔，極慷慨低徊之致！』又曰：『姚成一雪坡詞霜天曉角湖上泛月歸換頭云：「煙抹，山態活。雨晴波面滑。」五字對句，上句讀作上二下三，抹字叶韻，不勉強，尤饒有韻致。詞筆靈活可喜！』又曰：『宋江致和五福降中天句：「秋水嬌橫腰眼。膩雪輕鋪素胸。」以鋪字形容膩字，有詞筆畫筆所難傳之佳處，無一字可以易之！』又曰『詞筆能直固大佳。顧所謂直誠至不易，不能直率也！當於無字處爲曲折，切忌有字處爲曲折。』又曰：『雲林壽蘇齋太常引云：「柳陰濯足水浸磯，香度野薔薇。芳草綠萋萋。問何事王孫未歸？一壺濁酒，一聲清唱，簾幙燕雙飛。風暖試輕衣。介眉壽爲瞻絮微。」壽詞如此著筆，脫然畦封，方雅超逸，壽字只於結處一點。後人可取以爲法！』論詞句曰：『詩酒尙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少陵句也。梅溪詞喜遷鶯云：「自憐詩酒瘦，難應接許多春色！」蓋反用其意。』又曰『廬中之江城子後段云「年華空自感飄零！擁春酲對誰醒！天闊雲閑，無處覓簫聲！載酒買花年少事，渾不似舊心情，」與劉龍洲詞「欲買桂花重載酒，終不似少年游！」可稱異曲同工！然終不如少陵之「詩酒尙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爲倔強可意！』又曰：『草窗少年游宮詞云：「一樣春風！燕梁鶯戶，那處得春多！」即「梨花雪，桃花雨，畢竟春誰主，」之意；俱從義山「鶯啼花又笑，畢竟是誰春，」脫出。』又曰：『竹山詞虞美人詠梳樓云：「樓兒忒小不藏愁！幾度和雲

飛去覺歸舟。」較「天際知歸舟」更進一層。』又曰：『寄閒翁風入松云：「舊巢未著新來燕，任珠簾不上瓊鈎。」用「待燕歸來始下簾」句意，翻新入妙。戀繡衾云：「自不怨東風老，怨東風輕信杜鵑！」是未經人道語。』又曰：『宋周端臣木蘭花慢句云：「料今朝別後，他時有夢，應夢今朝。」呂居仁減字木蘭花云：「來歲花前！又是今年憶昔年！」命意政同而遣詞各極其妙！』又曰：『仲彌性浪淘沙過拍云：「看盡風光花不語，卻是多情！」語淡而深。憶秦娥詠木樨後段云：「佳人斂笑貪先折。重新爲翦斜斜葉。斂頭常帶一段秋風月。」末二句賦物上乘，可謂懲纖濟之失。』又曰：『大卿榮諲詠梅南鄉子云：「江上野梅芳！粉色盈盈照路旁。閑折一枝和雪嗅，思量！似箇人人玉體香！」似箇句豔而質，猶是宋初風格，花間之遺。』又曰：『宋名詞多尚渾成，亦有以刻畫見長者。沈約之謁金門云：「猗猗危闌清晝寂，草長流翠碧！」又云：「塞色著人無意緒！竹鳴風似雨！」如夢令云：「忺睡忺睡，窗在芭蕉葉底！」念奴嬌（詠海棠之作，刻本無題，當是）云：「醉態天眞，半羞微斂，未肯都開了！」雖刻畫而不涉纖，所以爲佳！』又曰：「陳夢弼和石湖鷓鴣天云：「指剝春葱去採蘋。衣絲秋藕不沾塵。眼波明處偏宜笑，眉黛愁來也解顰。巫峽路，憶行雲。幾番曾夢曲江春。相逢細把銀缸照，猶恐今宵夢似眞！」歇拍用晏叔原「今宵賸把銀釭照，猶恐相逢是夢中」句；恐夢似眞，翻新入妙；不特不嫌沿襲，幾於青勝於藍！』又曰：『張武子西江月過拍云：「般雲度雨井桐凋，雁雁無書又到。」昔人句云：「江頭數盡南來雁，不寄西風一幅書！」此詞括以六字，彌覺沈頓。』又曰：『馬古洲海棠春云：「護取一庭春，莫彈花間鵲。」用徐幹臣「悶來彈鵲，又攪碎一簾花影；」可謂善變！』又曰：『黃雪舟

詞清婉芊綿，頗似北宋名作。其水龍吟云：「柔腸一寸，七分是恨，三分是淚。」蓋仿東坡「春色三分，二分塵土，一分流水」之句；所不逮者，以剡樓稍著痕迹耳！其歇拍云：「待問春怎把千紅，換得一池綠水？」亦從一分流水句，引申而出。』又曰：『吳樂菴水龍吟詠雪次韻云：「興來欲喚羸驂瘦馬，尋梅灞首。有客遮留，左援蘇二，右招歐九。問聚星堂上，當年白戰，還更許追蹤否？」此詞略仿劉龍洲沁園春：「斗酒彘肩，醉渡浙江，豈不快哉！被香山居士，約林和靖與坡公等，駕勒吾回」云云！而吳詞意較勝，』又曰：『填詞之難，造句要自然，又要未經前人說過。自唐五代以逮，名作如林，那有天然好語，留待我輩驅遣，必欲得之，其道有二：曰「性靈流露。」曰「書卷醞釀。」性靈關天分，書卷關學力。學力果充，雖天分少遜，必有資深逢源之一日；書卷不負人也！中年以後，天分便不可恃；苟無學力，日見其衰退而已！江淹才盡，豈真夢中人索還錦囊耶！』又曰：『易祓喜遷鶯云：「記得年時膽瓶兒畔，曾把牡丹同嗅。」語小而不纖，極不經意之事，信手拈來，便覺旖旎纏綿，令人低徊不盡。納蘭成德浣溪沙云：「被酒莫驚春睡重，賭書消得潑茶香，當時祇道是尋常！」亦復工於寫情，視此微嫌詞費矣！喜遷鶯歇拍云：「強消遣，把閒愁推入花前杯酒。」由舉杯消愁意翻變而出，亦前人所未有！』論詞與詩之別曰：『吹劍錄云：「古今詩人間出，極有佳句。陳秋塘詩：「不知筋力衰多少？但覺新來懶上樓。」按此二句，乃稼軒詞鷓鴣天歇拍。或者俞文蔚氏誤記耶？此二句入詞則佳，入詩便覺未合。詞與詩體格不同處，其消息卽此可參。』又曰：『趙愚軒行香子云：「綠陰何處？旋旋移床。」昔人詩句：「月移花影上闌干。」此言移床就綠影，意趣尤生動可喜！卽此是詞與詩不同處。可悟

用筆之法。」論詞律曰：「梅溪詞尋春服感念壽樓春有句云：『幾度因風飛絮照花斜陽。』又云：『最恨湘雲人散，楚蘭魂傷！』一風飛，花斜，雲人，蘭魂，並用雙聲疊韻字；是聲律極細處。」又曰：「入聲字於塡詞最爲適用。付之歌喉，上去不可通作，惟入聲可融入上去聲。凡句中去聲字，能遵用去聲固佳；若誤用上聲，不如用入聲之爲得也！上聲字亦然。入聲字用得好，尤覺峭勁娟雋！」又曰：「上去聲字，近人往往誤讀；如動靜之靜，上聲誤讀去聲；暝色之暝，去聲，誤讀上聲。作詞既守四聲，則於宋人用靜字者用上聲，用暝字者用去聲，斯爲不誤矣！顧審之聲調，反蹈聱牙戾喉之失。意者宋人亦誤讀誤用耶？遇此等處，惟有檢本人他詞及他人此詞徵之，庶幾決定從舍。特非精研宮律者之作，不足爲據耳！」又曰：「宋人名作於字之應用入聲者，間用上聲；用去聲者絕少。檢夢窗詞知之。」又曰：「詞用虛字叶韻最難；稍欠斟酌，非近滑，即近佻。億二十歲作綺羅香過拍云：『東風吹盡柳綿矣！』端木子疇前輩見之，甚不謂然，申戒至再。余詞至今不敢復叶虛字。又如賺字偷字之類，亦宜愼用。兒字尤難用之至，此字天然近俚，用之得如閨人口吻，即亦何害風格！若於此等難用之字，筆健能扶之使堅，意精能鍊之使穩，庶極專家能事矣！此境未易臻，仍以不用爲是。」又曰：「畏守律之難，輒自逃律外，或託前人不專家未盡善之作以自解，此詞家大病也！守律誠至苦；然亦有至樂之一境。常有一詞作成，自己亦旣愜心，似乎不必再改，惟据律細勘，僅有某某數字於四聲未合；卽姑置而姑存之，亦孰爲責備而求全者！乃精益求精，不肯放鬆一字；循聲以求，忽然得至雋之字；或因一字改一句，因此句改彼句，忽然得絕警之句；此時曼聲微吟，拍案而起，其樂何如！雖剝珉出璞，選薏得珠，

不遠也！彼窮於一字者，皆苟完苟美之一念誤之耳！』論詞與曲之別；曰：『曲有煞尾，有度尾。煞尾如戰馬收韁。度尾如水窮雲起。煞尾猶詞之歇拍也。度尾猶詞之過拍也，如水窮雲起，帶起下意也。塡詞則不然。過拍祇須結束上段，筆宜沈著；換頭另意另起，筆宜挺勁；稍涉曲法，卽嫌傷格。此詞與曲之不同也。』又曰：『元人製曲，幾於每句皆有襯字，取其能達句中之意；而付之歌喉，又抑揚頓挫，悅人聽聞；所謂遲其聲以媚之也。兩宋人塡詞，間亦有用襯字者。王晉卿云：「燭影搖紅向夜闌！乍酒醒心情嬾！」向字乍字是襯字。』又曰：『兩宋人塡詞，往往用唐人詩句。金元人製曲，往往用宋人詞句；尤多排演詞事爲曲。關漢卿王實甫西廂記，出於趙德麟商調蝶戀花，其尤著者。就一句一事而審諦之；塡詞之用筆用字何若？製曲者又何若？曲由詞出，其淵源在是。曲與詞分，其逕途亦在是。曲與詞格迥殊，而能得其並皆佳妙之故，則於用筆用字之法，思過半矣！』論詞之代變曰：『六朝已還，文章有南北之分，乃至書法亦然。姑以詞論，金源之於南宋，時代略同；疆域之不同，人事爲之耳，風會曷與焉。如辛幼安先在北，何嘗不可南。如吳彥高先在南，何嘗不可北。顧細審其詞，南與北確乎有辨；其故何耶？或謂中州樂府，選政操之遺山，皆取其近己者。然如王拙軒、李莊靖、段氏遯菴、菊軒其詞不入元選；而其格調氣息，以視元選諸詞，亦復如驂之靳；則又何說。南宋佳詞能渾至。金源佳詞近剛方。宋詞深致能入骨；如淸眞、夢窗是。金詞淸勁能樹骨；如蕭閑、遯菴是。南人得江山之秀。北人以冰霜爲淸。南或失之綺靡，近於雕文刻鏤之技！北或失之荒率，無解深裘大馬之譏！善讀者抉擇其精華，能知其並皆佳妙。而其佳妙之所以然，不難於合勘而難於分觀；往往能知之而難明言之。然而宋、金之

詞之不同，固顯而易見者也。』又曰『淸眞詞有句云：「多少暗愁密意，惟有天知；最苦夢魂，今宵不到伊行！拌今生對花對酒，爲伊汨落！」此等語愈樸愈厚，愈厚愈雅，至眞之情，由性靈肺腑中流出；不妨說盡而愈無盡。南宋人詞如姜白石云「酒醒波遠，政凝想明璫素襪。」庶幾近似。然已微嫌刷色。明已來詞纖豔少骨，致斯道爲之不尊。竊嘗以刻印比之，自六代作者，以縈紆拗折爲工。而兩漢方平正直之風，蕩然無復存者！』厥辭甚夥，最其要者著於篇。

方淸末造，周頤故以文學有大名，端方總督兩江，禮致入幕，又優以稅差。既入民國，寓居海上無所事；室人以無米告，占減字浣溪沙云：

逃墨翻教突不黔，瓶罍何暇恥甕鹽。半生辛苦一時甜！　傳語枯螢共寒耐。每憐飢鼠誤窺覘。頑夫自笑爲誰饞！

又集左傳通鑑語署楹聯曰：『余惟利是視！晉侯使呂相絕秦 民以食爲天。』賈國甫謂李密語 蓋牢落可想焉！以民國十五年卒，年六十有六！而碩果僅存，猶一朱祖謀矣！然自王鵬運之殁，朱祖謀、況周頤更主詞壇，導揚宗風；而后學者乃趨嚮北宋，以深美閎約爲歸；佻巧奮末之風，自此而殺！餘杭徐珂仲可、淳安邵瑞彭次公、無錫王蘊章西神亦皆以詞有名，年輩差次，而歸趣略同；則朱祖謀、況周頤導揚之力也；祖謀旋亦老死！

（五）王國維　吳梅

詞盛於宋。劇起於元。而詞者，劇曲之所自出也。顧能詞者不必識曲。而並世之治詞以進於劇曲者。有海寧王國維、長洲吳梅。

王國維，字靜安，亦字伯隅，號觀堂，亦曰永觀。生而歧嶷，讀書通敏；年未冠，文名噪於鄉里，尋入州學，以不喜帖括之文，再應鄉舉，不中程。於時值中日戰役，我師敗績，海內士夫爭抵掌言天下事，謀變法。國維方冠年，思有以自試，乃之上海，顧偃偃無所遇！適上虞羅振玉叔蘊與吳縣蔣黼伯斧結農學社於上海，移徵譯東西各國農學書報；以乏譯才，遂以光緒二十四年戊戌夏，立東文學社，聘日本藤田博士豐八爲教授。國維乃往受學，寓所爲詠史絕句於同舍生扇頭。振玉見而賞異，遂拔之儔類之中，爲贍其家。而國維之知學問塗轍以自發聞名家，實振玉有以啓之也。國維欲以其間治古文辭自以所學根柢未深，讀江子屏漢學師承記，欲於此求修學塗徑。振玉詔之曰：『江氏說多偏駁。本朝學術，實導源於顧亭林處士。厥後作者輩出，而造詣最精者，爲戴氏震程氏易疇錢氏大昕汪氏中段氏玉裁及高郵二王。』因以諸家書贈之。國維雖加流覽，然方治東西洋學術，未遑致力於此。治日文之餘，則從藤田博士受歐文及西洋哲學、文學、美術，尤善韓圖、叔本華、尼采諸家之說，發揮其旨趣，爲靜安文集。歲庚子，既畢業東文學社。振玉適主武昌農學校，以教授多日人，乃延國維任譯授。明年東渡，留學日本物理學校。而其時革命之說大昌。振玉移書，謂『留學諸生，多後起之秀；其趨向關係於國家者甚大！曷有以匡救之？』國維答書言：『諸生鶩於血氣，結黨奔走，如燎方揚，不可遏止。料其將來，賢者以殞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萬一果發難，國是

不可問矣！』時有閩中薩生均坡與國維同留學，亦入黨籍。國維以書告振玉曰：『薩君賢者；然性高明而少沈潛。彼既入籍，見所爲必非之。惟背之則危身；從之則違心。還見其居恆鬱鬱，恐以此夭天年也！』已而薩生果夭，如國維言。尋以腳氣病歸，止振玉家。病愈，乃薦之南通師範學校，主講哲學、心理、論理諸學。甲辰秋，振玉主江蘇師範學校；乃移國維於蘇州，凡三年，刻所爲詩詞，駸駸致力於文學。以爲：『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何則？政治家與國民以物質上之利益；而文學家則與以精神上之利益。夫精神之與物質，二者孰重？物質上之利益，一時的也。精神上之利益，永久的也。前人政治上所經營者，後人得一旦而壞之。至古今之大著述，苟其著述一日在，則其遺澤且及於千百世而未沫；故希臘之有鄂謨爾也，意大利之有唐旦也，英吉利之有狹斯丕爾也，德意志之有格代也，皆其國人人之所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者；而政治家無與焉！惟文學家能與國民以精神上之慰藉，而國民之所恃以爲生命者；若政治家之遺澤，決不能如此廣且遠也！』顧獨謂中國無純文學，中國文學無悲劇，闢奇論以砭往古，樹新義而詔後生。其言曰：『「自謂頗騰達，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醇；」非杜子美之抱負乎？「胡不上書自薦達，坐令四海如虞唐；」非韓退之之忠告乎？「寂寞已甘千古笑，馳驅猶望兩河平；」非陸務觀之悲憤乎？如此者，世謂之大詩人矣！至詩人之無此抱負者，與夫小說、戲劇、圖畫、音樂諸家，皆以侏儒倡優自處，世亦以侏儒倡優畜之；所謂「詩外尚有事在，」「一命爲文人，便無足觀，」我國人之金科玉律也。嗚呼！美術之無獨立之價值也久矣！此無怪歷代詩人多託於忠君愛國勸善懲惡之意以自解免；而純粹美術上之著述，往往受世之

迫害而無人爲之昭雪者也！以是之故，所謂詩歌者，則詠史、懷古、感事、贈人之題目，彌滿充塞於詩界；而抒情敍事之作，什伯不能得一；其有美術上之價值者，僅其寫自然之美之一方面耳！甚至戲曲小說之純文學，亦往往以徵勸爲恉；其有純粹美術之目的世非惟不知貴，且加貶焉！故曰「中國無純文學」也。純文學，以詩歌、戲曲、小說爲其頂點；以其目的在描寫人生故。而所謂描寫人生者，在描寫人生之苦痛，與其解脫之道，而使我儕馮生之徒，於此桎梏之世界中，離其生活之欲之爭鬥而得其暫時之平和。若然者，唯悲劇能之！昔雅里大德勒於詩論中，謂「悲劇者所以感發人之情緒而高上之。」而如恐懼與悲憫二者，爲悲劇中固有之物；由此感發而人之精神於焉洗滌。然而我國人之精神，世間的也，樂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戲劇小說，無往而不著此樂天之色彩；始於悲者終於歡，始於離者終於合，始於困者終於亨；非是而欲饜閱者之心，難矣！若牡丹亭之返魂，長生殿之重圓，其最著之一例也。西廂記之以驚夢終也，未成之作也；此書若成，我烏知其不爲續西廂之淺陋也？有水滸傳矣；曷爲而有蕩寇志？有桃花扇矣；曷爲而又有南桃花扇？有紅樓夢矣；彼紅樓復夢、補紅樓夢、續紅樓夢者，曷爲而作也？又曷爲而有反對紅樓夢之兒女英雄傳？故我國之文學中，其具厭世解脫之精神者，僅有桃花扇與紅樓夢耳！而桃花扇之解脫，非眞解脫也！滄桑之變，目擊之而身歷之，不能自悟而悟於張道士之一言；且以歷數千里冒不測之險，投縲紲之中所索之女子，纔得一面，而以道士之言，一朝而舍之；自非三尺童子，其誰信之哉！故桃花扇之解脫，他律的也，而紅樓夢之解脫，自律的也。且桃花扇之作者，但借侯、李之事，以寫故國之感，而非以描寫人生爲事。故桃花扇，

政治的也，國民的也，歷史的也，紅樓夢，哲學的也，宇宙的也，文學的也。此紅樓夢之所以大背於我國人之精神，而其價值，亦卽存乎此！彼南桃花扇、紅樓復夢等，正代表我國人樂天之精神者也。故曰「中國文學，罕悲劇」也。具見所著靜庵文集。徒以識多違俗物論駭之，尋遭禁絕，不行於世。

國維年三十一，而有靜安文集之刻；是爲光緒三十年丁未也。先一年，振玉奉學部奏調；至是薦國維於尙書榮慶，命在學部總務司行走。入都以後，始治宋、元以來通俗文學，而殫瘁於宋之詞，元之曲。著有人間詞話，論詞標舉境界；謂「有境界則自成高格，自有名句。五代、北宋之詞所以獨絕者在此！而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眞景物，眞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謂之無境界。「紅杏枝頭春意鬧」著一「鬧」字而境界全出。「雲破月來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寶簾閒掛小銀鉤，」何遽不若「霧失樓臺，月迷津渡」也？有造境；有寫境；此理想與寫實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頗難分別；因大詩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寫之境，亦必鄰於理想故也。有有我之境，有無我之境。「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可堪孤館閉春寒，杜鵑聲裏斜陽暮；」有我之境也。「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寒波澹澹起，白鳥悠悠下，」無我之境也。有我之境，以我觀物，故物皆著我之色彩。無我之境，以物觀物，故不知何者爲我，何者爲物。古人爲詞，寫有我之境者爲多；然未始不能寫無我之境；此在豪傑之士，能自樹之耳！無我之境，人唯於靜中得之。有我之境，於由動之靜時得之；故一優美，一宏壯

也。」更進而辨詞境，有隔不隔之別；而謂：『南宋遜於北宋。白石寫景之作，如「二十四橋仍在波心蕩，冷月無聲；」「數峯清苦，商略黃昏雨；」「高樹晚蟬，說西風消息，」雖格韻高絕；然如霧裏看花，終隔一層！梅溪、夢窗諸家寫景之病，皆在一隔字。即以一人一詞論：如歐陽公少年游詠春草上半闋云：「闌干十二獨凭春，晴碧遠連雲。二月三月，千里萬里，行色苦愁人。」語語都在目前，便是不隔。至云「謝家池上，江淹浦上；」則隔矣！白石翠樓吟：「此地宜有詞仙，擁素雲黃鶴，與君遊戲。玉梯凝望久，歎芳草萋萋千里；」便是不隔。至「酒祓清愁，花消英氣；」則隔矣！然南宋詞雖不隔處，比之前人，自有淺深厚薄之別。「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遊！」「服食求神仙，多爲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寫情如此，方爲不隔。「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天似穹廬，籠蓋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寫景如此，方爲不隔。古今詞人，詞格之高，無如白石；惜不於意境上用力，故覺無言外之味，絃外之響；終不能與於第一流之作者也！南宋詞人，白石有格而無情，劍南有氣而乏韻；其堪與北宋人頡頏，唯一幼安耳！幼安之佳處，在有性情，有境界。』此國維論詞之大概也。顧所殫心者尤在劇曲，著有曲錄六卷，戲曲考原一卷，宋大曲考一卷，優語錄二卷，古曲腳色考一卷；而國維所自愜意者，莫如宋元戲曲史，蓋綜生平論曲之指而集其大成者也！大指以爲：『戲曲之原，蓋始於古之巫。巫者，實以歌舞爲職，以樂神人者也。其後有俳優。晉有優施，楚有優孟，優之爲言調戲也。巫與優之別：巫以樂神；而優以樂人。巫以歌舞爲主，而優以調謔爲主。巫以女爲之；而優以男爲之。優孟爲孫叔敖衣冠，而楚王欲以爲相；優施一舞、

而孔子謂其笑君，則於言語之外，其調笑亦以動作行之；與後世之優頗復相類。後世戲劇，當自巫優二者出。惟古之俳優，但以歌舞及戲謔為事。自漢以後，則間演故事。而合歌舞以演一事者，則始於北齊，如蘭陵王入陣曲，踏搖娘，著於舊唐書音樂志，皆有歌有舞以演一事；而前此雖有歌舞，未用之以演故事；雖演故事，未嘗合以歌舞；不可謂非戲之創例也。唐代歌舞戲之外，又有滑稽戲，始於開元，盛於晚唐。其與歌舞戲不同者；則一以歌舞為主，一以言語為主。一則演故事，一則諷時事。一為應節之舞踏，一為隨意之動作。此其異也。然後代之戲劇，必合言語動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後戲劇之意義始全；故真戲劇必與戲曲相表裏；而戲劇實濫觴於宋之歌曲也。宋之歌曲，其最通行而為人人所知者，是為詞，亦謂之近體樂府，亦謂之長短句；宋人謠集，無不歌以侑觴；然大率徒歌而不舞。其歌舞相兼者，則謂之傳踏，亦謂之轉踏，亦謂之纏踏，其初恆以一曲連續歌之。然至汴宋之末，則其體漸變；先以引子，引子後只有兩腔迎互循環。此外又有曲破與大曲，則曲之遍數雖多，然仍限於一曲。至合數曲而成一樂者，則自諸宮調始。諸宮調者，小說之支流，而被之以樂曲者也。其所以名諸宮調者；則由宋人所用大曲，傳踏不過一曲；其在同一宮調中甚明；惟此編每一宮調中，多或十餘曲，少或一二曲，卽易他宮調；合若干宮調以詠一事，故曰諸宮調。今考周密武林舊事載官本雜劇段數二百八十本；其用普通詞調大曲法曲諸宮調者，至一百五十本。其用大曲法曲諸宮調者，則曲之片數頗多，以敷衍一故事，自覺不難；而單用詞調及曲調者，只有一曲，當以此曲循環敷衍，如傳踏之例。則知南宋劇曲，實綜合種種之樂曲。至成一定之體段，用一定之曲調，而百餘年間無敢踰越

者，則元雜劇是也。曰有元雜劇而後中國之眞戲曲出。元雜劇之視前代戲曲之進步，約而言之，則有二焉。宋雜劇中用大曲者幾半。大曲之爲物，遍數雖多；然通前後爲一曲，其次序不容顚倒，而字句不容增減，格律至嚴，運用不便。其用諸宮調者，則不拘於一曲；凡同在一宮調中之曲，皆可用之；顧一宮調中，雖或有聯至十餘曲者，然大抵用二三曲而止；移宮換韻，轉變至多；故於雄肆之處，稍有欠焉。元雜劇則不然！每劇則用四折；四折之外，意有未盡，則以楔子足之；或在前，或在各折之間，每折易一宮調；每調中之曲，必在十曲以上，其視大曲爲自由，而較諸宮調爲雄肆。且於正宮之端正好、貨郎兒、煞尾，仙呂宮之混江龍、後庭花、青哥兒，南呂宮之草池春、鵪鶉兒、黃鍾尾，中呂宮之道和，雙調之口凵口折桂令、梅花酒、尾聲，共十四曲，皆字句不拘，可以增損。此樂曲上之進步也。其二則由敍事體而變爲代言體也。宋人大曲，就現存者觀之，皆爲敍事體。金之諸宮調，雖有代言之處；而大體只可謂之敍事。獨元雜劇之爲物，合動作言語歌唱三者而成；紀所歌唱者曰曲，紀動作者曰科，紀言語者曰賓曰白；自於科白中敍事，而曲文全爲代言，亦不可謂非戲曲上一大進步也。然元劇所用曲，仍不出宋雜劇，或出普通詞調，或出大曲，或出諸宮調；而諸曲配置之法，亦有如傳達之以二曲迎互循環者；其事實之取材於宋雜本官劇者尤不少！然則元曲之佳處何在？曰「自然而已矣！」古今之大文學，無不以自然勝，而莫著於元曲。蓋元劇之作者，其人均非有名位學問也。其作劇也，非有藏之名山，傳之其人之意也。彼以意興之所至，爲之以自娛娛人；關目之拙劣，所不問也；思想之卑陋，所不諱也；人物之矛盾，所不顧也；彼但摹寫其胸中之感想與時代之情狀；而眞摯之理與秀傑之氣，

時流露於其間。故謂元曲爲中國最自然之文學，無不可也！明以後傳奇無非喜劇；而元則有悲劇在其中；就其存者言之；如漢宮秋、梧桐雨、西蜀夢、火燒介子推、張千替殺妻等，初無所謂先離後合，始困終亨之事也！其最有悲劇之性質者，則如關漢卿之竇娥寃，紀君祥之趙氏孤兒，卽列之於世界大悲劇中，亦無媿色也！元劇關目之拙，固不待言，此由當日未嘗重視此事；故往往互相蹈襲，或草草爲之。然如武漢臣之老生兒，關漢卿之救風塵，其布置結構，亦極意匠慘淡之致。然元劇最佳之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元曲亦然！其言情述事之佳者，如關漢卿謝天香第三折：

（正宮端正好）我往常在風塵，爲歌妓，不過多見了幾個筵席，回家來仍作個自由鬼！今日倒落在無底磨牢籠內！

馬致遠任風子第二折：

（正宮端正好）添酒力，晚風涼！助殺氣，秋雲暮！尙兀自腳趔趄，醉眼模糊。他化的我一方之地都食素！單則俺殺生的無緣度！

語語明白如話，而言外有無窮之意。又如竇娥寃第二折：

（鬬蝦蟆）空悲戚，沒理會人生死，是輪迴！感著這般疾病，值著這般時勢！可是風寒暑溼，或是飢飽勞役，各人

證候自知！人命關天關地，別人怎生替得！壽數非干一世，相守三朝五夕！說甚一家一計，又無羊酒段匹！又無花紅財禮，把手爲活過日！撒手如同休棄；不是竇娥忤逆！生怕旁人論議！不如聽咱勸你，認過自家悔氣！割捨的一具棺材，停置幾件布帛，收拾出了咱家門裏，送入他家墳地！這不是你那從小兒年紀指腳的夫妻！我其實不關親，無半點悽愴淚！休得要心如醉，意如癡，便這等嗟嗟！怨怨！哭哭！啼啼！

此一曲直是賓白，令人忘其爲曲。元初所謂當行家，大率如此！至中葉以後，已罕覯矣！其寫男女離別之情者；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三折：

（醉春風）空服遍瞑眩藥，不能痊，知他這腤臢病何日起？要好時直等的見他時！也只爲這症候因他上得！一會家縹渺呵，忘了魂靈！一會家精細呵，使著軀殼！一會家混沌呵，不知天地！

（迎仙客）日長也！愁更長！紅稀也！信尤稀！春歸也！奄然人未歸！我則道相別也數十年！我則道相隔著數萬里！爲數歸期，則那竹院裏刻遍琅玕翠！

此種詞如彈丸脫手，後人無能爲役！至寫景之工者；則馬致遠之漢宮秋第三折：

（梅花酒）呀！對著這迥野淒涼。草色已添黃。兔起早迎霜。犬褪得毛蒼。人搠起纓槍，馬負著行裝，車運著餱糧，打獵起圍場。他，他，他，傷心辭漢主！我，我，我，攜手上河梁。他部從，入窮荒。我鑾輿，返咸陽！返咸陽，過宮牆。過宮牆，繞迴廊。繞迴廊，近椒房。近椒房，月昏黃。月昏黃，夜生涼！夜生涼，泣寒螿。泣寒螿，綠紗窗。綠紗窗，不思量！

（收江南）呀！不思量，便是鐵心腸！鐵心腸，也愁淚滴千行！美人圖今夜掛昭陽。我那裏供養，便是我高燒銀燭照紅妝！

（尚書云）陛下囘鑾罷娘娘去遠了也！（駕唱）

（鴛鴦煞）我煞大臣行，說一個推辭謊！又則怕筆尖兒那火編修講！不見那花朵兒精神，怎趁那草地裏風光！唱道！佇立多時！徘徊半晌！猛聽的塞雁南翔！呀呀的聲嘹亮！卻原來滿目牛羊！是兀那載離恨之氈車，半坡裏響！

以上數曲，直所謂「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者。第一期之元劇，雖淺深大小不同，而莫不有此意境也！古代文學之形容事物也，率用古語，其用俗語者絕無；又所用之字數，亦不甚多！獨元曲以許用襯字故，故輒以許多俗語，或以自然之聲音形容之，此自古文學上所未有也！例如西廂記第四劇第四折

（雁兒落）綠依依牆高柳半遮！靜悄悄門掩清秋夜！疏剌剌林梢落葉風！昏慘慘雲際穿窗月！

（得勝令）驚覺我的是顫巍巍竹影走龍蛇；虛飄飄莊周夢蝴蝶。絮叨叨促織兒無休歇。韻悠悠砧聲兒不斷絕！痛煞煞傷別，急煎煎好夢兒應難捨冷清清的咨嗟。嬌滴滴玉人兒何處也！

此猶僅用三字也。其用四字者，如馬致遠黃粱夢第四折：

（叨叨令）我這裏穩不不土坑上迷颩沒騰的坐，那婆婆將粗剌剌陳米喜收希和的播！那蹇驢兒柳陰下舒著足乞留惡濫的臥！那漢子去脖項上婆娑沒索的摸！你則早醒來了也麼哥！你則早醒來了也麼哥！可正是窩

前彈指時光過！

其更奇者，則如鄭光祖倩女離魂第四折：

（古水仙子）全不想這姻親是舊盟，則待教祆廟火刮刮匝匝烈焰生，將水面上鴛鴦忒楞楞騰分開交頸。疏剌剌沙鞴雕鞍撒了鎖鞓，廝琅琅湯偷香處喝號提鈴。支楞楞爭弦斷了不續碧玉箏！吉丁丁璫精磚上摔破菱花鏡！撲通通東井底墜銀瓶！

又無名氏貨郎旦劇第三折，則所用疊字，其數尤多！

（貨郎兒六轉）我則見黯黯慘慘天涯雲布，萬萬點點瀟湘夜雨；正值著窄窄狹狹溝溝塹塹路崎嶇，黑黑暗暗彤雲布。赤留赤律瀟瀟灑灑斷斷續續，出出律律忽忽魯魯陰雲開處；霍霍閃閃電光星注。正值著颼颼摔摔風，淋淋淥淥雨，高高下下凹凹答答一水模糊。撲撲簌簌溼溼淥淥踈林人物，卻便似一幅慘慘昏昏瀟湘水墨圖。

由是觀之，則元劇實於新文體中自由使用新言語；在我國文學中，於楚辭內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遠在宋、金二代；不過至元而大成！其寫景抒情述事之美，優足以當一代之文學；又以其自然，故能寫當時政治及社會之情狀，足以供史論家論世之資者不少。又曲中多用俗語，故宋金元三朝遺語所存甚多，輯而存之，理而董之，自足為一專書。此又言語學上之事，而非此書之所有事也。』蓋國維之盛推元劇如此！自序其書曰：『一代有一代之文學。楚

之騷，漢之賦，六代之駢語，唐之詩，宋之詞，元之曲，皆所謂一代之文學，而後世莫繼焉者也！獨元人之曲，爲時既近，託體稍卑，故兩朝史志與四庫集部均不著录。後世儒碩，皆鄙棄不復道；而爲此學者，大率不學之徒；即有一二學子以餘力及之，亦未有能觀其會通，窺其奧窔者！余讀元人雜劇，以爲能道人情，狀物態，詞彩俊拔，而出乎自然，蓋古所未有，而後人不能髣髴也！輒思究其淵源，明其變化之迹，以爲非求諸唐、宋、遼、金之文學，弗能得也！世之爲此學者，自余始；其所貢於此學者，亦以宋元戲曲史一書爲多！非吾輩才力過於古人，實以古人未嘗爲此學故也！」識者信其言之匪夸！然國維沉思於宋、元以來通俗文學者，先後不逾三年；蓋未若治哲學之久也；而所穫則遠過之！國維治哲學，未嘗溺新說而廢舊聞；其治通俗文學，亦未嘗尊俚辭而薄雅故。迄辛亥國變，振玉掛冠神武門，避地東渡，航海走日本。國維則攜家相從。振玉乃勸之專研國學，而先於小學訓詁植其基；並與論學術得失，謂：「尼山之學在信古。今人則信今而疑古。本朝學者疑古文尚書，疑尙書孔注，疑家語，所疑固未嘗不當。及大名崔氏著考信錄，則多疑所不必疑。至於晚近，變本加厲，至謂諸經皆出僞造。至歐西之學，其立論多似周、秦諸子。若尼采諸家學說，賤仁義，薄謙遜，非節制，欲糊新文化以代舊文化；則流弊滋多！方今世論益歧，三千年之教澤，不絕如線；非矯枉不能返經。士生今日，萬事不可爲，拯此橫流，舍反經信古末由也！君年方壯，予亦未至衰暮，守先待後，期與子共勉之！」國維聞而憮然，自懟以前所學未醇，乃取行篋靜安文集百餘册，悉摧燒之；欲北面稱弟子。自是又盡棄所治宋元文學，專攻經史，日讀注疏盡數卷，旁及古文字聲韻之學，如是者數年！所造益深且醇。先振玉三年返國。

振玉割藏書十之一贈之，送之神戶，執國維手曰：『以君進德之勇，異日以亭林相期矣！』迄以治殷虛甲文成名。而國維之學，於是爲三變矣！所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論，義據精深，方法縝密，極考證家之能事；而於周代立制之源，及成王周公所以治天下之意，言之尤爲真切。自來說諸經大義，未有如國維之貫串者！國維之學，於遜清二百餘年中，最近歙縣程瑤田易疇及吳縣吳大澂愙齋。程氏所著書，以精識勝而以目驗輔之；其時古文字古器物尙未大出，故扃塗雖啓而運用未宏。吳氏之書，全據近出之文字器物以立言，其源出於程氏，而精博則遜之！國維識力不亞程氏，而步吳氏之軌躅，又當古文字古器物大出之世，故其規模大於程，而精博則過吳，能由文字聲韻以考古代之制度文物，並其立制之所以然；其術在由博而反約，由疑而得信，務在不悖不惑，當於理而止！其於古人之學說亦然。國維嘗謂『今之學者，於古人之制度文物學說無不疑；獨不肯自疑其立說之根據。』有慨乎其言之也！孜孜兀兀，沒身而止，都十五六年；生平治學，蓋以考證學爲至勤且久云！而處心積慮，所欲號於天下人人者，又志不在此！嘗以爲：『自三代至於近世，道出於一而已。泰西通商以後，西學西政之書，輸入中國，於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乃出於二。光緒中葉，新說漸勝；逮辛亥之變，而中國之政治學術，幾全爲新說所統一矣！而原西說之所以風靡一世者，以其國家之富強也！然自歐戰以後，歐洲諸強國情見勢絀，道德墮落，本業衰微，貨幣低降，物價騰涌，工資之爭鬥日烈，危險之思想日多！甚者如俄羅斯赤地數萬里，餓死千萬人，生民以來，未有此酷。而中國此十餘年中，紀綱掃地，爭奪頻仍，財政窮蹙，國幾不國者，其源亦半出於此！嘗求其故，蓋

有二焉：西人以權利爲天賦，以富強爲國是，以競爭爲當然，以進取爲能事，是故挾其奇技淫巧，以肆其豪強兼幷，曾無知止知足之心，浸成不奪不饜之勢；於是國與國相爭，上與下相爭，貧與富相爭。凡昔之所以致富強者，今適爲其自斃之具，此皆由貪之一字誤之！此西說之害，根於心術者一也。中國立說，首貴用中。孔子稱過猶不及，孟子惡舉一廢百。西人之說，大率過而失其中，執一而忘其餘者也。試言其尤著者：國以民爲本，中外一也。先王知民之不能自治也，故立君以治之；君不能獨治也，故設官以佐之；而又慮君與官吏之病民也，故立法以防制之；以此治民，是亦可矣！西人以是爲不足，於是有立憲焉，有共和焉。然試問立憲共和之國，其政治果出於多數國民之公意乎？抑出於少數黨人之意乎？民之不能自治，無中外一也；所異者，以黨魁代君主，且多一賄賂奔走之弊而已！孔子言患不均，大學言平天下，古之爲政，未有不以均平爲務者；然其道不外重農抑末，禁止兼幷而已。井田之法，口分之制，皆屢試而不能行，或行而不能久。西人則以是爲不足，於是有社會主義焉，有共產主義焉。然此均產之事，將使國人共均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均之乎？均產以後，將合全國之人而管理之乎？抑委託少數人使代理之乎？由前之說，則萬萬無此理。由後之說，則不均之事，俄頃卽見矣。俄人行之，伏尸千萬，赤地萬里，而卒不能不承認私產之制度，則曩之洶洶，又奚爲也！抑西人處事，皆欲以科學之法馭之。夫科學之所能馭者，空間也，時間也，物質也，人類與動植物之軀體也；然其結構愈複雜，則科學之律令愈不確實。至於人心之靈，及人類所構成之社會國家，則有民族之特性，數千年之歷史與其周圍之一切境遇，萬不能以科學之法治之；而西人往往見其一而忘其他，故

其道方而不能圓，往而不知反。此西說之弊，根於方法者二也。至西洋近百年中，自然科學與歷史科學之進步，誠為深邃精密，然不過少數學問家用以研究物理，考證事實，琢磨心思，消遣歲月斯可矣！而自然科學之應用，又不勝其弊；西人兼幷之烈，與工資之爭，皆由科學為之羽翼。其無流弊如史地諸學者，亦猶富人之華服，大家之古玩，可以飾觀瞻，而不足以養口體。是以歐戰以後，彼土有識之士，乃轉而崇拜東方之學術，非徒研究之，又信奉之，數年以來，歐洲諸大學議設東方學講座者以數十計。德人之奉孔子老子說者，至各成一團體。蓋與民休息之術，莫尙於黃、老；而長治久安之道，莫備於周、孔；在我國為經驗之良方，在彼土尤為對症之新藥；是西人固已憬然於彼政學之流弊，而思所變計矣！我國不知，乃見他人之落阱而輒追逐其後，爭民施奪，處士橫議，以共和始者，必以共產終！』垂涕而道，而世人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猶稱其考古之學，為前無古人，後啟來者！然徵文考獻，有裨文學；厥推闡揚元劇，開其蓽路之功也！遜帝宣統欽其學行，賞食五品俸，賜紫禁城騎馬，命檢昭陽殿書籍，監定內府所藏古彝器。既而遜帝遯荒天津，國維受聘為清華研究院教授；以民國十六年四月，感時喪亂，自沈頤和園之昆明湖，於衣帶中得遺照曰：『五十之年，只欠一死！』海內識與不識，罔不惜其學而閔其愚；使不卽死，所造未可量也！特是曲學之興，國維治之三年，未若吳梅之劬以畢生；國維限於元曲，未若吳梅之集其大成；國維詳其歷史，未若吳梅之發其條例；國維賞其文學，未若吳梅之析其聲律。而論曲學者，並世要推吳梅為大師云！

吳梅，字瞿安，一字靈鵠，又號霜崖。少有志治曲學，常曰：『詩文詞曲並稱，余謂詩文固難，而古今名集至多；且

論文論詩諸作，指示極精。惟詞曲最難從入；而曲爲尤難。何者？詞自南唐、兩宋，名家著述，易於購取，學者有志，尙可探索。曲則自元以還，關、馬、鄭、白之作，不可全見；吳興百種而外，存者不多。有明一代，名世者不過王子一、阮圓海二三十八；而其所作，已在有無之間。且塡詞貴白之法，索之專書。詞隱之南詞譜，玄玉之北詞譜，不易得，所依據者，不過西廂、琵琶數種而已！以年十八作風洞山傳奇。顧僅爲其詞而已，未能度曲也！心輒怏怏！嘗謂『欲明曲理，須先明曲隋書所謂「彈曲多，則能造曲」是也。』吳中里老多善謳者，乃從問業；往往就曲中工尺旁譜，教以輕重疾徐之法。進叩所以。則曰：『非余之所知也！且唱曲者可不問此。』顧梅意有不慊，遂取古今雜劇傳奇，博覽而詳覈之；積四五年，出與里老相問答，咸駭卻走。里老中有俞粟廬者，工爲曲，而度曲尤臻神妙；獨與親交。梅從之遊，遂徑斯闕。會康有爲梁啓超變政，事敗，而有爲之弟廣仁與楊深秀、楊銳、林旭、劉光第、譚嗣同六人，駢戮都市；所謂六君子是也。梅閒而哀焉；爲譜傳奇，名曰血花飛。昭文黃振元爲之序，而梅大父，懼以文字賈禍，遂取其稿焚焉！既能度曲，乃覈審律。所自得意者，嘗爲吳江陳去病題徐寄塵女史西泠悲秋圖，爲悲紹興女子秋瑾之以革命被戮卒葬而作者，用越調小桃紅一套，其中下山虎，固舉世所稱難作者也。嘗謂幽閨記中一支云『大家體面，委實多般，有眼何曾見，懶能向前。他那里弄盞傳杯，恁般腼腆！這裏新人忒煞虔。待推怎地展，主婚人不見憐。配合夫妻事，事非偶然。好惡姻緣總在天！』曲中『大』字及『懶能向前』句，『待推怎地展』句，『事非偶然』句，四聲字不可移易，而自以爲題此一支之能因難見巧也。其辭曰：

半林夕照，照上峯腰。小塚冬青少；有柳絲數條。記麥飯香醪，清明拜掃。怎三尺孤墳，也守不牢！這冤怎樣了！土中人，血淚拋殘地紅心草！斷魂可招！你敢也俠氣陰風在這裏！

以較幽閨記，自詫青出於藍焉！又嘗作雙淚碑傳奇，廑成四折，未成書也。丹徒丁傳靖者，亦工詩詞；作滄桑豔、霜天碧二曲，詞采葩發，才名甚盛；嘗以貽梅。獨梅規其不律，與之書曰：

瑀甫足下：承惠滄桑豔、霜天碧二曲，循誦再三，渲染點綴，雅近倚晴之境。就文而論，無可獻疑。弟敢瀆進一言於左右者；則以足下之才之大，苟範之以韻律而不逸於先正之規，雖玉茗百子，猶將斂手，而惜夫出之之易也！夫雜劇之名，濫觴宋志。傳奇之作，發軔金源。顧當時管器，專力畫案，所陳樂色，間以胡聲，嘈雜緩急之間，南人至不能按。迨及元季，永嘉乃興，揚關馬之流風，創為院本；而恰宜舊格，不盡饜一時士夫之心。於是君美、菊莊之徒，要然有作；樂府聲調之遺，戶工嘌唱之法，規模略具，堂奧斯成。然而對山慕圖工以正音，天池拜德明而按拍，斷斷削黍，非故為其難也，蓋鄭重之也。足下麗藻天授，敢不心傾！弟所欲與足下商榷者，宮調與音韻之際耳。宮調者，六宮十一調也。音韻者，五音十九部也。凡所謂曲，必隸屬於一宮一調；而聲之抑揚高下，又各視其所隸之宮調以為衡。而此一宮一調之中，所隸諸曲，雖多至百數，其聲之抑揚高下，能者早辨之於無聲，初不必製譜而知之也。惟此宮調之意，尤各有所屬。黃鐘宜富貴纏綿也；則詞之富麗者屬之。仙呂宜清新綿邈也；則詞之雋逸者屬之。是故為詞者，必先審其情勢之哀樂而定之於一宮；復酌其牌名之繁簡而歸之於一套；然後斷其陰陽，辨其

清濁，審其板之疏密，稱北詞之美惡；要歸諸自然而已矣。能如是，則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即小德出入，明者亦無所吹求，此淩次仲所謂「傳奇無定法」；而清遠四夢所以終難見諸場上也。至於音韻要守中州；周德清之說，惟供北詞。范晃白之書，僅利南曲。真文庚清之分，齊微魚模之辨，運用變化，惟在一心，深甫大典不足法焉！雖然，猶有難至者在也！引子過曲，人所盡知；而過曲有長短剛柔之殊，有近慢緩快之別。鼓色板格，又有疾徐正贈之不同。則志於斯者，惟因時制宜，操縱合度，不囿於勢，不逸於範，竭吾力焉已耳；局促之輿罷駕，安得謂之良馬哉。弟少喜度曲、輒復倚聲。往者劉君子庚屢適蒼意，不圖並世尚有斯人；豈知握手之期，即在此日，其愉快以爲何如耶！用略陳其愚，惟垂察焉。

蓋嚴於聲律如此！顧廬更博採，有工度曲者，輒造論得失，嘗訪仇淶之於金陵，金陵言度曲，仇爲最，爲歌渡江譚詞二折。梅以爲口齒不如吳人；而轉調換氣，有廣陵先正之規。仇意憮然！時民國初定，金陵以大都再遭兵禍；爲語秦淮舊事，梅感其言，作北詞折桂令曰：

記秦淮載酒曾過，舊舫迴燈，水榭聽歌，憔悴無多！河橋依舊！花月消磨！走青樓，撥不住新亭風火！渡青溪，填不平故國風波！回首蹉跎，十載如梭，說甚麼金粉南朝，倒變做春夢東坡！

因即訂譜，歌之，一時聞者皆惘惘也。

初，梅以精詞曲，任北京大學文科教授，尋轉任東南大學，廣州中山大學，南京中央大學，所著有顧曲麈談、百

嘉室曲選、南北九宮簡譜等書，皆論曲之作。其論詞與曲之遞變曰：『我國文學改變之迹，皆由自然；非一二大文豪所得左右其間也。自樂府不能按歌，而唐人始有詞。太白、香山開其先；至飛卿而其藝遂著！南唐、兩宋，更發揮光大之。於是詞學乃獨樹一幟矣！金、元入主中原，舊詞之格，往往於嘈雜緩急之間，不能盡按，遂糅雜方言，別立一格，名之曰曲。創始於董解元，而關漢卿、馬東籬、鄭德輝、白仁甫乃極其變。然則曲也者，爲宋、金詞調之別體。當南宋詞家慢近盛行之時，即爲北調榛莽胚胎之日。一時中原絃索，被靡天下；非復垂虹橋畔，淺斟低唱光景矣！「然則詞之變而爲曲，亦有端倪可尋乎？」曰「有之，卽宋時大曲是也。」宋人讌集，無不歌以侑觴；其歌以詞一闋爲率，其有連續歌此一闋者，如趙德麟之商調蝶戀花十章，咏會真之事，亦徒歌而不舞。其所以異於普通之詞者，不過將此詞牌疊用成套，以詠一事而已！宋時官本雜劇，皆以詞牌疊用成套，而東京夢華錄載雜劇隊舞之制極詳；是已具搬演戲劇之性質矣。至樂府雅詞又備錄董穎薄媚大曲一套；其曲牌有排遍十攧入破、虛催、袞徧、催拍、歇拍、煞袞等名；更與董西廂及元人雜劇相類。而東坡哨徧檃括歸去來辭，雖開代言之體；然以數曲代一人之言，且專賦吳越故事者，實自董穎此套爲始！要之德麟蝶戀花十曲開董解元之先聲；此套則爲元套數雜劇之祖。故戲曲之極盛於金、元，實自宋詞變化中來；而大曲尤爲詞與曲嬗蛻之顯而易見者也。始也承兩宋詩餘之格，而移易其啍調，出辭淵雅，有類秦柳，是曰小令；趙閑閑青杏子、元遺山驟雨打新荷是也。繼則沿宋人大曲之制，擇同調各曲，聯綴成篇，寫懷賦物，各稱其才，是曰散曲；張祿之詞林摘豔，郭蒼崖之雍熙樂府，凡所輯錄者皆是也。此皆有辭而

無科白者也。董解元西廂爲諸宮調體，有白語矣；而科介則闕焉。科介具者有二；作北曲者爲雜劇，作南曲者爲傳奇，至是戲劇之用始備矣！北劇極盛於元，南戲繼起有明。而原南戲之興，當在宋光宗朝。永嘉人作趙貞女王魁二傳，實爲首唱。或云宣和間已有萌芽，至南渡時則盛行，號曰永嘉雜劇；其文字即本宋人詞，而益以里巷歌謠，不協宮徵；士大夫罕有傳習者！至元時，北劇蔚興，南戲衰熄。迨高則誠琵琶傳出，盡洗胡元古魯兀剌之風，而易之以纏綿頓宕之喘；又得明高皇帝獎許，於是海內向風，別名爲南曲；以元套雜劇爲北曲，而相嬗斬。此一時也。澈川楊康惠公梓得貫雲石之傳，嘗作豫讓、霍光、尉遲敬德諸劇，流傳宇內，與中原粒索抗行。而長子國材復與鮮于去矜交遊，以樂府世其家，總得南唱之祕奧，別創新音，號爲海鹽調；江西兩京間翕然和之。此一時也。嘉、隆間，太倉魏良輔、崐山梁辰魚以善謳名吳下。良輔探討唱韻，坐臥一小樓者十餘年，考訂琵琶板式，造水磨調，辰魚作浣紗記付之，流麗穩協，天下始有清音，號曰崐曲；歷世三百，莫不類首傾耳，奉爲雅樂。此猶宋代嘌唱家用就舊唱而加以泛豔者也。此又一時也。明之中葉，雜劇亦用南詞，傳奇間取北曲者；此又事之變也，不可繩之以法也。自明以來，南詞特盛！論其高下，派別攸分：荊劉拜殺，諧俗者也。香囊玉玦，藻麗者也。湯奉常之新穎，沈壽卿之古拙，吳石渠之雅潔，范香令之工穠，協律修詞，並足爲法。遜清一代，高莫如東塘，大莫如昉思。藏園湖上，雖雅鄭不同，非二家之敵也。夫唱歌之道，遠本風詩。艷格之倖，儼若樂府。自豔語贈答，勸乖典章；才士寄情，不辭猥褻；君子觀之，輒復鄙棄。抑知雖續物情，模擬人理，極宇宙之變態，爲文章之奇觀；又烏可以小技薄之也哉！』又論詞與曲之別曰：『今人言聲歌之

遺，輒將詞曲並舉，一若二者無異；此不知音者之言也！七音十二律互乘爲八十四調；以宮乘律爲宮，以其他六音律爲調，而以限定樂器管色之高低，無論詞曲一也。惟按歌則大不同。諸詞皆一字一音，初無繁聲介乎其中，與朱子所述鹿鳴四牡等十二章詩譜，按之相合；是與北曲之馳驟，南曲之柔婉，絕不相類。此其異於按歌者一也。至於用韻，曲尤謹嚴。蓋填曲之韻，既非詩韻，又非詞韻，其間去取分合，大抵以入聲分派三聲，而各將一韻分清陰陽；如世傳之中原音韻與中州音韻皆是也。大凡詞韻與曲韻相異者，詞中所用入韻，有協入三聲者，有獨用入聲者，故萬不可守入派三聲之例，則入聲一部，斷不能缺；此曲家所以不可用詞韻也。且詞韻支思與齊微合併爲一；居魚蘇模二韻，寒山桓歡先天三韻，家麻車遮二韻，監咸廉纖二韻，亦合而爲一。而曲則各判畛域，不可假借；以開口與閉口，出音各殊，鼻音與顎音，吐字宜細。蓋不分析，則發音不純，起調畢曲，無所歸宿矣！惟曲韻亦有較詩詞寬者，詩則東與冬不能混，蕭與豪又不能相合。詞雖略寬，顧如魂元之類，有時亦稍當區別。而曲則江陽一致，庚亭不分；且合平上去三聲而共用之，選韻尤綽有餘地，固詩與詞所萬萬不能者也。此其異於用韻者二也。詞之長調，意內言外，自宋以來，作者雖多，而論其體例，止有小令中令長調之分耳。按諸起調畢曲之說，則首韻與兩結韻，各宜愼重下字。然曲則注重在尾格而每注之起畢，反不必斤斤焉。一支者名小令；二支四支者名重頭；全套有尾者名散套；其繁簡多寡，與詞大異。此其異在結構者三也。詞之作法，不論小令中調長調，一言以蔽之，曰雅而已矣！曲則有雅有俗，何也？詞無角目，曲有角目也。兩宋名詞具在，太抵主賓酬酢，皓齒一轉而已；但冀一牌脫稿，即可引吭發聲，初

無套數之多少，更無忠佞之分配也。曲則有清曲戲曲之分。清曲與詞尙近，無容費辭；劇曲則邪正賢奸，最宜分析；然而生旦之神情易寫，淨丑之口吻難描。舊傳奇中，淨丑諸曲，往往失之太雅，不合本相；不知淨丑多市井小人，非若生旦之可以文言見長；身不讀書，何能以才語相稱乎！是誤以作詞之法作曲也。此其異在塡詞者四也。今人混曰詞曲，寧非與於不知言之甚者耶！」又論南曲與北曲之別曰：「王元美曰：「南曲重板眼，北曲重絃索。南字少而調緩，緩處見眼；北字多而調促，促處見筋；南主柔媚，北主剛勁；南宜獨奏，北宜和歌。」此說極是！惟北曲有倍難於南者，北詞調促而辭繁，下詞至難穩愜，且襯字無定法，板式無定律，初學塡詞，幾於無從入手；不如南曲之襯字不多，且有一定格式。檢南詞定律，正襯分明；若北曲，則諸家所定之譜，頗有出入，偶一較對，何去何從；清初如大成宮譜，欽定曲譜之類，雖多所發明；而按諸各家之說；其間尙費斟酌。至嘯餘譜、吳騷合編等書，於北詞往往不點板式；而以襯作正，以正誤襯，不一而足；令人無從遵守。惟近來時伶，熟習諸套，若者爲襯，若者爲正；譜中聚訟之處，可就腳本之工尺旁譜中決之。此其難在塡詞者一也。且北曲不尙詞藻，專重白描；胡元方言，尤須熟悉；句法字法，別有一種蹊徑；與南曲之溫柔典雅，大相懸絕。如西廂：「繫春心情短柳絲長！隔花陰人遠天涯近！」語妙今古。顧在當時，不甚以此等艷語爲然！謂之行家生活，即明人謂「案頭之曲」，非「場中之曲」也。實甫如「顛不剌的見了萬千，似這般可喜娘罕曾見，」及「鶻伶淥老不尋常」等語，卻是當行出色！故作南曲，詞章佳者尙易動筆；若作北曲，則語語不可夾入詞賦話頭，以俚俗爲文雅；雖詞章才子，對此無所措手矣！試遍檢明、清傳奇，南曲佳者至

多，北詞佳者絕少，皆坐此病！昔洪昉思與吳舒鳧論填詞之法。舒鳧云：「須令人無從濃圈密點。」時昉思女在座曰：「如此則天下能有幾人可造此詣！」此其難在本色者二也。且北曲無唱入聲，而以入聲諸字俱派入三聲；蓋以北人言語，本無入聲；故唱曲亦無入聲也。然必分派入三聲者，何也？北曲之妙，全在於此；蓋入聲本不可唱，唱而引長其聲，即是平聲。南曲唱入聲無長腔，出字即斷；其間有引長其聲者，皆平聲也。何則？南曲唱法以和順爲主，出聲吐腔，重在字頭，不必四聲緊緊，故可稍爲假借。至北曲則平自平，上自上，去自去，字字清眞，出聲過聲收聲，守定中原音韻，分毫不可假借；故唱入聲，亦必審其字勢該近何聲；及可諧何聲，派定唱法；出聲之際，歷歷分明，亦如三聲之本音，不可移易；然後唱者有所執持，聽者分明辨別。此其難在唱入者三也。故曰「南曲易，北曲難」也。然亦有北曲可不求工，而南曲不可不求工者，即賓白一事是。元人雜劇，以賓白敍事，以詞曲寫情，故每折之首，先將一折中人出場齊備，說明事跡何若，而後作大套長曲；及其演唱登場，歌者自歌，白者自白；一人居中司歌，其賓白諸人，環侍左右，先令賓白者出場，兩旁分立；待此一折中人齊集以後，然後正末登場，引吭而歌；衆人或和歌，或介白；是故賓白在元劇，僅爲點清眉目而設，不必求工；即每折抹去賓白，亦無不可。崑調悠揚，一字可數轉，雖數人分唱，而仍若其勢；故曲中賓白，萬不可少；一則節唱者之勢，二則宣曲文之意；非若元劇止供和聲介曲之用也。且元人各曲，皆用聯挪之法；每一套中，其開手數曲，輒盡力裝點飽滿；而於本事上入手時，不即擒題；須四五曲後，方纔說到，是一套之曲，不啻一篇文字；不必換一曲牌，迎另換一意思也，故視賓白爲無足輕重。南曲則一套之中，唱者既

係多人，意境勢難合一；不獨生旦同場，必須分清口角；卽同是一生，同是一旦，措詞亦各有分守；名爲一套，實則一曲一意；而於關捩轉折之際，能顯其優美之趣者，則全在乎賓白；曲中詞曲，歌時絲竹嘈嘈，一時未必卽能領會；十分佳妙，祇顯七分；而賓白則一時一語，人人皆知，不分雅俗；每當筆酣墨飽之時，常有因得一二句好白，而使詞曲亦十分暢達，加倍生色者。如牡丹亭驚夢折白曰：「好天氣也！」以下便接步步嬌「裊晴絲吹來閒庭院」一曲，可謂妙矣！試思若無「天氣」二字，此曲如何接得上。又云「不到園林，怎知春色如許，」以下便接皂羅袍「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一曲；試思若無「不到園林」二語，曲中「原來」云云，如何可接；斯其顯而易見者矣！」又論北曲之宜知務頭曰：「務頭者，曲中平上去三音聯串之處也。如七字句，則第三第四第五之三字，不可用同一之音；大抵陽去與陰上相連，陰上與陽平相連，或陰去與陽上相連，陽上與陰平相連亦可；每一曲中，必須有三音相連之一二語，或二音相連之一二語，此卽爲務頭處。周德清中原音韻論務頭曰：「要知某調某句某字是務頭，可施俊語於其上。」蓋塡詞家宜知某調某句某字作務頭，而施以俊語也。換言之，謂當先自定以某句某字爲務頭，定其去上，析其陰陽，而用俊語實之；不可拘牽四聲陰陽之故，遂致文理不順也。」又論南曲之宜檢板式曰：「板拍所以爲曲中之節奏。北曲無定式，視文中襯字之多少以爲衡，所謂死腔活板，是也。南曲則每宮每支，除引子及本宮賺，不是路外，無一不立有定式。如仙呂宮之河傳序共三十二板，桂枝香二十三板，其下板處，各有一定不可移動之處，謂之板式。文人善歌者少，往往不明板式之理，或任意多加襯字；以致上一板與下一板相隔太遠；遂令

唱者趕板不及甚者落腔出調者皆塡詞時不檢板式之病也。未塡詞之先，必先將欲塡之曲檢出，細察此曲之板式，其疏密若何若板式至簡，或上句之末一板，與下句之第一板，中間間隔多字者，則下句之首，萬不可再加襯字矣！』又論字音與曲調之殊曰：『舉中字音，以上聲爲最高；而在曲調中則上聲諸字，反處極低之度。又去聲之音，讀之似覺最低；不知在曲調中，則去聲最易發調，最易動聽。故逢去上兩字連用之處，用去上者必佳，用上去者次之；所謂卑亢之間，最難聯貫也。凡聲自上而下較易，自下而上較難。自去聲至上聲，由上而下也。自上聲至去聲，由下而上也。所以去上之聲，必優美於上去。總之就曲調之高低，以律字音之卑亢。調之低者，宜用上聲字；調之高者，宜用去聲字；而上聲字能少用，則所塡諸詞，無不可被管絃者矣！』嘗怪古今曲家自金源以迄今日，其間享大名者不下數百人；所作譜曲，其膾炙人口者亦不下數十種；而獨於塡詞之道，則闕焉不論；遂使千古下人，欲求一成法而不可得！於是宗西廂者以姸媚自喜，宗琵琶者以樸素自高，而於分宮配調位置角目安頓排場諸法，悉委諸伶工，而其道益以不彰；雖有中原音韻及九宮曲譜二書，亦止供案頭之用，不足爲場上之資！自以少時潛心於此，叩之曲家，卒無人隱示本末者！既鑽究有會，逌爾然曰：『曲學之所以不昌者，無他，在識曲者之務自秘而已矣！從來文章之事，就其高深言之，各有見到之處，父不能傳諸子，師不能傳諸弟，此固難言！惟規矩準繩，必須耳提面命，纔能有所步趨；今一切不講，使人暗中摸索，在秘而不宣者，以爲塡詞之法，非盡人所能；且此法無人授我，我豈肯獨傳於人！寧箝吾舌，使人莫明其妙，而吾略爲指點之，則人將以關、馬、鄭、白尊我矣！此所以迄無成書也！夫文章天

下之公器，非我之所能獨私；何必靳而不與至如是哉！」故不憚罄竭所曉，苦心分明，啓曲學之經塗，詔來者以不誣焉。爰斥專知，攄其喻，而撰其要著於篇。

梅藏曲之富，一時無兩；蓋南北遨遊，手自搜羅者垂二十年，益以朋好所詒，弟子所錄，架積日多，蓋六百種。嘗謂：『曲雖小伎，藝兼聲文。往昔明嘉隆間，金陵唐氏有富春堂演劇百種，萬曆中，吳興臧氏有雕蟲館元曲選。崇禎末，海虞毛氏有汲古閣六十種曲，近二十年中，貴池劉口口武進董康復有彙刻傳奇及十段錦、盛明雜劇等諸刊本。網羅放失，可謂勤矣！顧富春、汲古二本，稀如星鳳，未易購求。雕蟲舊槧，雖有覆刊，而流傳未廣。劉、董兩家，刊印頗精，而散曲不多，終嫌漏略。』因輯所藏，刊其尤者，曰奢摩他室曲叢，凡一百五十種，分散曲、雜劇、傳奇三類。臧、毛等輯，僅具一體，固未足與擬；而散曲叢書，自來無刊；茲分別集總集兩目，體類大備；蓋著錄之所未睹也！凡散曲之屬十一：曰小山小令，曰夢符小令，以上乾隆重刻嘉靖本曰樓居樂府，嘉靖常評李集本曰碧山樂府，曰南曲次韻，以上叢補集宗孟本曰浮海堂詞稿，影鈔嘉靖本曰擊筑餘音，舊鈔本此散曲別集之屬也。曰詞林摘豔，嘉靖吳江張氏本曰南詞韻選，吳江沈氏原本曰吳騷合編，武林張楚叔刻本曰太霞新奏，影鈔江南圖書館藏崇禎刻本此散曲總集之屬也。凡雜劇之屬六十五：曰風雲會，曰藍采和，曰赤壁賦，曰埜猿聽經，曰豫讓吞炭，以上影鈔嘉靖本曰桃源景，曰常椿壽，曰香囊怨，曰復落娼，曰得騶虞，曰仗義疏財，曰踏雪尋梅，曰團圓夢，曰牡丹品，曰牡丹園，曰牡丹仙，曰繼母大賢，曰僊官慶壽，曰慶朔堂，曰悟真如，曰曲江池，曰煙花夢，曰豹子和尚，曰小桃紅，曰喬斷鬼，曰半夜朝元，曰八仙慶壽，曰蟠桃會，曰辰鉤月，以上宣德藩本曰不伏老，曰僧尼共犯，以上影鈔嘉靖本曰

遊春記，曰中山狼，以上崇禎張宗孟本曰歌代嘯，影鈔本曰罵座記，曰寒衣記，以上影鈔嘉靖本曰紅紗，曰碧紗，曰挑燈劇，以上借湖小築本曰鴛鴦夢，午夢堂本曰西樓劍嘯，鈔袁籜菴自訂西樓本曰祭皐陶，安雅堂全集本曰坦菴四種，坦菴自刻本曰後四聲猿四種，鄒鈔本曰春水軒九種，斷腸樓本曰四大癡四種。山水鄰本凡傳奇之屬七十六：曰琵琶，曰幽閨，以上陳眉公評本曰荊釵，李卓吾評本曰三元，曰和戎，以上富春堂本曰葵花，曰劍舟，以上廣慶堂本曰青樓，曰目連救母，以上富春堂本曰鳳求凰，曰花筵賺，曰長命縷，以上山水鄰本曰還魂，永懷館本曰紫釵，竹林堂本曰邯鄲，獨深居本曰南柯，玉茗堂集本曰紫簫，汲古閣本曰紅梅，玉茗堂評本曰碧珠，萬壑刊本曰東郭，曰醉鄉，以上白霞齋本曰紅梨，諸臨生原刻本曰紅梨，快活庵評本曰新灌園，曰女丈夫，曰夢磊，曰灑雪堂，曰精忠旗，曰量江記，曰酒家傭，曰楚江情，曰雙雄，曰萬事足，以上墨憨齋重訂本曰綠牡丹，曰畫中人，曰西園，曰療妬羹，以上兩衡堂本曰情郵，粲花齋初刻本曰快活三，乾隆內府鈔本曰息宰河，且居初印本曰異夢，玉茗堂評本曰題塔，萬壑刻本曰彩舟，曰投桃，以上書業堂原刻本曰珊瑚玦，曰雙忠廟，曰元寶媒，以上睿居堂原刻本曰廣寒香，青帶草堂本曰眉山秀，一笠庵原刻本曰雙金榜，曰燕子箋，曰春燈謎，曰牟尼合，以上石巢園原刻本曰偷甲，曰雙錘，曰魚籃，曰萬全，曰十醋，曰雙瑞，曰四元，以上金陵坊刻曰乞巧，康熙刻本曰香草吟，曰載花舲，以上曲波園原刻本曰芙蓉樓，雙溪原刻本曰空青石，曰念八翻，曰風流棒，以上粲花別墅原刻本曰揚州夢，曰雙報應，以上夏秋堂原刻本曰珊瑚鞭，穿柳堂原刻本曰稱人心，曰蝶歸樓，以上舊鈔本曰報恩緣，曰才人福，曰文星榜，以上古香林原刻本曰伏虎韜。奢摩他室鈔本盡發所藏，播之儒林。百五十種中，如詞林摘豔、太霞新奏、誠齋諸劇、桐威四種，皆詞林逸品，曲苑鴻篇，嚮傳其名，罕睹其籍！而梅蒐采所及，別集總集，則取才尙精。雜劇傳奇，則選錄從廣。作者寓意，不厭詳求，遺事軼聞，附書簡末。朱祖謀之彊村詞編，及梅之曲叢一刻，咸稽古貴佚，蔚爲鉅觀，而駢峙於當代；文章之囿，於

是爲不落窠臼矣！所自爲曲，曰霜厓四劇：一湘眞閣，二無價寶，三西臺慟哭記，四惆悵爨。而惆悵爨子目又有四類：一云香山老出放楊柳伎，一云湖州守乾作風月司，一云高子勉題情國香曲，一云陸務觀寄怨釵鳳詞。穠寫物態，雕繪人事，濡染既廣，吐屬自俊。而弟子傳其學者，有江都任訥仲敏，從梅遊，就奢摩他室居，盡發藏曲讀之，纂讀曲概錄五册。宜興童斐伯章，亦以文人而工度曲，引商刻羽，細校毫芒，纂有中樂尋原一書，備論八十四調之原，樂器絃管之法，以及翰音作譜之方，復取古代舊譜，一一爲之簽訂，上自關雎，下至唐詩宋詞南北曲，粲然畢具。梅讀之而稱曰：『蘇祗婆琵琶入中國，適當雅樂亡佚之時，四旦二十八調，爲後世言燕樂者之祖。惟七角調名，大氐居吟宮之位，非角調之正聲，嘗疑而不得其解；及讀斐所著論琵琶借角之說，始悟南北詞之角調，皆沿琵琶舊稱，而古時七角正音，轉多堙晦！得斐一言而深谷峭壁，夷爲康莊，不亦大可快耶！昔凌氏燕樂考原陳氏聲律通考，所論金元樂名之異同，宮調正犯之要妙，多有前人未發者。顧釋理而遺器，審音而略譜，未能如斐之明且備！』然斐於梅十年以長，而致推梅爲能自力，非己所逮也！又有梅同縣人曰王季烈君九者，嘗論崑曲之在今日，其優於他種歌曲者：一曰文詞之典雅，二曰音調之紆徐，三曰字音之正確，四曰口訣之細密。顧此四端，一人之精力，未必能悉行精究，則不妨分途程功。長於文藻者，任製曲之事。精於音律者，任譜曲之事。耳聰口敏嗓亮者，任度曲之事。合此三種人才精心研究，始得盡崑曲之能事也！論構成崑曲之次第，則先塡詞，次製譜，而後度曲；然論習崑曲之次第，則須先習度曲，而後學塡詞製譜；蓋不習度曲，則曲牌之選擇，襯字之安放，四聲之布置，決不能得其宜；縱使曲文極佳，

而不能被之管絃；因著螾廬曲談四卷。先度曲，次製曲，次譜曲，終乃論其源流沿革；而尤精審曲譜，以俗工沿誤，有乖正音，與嘉興劉富樑鳳叔輯集成曲譜一書，都四百餘折，選戲劇，則採曲律詞章之彙善；訂宮譜，則求古律俗耳之並宜；曲文曲牌，皆悉心訂正，小眼賓白，一一詳載，鑼段笛色，無不註明；斯足集曲譜之大成，示學者以指南；而吳梅奢摩他室曲叢之刊，則皆索序季烈，而以冠編首焉。蓋吳中曲學，啓篳路自俞宗海，而金聲玉振於吳梅及季烈；歌場壇坫，大江以南，莫與京也！山陰魏鍼三貴筑姚華茫父，亦以能文章審曲律有名當世。姚華纂菉猗室曲話，校訂毛晉刻六十種曲極覈也！而王季烈之訂集成曲譜，魏鍼序焉！然皆不如梅之著名！

梅爲南社社員之一，而南社者，創始於讓清光緒己酉，爲東南革命諸巨子所組合；雖衡政好言革命，而文學依然篤古；詩唱唐音，不尙西江；文喜撰藻，亦非桐城；無一定宗派，初以推倒滿清爲主，故多叫囂亢厲之音。又一派則喜戲爲襲自珍之體，徒爲貌似而失其勝概！其下者，更辭無涓選，殊足爲玷！但就其錚錚者而論，亦足各自成家。其尤著者：慈利吳恭亨悔晦、醴陵傅熊湘鈍根、成都吳虞又陵、吳江陳去病佩忍、柳棄疾亞子、涇縣胡蘊玉樸庵以詩文；香山蘇玄瑛曼殊、山陰諸宗壯貞長、順德黃節晦聞、番禺沈宗畸太侔、潘飛聲蘭史以詩；淳安邵瑞彭次公、餘杭徐珂仲可、無錫王蘊章西神以詞；順德蔡有守哲夫以金石書畫；而梅以曲；各以所能擅聞於世，稱矯矯者；亦文章之淵藪，而儒者之林囿也。始發起者，陳去病、柳棄疾及松江高旭天梅；而柳棄疾遂被推爲社長，春秋佳日，必爲文酒之會，其地則在上海之愚園者爲多；歲彙所著，出南社叢刊兩巨帙，分詩文詞選三種，已刊至二十餘集。其中

多憤世嫉時，慷慨悲歌之作，與少陵詩史相近也。它如善化黃興克強、桃源宋教仁漁父、三原于右任、廣東汪兆銘精衛之徒，皆一時政雄，而隸籍南社，熀燿斯世焉！謹援明世文苑傳附紀復社幾社之例，附於末。



下編 新文學

（一）康有爲 附簡朝亮 廖平 徐勤 · 梁啓超 附陳千秋 譚嗣同

當代之文，理融歐亞，詞駁今古，幾如五光十色，不可方物！而要其大別：曰古文學，曰今文學，二者而已。謂古文學者，或遠祧中古以上，或近禰近古而還。王闓運、章炳麟、李詳、孫德謙、蘇玄瑛之文與詩，蓋遠祧中古以上者。其近禰近古而還者，文則有林紓、馬其昶、姚永概之爲桐城派焉。詩則有易順鼎、樊增祥之中、晚唐，陳三立、鄭孝胥、陳衍之宋詩焉。詞則有朱祖謀、況周頤之爲常州派焉。曲則有王國維、吳梅之治元劇焉。此古文學之流別也。論今文學之流別：有開通俗之文言者，曰康有爲、梁啓超。有創邏輯之古文者，曰嚴復、章士釗。有倡白話之詩文者，曰胡適。五人之中，康有爲輩行最先，名亦極高；三十年來國內政治學術之劇變，罔不以有爲爲前驅。而文章之革新，亦自有爲啓其機括焉！

有爲，康氏，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廣東南海人。世以理學傳家，爲粵名族。祖贊修，官連州教諭，治程朱之學；多士矜式。父達初，早卒，迺受教於大父，授以書，過目不忘；七歲能屬文，有志於聖賢之學，里黨傳以爲笑，戲號之曰

「聖人爲！」蓋以其開口輒曰聖人聖人，故冠於名以爲諱也。有爲以十九歲喪大父。年十八始遊同縣朱次琦之門，受學焉。次琦，粵中大儒也；湛深繹術，其學根柢於宋儒，而以經世致用爲主；窮理治事。刮磨漢宋紛紜之見，惟尙躬行。一出爲山西襄陵令，出則徒步，入則監盥，朝饔夕飧，皆三十錢。終身布袍，樸學高行，學者翕然宗之！其弟子有名者，厥稱順德簡朝亮及有爲。朝亮堅苦篤實，壹遵其師；所注論語尙書，折衷漢宋而抉其粹，最爲次琦高弟！而有爲則詭誕敢大言，異於朝亮；言學雜佛耶，又好稱西漢今文微言大義，能爲深沈瑰偉之思；實思想革新者之前驅！而發爲文章，則糅經語，子史語，旁及外國佛語，耶教語，以至聲光化電諸科學語，而冶以一爐，利以排偶；桐城義法，至有爲乃殘壞無餘，恣縱不儻；厥爲後來梁啓超新民體之所由昉！學問文章，不盡類次琦也！然生平言學必推次琦！次琦著書，晚歲皆自焚之；旣卒三十年，其子之敍輯佚，凡詩二十卷，文數十篇；而有爲乃序之以顯大其學。其辭曰：

以躬行爲宗，以無欲爲尙，氣節摩靑蒼；窮極問學，舍漢釋宋，原本孔子，而以經世救民爲歸；古之學術有在於是者，則吾師朱九江先生以之。先生令山西襄陵百九十日，政化大行，以巡撫某爲某親王嬖人，拂衣歸；講學於其九江鄉禮山草堂垂三十年。先生爲先祖連州公之友，先君知縣公與伯叔父兩廣文公皆摔杖受業。有爲未冠，以悃、墊之列，辟咡受學，則先生年垂七十矣！望之嶷嶷如山嶽；即之溫溫如醇酒；碩德高風，不言而化，興起奮發於不自知焉！乃知以德化人之遠也！先生授學者以四行五學：四行：一曰敦行孝弟，二曰崇尙名節，三曰變化氣

質，四曰檢攝威儀。五學：一曰經，二曰史，三曰掌故，四曰義，五曰詞章。日一登堂講學，諸生敬侍，威儀嚴肅。先生博聞強記，不挾一卷，而徵引群書，貫穿諷誦，不遺隻字；學者錄之，卽可成書一卷，今所傳讀山講義，是也；然十不能得六七！至夫大義所關，名節所繫，氣盛頰赤，大聲震堂，聽者悚然！爲才質无似，粗聞大道之傳，決以聖人爲可學，而盡棄俗學；自此始也！先生天才敏儁，少以神童聞於粵。方十三齡，儀徵阮文達督粵而召之，試詩而大驚！闢學海堂，授爲都講，沈浸經史掌故詞章之學。凡吾粵長老，若曾勉士之經，侯君謨之史，謝蘭生之詞章，皆翕受而自得之；旁及金石書畫，罔不窮經極微。當是時，漢學方盛，餖飣爲上，鑽瑣文而忘大誼，矜多聞而遺躬行。先生皇識高行，獨不蔽於俗；厲節行於后漢，探義理於宋人；旣則舍康成，釋紫陽，一一以孔子爲歸；其行如碧霄青雲，縣崖峭壁；其德如粹玉馨蘭，琴瑟彝鼎；其學如海；其文如山；高遠深博，雄健正直，蓋國朝二百年來，大賢巨儒，未之有比也！黎洲精矣，而奇佚氣多！船山深矣，而矯激太過！先生之學行，或於亭林爲近似；而平實敦大過之！著書滿家，以爲所知，有國朝學案、國朝名臣言行錄凡百卷；蒙古記、晉乘各數十卷；詩文數十卷；晚歲皆自焚之，世多疑焉！意者先生疾世之譁囂，多以文學炫寵，而以身爲法耶！夫言之不足化人久矣！文人之亡實多矣！天下無我是書，而教化遂以陵夷，人必遂以熄絕，則其書必當存也！天下無我是書，而教化亡大損，人心未至滅；則先聖先哲之遺書具在，循而行之，大道可宏，生民可拯；則何以著作炫世乎！孔子曰：「予欲無言。」子思述中庸之末曰：「聲色之以化民末也！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先生之德，於是至矣！后之人受不言之教，以躬行爲歸，何必遺書！

何必遺書！否則著書等身而中心蘊慝，其書愈多，其名愈章，其壞風俗，敗國家愈甚！是毒吾民也！奚取焉！予小子稍有所述作，每念先生焚書之旨，未嘗不反省而悚然曰：『吾豈有心歟！抑出不得已不忍人之心歟！其昔人曾發之而亡待己之喋喋歟！否則宜焚之也！』先生卒於光緒壬午之春，年七十五。詩文既盡焚，無一傳，同門友嘗祠墓畢，議遺文。簡廣文竹居、胡茂才少愷皆博學高行，以先生惡表襮譁譽，紹述遺旨，相約勿刻；至於今又垂三十年矣！雖然，令先生無一字流於后世，於先生至人之德，不言之教，則不背矣！於后人思慕之意，則非也。先生嗣子之紱明敏克家，搜輯先生佚詩文於鄉里中，得是汝師齋詩一卷，大正堂詩集一卷，皆三十歲前作；及佚文數十篇，皆書札爲多；蓋皆流傳於外，先生無從焚者！先生之文雄深正健，深入秦漢之奧；爲今所爲文，皆受法於先生。此率爾之文，少日之作，誠不足以見先生之萬一！然丹鳳一羽，夏鼎一足，得之亦爲至寶！與其棄之，無寧過而存之！且大義亦時見焉。后之學者，稍聞遺訓而瞻文采，不猶愈於無耶？故敢違先生之旨，負同門之約，刻而布之；誠知罪戾，不逞避矣！先生諱次琦，號稚圭，又字子襄，南海縣人；道光丁未進士，行事詳於平陽水利碑。用弁卷端。其是汝師齋詩，刻於粵之學海堂。光緒三十四年秋九月，弟子康有爲記。

蓋誦說次琦如此！然有爲之學，從次琦入，而不從次琦出。次琦制行謹篤；而有爲權奇自喜。次琦學宗程朱；而有爲旁騖西漢，倚微言大義；自負可爲帝王師，言天下大計！早歲酷好周禮，嘗貫穴之，著政學通議。後見井研廖平所著書，乃盡棄其舊說。廖平者，王闓運弟子。闓運以治春秋公羊聞於時。平受其學，著四益館經學叢書十數種，闡今文

家法，開嶺學！嘗以其間來遊南海廣雅書院；而有爲之通公羊，明改制，蓋染於平之說者爲多也。有爲最初所著書曰新學僞經考。「僞經」者，謂周禮逸禮左傳及詩之毛傳，凡西漢末劉歆所力爭立博士者。「新學」者，謂新莽之學。時淸儒誦法許鄭者，自號曰漢學。有爲以爲此新代之學，非漢代之學，故正其名曰新學；而新學僞經考之作，最其要旨一曰：「西漢經學，並無所謂古文者；凡古文皆劉歆僞作。」二曰：「秦焚書，並未厄及六經，漢十四年博士所傳，皆孔門足本，並無殘缺。」三曰：「孔子時所用字，即秦漢間篆書，即以文論，亦絕無今古之目。」四曰：「劉歆欲彌縫其作僞之迹，故校中祕書時，於一切古書，多所羼亂。」五曰：「劉歆所以作僞經之故，因欲佐莽篡漢，先謀湮亂孔子之微言大義。」而微言大義之所寄，則在於春秋公羊。有爲之治公羊也，不齗齗於其書法義例之小節，專求其微言大義，即何休所謂「非常異義可怪之論」者；定春秋爲孔子改制創作之書，謂文字不過其符號，如電報之密碼，如樂譜之音符，非口授不能明。又不惟春秋而已！凡六經皆孔子所作。昔人言孔子述而不作者誤也！孔子蓋自立一宗旨，而憑之以進退古人，去取古籍。孔子改制，恆託於古。堯舜者，孔子所託也；其人有無不可知，即有亦至尋常，經典中堯舜之盛德大業皆孔子理想上所構成也！又不惟孔子而已！周秦諸子，罔不改制，罔不託古。老子之託黃帝，墨子之託大禹，許行之託神農，是也。近人祖述何休以治公羊者，若劉逢祿、龔自珍、陳立輩，皆言「改制。」而有爲之說，實與彼異。有爲所謂「改制」者，蓋稱「政治革命」「社會改造」而言也。故喜言「通三統」；「三統」者，謂夏、商、周三代不同，當隨時因革也。喜言「張三世」；「三世」者，謂「據亂世」「升平世」

『太平世』愈改而愈進也。孔子之改制，上掩百世，下掩百世，故尊之爲教主。謂歐洲之尊宗教，爲治強之本；故恆欲儕孔子於基督，乃雜引讖緯之言以實之；於是有爲心目中之孔子，又帶有神祕性矣！具見所著孔子改制考。教人讀古書，不當求諸章句訓詁名物制度之末，當求其義理。所謂義理者，又非言心言性，乃在古人創法立制之精意。於是漢學宋學，皆所唾棄！僞經考既以古文經爲劉歆所僞造；改制考又以今文經爲孔子託古之作。於是今文古文皆待考定數千年共認神聖不可侵犯之經典，於是根本發生疑問，引起學者之懷疑批評；而國人之學術思想，於是乎生一大變化！有爲言孔子託古改制；而所以學孔子者，亦必出託古改制。孔子之託古改制，見其義於春秋；而有爲之託古改制，則託其說於禮運。有爲以春秋三世之義說禮運；謂『升平世』爲『小康』，『太平世』爲『大同』。禮運之言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歸，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諸己。力惡其不於身也，不必出爲己。是謂「大同」』。有爲謂此爲孔子之理想的社會制度。曰：『天下爲公，選賢與能；』後世之所謂『民治主義』存焉。曰：『講信修睦；』後世之所謂『國際聯合主義』存焉。曰：『人不獨親其親；』『使老有所歸』『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後世之所謂『老病保險主義』存焉。曰：『不獨子其子』使『幼有所長；』後世之所謂『兒童公育主義』存焉。曰：『壯有所用，』曰『男有分，』後世之所謂『職業制定主義』存焉。曰：『貨惡其棄於地，不必藏諸己；』後世之所謂『共產主義』存焉。曰：『力惡不出於身，不必爲己；』後世之

所謂『勞作神聖主義』存焉。謂春秋所謂『太平世』者即此！乃衍其條理爲大同書，凡若干事：（一）無國家，全世界置一總政府，分若干區域。（二）總政府及區政府皆由民選。（三）無家族，男女同棲不得逾一年，屆期須易人。（四）婦女有身者入胎教院，兒童出胎入育嬰院。（五）兒童按年入蒙養院及各級學校。（六）成年後，由政府指派分任農工等生產事業。（七）病則入養病院，老則入養老院。（八）胎教、育嬰、蒙養、養病、養老諸院，爲各區最高之設備，入者得最高之享樂。（九）成年男女，例須以若干年服役於此諸院，若今世之兵役然。（十）設公共宿舍，公共食堂，有等差，各以其勞作所入，自由享用。（十一）警惰爲最嚴之刑罰。（十二）學術上有新發明者，及在胎教等五院有特別勞績者，得殊獎。（十三）死則火葬，火葬場比鄰爲肥料工廠。大同書之具體計畫如是！全書數十萬言，於人生苦樂之根原，善惡之標準，言之極詳辯，然後說明其立法之理，其最要之關鍵，在毀滅家族。有爲謂『佛法出家，求脫苦也；不如使其無家可出。謂私有財產爲爭亂之源；無家族，則誰復樂有私產。若夫國家，則又隨家族而消滅者也；夫而后大同之世，不斷而自至。』有爲懸此鵠爲人類進化之極軌，於齊家治國平天下而外，獨樹新義，固一無依傍，一無勦襲，著書立說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與今世所謂『世界主義』『社會主義』者多合符契，而國人之政治思想，於是乎又生一大變化。凡此皆次琦所不敢道，不知道者也！初有爲從學次琦，凡六年而次琦卒！又屏居獨學於南海之西樵山者四年；迺出而有事於四方；北走山海關，登萬里長城；南游江漢，望中原，東詣闕里，謁孔林，浪跡於燕、齊、楚、吳、荊、襄之間，察其風土，交其士大夫；西泝江峽，如桂林。疇昔山中

所修養者，一一案之經歷實驗，如是者五六年。嘗以其間道香港、上海，見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屬地如此，本國之更進可知！因思其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學問以爲之本原。乃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出各書，盡讀之。時所譯者皆初級普通學，及工藝、兵法、醫學之書；否則耶穌經典論疏耳；於政治哲學，毫無所及。而有爲以其天稟學識，別有會悟，能舉一以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於其學力中別闢一蹊逕！有爲自言：「上海製造局譯印新書，始於同治三年，其書經所購自讀及送人者共三千餘册，綜計製造局開辦以來，三十年間，譯書總額，不過一萬一千餘册；而其一人所購，竟達四分一以上！」可見當日風氣之不開；而有爲能自任以開風氣也！既而造京師，迺上書乞見尚書乞師傅翁同龢，請問言事，不納。時同龢以毓慶宮師傅，爲戶部尚書，兼筦國子監事，清德雅望，重於朝廷！有爲又因國子監祭酒盛昱以通於同龢，具封事，極陳時局艱危，請及時變法以圖自強，乞爲代奏。同龢惡其訐以爲直；曰：「無裨時局，徒長亂耳！」書格不達，獨戶部侍郎曾紀澤於有爲變法之議，相視莫逆。而有爲獻議，以朝鮮闢爲萬國公地，紀澤尤爲賞歎云！然無術以進之！有爲既鬱無所舒，迺遊心藝事，於廠肆間，蒐得漢、魏、六朝、唐、宋碑版數百本，從容玩索，學爲書；其執筆本得法於朱次琦，主虛拳實指，平腕豎鋒，其用墨浸淫於南北朝；而知氣韻胎格；迺廣涇縣包世臣所著廣曰藝舟雙楫，論篆隸變化之由，派別分合之故，世代遷流之異，而序其端曰：

可著聖道，可發王制，可洞人理，可窮物變；則刻鏤其精，冥緣其形爲之也。不劬於聖道王制人理物變，魁儒勿道也。康子戊己之際，旅京師，淵淵然憂，悁悁然思，俛攬萬極，塞鈍勿施，格細於時，握髮纍然，似人而非。厥友告之曰：